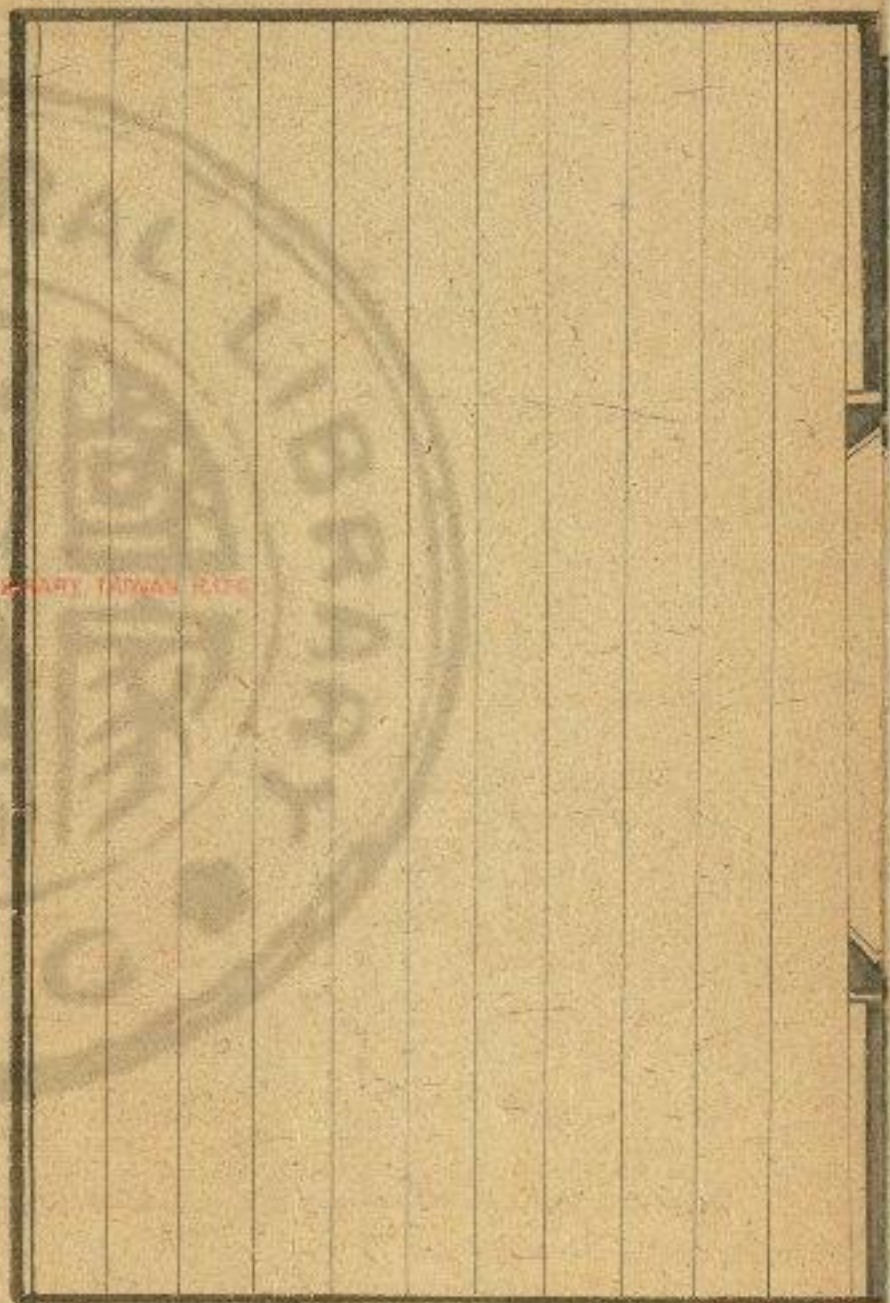




文山先生傳序



宋養士三百卒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
 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
 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步百世之
 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
 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平越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
 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
 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
 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
 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
 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



明俊偉偏視一在顧庸敏祿將之士不知為何如也推此志也
雖與萬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
公者事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季養士之功者公一
人耳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
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序早讀指南吟嘯集見
公自述甚明三十季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
之見于世也伏讀慷慨借京師故老之不見及也公之事業在
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
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也元統改元十二月朔恭議中書省
相臺許有壬序

文集目錄

卷之一

次鹿鳴宴詩

集英殿賜乃第恭謝詩

御賜瓊林宴恭和詩

明堂慶成恭進詩

敬和道山堂慶瞻御書韻

劉左司餞潘秘丞詩次韻

秘省再會次韻

送曹大著知廣德軍

四日秘書王監丞

題卓上著順寧精舍

送卓大著知漳州

和蕭安撫送行韻

和朱衡守約山韻

題漳觀雪浪閣

玄潭觀和郭宰韻

送洪制幹象祖

送於涼孫歸省

司戶弟生日

暑布送王廷舉

題靜山

贈閻丘相士

贈鏡湖相士

贈曾蘭谷相士

贈劉矮跛相士

贈碧眼相士

贈鑑湖相士

贈桂岩相士

京城借永福寺

梅

題陳國秀小園

贈拆字吳衣相士

贈神日相士

贈秋月相士

贈月外相士

贈梅谷相士

贈徐相士

贈趙神眼

廣州罷任

贛州再贈

贈黃生

贈葉大明

贈彭神榜

贈金儒

贈涂內明

贈蕭吳齋

贈龍豫軒

贈魏山人

彭通作衛

贈可軒

贈彭別峰

贈楊樵隱

贈舒片雲

贈劉忠樸

贈余月心

贈一壺天

贈曾軒

贈徐子甫

贈庚希說

贈適菴

慧和高

象奕等綴

絕

贈彭善之

贈曹大松

贈蕭文彬

題周山甫錦

綴

還梅尉詩軸

贈羅雲屋

題得魚集

題彭小松詩

題王聲甫松坡苦唱

題毛雲甫詩

送趙玉賓

又送前入

題羅道士玉澗

聽羅道士琴

和雲屋道士

游集靈觀

題觀祥觀

游青原

題碧落

和龔史告

錢新功弟

別弟許許昌

送劉民章

題宣州疊嶂樓

題宣州覽翠堂

登雙溪閣

題吳城山

貧女吟

名姝吟

東方有一士

和故人

賦吉州隆慶寺塔火

寄故人劉方齋

題高君賢紺泉

題曾氏連理木

題滕王閣

題黃岡寺

龍霧洲寄海寺

題積孝齋

題八窓玲瓏

予鄧洞

題六梅亭

題古壩

卷之二

文山即事

出山

關山寄朱約山

山中即事

宿山中

山中

山中漫成東劉方齋

山中載酒

山中立夏

山中和韻

山中自賦

入山即事

山中感興三首

山中呈野心遠

再用前韻

山中六言三首

用蕭敬夫韻

山中

竹花

夜歸

八月

和蕭松屋

月夜

江行

紙帳

為劉伯索油齋

山中小集

新年

生日和聶吉甫

生日和謝愛山

生日謝朱約山

生日和蕭敬夫

與朱古平

所懷

山中餽成

次約山杏花韻

贈黃梅峯

送人往湖南

題張景召梅壑

和謝公山

別謝愛山

和胡葵憲

七月十三夜

病中作

又二絕

又賦

又賦

借道符

又賦

病甚適至帝所

病愈簡到小村

夜坐偶成

簡琴窓雲屋

用前韻番琴窓

又用韻簡字際之

早起偶成

又用韻

曉起

夜坐

和朱松坡

陳貫浩浩之歌

借朱松山韻

用前人韻賦招隱

用前人韻招山行

謝松權直罷

慶羅氏祖石

拜羅氏百歲母

醉清湖

羅山長存叟米

壽朱約山八十

壽朱約山八十三

賀巽齋滌居

挽李制帥

挽孫庸齋

挽龍用和

挽萬監丞

笑彭止所

挽吳西林

挽晏桂山

挽鄂晉

挽王遠叔

挽蕭帥機

挽朱尚書

挽朱大博

挽黎致政

壽江古心

送張宗甫

題楚觀樓

贈周東卿

暮客舟中序別

湖潭道中

和宋安序送行

白鬕行

快閣過雨

用韻別五湖翁

翠玉樓晚雨

翠玉樓和胡端逸

送胡端逸

別宋安序

別李肯齋

用韻謝諸客

別徐政

贈萍鄉道士

將母赴韻

題蘇林臺

用韻謝前人

翠玉樓觀雪

翠玉樓

合江樓

石樓

禪閣

塵外

清江何漢英

和前人賦別

贈碧鑑相士

贈鍾正甫

題倪氏山水圖歌

山中泛舟

山中即事

皂蓋樓

馬祖岩

汲江

雲梯

送曾若山

贈蕭信

送吉州陳

改題題

山中次胡

病中作

挽巽齋

叔

守

觀

德昭韻

生

送劉其發
題竹岩摘藜

贈周蒼巖
挽劉知縣

卷之三

御試策一道
癸亥上皇帝書

己未上皇帝書
輪對劉子

卷之四

擬進御筆

又擬

擬冊立皇太子文

門對表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謝皇太后表

謝皇后箋

皇太子生日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子進封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箋

皇女進封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箋

知贛州到任謝表

謝皇太后表

謝皇后箋

壽崇節本州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箋

壽崇節兵馬鈐轄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箋

乾會節本州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箋

乾會節鈐司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箋

皇子賜名本州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子賜名銓司賀皇帝表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帝登寶位本州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帝登寶位銓司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太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太皇太后加尊號銓司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表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太后加尊號銓司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崩還本州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崩還銓司慰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百日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期平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再期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禫祭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賀皇帝聽政表

賀皇太后同聽政表

天瑞節本州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天瑞節鈐司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謚號奉州慰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謚號鈐司慰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冬至節本州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啟殯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被引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朔朝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正旦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啟元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曆日謝皇帝表

謝太皇太后表

謝皇太后表

疏

壽崇節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乾會節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大行皇帝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皇帝謹和保安諸廟疏 本州宮寺保安疏

鈐司 立寺保安疏 道疏

太行皇帝遺詔本州成服道疏 僧疏

鈐司成服道疏 僧疏

本州成服滿散疏 鈐司成服滿散疏

大行皇帝本州遺詔道場疏 鈐司遺詔道場疏

申首狀

辭免新除秘書省正字狀 再狀

辭免知寧國府狀

卷之五

回胡簽判詩文割

賀吳提舉

回聶吉甫

賀何縣尉

上丞相

通廟堂

通江參政

通潭州安撫江丞相

與李復卿

與孫子載

與胡觀洲

與楊學錄

回巽齋先生

與前人 又

回劉架閣會孟

回曾簡教

回李宮教

與朱大博

與鄧縣尉

與鄧縣尉

與聶吉甫

回王國音

與劉司馬

與劉端述

與黃主簿

與劉正伯

回鍾叔玉

與劉節判

與劉民

卷之六

書

與梅執幹

與杜敬授

回謝敬授

與劉知縣

與李知縣

與陳知縣

回唐知縣

回劉運使

與袁少常侍

與知穎州翁丹山

賀前入除江西漕

賀方逢辰

賀倪提舉

回許秘丞

與知吉州江萬頃

與翁丹山

賀揚提刑

賀知吉州慈提舉與前入

回吉州曹檢閱

與知吉州縉知府

回潘檢閱

回江州李都丞

回吳制帥

回鍾器

回宣州洪倅

卷之七

書

回吳直閣

與海提刑

與趙知郡

賀前人得時守

與趙監丞

謝前人

回安福趙宰

回交代孟之楷

回寧國陳節推

由吳氏州

與陳提舉

回水學士

回嶺守李宗永

回交代李宗永

與江西黃提刑

回林司業

回信豐羅宰

回羅子淡

與汪安撫

回前人

與胡都丞

謝胡通判

與李大卿

回永州楊守

回林侍郎

回祖松

與劉尚書

與陳察院

與鄧校勘

與陳直院

與曾縣尉

與曾架閣

回吉守王提舉

與龔知縣

與許權縣

賀龔敬德

賀鍾有謙

與周德甫

卷之八

書

與文侍郎及翁

與楊大卿

與趙力部

與陳侍郎

與宋衡州

與曹提刑

與趙大卿

與吉州劉守

回袁州鄒倅

回隆興熊倅

回唐書記

回文教

繳奏黨札子

與吉州守李寺丞

回陳侍郎

與錢運使

回汀州陳

與江西趙

回吉州趙

回臨江婁

與楊縣尉

回黃強立

與胡節推

賀江端明

回曹提刑

與湖廣參

可

倉

倅

倅

倅

與前人

提刑

卷之九

啓

與安撫李大卿

回李端明

與洪端明

回袁永州

回曾知縣

回李本中

少言以江漢傳

回岳縣尉

與贛州屬縣宰

賀曾尚書

回曾連推

回傅縣尉

上權郡陳通判

賀吳丞相

謝丞相

上倉守李愛梅

謝吳丞相

謝樞密

謝何樞密

賀江丞相

通章簽書

回瑞州羅權府

回朱約山

回前人餽歲

回彭知縣

回太和趙尉

回蕭子蒼

送韋主簿

回吉州陳守

謝江樞密

賀馬右相

賀趙編脩

回吉州繆守

餽朱約山

回前人賀生日

回太和趙宰

回胡宣教

賀朱大博

回廬陵趙簿

賀前

賀劉省元

通交代李槎峰

賀化地冬

賀登書冬

卷之十

啓

賀江丞相

回前人

送前人九日禮

賀前人冬

回前人送冬酒

迎交代孟知府

賀前人

又賀生日

賀化地正

賀參政正

賀前人除

特進

謝江丞相宴

回前人送元日禮

送前人折筭

賀前人正

送前人酒

回前人送春

賀前人赴召

通羅提舉

回前人

送前人七夕

請前人宴

回前人折送

請前人九日宴

送前人折送

通董提舉

回前人到狀

送前人洗拂

回前人送私覲

謝前人招宴

送前人新除禮

送前人折姐

回前人中秋請宴

回前人折姐

回前人送酒

賀前人冬

又送冬室酒

送前人歲節酒

賀前人正

回前人送春

得額送前人禮

回前人請宴

送前人折姐

回前人送酒折姐

回前

賀宋吏部

回前人到任狀

請前人到任宴

送前人洗拂

謝前人招宴

送前人特會折姐

回前人送物

回前人賀雪

回前人趨歲

謝前人折姐

送前人折姐

回前人賀正

回前人請宴

請前人宴

回前人請宴

回宋衡州請宴

請前人宴

請前人別會

回前人請

謝送禮物

通胡都承

回楊秘監

通丁侍郎

通楊提刑

回李安撫

回前人賀遷秩

送前人冬

賀前人冬

餽前人歲

賀前人上

送前人元宵

賀前人納子婦

送前人別會

謝章簽書

謝高尚書

謝陳尚書

卷之十一

啓

謝陳正言

謝陳侍郎

賀曹尚書

賀劉尚書

賀趙侍郎

賀江制帥

迎李經畧狀

請廣帥會

折送諸監司

回朱帥參

賀桂陽劉守

賀寶慶王守

賀道州王守

賀永州袁守

回前人

請雷州虞守

送前人別禮

回請郡守冬

回諸郡送羊酒

回諸郡賀年

送徐推府折俎

回前人請宴折俎

回前人送轉官折俎

回前人送冬

回柯權郡

回前人賀得讀

回李潭倅

回諸郡倅賀冬

回諸郡倅賀正

回諸簽幕賀冬

回諸司諸郡幕賀正

回施帥

回洪進

回趙檢法

回諸郡教官賀冬

回諸郡教官送別

回桂陽劉教授

回林教授

回張教授

回胡山文

回邢山長

回岳州江判官

回趙判官

回郭判官

回陳撫屬張監倉

回黎知縣李司理

回永州司戶

回謝司法

回諸縣宰賀冬

回諸縣宰賀正

回衡山趙宰

回善化韓宰

回酃縣晏宰

回攸縣郭宰

回湘潭張權縣

回永興趙權縣

回瀏陽任丞

回寧遠薄到任

回攸縣趙簿衙陽易引

回衙陽歐陽尉

回揚料院

回宋稅院

回劉學錄

交代廖提刑

寺袁州安宇

回袁守不赴請

回交代孫提刑

回陳侍郎

賀曾京尹

賀曾主簿

回吉州樞府

回李寺丞

回前人

回前人送冬禮

回黃主簿

西歸題雙鳳賀曾

吳處鼎謝劉天聲

卷之十二

記

吉州州學貢士記

吉州右院微空記

龍泉縣祥潭祠記

文山觀大水記

鄒文叔垂方堂記

安民旗譜亭記

蕭氏梅亭記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建昌軍青雲莊記

贛州趙清獻祠堂記

贛州嘉禾朝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道林寺衍六堂記

五色賦記

衡州上元記

衡州十賢堂記

雷州重建譙樓記

卷之十三

序

孫容菴甲意亭

危怒齋論序

金匱歌序

張宗甫木齋集序

趙維城洗冤錄序

龔知縣正錄序

蕭壽夫采若集序

羅主簿一鶚詩序

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忠孝樞綱序

八韻閣鏡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題家保狀序

又家得狀序

曾叔仁義約籍序

送陸興鄒道士序

送彭叔英序

送王山立序

與山人黎端吉序

贈林梅所序

送項巽可入南序

送賴伯玉入韻序

送李秀實序

送彭如父遊學序

贈談白先南左

又贈朱三南左

贈曹子政劍客序

贈山人黃嶺南序

贈黃璘翠微序

贈仰顏翠微序

送僧了敬序

吉水縣朱昌知義役序

龍泉縣鄉舉題名引

卷之十四

題跋 贊 銘辭

題先人遺墨後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跋李景春萬言書藁

跋劉翠微罪言並米

跋縵上舍論丁大全詞案

跋歐陽公與子帖

跋胡景夫書堂字

跋呂蓬德叔平園文字

跋誠齋錦江文集

跋世承相帖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跋李龍庚殿策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跋呂元吉介軒記後

跋周蒼厓南岳六岳圖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跋周一愚負母圖

題深尚書雲萍錄

題劉左史雲萍錄

跋辛龍泉行狀

跋蕭敬夫詩藁

跋李敬則檄藁

跋劉玉憲詩文

跋周汝明自寫藁

跋胡琴憲詩卷

跋趙靖齋詩卷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是勿齋魯曾詩藁

跋惠上人詩卷

跋婁道士詩卷

跋彭道士虛碧房

跋番易徐應

明神雲帙

跋三邦立截元祐閣書題賈端老不

室

題張德從畏心堂

題戴行可進

益

跋周應可干藥物目後跋彭和甫族

譜

跋吳氏族譜

跋楊宰連理

小

跋彭叔英談命錄

跋王金斗談

命錄

跋劉李文畫像

贊

贊龔知縣龍

贊程縣丞龍

贊何了翁帳龍

贊三上莊之龍魁旦

贊沈俊之筆

銘

彭叔英砥齋銘

黃山、一、鏡銘

辭

贈蕭才叔談命

鄒翠屏改并宸辭

吳伯海落浪歌辭

劉良巨母衣辭

卷之十五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吳郎中山泉說

徐應明恕齋說

勉松說

何晞程名說

王通孫名說

陳庭春肖軒說

呂元吉琴瑟說

龍泉縣悟橋說

樊校勘社倉說

濟和尚西極說

慧和尚說

深衣吉凶通服說

講義

觀府理錢昇履

西澗書院程榮講義

熙明殿進講義

卷之十六

行狀 墓銘

先君子革齋先生行實知潮州東岩洪公行狀

墓誌銘

知昭州劉容齋墓誌銘 義陽進夏公墓誌銘

羅融齋墓誌銘

羅母墓誌銘

卽月近哀誌銘

鄒仲翔墓誌銘

樂養老人墓誌銘

劉定伯墓誌銘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徐溪莊墓誌銘

蕭明允墓誌銘

蕭從事墓誌銘

祭文

祭歐陽巽齋

祭胡石壁

祭鄒正言

祭鄒主簿

祭彭叔書

祭蕭安撫

祝文

過家告廟文

代富川耐魁屋文

代耐解屋文

卷之十七

樂府

古樂府壽人母

齊天樂

齊天樂

樂語

宴交代章自孟知府致語

宴交代湖南李運使致語

宴朱儵守致語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又宴前人致語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山中廳屋上梁文

代會備教秀峯上宗文

公牘

與湖南大帥論秦寇劄子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循環暨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六日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五日

大使司回

文判

宣州勸農文

湖南憲司降冬踈決批牌判

斷配典史侯必隆判

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門示恭陵周上舍為訴劉權縣事判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次鹿鳴宴詩時提舉知都李愛梅油羊送弟望自鹿
禮樂皇之使者行光華分以及鄉英貞元虎榜雖聯捷
龍門幸綴名二宋高科猶訪事兩蘇清節乃真榮囊書自負
庶幾此肯孫當年爾正平

集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詩

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肅然天地化昇平
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常久須使生民昇泰通第一膺傳
新渥重報恩惟有屬清忠

御賜瓊林宴恭和詩

壬戌以秘書省官與宴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次鹿鳴宴詩時提舉知都李愛梅油羊送弟望自鹿
禮樂皇之使者行光華分以及鄉英貞元虎榜雖聯捷
龍門幸綴名二宋高科猶訪事兩蘇清節乃真榮囊書自負
庶幾此肯孫當年爾正平

集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詩

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肅然天地化昇平
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常久須使生民昇泰通第一膺傳
新渥重報恩惟有屬清忠

御賜瓊林宴恭和詩

壬戌以秘書省官與宴



奉詔新彈入仕冠重來軒陛望天顏雲呈五色符旗蓋露立千
官繼珮環燕席巧臨牛女節香章光映壁奎閣獻詩陳雅愚臣
事况見賡歌氣象还

明堂慶成恭進詩

於皇藝祖德業乾聖主靈光奕葉前運再庚申皇建極祀同癸
亥敷祭天中嚴外辦三千禮累洽重熙四十年願贊帝心長對
越至忱功用貫垓垓

敬和道山堂慶瞻御書韻

墨灑天奎映搯紅斯堂殿閣尚俱隆方壺圓嶠神仙宅溫洛榮
河造化工列聖文章千載重諸孫赤氣一時同著庭更有邦人
筆楷首承休學二忠著作之庭乃胡忠簡公善周文忠公立

劉左司前以著作郎主秘書省營繕事時落成適潘秘
丞得郡攜李并餞行有詩次韻

蓬壺日月四時春金碧新來絢帝宸俎豆幸陪麟省雋衣冠中
有虎符新詩餘和氣生談麈坐久風光入醉茵多謝蘭臺舊盟
主好歸羣玉領儒珍

祕省再會次韻

蓬萊春宴聚蒼生多荷君恩錫百朋四座衣冠陪負監一時梁
棟盛吳興圖書光動青藜杖人物溫如古玉好是木天新境
界瑩窓容我種金燈 古玉并見隋律曆志

送曹太著知廣德軍

暫屈瀛洲客來臨汭水民山川歸史記岳牧屬詞人館舍朋簪

借都門祖帳新儒林官可紀何止更稱循

贈秘書王監丞

君不見秘書外監賀放翁鏡湖一曲高清風又不見太子師傅
兩疏氏東門祖帳羅群公人生晚節良不易類波直下誰障東
使人知有在我者二三君子為有功我公金華山下住亦松安
期白雲處風骨細瘦真神仙急流勇退不肯顧我昔山中想風
采幾回擊節歸田疏適來追滯水蒼佩親見辭歸白雲路御筆
擢公領蓬山師表玉皇東宮宮兩年苦口一古字未許鷓鴣從
公開瑤池深鎖策府玉皇宮闕僑其間暫分赤符管六宮半
空雲氣常徃還多少持麾辟上國愆風塵見此客莫作尋常
太守看疏賀以乳備人物夜瞻翠女天含中一點光明射南極

公歸眠食重調護世道高懸公氣力

題甯陽卓太著順寧精舍三子韻

人生天地間一死非細事誠破一實八九分地位適岐圖
藏杜牧擬墓誌祭文潛自擬荷薪俗常醉此等物浮生見解已
不易齊物消遙遊大抵榮華意聖門有大法學者必孔自知止
未了了未到知死地原始則返終終始本一致後來得西銘精
蘊發味四吾輩天地塞吾氣天地帥一節非踐形終身莫繼志
舜功禹顧養食全額錫類伯奇令無違申與蔡不貳聖賢當其
生無日不端揣彼豈不大觀何苦勤興寐吾順否不虧吾寧始
無媿人而有所忝曠達未之智卓哉居士翁方心不妄媚蒙讓
以去國七年無怨對風雨三間茅松楸撐蒼翠斯立亦樂哉未

老先位置宇宙如許大豈以為敵疑當其歸去來致命聊自遂
天之生賢才初意豈無為民胞物同與何莫非已累君方任于
朝名高貴所萃乾坤父母身方來自川至西銘一篇書順事為
大義請君觀我生姑置末四字

送卓大者知漳州

蓬山瀟風雨芸觀司陽秋獸作承明直出為漳浦遊問俗便桑
梓過家拜松楸錦堂事相儼棠舍陰易留向來擢茲問何物
負舟翻覆半年事行止隨坎流倘來豈不再遲取終無太守
執此柱邦人庶其康昔予援西銘期于以前脩頤觀弘濟學以
海放一舟

陸氏登三閣源明出一麾清聲先漳浦使道拜長基

來暮同寅賦去思西銘功用大竝駿順寧詩

大陸登三閣源明出一麾臨軒親策後去家過家時秋色吳
山外春風漳水涯斯文交獨厚差賦送行詩

此初登三閣本贈陸氏詩
和謝安撫平林送行韻

逢春守歲交樞密檢詳注西安撫
得失元來付塞翁何心桃李向東風人皆有喜榮三仕我尚無
文對五窮秘苑固知朋可正畏遠猶恐甲方表欲酬長者殷勤
祝坎止流行學四忠

和朱衡守約山韻

漢字行父大雅等
昔人一出正朋字今我慚非行秘書人樣相看願元祐詩章甚
於突黃初競言汲黯猶須復或謂顏魯公如把酒對花姑勿
論春行後長莫妨徐

題玄潭觀雲液閣用誠齋韻

棄官學道勾山許學到至人本無怒赤子識如魚頭不堪妖
孽脾上流鉛鑊長潭欽柱立摩挲字石寶劍濕當時豈忍如是
觀毒流不可開環着英風寧受萬古寒

玄潭觀和龍溪韻

昔代何曾谷此陵到今樓觀隱居停幻成鷗鷺乾坤闊洵其魚
龍雲水腥仙有神功參造化人將故事入丹青我來欲去長橋
孽祠下徘徊夜乞靈

送朱制幹象祖

一官盤漫任如何屢疏幾天氣未磨未祚萬年陳大計周圖五
字訂前報重尋范若憂時著勞聖文公衛道戈衣圖近年公不

少有人說似此君麼

送三山林溶孫歸省

東書道京師孤雲瞻太行辭歸慕何番捨養殊歐陽山林乾坤
靜菽水日月長好味諸公詩勝讀寒泉章

京城借永福寺深臺口占似玉城山名玉環寺長翁後太常丞

心如明鏡室此言出淨屠後來教精義并謂此臺無此臺已是
賢何況形而器圖釋正超然點頭會意思多謝城山公利一語迎禪
鋒顧我塵俗人與物方落

景定壬戌司力弟生日有感賦詩

夏中與秋仲兄弟客京華椒相同歡賀萍蓬可嘆嗟孤雲在何
處明歲却為家料想親開喜中堂白點茶

梅

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風恣更黃若為司花示薄罰到底不能磨滅香

香若梅之氣白石梅之質以為香不香臭孔有通室我有天者在一白自不易古人重伐木惟恐變顏色大雅久不作此道豈常息詩翁言外意不能磨滅白

暑布送王廷舉用蕭敬夫韻

平生亦薄資坳陶誤大審誰知此石性愈沃乃愈焦蟬蟪織火鼠頓易鶉衣飄榮我絲蘿附免此蒲柳凋服之雪漫白長袂風搖表之以雲霞緣之以烟綃振衣校姬滿佩玉遊西瑤高人不烟火跳出天地窟傲然立千仞視金與焦香袂佛雲

今紫紵計遠風飄摩挲冥雲樹豈隨群卉獨但和仙管輕不學側影搖人間盡插號妙不在生繡揭斗斟天漿霞衣却瓊瑤

題陳國秀小園

席地自乾坤半樹闌今古池館豈不寬每換牡丹主園公非隴儒獨稍占春風弄影不在多嗅香知乃翁長鶴展輕潮遠樓松桂林故守入清夢盤亦若心中林風月照十畝團幽陰林下有奇士繞柱從之吟

題靜山

地得一以寧凝然若卷石嵒巖及培樓異形不異質古之能支者晤此為一極春榮秋以悴一歲百態出鳥鳴花落句此意誰與詰所以尼丘人仁智不廢一萬象此緯經死灰彼何物明發

此乎道參入觀水術

贈拆字喚衣相士

水火坎離紫陽怪清波皮骨長坡駭解州得解中膠費家
鋪同一解金字從金詩及窮貝何為分田何同黃絹幼婦我自
樂竹太多事鴉鶴翁

阿英薰薰透肌理不潔未家好西子芙蓉浪中為激水露合能
娘忘彼已馬克新鞵鉤新月腥臊千年天地裂是問面若單孔
麼梅香實其無如何

贈閻丘相士

急流勇退識真臞肯有麻衣殿地妒我亦愛君雲水迢莫言雷
雨起江湖言余過水則以此語云

贈神目相士

道度數道中長房得役兒風鑑麻衣仙地理青鳥子擇術患不
精義本無二奇杖夢筆生熊魚掩前氏

贈鏡湖相士

五月五日楊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堞子大安用鏡
照二百里

贈秋月葉相士

急流勇退神仙跋變龍鍾得相借問華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贈曹蘭谷相士

許負眼補衡口巧言甘菜方言醜

贈月洲相士

月洲月眼閱人多且道西州事若何朱紫貴人皆好命不知中
有孔明麼

贈劉矮跛相士

鍊石為形鏗金為音世方好圓癡守方心陰陽細細入一氣質
善惡之微證于聲色意所欲談雖吾不知彼羨子劉嗣其先幾
駁難離合令世道病如子所言生稟已完體夫勇工性性一偏
以視妾婦豈不猶賢洪範德三二曰剛克會其歸其好是正立
學問工夫氣質用微汝能觀形安知其餘

子術已定吾情已成子執子術吾安善情

嬾矧三尺軀舉止如不揚瞻視照肝膽言吐何琅之君看水中
鳧不及鷓脛長昔聞夔憐故承聞一儂為物各自適形色又

是童子言良有理與子持酒漿

贈梅谷相士

當年壽陽額春氣點顏色後來廣平腸冰雪時氣骨世人識花
面花還自殘花有歲寒心清貞百鍊君家在梅谷自詭知
梅熟須得花性情不儂花頭自莫說和羹事花被和羹累突兀
烟水村我梅自吟氏

贈碧眼相士

蒼公垂天雲靈燕行下土秋江浸草木魚鱗感可數眉山是麻
衣偷入此阿堵色界只點頭後人道吾該目

贈鏡齋相士

鄒忌不如徐公美引鏡自窺得真是門下食客繼有求昏昏便

與妻妾比徐家其孫却不然自名一鏡京師市世人無用看青
銅此君雙眼明秋水君以無求游公卿勿令此鏡生瑕滓
大面何難知從今光照三百里

贈鑑湖相士

瘦竹凌風弄碧嶺山光雲影共熹微月黃昏裏疎枝外認取半
天孤鶴飛

贈趙神眼

一條一褐扇如鐵神為秋水眼為月欲從靈子不見三機劍首終
然吹一快

贈桂岩楊相士

榮悴紛紛未可期老多未擬已朝披符剛難免於今世行好須

看有驗時宣畫堂前惟有母槐陰庭下豈无兒好官要做無
難做身後生前是兩岐

宣州罷任再贈

貧賤元無富貴思泥塗滑、總危機世無徐庶不如臥見到
淵明便合歸流落丹心天肯未崢嶸青眼古來稀西風為語
岩前桂若更多言却又非

贛州再贈

此別重逢又幾時贈君此是第三詩衆人皆醉從教酒獨我無
爭且看棋凡事誰能隨物就此心只要有天知自知自有天知
得切莫逢人說項斯

贈彭別峯大極數

手把先天已後書當來一畫本全無白雲山下冷、水自在人間
太極圖

贈黃生銀河數

乘槎人從天上来天上知有君平術黃生能談君平書不知曾
認支機石

贈楊樵隱應炎談命

莘郊一介竟齊君民徼山二難百世忠清田春耕豐滂遠靈靈
終南遜士仕宦梯媒是數公者俱以惡名大石一跡霄淵異情
九華山人賣樵江湖請算世間幾種樵夫

贈葉天明

大明標榜葉氏子自稱後村門下士謬言木石是為穴後村曾

發一笑乘其師流傳說如此寧知禍福乃不爾羣腰龍首徒勞
人甘慕羨羞兼無苦辛我生有命殊六、木李循環相起伏袖中
莫出將指圖盡洗舊學讀吾書

贈舒片雲

麻源謫仙人虛呵成陰陽向來懷袖間冊、天孫裳一夕大雷
電六丁下取將仙人乘風來帝鄉又從膚寸起飛揚仙術亦如
此天機神俞張有時行運天周游十二萬里強往來仙馭不可
羈正恐問命人望氣蓬萊隔渺茫

贈彭神機

挽強二石徒碌、學到穿楊精藝熟百發百中無虛弦百中
一跌前功辱彭君絕識透黃間不師逢拜師瑤瑤天度三百六

十強一算不容失正鵠吾聞天機難語人往來了、拈眾鏃君
姑燕用疑於神矢口莫輕談禍福

贈劉忠樸

檻何為折劔何借隳肯為拂糞肯嘗馬公希衮王公飯石家
錦障丁家香忠邪佞邪兩無定一珣一璞異其性忠樸先生躔
法高古今四者豈閔命五九六餘能善惡鐵算不是并州錯便
從忠樸問如今忠果誰忠樸誰樸

贈金稱

我有一叢籬下花黃金滿眼無人拾夜看璇璣度玉衡猿啼兩
外青山濕

竹石五首

月之所在謂之身朝市山林幾樣人靜看一輪如此潔莫料身
著軟紅塵

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謗譽由箕口月明只合酌眼看斗亦何
須把撥酒

月比於人歷世多纒圓又缺幾消磨只因受用長生藥嗟尔死
蛙如月何

一種黃州月曹蘇善惡幾吾磯連月的此月是邪非
子心月其明子術星之數為月詰衆星不知何以故

贈涂內明

老云五色令人盲面壁不視佛慧生彼皆青眼絕人偽孰知涂
者出天成有口能談貴人命有耳能聽貴人聲此中一片光明

藏嗜欲淺處天機深

贈一壺天李日者

汝南市人眼壺小天地大誰知賣藥翁壺寬天地隘李君血肉
身大化中一芥天度三百餘滿腔繫著蔡仙公以過謫長房以
術敗造化多漏泄鬼神爭訝怪君歸視斯壺只恐深覆蓋得錢
且沽酒日晚便罷賣

贈蕭巽齋

未有大撓書先有伏羲易古又尚卜筮今人信術入卦與五
行皆自河圖出易中元有命道一萬事畢卦義六十篇書
其一江湖旅瑣談命以巽入人情愛運與
依心也昔年意未失我生爾時動我

願復誰識在龍從兒女朝夕談

贈曾一軒

磨蝎之宮星見斗數之揚之其有口且其
生無不有我有斗度限所經適然天尾來
涉一年身錦紛雜五家祿書成巨編往
一軒曾正德其說已在前五年陰陽造化蕩書在世間
偶然未來不必更臆慮我自存我謂之天

贈龍孫軒數術

挾英考休徵巫甘邁何遠君亦布靈草乃復探其微
聖今也休明時天高鳳鳥翔
附遊以嬉

贈尅擇徐吉甫

東望會稽山穆陵巖巖下壤歲刻履伯也昭其勞昔者將
仙人龍耳致君王左家心其傳芳踵可量書卷落落君手辭
語如流河尋雲履高阜湯俯長波湖風渺天垂萬里草離
安得結方軌為君起遐思

贈魏山人

君不見而家直臣犯天怒身死未寒理已仆又不見而亦處士
承天渥閉門水竹以自樂雲仍妙然曾揚訣謂余地宅讓優劣
小煩穩作子午針雲於已則靈於人

贈老蒼廖希說

短屐平生幾兩穿錦囊具得常家傳山中老去稱蒼老上將
來說地仙面數不妨筋骨健舌存何必齒牙全金糲濕處堪

飯更住人間八百年

彭通伯衛和堂

埋身如理國用藥如用兵人能保天和於身為太平外邪好其
間甚於寇搶攘守護一不謹乘間敵益動古有黃帝書管今六
韜經悍夫命雄喙仁將資參苓羽衣為其徒識破陰陽各指授
別生死錚然震能名道家補鉛汞膚膝如重石到頭關鎖密六
氣無敢嬰君方建旗鼓不敢走且驚他時索吾弓閉門讀黃庭

贈適蒼丹士

本是儒家子孝為方外事此身恨短有意求蟬蛻猶留鼎餘
藥還授人間世後君卧山中共談弘景秘

贈劉可軒寫真

燕領鳶肩都易寫從前口道點睛難近來阿堵君休問燈下時
將頰影看

慧和尚三絕

畫我郎潛先帝時而今白髮漸參差若交傳入都人眼疑汝前

身妙善師

傳神

風雪衡山涕滿膺懶殘不管自家身殷勤撥火分煨芋却有工

夫到別人

相

花光老矣墨婆娑無賴梅花一白何為問西來宗旨道世間色

相是空麼

畫

象奕各有等級四色品以入高下

鐘臂初未攫晚蟬那知黃雀在綠池下停書無處起一夜凋

盤龍賦

右一為周子善言蕭耕山能勝二劉不齊敗於子善

子善又敗於我

射虎將軍髮欲枯茫茫沙草正迷塗小兒謾取封侯去還是平

陽公主奴

右二為耕山言老夫敗與子善也

坐踞河南百戰雄少年飛槊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高

公下慕容

右三為劉淵伯言所畏者惟吾與子善

擊柱論功不刃着筆壇刑馬誓河山當年絳灌知何似只在春

秋魯衛間

右四為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

贈樂軒彭善之

吾家小黃溪其間石甚巨可寫歸來躡可刻盤谷序晉唐文章
手誰敢以自負異時此重來煩君作玉筋

贈墨林曹大松

魏茂幼婦碑伶俜七步詩又得墨林墨淋漓湊作曹家三絕奇
贈刊圖書蕭文彬

蒼籀書法祖墨冰篆家豪其見於時在筆令子鋒在刀收功業
金不油中山玉囊錐脫穎出鐫崖齊天高

題周山用錦綉段

客從五七來遺我錦綉段上有雙鳳鳳文彩何燥置之篋

中歲月亦已晏天孫顧七襄雷電下河漢風鳳忽飛去遽然失
其玩負家機杼寒秋蟲助予嘆

遠梅射詩軸

題劉聖俞君現輝琳瑯吾鄉歐陽子逸韻諧宮內人物雄中
原園囿盛洛陽讓郁追皇風詭恠抑晚唐雲仍四方志生長百
戰場憂國杜陵感興陝子昂我亦青原人君遺明月光掩卷
不能和握手談肝腸

贈羅雪崖稚青

蕭山下人閉門衣裘單春心動溪谷曉起捫松看

題得魚蕉史評

男兒生作事豪傑死留名天運常相禪江流自不平百年多險

夢千古有開評諸父淵源在吾猶及老成

題彭小林詩藁其父名雅朴

晚識宗文憶浣花刪餘今見雅名家牙籤料理西風讀笑鍾
山說老鴉

題玉聲甫松坡樵苦唱後

倚柯覲蒼髯短袂挾風雨談道誰我知對客著其侶狂吟發悲
調谷鳴相律呂度多豈不怨寧售大夫股長鏡斲仙苓獲薪為
吾煮

題毛霆甫詩集

雲澗美毛霆甫詩也 英、白雲在澗之清彼美人兮其德孔
純 英、白雲在澗之阿彼美人兮其思孔多 白雲英、留

水泱泱彼美人兮碩大且昌

雲澗三章、四句

送趙玉賓三首

風流不比賀家狂蕭灑黃冠意更自有武夷溪九曲鑑湖何
必問君王

蕭然被褐不冰如歸倚溪船理釣絲却笑荆山空自售未應有
智不如葵

嘯從原上訪桃花又不青門去種瓜傳得神仙蟬蛻法君如覺
我即幽霞

又送前人琴棋書畫四首

不知甲子定何年題滿崇桑日醉眠意不在言君解否壁間琴
本是無絃

琴

我愛南山茹紫芝道運勝似橘中時紛々玄白方龍戰世事後
他一局棋

棋

蔡邕去後石軍死誰是風流入品題只少蛟龍大師字至今風
骨在浯溪

書

欲覓龍眠舊時事相傳此本世間無黃金不買昭君本只買嚴
陵歸釣圖

畫

題真羅道士玉洞

雙鳥英方流知有至妙縕山石發清輝草木得餘潤泉源皆寶
氣推牧駭潛根仙翁獨危坐華池養水性神澄温而果骨尚老
益勁蒼磯枕泓碧時有魚出肺糜瓊飯潏潏冲淡意無朕

聽羅道士琴

幽壁半似若下有寒泉落道入揮絲桐清風轉冥廓飄然棋枰
舉水紐不禁薄紫烟護丹雘雙何天外鶴

吾聞西濱幾處暗合角與啟又聞天樂泉淨洗羊笛耳如何碧一
泓乃此并二羨豈思浴滂意請問玉溪子

閒居和雲屋道士

一樽聊共此時心文字追隨落醉吟仙子樓臺脩竹外行人冠
蓋書橋陰一年芳草東風老五日空江夜雨深且作蘭亭歡盡
佳事論誰後又誰今

遊德雲觀

時奉詞祿

小洞烟霞國重陽風雨秋歐公嵩身安朱子武夷舟香爇真吾
職賦等詩且此遊龍山馬亮事糠粃舊王侯

題潯祥觀

前路風塵走馬通，我來一日此徜徉。歐公自是遊嵩觀，迂叟元非過太行。始信神仙還有國，不知纏觸是何鄉。世間如此紛紜者，皆得山林作道場。

遊青原二首

鍾魚間日月，竹樹老風烟。一徑溪聲滿，四山天影圓。無言都是

趣，有想便成緣。草破啼猿雨，開元六百年。空庭橫鐵鎖，斷碣偃龍蟠。火氣禪家氣，邊佛茶碗鐘。何處雨春水，滿城花夜影。潯江西北望，七祖寒。

題潯祥觀

和端明

大頂新成燕雀歡，歡者聊此共清閑。地居一郡樓臺上，人在半

空烟雨間。修復盡遺今宇宙，感傷猶記舊江山。近來又報秋風緊，願覺憂時鬢欲班。

和龔使君韻

淡如心事萬天民，回首歸來清渭濱。長倩君家孫子行，道原義仲輩流人。一生受用忘非是，萬事升沉等故新。近日貞元朝士少，蒲輪有命出楓宸。

錢新班弟

送君天上去，雷戶理瑤琴。萬里白鷗遠，千山黃葉深。江空行路影，日暮倚門心。若見西湖雪，霸橋人正吟。

別弟赴新昌

十載從遊久，諸公講切精。天淵分理欲，內外一知行。立政須規

範修身是法程對床小疏隔總、弟兄情

和韻送逸軒劉民章

少日屠龍事已勞送人千里發江濤蓬萊地近風方細閣閣門
開日正高春裏看花須款、雨中剪韭且陶、金吾已辦長安
月雙鳳扶雲立海鰲

題宣州疊嶂樓

初日照高樓輕烟在疎樹峨、遠岫出泚、清江去崖隙委殘
稻屋隔連宿莽蒼蔚互低昂熹微、分散聚城郭諒非昔山川儼
如故童髯已零、各殊顏慰違莫沈、澹忘歸欲歸重回顧

題宣州推官廳覽翠堂前宣州推官季君於其二牋作

亭梅聖俞以覽翠名之而為之記今去之二百餘年碑

堙沒久矣天台陳君咨實來發而得之復表之亭上江
山如昨翰墨宛然廬陵文某時守茲土既為作顏問二
字復詩以志之

都官自珍產文采光陟離當年後事君如與山川期歲月忽已
逝天球落塵土豈曰忽嘉賓過者不我顧誰令赤城千發坎出
方珉靈物必復見其見乃以人回視城南端飛夢俯蒼情物理
有屈伸流時豈云變寒、南樓月至今有遐音千年一解石共
調鳳中琴亦欲結方軌學蒞事幽尋行、且言邁踟躕思何深

登雙溪閣

碧落袖仙宅當年庠謝來烟雲連草樹山水近樓臺萬雉銀缸
舉千鴉鉄騎回梅花衣上月把玩為徘徊

題吳城山

龍行人鬼外神在地天間彭蠡石峯出洞庭商舶還秋風黃鶴
聞春兩白鷗閑雲際青如粟河流接海山

貧女吟四首

柴門寒自閉不識賞花心春筵粹如玉為人拈繡針 春
竹扇掩紅顏辛苦綉白字人間羅雪香白字汗如雨 夏
西風兩鬢鬆涼意咬伶俚百巧不救貧誤拜織女星 秋
巧梳手欲冰小鬢為寒怯有時衿肘露頗與雪華潔 冬

名姝吟

丈夫至白首鍾鼎盡功名未有朱門下而無絲竹聲與土共富
貴不見士苦辛名姝從何來婉變出神京三人薄生男生女即

不負東家後王侯西家事公卿吾行天下多朱紫稀晨星大都
不一一甚者曠數城如何世上福得歸娉婷乃知長安市家
家生貴人

東方有一士

萬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從者塞徧路身為他人
役名聲遠塵土他人一何傷富貴還自苦東方有一士敗垣半
風雨不識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飯或不飽夜夢無鷓鴣此事
古來多難與俗人語

和故人韻

去歲淫中殺醫瘡咸懼新言堪救藥三秩敢食嗔自是仁由
己休論哲保身當時若瘖默何面見鄉人

人情嗟愈世法合何如氣以心平定才因意廣疎時行或時
止無咎亦無累及弟嚴交際琴紳敢不書

賦吉州隆慶寺塔火

王塔穿空不可梯剝然霹靂暗招提四城火破吳香眼一柱
然成漢卓崩風雨滿山連地捲鬼神現世豈見天低時人子細回
頭看萬事悠悠落月西

寄故人劉友齋

溪頭漁釣穩魚蝦笑殺漁翁不釣差棹取扁舟湖海去悠悠心
事寄蘆花

題高若寶紺泉

淨、岩下泓澄碧落梧影寒瑤披霜森殘月照鼎鑊俯淵淵

沂水云流日蕩蒼浪向來澗瀑聚流于不可加 駁居衣上塵懷古
意深承招、素心人相期發深首

題曾氏連理木

后皇嘉樹生備侷四衢五閭合一氣德澤純洽八極乘木而
王固如此大明香琴橘身觀玉華李一時國傳傳奇觀榮華
過眼轉九易惟有武城宅前樹不知何年已連理後來懸官不
以聞武城子孫世尊美人言陽氣薰嘉生此家孝友陶協氣朱
門多少鎖喬木百年瞬息一唱焉得鼎、為輪囷受命不遷
相曾氏傳聞此木更八世方遇麻陽大夫記誠齋先生于麻陽
誠齋又幾年却入青螺世其志比來徹當路表名連瑞里有日
捧圖上嘉禾靈草共其史物生隱顯殆有時展如之人亦應

兩楹楠杞梓誰奇生繼此廬陵城北不止稱三瑞

題滕王閣

五雲窓戶瞰滄浪猶帶唐人宮墨香日月四時黃道闊江山一片
書圖長迴風何處待雙鴈凍雨誰人駕獨航回首十年此漂
泊閣前新柳已成行

題黃岡寺次吳履齋韻名潛丞相

長江幾千里萬折必歸東南浦驚新鷗鷺山隔曉風人行荒樹
外秋在斷蕪中何日洗其馬車書四海同

龍霧洲覽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名亦英侍郎

閣黎鍾後訪關浦江色漫平欲輔一笛梅邊何滿子千芙蓉
外筆頭奴意風吹鴈還家未新雨生濤到海無本是白鷗隨浩

蕩野田漂泊不為珍

題鍾聖舉精學齋

東家蔡浩釜西家列珊瑚嘆此草露晞良時聊斯頌古人重我
步殖學乃由舍彼美不珠瑤積中竟何如空同白雲深君子式
其庸菲几照初陽垂截動涼瘴方寸起峯積一勺生龍魚辰乎
易求蓬鏡諸復鏡諸

題顏景輝心空玲瓏

我庭無纖埃風日自清好面有芙蓉何如交翠竹
吾聞開十牖不及一戶明泰宇有天光八柱畫夷庚

子鄧炯 巽甫歐陽先生為途登岷賦詩以孝子慈孫

望於人先生之盛心也敢不拜辛敬贊鄙君勉之

乃翁猶旅瑣，霜露幾蒸蒿。日與清江逝，雲連桂嶺高。時無郭
元振夢，有令狐約。日斷方田墓，招魂我欲騷。

題陳正獻公六梅亭

相府亭前梅六株，四圍香影護琴書。月華猶帶玉堂色，風味曾
分金鼎餘。五柳門前空寂寞，三槐堂上竟蕭疎。惟渠不礙交
霜操，千古風標只自如。

題古澗

為里人張伯義作

市腰石有千年澗，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應有望，不知龍
向此中蟄。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文山即事

宇宙風烟闊山林日月長
開灘通燕峯伐石割羊腸
盤谷堪居李廬山偶姓康
知名捲閩事一醉棹滄浪

出山

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
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
百餘番醉

關山寄朱約山

一笠一蓑三釣磯
歸來不費買山費
洞天福地深數里
石壁湍流清四時
樵牧舊蹟今可馬
鬼神天巧不容詩
先生曾有空同



約那裏江山未是奇

山中即事

攜壺藉草醉斜陽白鶴飛來月下雙
蓬萊西風驚別浦芭蕉夜雨隔疎窗
千年帝子朱簾夢一曲仙人鐵笛腔
若問山翁還瘦否手持漁竹下寒江

宿山中用前韻

南山之隩北山陽羽扇輕風共影雙
畫燈添浦明月笛青燈懸暎白雲窓
半生遊子成行債一返佳人作別腔
倚釣重來此袞笠梅花十里雪空江

山中

澹洲神影款花涼

長檜有身風堪斫隨便無花

月亦飛觴山七世已驚東晉席上人
多賦晚唐何處與羨不可飯蚤擠泉石入膏肓

山中漫成東劉方爾名夢桂居用湖太師公玄孫

東風解凍出行嬉一闌烟塵隔翠微
自溪山真地從來富貴是危機
二三輩行惟須醉多必公卿未得歸
明日主人酬一座小船旋網鱖魚肥

山中載酒用蕭敬夫韻賦江漲

拍春風滿面浮出門一笑大江流
坐中狂客有醉白物外閑人惟奕秋
晴抹雨粧總西子日聞喜浪一滄州
忽傳十萬軍聲至如在浙江亭上游

山中立夏用坐客韻

歸來泉石國日月共長溪
射夏氣重烟霞老鳥兼中窮吟到雲
黑淡飲勝裙紅一陣絃聲好人問解
風

山中和韻

白扇揮殘暑青鞋踏嫩晴
花床尋小石鼎引長鳴
紗帽有時去酒壺惟意傾
山僧癡與坐關却瘦
殊明

山中自賦

門外蒼松一水儲
不必清高只許
祇教曠
酒勝由來空花自滿
三千界老樹相看
五百秋
坐有唯鳥揚人物
在怕牽昨夢一漁舟

入山即事

江流風號雲溥雨
歸一馬忙呼
微巡
蒼苔
轉
巖
露
天
厨
作

游沙地水生池煮燭留前夕
茲遊更絕奇

山中感興三首

載酒之東郊東郊草新綠
一雨生江波洲渚失
其是青春豈不惜
行樂非所欲采芝復采芝
終朝不盈菊大風從向來
奇知振空谷我馬何玄黃
思我西山麓

山中有流水霜降石自出
驟雨東南來消長不終日
故人書問至為言北風急
山深人不知塞馬誰得失
挑燈看古史感淚縱橫發
幸生聖明時漁樵以自適

桃花何天揚柳何依
去年白鳥集今年黃鸝飛
昔為江上潮今為山中雲
江上潮有聲山中雲無情
一年是自念况復有年長
但存松柏心天地真茫茫

山中呈姪心遠諸客

誰入山來問野舟，一篙花外渡深流。
小簾風樹蹁躚鶴，淺約湍沙浩蕩鷗。
湖上有时思洛社，人間何處不滄州。
徘徊才是黄昏候，短笛先催月上樓。

再用前韻

黃葉萋萋上釣舟，喚回舊夢到江流。
多情政自憐楮燕，兩鬢終當付野鷗。
未說離懷向南浦，須知詩意在夔州。
朔風昨夜吹沙急，早覺寒声戰玉樓。

山中六言三首

兩、漁舟搖下雙、紫燕飛回流水白。
雲芳草清風明月蒼苔，鶴外竹盡籜、
崖邊松散葉、夜靜不收棋局日。
高橋掛紙厨。

風暖江鴻海燕雨晴簷，鷓鴣林鳩一段青山顏色不隨江水俱流。

爲蕭敬大韻

庭院芭蕉碎綠陰，高山一曲寄瑤琴。
西風遊子萬山影，明月故鄉千里心。
江上斷鴻隨我老，天涯芳草爲誰深。
雪中若作梅花夢，約莫孤山人姓林。

山中

烟雲開竅，荆棘剪離披。鐵屐上下齒，竹枝長短詞。
半山江色透，獨樹半陰淮。世上兒孫老，有人猶看棋。
倏忽當年鴻濛葦，幾度披水霞。明畫卷草松，分曠詞鳥過。目不瞬，江流意自遲。世人空黑白，一色看坡棋。

竹花

黃家紫家闔親姚夷齊玉立青蕭、便是人間小天地不特水
上作萍浮

夜歸

市橋燈火未闌珊一簇人家樹影閒想把神仙爭羨我不知我
正羨渠閒

八月十六日見梅

廣寒殿裏玉樓閒那得孤山處士來半夜西風半身影帶騎
得雪驢回

和蕭秋屋韻

蘆花作雪照波流黃葉聲中半秋明月嬋娟千里夢扁舟汗
漫五湖遊星辰活動鸞歌笑風露輕寒敲拍浮贏得年、清賞

廬山河全影入金甌

月夜

月到中天雲劃開斷橋幻出玉樓臺夜深一鶴掠舟過疑是坡
仙赤壁采

江行

日、看山好山山色蒼蒼忘機鷗下早鸞馬行忙松曉清風
濕荷秋流水香短葉吹鐵笛年歲大江長

紙帳

紙帳白如雪上有坐客影一白不自由黑光滿無定人倦影已
散依然雪花瑩頭東秉燭眠相忘心目靜

為劉定伯索油蘇

我欲登山去采薇江南秋雨正霏霏
仙家解有還廼手一筋西風落翠微

山中小集

江山開勝賞萬戶不須留客醉
客多事吾詩吾自酬夕風吹絳蠟
春色漾黃流賓從歸來夜滌翁無此遊

新年

梅花枕上聽司晨起縮金章候拜親
喜對慈顏看鋪鬢吳興雖疎脫未如銀

生日和再吉甫五月初二日

青蒲花未老黃竹笋初生細詠詩
工部閑評字率更大江派日影時
馬說春茶共作千年計身謀政日輕

生日和謝夢山長句 松老字伯華

余僻跡山間誦昌黎三星行政自多感
亦何有於初度客謝愛山翩翩遠來贈
我長句嗚拂而縑藉之者至矣倚歌而和愧不成章

寓形落大塊悶嗚嗚一氣自往還
蔡孤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
昔年此日係初度賓客如雲劇歡舞
今年避影却閉門捧觴自壽白頭母
故人憶我能遠來紅采滿袖生瓊現
一栢相屬慰岑寂使我發笑愁顏開
數揚且聽箕張口丈夫壯氣須衝斗
夜闌拂劍碧花寒握手相期出雲表

生日謝朱約山和來韻

元豐五年正月日洛中著員外佳話出當時
韓公七十九歡豫賚

醉老吟筆偉然冠，劍照孔鸞船背鳩。杖蒲輪安韓公而下，文寬
夫相高以壽不以堅。落塵已隨流水急，雲仍相逢松下石。顏我
行輩真我來，兼慕旋爭強安排。約對青山共長久，醉歌要窅森
州守。願隨後社著深衣，闌風伏雨從是非。便令攜樽西野去，山
花山鳥為歌舞。招之瑤母來庭闈，拍手共笑偷桃兒。吾山陂陀
白雲滿，猿鶴司我北門管。紫霞隔斷雞犬走，下有琥珀瀟長齡。
向來福地七十二，此亦清高仙地位。朝遊昆侖暮空同，駕風鞭
霆迎我公。丹厓翠壁千萬丈，與公上上上上上。

生日山中和韻敬夫韻

山深不用結涼棚，風起江蘋暑氣輕。處士林泉自今古，男兒殊
矢付豪英。客來不必籠中羽，我愛無如橘裏枰。一任蒼松栽十

里他年猶見茯苓生

與朱古平飲山中和蕭敬夫韻

江山自足引千杯，況有如今此客哉。石室只還湖守住，蘆峰曾
屋晦翁來。酒醒剩有詩酬唱，俗倦何妨車往回。遊徧此山方可
別，北厓莫遣曉雲開。

所懷

英：香蕙擎朝華，收拾東風作一家。燕語鶯啼春又夏，灯花別
共：暗窓斜。

山中偶成

白鶴飛來牽我衣，東風吹我下漁磯。當年祇為青山誤，直草君
王一詔歸。

次約山賦杏花韻

名花韻在年晴初雨沁
臙脂臉更敷蒲驛莫妨娛
刺史錦坊豈不勝中書
時無艷曲臨軒縱公莫
魏壇溫國沾春老綠陰
青子近東風來世一吹
盡

贈南安黃梅峰

清淺風流聖得知黃昏
歸鶴月來時嶺頭更有
高寒處却是江南第一
枝

送人往湖南

鴈旆秋月洞庭邊客路
淒涼野菊天雲隔酒尊
憶北海風吹詩史落西
川夜深兒火千山雪春
後鶻花一柱烟為我祝
嶽峰上看劫數白處禮
逢仙

題張景名簿行梅野亭餞入南

喚醒三影燕文魂一枝
半樹專黃昏江南暗香
樹野不住霜風吹入羅
洋村疎枝不入朝川畫
暗香不到東山棋雲階
一枕梨花夢參橫月落
無人知

和謝愛山晚吟韻日晚
與客散步因誦夕陽雖
好不多時之句謝愛山
欣然賦之余亦率然口
占以和亦一時之樂也

日落未落天澹涼懸崖
掛筥留餘光紫烟翠雪
楊空迷茫颯度卷松風
長半背短笛催歸忙飄
逸興空悠揚襟懷洒落
萬意亡須更薄暝山色
藏長歌浩相激昂淡雲
弄月微昏黃

別謝愛山

綠綺知音早青燈對語逢那知今雨別又重故人思山隔詩情
遠雲含客思悲小樓今夜笛莫向月中吹
君今拂衣去我獨枕書眠一片過林雨數聲當戶蟬情長空有
恨吟苦不成篇後會知何日西風老鴈天

和胡琴窓名曰宣字德昭

買得青山貴似金瘦筇上下費沉吟花開花落相閑意雲雲
來自在心夜雨一江漁唱小秋風兩袖客愁深夾堤家與我楊
柳剩有行人待綠陰

七月十三夜用燈牌字韻湊成一詩與諸賓一笑

赤壁當年賦子虛西風忽復到荻蒲塘餘影裏千秋鏗鏘碎聲
中七月圖詩思飄入雲漢歌聲隱動江湖萬家蕭鼓連燈

火見說年來此事無

病中作

歲月侵尋見三毛劍化冷添鷓鴣膏睡餘吸海龍身瘦渴裏香
雲馬骨高百忌不容親酒具千愁那解戒詩豪起來大作屠門
嚼對自笑我非兒女曹

又二絕

瞿塘隘處真重險勾瀾波前又一灘世事不容輕易看翻覆
雨等閒問

病中忽悟通真理靜處專尋入定工兩汗淋頭都不管須臾和
氣自冲融

又賦

一病忽兩月蓬頭夏涉秋形羸心自壯手弱筆仍道昨夜灯如
喜今宵蝶莫愁問誰驅五癘正與五窮謀

一病四十日西風草木涼倚床腰見骨覽鏡眼留睜倦策吟詩
杖頻燒讀易香夜深耕果餌乞巧大醫王

又賦

病裏心如故閑中事更生睡猶隨我懶豈鼠向人鳴羽扇看棋
坐黃冠扶杖行灯前翻自喜瘦得此詩清

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几惟便
臨挑包正倦行山深明月夜乞我半窓清

寄興述吾病吟詩老此生風高鴻鴈起晴久鶉鳩鳴野樹辭秋
落溪雲帶雨行晚涼便懶坐移傍竹陰清

借道冠有賦

病中蕭散服黃冠笑倒羣兒指為彈認監賀君曾道士翰林蘇
子亦祠官酒壺釣具有時樂茶筵筆床隨處安幸有山陰深素
處他年煉就九還丹

又賦

一番朔信過時暫脫熱煎心似轉轉身如微纒一處聽飢鼠
齋書看伏雌眠急雨千山動應知為解弦解弦以道求君百林竹枕遂得千

病甚夢召至帝所獲有竟而頓愈遂賦

臥聽風雷叱天官故小臣平生無害物不死復為人道德門庭
遠君親念慮新自憐螻蟻輩豈意動蒼旻

病愈簡劉小村

秋光沁人骨意氣曉來新古鼎龍團雪虛簷自壁在春商山奕
棋老赤壁洞蕭蕭風月真倉扁招呼入屋頻
倦餘心似酒病起看如蓬黃竹斷橋雨白頭長笛風倦鷓鴣
舞咄鴈書空孤負秋來眼閑挑爨下桐

夜坐偶成

蕭蕭秋夜涼明月入我戶攬衣起中庭仰見牛與女坐交寒露
下悲風動絢素宋馮玉子喬此意誰與語

簡琴窓雲屋竹軒諸友

世情千萬變除甚劍頭炊噀傳姑成癡登山且作癡烟霞非疾
痼泉石自心馳欲去精神健山中剩有詩

用前韻留琴窓

百年事上浙萬事枕中炊病苦還思老貧嗔未若癡雲低天欲
動江長岸如馳明月西風健山頭賦別詩

又用韻簡李深之

晚博和月吸早飯帶星炊鷓鴣後高下蠶蟬任點癡水澄神自
止雲遠意俱馳門外誰車馬故人來課詩

早起偶成

澹澹池光曙沉野色秋片雲生北舍隻鴈過南樓有見皆成
趣無言捻是愁芭蕉夜來水噫罷自梳頭

又用韻

江山如有意天地可無秋夜月馮驩缺西風王粲樓露蔓我
喜烟草為誰愁且醉杯中物相看尚黑頭

晚起

夢破風烟迥，衾寒不自由。鐘聲到枕曙，月影入簾秋。鴈過江山老，蛩吟草樹愁。整冠人共笑，兩月不梳頭。

遠手鳴金鑼，疏窓試寶熏。秋聲江一片，曙影月三分。倦鶴行黃葉，虞猿坐白雲。道人無一事，抱膝看回文。

夜坐

淡烟楓葉路，細雨蒹葭時。宿鷺半江畫，寒猿四壁詩。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終有劒心在，聞雞坐欲馳。

和朱松坡

琴瑟未至大醫王，笑殺年。折臂傷身裏，江山如出色。忘奉松筠已成行，細然不語禪。三昧靜對無弦琴，三張多謝頌頌詩寄。

我滿園梅意弄春光

陳貫道摘坡詩如寄，以自號達者之流也。為賦浩歌一首。

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秋去來傳鴻燕。朝暮出沒奔飛蛾。

青絲冉，上頭相雪百年歎。若彈指過封侯，未必勝个圃青門老。

子聊婆娑江湖流浪，何不可亦曾力士為脫靴。清風明月不用

買，何處不是安樂窩。鶴雁豈長是，豈短髮是非必絃非多浩。

歌人生如寄可奈何，不能高飛與遠舉。天荒地老懸網羅，到頭

北即一杯土。萬事碌碌，空奔波。金張許史久寂莫，古來賢聖聞

之河乃知世間皆長物，惟有真我難城磨。浩歌人生如寄可

奈何，春夢波春夢婆拍手笑呵。是亦東坡非亦一東坡。

借朱約山韻就賀桂冠

身健尚堪松下飯眼明正好橋中棋青山有約常不負白首何
心上粉圍粟里田園供雅興午橋鍾鼓賞清時中不憚客秋江
上坐看半天黃鶴飛

用前人韻賦招隱

釣魚船上聽吹笛煨芋爐頭看棋碁有晚愁歸別浦已無春
夢到端闌去年尚憶桃紅處好景重逢榆綠時珍重山人招隱
意猿啼鶴嘯白雲飛

用前人韻招山行以春為期

掃殘竹徑隨人坐鑿破苔磯到處棋一水樓臺開曉鏡萬山花
木放春開雪中便有回舟興林下山宜無燒筍時肯待東風吹柳
絮眼穿龍鶴遠湖飛

翰林權直罷歸和朱約山韻

閑雲舒卷無聲畫醉石敲推一色棋試問挂瓢棲碧洞何如襍
被臥形闌夢中芳草深成路別後黃花又是時羞殺今年堂上
燕片心寄與鴈南飛

慶羅氏祖母百歲 羅氏慶門壽母百歲父老見所未

嘗鄉閭夸以為盛其既交朋升堂為壽退布席聽事與
橫舟昆弟子姪舉酒盡歡酒酣賦詩志喜也

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蓬萊會上逢王母發文光
中見老人雨露露一門華髮潤江山滿座綠衣新只將千歲卷為
壽更任人間九百春

拜羅氏百歲母之明日主人舉酒客張千載心賦詩某

喜替不自已見之趣韻

翠微三島近畫閣五雲橫春水鷗聲滑夕陽鴉背明尊前持一
笑花下臥餘醒曾見瑶池母不為虛此生

醉清湖上三日存叟獨不在坐即席有懷

石鼎吟方透瑤觴醉未闌疎林花密綴舊壘燕新安春半湖山
好夜深江海寒主孫隔芳草初月正相看

羅山長存叟兄弟來謝宴山中存叟名耕登科

天開盤谷隱春到浣溪家水樓臺影滿山桃李花春風寄橫
笛夜月敲棹槎政好逢佳客江空北斗斜

壽朱約山八十韻

九月十五日

翠袖瓊樓八十翁平安晚字有孤鴻五湖關裏添彭祖南極光

中約祝融日青山醉春色年黃菊飽西風鷹揚但願無施
處臣老交安一釣蓬

壽朱約山八十三歲

八十餘翁雪滿顛深衣大帶耳垂肩磻溪回首今三載絳縣論
心又十年歸去來芳真富貴羨哉壽也活神仙門前燕雀終如
雨况我白雲深處眠

賀秘書歐陽巽齋先生遷居

名守道字公權

先生扶冊當留舍不待辛勤有屋應電樣只還齊里舊鄉風好
似潁川居鏡湖今日賀外監藏館前年虞祕書天下經綸猶
室時人尚敢說吾迂

挽李制帥二首

名遇龍字叔興

上下荆淮劔氣雄
淮擔全蜀凜英風
將壇歎血金湯志
白腹填天竹帛功
治法征謀闕世道
精忠定力簡皇衷
傷哉生出瞿塘險
翻落黃梁一夢中

世變江河渺未涯
如公真是濟時危
幾年荆益龍驤舉
一日蒲相鵬識悲
天下皆傳清獻節
人心自有武侯碑
郎君昔共慈恩約
牧淚西風寄此詞

挽孫庸齋 振密兄

淮水奇人物
樞星偉弟兄
泰山開學詩
雲谷發詩源
委吏初行志
修文莫返魂
功名傳久遠
賴有二郎存

挽龔用和

結屋南陵三十秋
田園舊隱隔江流
卽州避亂杜工部
下澤乘

車馬少游名利無
心付隍鹿詩書有
種出烟樓長
淮清難歸

玉魂魄猶應戀故丘

挽萬監丞益之

文章時輩右
質朴古風餘
壁上春陵記
屏間太極圖
居士

哭秘書彭止所 名方過丙奉省元

人物孤中秘
神山返異仙
日穿陪紉處
夢漸滕音年
玉必無
死草編豈不傳
其為和淚遺
此月向誰圓

挽瀚守吳西林 名道夫字深源沒於潮

漂々千軍筆
堂々一面威
荆流春浪湧
峽樹暮雲飛
主
蘆鯨猶
在中橋鶴不歸
劔亭遺跡古
豐石照山輝

傾蓋歲年晚相知江海深春天思北樹夜雨話西林五嶺生前
夢中原地下心英雄凋落盡慷慨一露泚

挽高郵守吳桂山 名陶字復之祕書丞

淮南已仙去桂樹鬱青之五馬賢者望三永舊典刑邦人多感
嘆諸老半凋零何日持雞酒傷心請葬銘

挽鄂晉叔主簿 名晉同榜

此君何坦之回首杏園遊魂魄湘澤去声名彭澤休百年中道
短千里故鄉愁六子三方幼遺言可淚流

挽王遠叔

孟嘗生五日白首嘆遭逢燈火錢編雨薤菹短榻日八天下鷗
鷺半水偃蛟龍原上諸生哭黃花衰草中

挽蕭帥機虎溪 名了翁字明可

世以千金重誰能學隱若一門名似雨滿塵客如雲志願生無
憾聲華死有聞韓碑照原草含笑有斯文

挽朱尚書純孫

一代文昌貴十年諫議名天來聲渾厚元酒韻和平岩穴思風
采朝冠借老成東西生死別江水派為傾

挽大傅朱古平

白氏賢司馬昌黎真學官江湖驚落筆朝野望彈冠天馬高風
骨秋鷹折羽翰萊庭人白髮烟雨萬松寒

鐵硯傷同志青燈憶舊游軒朝鳳闕馳道聽雞籌魏野神仙
宅元龍閣海樓西風一揮決世事蓋棺休

挽黎致政 黎探花祖

楚峰天地闊四世百年家鶴髮垂袍葉龍孫上榜花詩書新雨
露松柏老烟霞白馬蒼山路斯人忽已遐

古心江先生以舊弼出鎮長沙於酉十月乙亥是為七
十六歲門人文某以節趨走部內謹擬古體一首為壽

炎圖啓丕運皇路熙以平婉鍾發令姿有美洵一人鴻藻舒朝
華大音鏘韶鈞黼珽麗三辭火龍昭統紘桓圭殿南服熊旂被
金城瞻彼鷄尾火翼軫宣其精祥寫舞雩席鳴鳳翔鳩笙並冬
兆陽氣西北無浮雲駕言酌春酒可以寫我情揚於下祝黜躐
驪朝奉清嘉猷翦九垓還以逸古淳君子保金石所以永國成
純嘏錫千歲綿之贊休明

送張宗甫兄弟楚觀登舟赴湖北試

金螺曉氣照人寒手把天漿領佩環夜月送魚來赤壁秋風吹
鴈發衡山東南折處旗花見牛女光中槎影還見說青年又賦
好士龍一笑共雲間

衡州送胡端逸赴澧 號觀齋

楚觀危危花曉舟人擊鼓東蛟龍噴靈雨鷗鷺展雄風此客雲霄
士斯文造化工捷來君飲此我亦凱元戎時八月五日發兵討賊

題楚觀樓

西風吹感慨曉氣薄登臨半壁楚雲立一川湘雨深乾坤橫笛
影江海倚樓心直恨飛鴻外南來訪遠音

安序宋吏部來牧衡陽某將指點事好也會以便郡歸

養獲忝交承臨發賦詩湘水千里

傾蓋年華晚行人早發湘白雲缸浪小明月燕花香南浦春何
急巴山雨正長祝君加一飯我意為桐鄉

贈周東卿畫魚

觀君瀟湘圖起我濠上心短褐波濤舊秋雨孤蒲深

某叨息衡湘蒙恩以便郡歸養肯齋大卿實屬衡我十
年前拜君也一再見間即分南北五言啓之所以致今

舊雨之繼繼云 李肯齋名著

瀟湘一夜雨湖海十年雲相見皆成老重蓬便作分號鶴春浩
蕩回鷹曉設勤江闊人方健月明思對君

幕客載酒舟中即席序別

故人勸江海遊子下瀟湘夢載月千里意行雲一方櫓聲人語
小岸影客心長纒足浮萍迹飛花莫近檣

用韻謝諸客和章

傳鼓發船去我秦君向相持螯思太白占鵲問東方世味秋雲
薄交情江水長相期天路曉陣馬度風檣

湘潭道中贈丁碧眼相士

自說衡山道士孫至今句法有軒轅世人未見題堯廟畫把昌
黎作寓言

收拾衡雲作羽衣便如屈子遠遊歸離騷意却題天柱為立斜
陽問翠微

咸淳甲戌第三朔予道儲洲里徐岐方諫自長沙來為

別問客幾何曰半年矣臨別為賦

君為湘水燕我作衡陽鵑去燕方留白雲草迷岸

和衡守宋安序送行詩并序

其將指罔功叨符使養初懸黃誼近依清燕之香未忝交盟
親授朱提之印冠蓋一時之盛事縉紳百世之深情別集殷
勤歌詞鄭重夢回雲舍深懷萱草之詩思五雲車護和梅花
之賦瞻言作遠覽擲為榮

玉上湘西第一州丹梯小為嶽雲留東風城郭人行樂春日旌
旗公出遊便趁縹香摩碧漢莫憐綉影澆清流兩君相見衣冠
好記取兒孫好話頭

方共衡雲把酒魁春風吹回爵孫臺鷹將回處鷺帆落花未開

時怯笛催別草可堪遊子去寄梅應為故人來臨行笑看髮幾香
譜十駕那這逸驪材

贈萍鄉道士

道上觀行人半似靈相見古云性相近性豈不如面萬形本一
性萬心方一殊世固難絕聖亦恐難絕愚

白髮行

憶昔守宣時白上一根髮去之四五年一化為七八今年客衡
湘黑髮已多黃衆黃忽一白驚見如陵陽白髮已為常白髮何
足惟歲月不可歇雪霜日長大世人競染緇厭之固足嗚誰服
蘆花湯避老亦奚為少老如春秋造物以為儔吾方樂吾天樂
天故不憂

將母赴嶺道西昌

重来鷓鴣曉帆影漲新晴倚檻雲來去閉簾花送迎江湖春汗
漫歲月老崢嶸手把忘憂草藥繞太清

快閣遇雨觀潮

一笑登臨晚江流接太虛自慚雲出岫爭訝雨隨車慷慨十關
柳周回千里魚故園好在夜夢繞吾廬

題誓孤臺

城郭春聲闌樓臺畫影遲並天浮雪界蓋海出雲旗風雨十年
夢江湖萬里思倚闌時北顧空翠濕朝曦

子題詩孤泉完五湖翁姚瀛為之和翁官滿歸里因題
贊別并謝前辱

東壘看住好涌翠我來逢夜雨呼三柱春風試一旗飛花行客
夢老草故人思何日五湖上同看浴海曦

用韻謝前人

茲遊良解后吾道未遑遲十坐橫雙劍半津直兩旗北風應小
住明日便相思輸與君家近扶桑五色曦

翠玉樓晚雨

晚樓一曲轉梅花官事無多報放衙林木敲聲烟對續江流曲
折雨橫斜年華冊風前影巖莫想客裏家一鴈近後沙昔
落更飭片雪入天涯

翠玉樓觀雪

矯臨清泚漾認翠微緜春寒袖鐵冷上戎衣柳眼應何

尾梅在望半肥新來有公事白雲破重圍

翠玉樓和胡端逸韻

客影魚千里年華柳十圍白雲栖石密黃鷄出烟微
江海秋風老湖山晚日暉對孤臺望野閑猿初肥

翠玉樓

昏鴉何處落野渡少人行黃葉聲在地青山影入城
江湖行客夢風雨故鄉情試問南來信梅花三兩英

合江樓

天上名鷄尾人閒說虎頭春風千萬岫秋水兩三洲
客晚攜黃葉官閑笑白鷗灘江日東下我欲賦扁舟

西望龍鳴說東淮落木秋蒸酒令石鼓句宛古宣州
白日聊清

賞青山從舊遊不知滄海水何處接天流

三益樓

一水樓臺繞十重圍畫閣橫行游荔峯影在碧苔
落人千載青山酒一松晚烟看不盡待月却歸來

石樓

曉色重巖捲春聲疊鼓催長垣遺草樹遠水照樓臺
八境烟濃淡六街人往來平安消息好看到鎮頭梅

馬祖岩

曾將飛錫破蒼痕一片雲根鎖洞門山外人家山下路
石頭心事付無言

禪關

秋風吹日上禪關路入松花第一彎只顧四時烟霧少滿城樓閣見青山

吸江

絕壁千尋俯雲潭春花秋草自盤盤當年誤著蒲團坐惹得人稱馬祖岩

塵外

半山風雨截江城未脫人間總是塵中在起看衣上月青天如水露華新

雲端

半空天矯起層臺得道瀾安車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闌半立看風雷

清江何漢英再見於空同讀歐陽先生詩感慨為賦

采芝雲滿山采黛瀑垂澗當年有清微為寄南來鴈去人已逝歲月剝云是流水失聲音西河老憂患徃日志士悲窮途行子慣君為梁宋遊我復江漢宦十年耿相逢千里欠一盼玄機寄糟粕美疾隨芻豢贈子歸東方聊為吳興覓

送曾倅岩山官滿歸里 名大發頓倅

春陵光霽落蒼蒼蒼水神仙立翠槐萬里雲霞曉驛路三年風月鳳皇臺典同老子復不淺歌曰先生歸去來更領梅花開漸徧一枝就與寄蓮來

和前人賦別

翠松三萬頃松雪著神仙柳院催金鑰紅花送玉鞭曉岩雲壁

立晚裊浪規圓未了醉翁事重尋頰上田

當年童子見今見二毛翁海月三秋別江雲一日同鷗心馳合
北龍尾曳天東定有延和奏南來寄一通

贈明脉蕭信叔

枚乘擅七發郭玉明四難微言起沈痾此道今漫云何求淨
生而乃緒真愛若然以神遇契彼鏡經妙我欲炊彫胡俯鑿翁
水泉壽被方與人六氣何由保

贈林碧鑑相士

咸陽宮中四尺鏡照人五臟何炯炯桑田滄海千餘年百鍊依
然化為鑛君徒何處得此物鑄就雙瞳敵秋月向來照心今照
形不事瀾翻三寸舌遠衝風寧肯我過看來猶水深知我乃

葉立立動機萬事皆雲都動破曉啼只今神目鬼眼紛道途
暗中許負應虛胡試問何如林家老碧鑑不知天津橋上復有
龍鍾無

送吉州陳守解任

美人策良馬短筇繚江湄歲年忽晚晚桃李已成蹊送一水
間復東與西晴川夾晴楊行舟何能維朱屬翔海山層漢揚
音徽高岡有梧桐駕言覽朝暉贈君以白雲白雲子我持贈君
以明月明月不我携白雲與明月遠道相暈隨

贈蜀醫健正甫

炎皇覽衆草異種多西州為君望岷峨使我雙淚流向來秦越
人朝洛夕邯鄲子持觴經來自西亦祖南江南有羈羽豈不懷

故營何當同皇風六氣和且平

改題萬安縣疑祥觀

古道松花空翠香風前髮影照澗液飛泉半壁朝雲濕啼鳥滿
山春日長須信神仙元有國不知壘觸是何鄉道人橫笛招歸
鶴坐到斜暉上壁端相如蘇軾城堞樓壁瑞雲瑤瑤以玉為椽頭

西昌倪氏有山谷書杜陵山水圖障歌作江山堂之廢
其後人以黃書水題跋感慨一絕

杜二已無黃九去長歌大字落江山百年風物今何似春水擘
烟飛白鵬

山中再次胡德昭韻

不將顏色汗黃金落得蒲橋驢上吟是處江山生酒興滿天風

雪得梅心脫舊堂裏春聲淡火林翠
耳重行京州上晴陰

八五柳絮關堅道眼春光歎伯勞獨道說千古陰廬山方
許一人高眼前見亦徒妨道耳後生風未當索明月蘆花隨處
有粉丹日在不須高

曾見西前此客狀笑携燈尾掃婆苔水邊飛鶴年見湖上新
亭日未酌菊醉餘披草坐行梅吟罷帶花回北庄齒被剛風
隔笑後乃上馬招

山中泛舟觴客

便作桑柘客蕭蕭骨髮清尊前山月過
沸未秋河漢明雲堂祇二客共與白鷗盟
水風生半夜魚龍

病中作

六月廿四夜人間熱欲炊炳懷如酒因添暖似畫疑愛興千年
接心隨萬里馳客來相問紙寄語有新詩

山中即事

山中方雨盤天外忽晴絲夕釣江登綠春竹路布棋乾坤供俯
仰歲月任差池有酒如醜在何妨日間奇

挽吳齋先生歐陽文忠公

徘徊西河上月落眾星稀哲人委中道兩絕將安之昔者羅漢
藻玉振今清昭如理執晉魏雅言策詞思運駕親馳道並坐侍
端闈及門懷德如升堂接逶迤方期黃鶴羽忽作朝露晞豈
不蓋體延陵有道悲眉阿駑寒樹平楚暖看微惟荒水廣以編

冠漢江流水後章江去雲還望山飛已矣如有問斯文不在茲

送劉其發入蜀

秋風淒已寒蜀道阻且長虎狼伏原野欲濟川無梁客從何處
來去我之西方蕭蕭驢馬燭灑灑盧光昔時榮華地今為辛
戰場將軍揚天戈壯士發我行江南有羈為恨懷故鄉想雲
與子遊雲天何茫茫

周蒼屋入吾山作圖詩贈之

三生石上結因緣袍笏橫斜學米顛漁父幾忘山下路仙人時
訪嶺頭船為接白鶴無根樹淡月疎星一線天為我醉呼添涼
隨倦來平臥看雲烟

題羅次說竹岩摘葦

游于西南來出門道何憇文章舍有用意
翫輕身謀計食必
肉兼產當其憂君百百川水何處不東流

祝聖知縣

名元高字山實燕之子

玉海淵源名金闈成武高功名千載意翰墨一時家天馬含風
滑秋鷹折羽毛相逢俱白髮流涕濕征袍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對策

御試策一道

臣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又常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
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飛魚躍之天皆道体流行中
之一物不自意得陳述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之
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
今日已當道又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饒而方歎焉有志勤道
遠之疑宣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
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為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
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



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
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
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
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首五
行又散而為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亦壤間生之化之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
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聖人出而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
息之心克之克之而脩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克之而致知以至齊
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克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
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大典之世

帝之所為帝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
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
有號為精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
能不足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遇之以多欲知四年
行仁矣而不能不盡之以追效上下二三十年間牽補過時架
漏度日毋惟夫駭乎無以議為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
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統祖之心會統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
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
天運官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
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
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

未甚克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始無驗也邪臣則以為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為行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為過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之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為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為過且速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黃霸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飢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之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之充實安善慶元之小獲維揚滬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

則此效耳速效耳指談效速效而遽以為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上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怠者而克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之化之之理同其無窮雖克而為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克而為四十年國空刑措可也雖克而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克而為下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遠之太原出於天趨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顯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相傳同此一道由脩身而治人

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
政其体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幾源証
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
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于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
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溯道之本原求道之
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
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
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
請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坎北無垠渾元氣變化無端人
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
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

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
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
北休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
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
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
中世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
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性地以靖謐則山川
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
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
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体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
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歛於脩身推

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休則寓於致和以下之工夫
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休則
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
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
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持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
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博博淵
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又
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
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
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

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發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
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
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
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
且遠矣以目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
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致
矧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
不然自止於六七十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
無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濬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
遲為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
機動運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

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
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
詔曰綱念為君之難深惟復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
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
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靖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
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
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更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
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咸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
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以盜賊為憂選將
帥明紀律而汲、以西戎北虜為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
與天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

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
德破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
法歟亦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深
蘊遠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息而已矣堯之兢、舜之業、
禹之致、湯之懷、文王之不巳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
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
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
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
道而興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
拜帝道之賜矣樂衣拱手以自逸于上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
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深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投

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漂乎子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接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說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足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親卑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大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人得以為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政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莽固勞於帝者也太僕曰散風氣日

開人心之機撤日益巧世變之求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為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獎之以政士不得不獎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之以至六典達官其所以口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為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已南面之為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即堯之兢、禹之致、即舜之業、湯之慄、即禹之致、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武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業、致、慄、之推也道之散

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逸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歷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為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為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

號為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以為治亂三君之心徃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秦和之風然而尼之以貴老則薦門上鄰之謗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永年之物不能免四年行社鞏足以開正觀昇平之治然帝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為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功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

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
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
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意
音其經統一聖者其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
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關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濼東一行
然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
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
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鬼錯當刑名之說未
嘗一動其心是不與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
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駭乎商周進乎唐虞奈何
帝之銳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為漢唐之令主

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
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為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
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
證欽符起漢唐數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抑
采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
謂乎為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
之衰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
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
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入者之弊臣知陛下為
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
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徙入京師監門郭侯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對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之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問不容繆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運章通天類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問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園豕惟所咀咬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

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為斯民仰事俯育必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鋦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之皆是然則臘雪新瑞報審愆期月犯于木星殞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士習盡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脩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達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為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空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禮義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遠勝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

吟其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靈閣人才後古以來其
語如此陛下以為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
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灰於時好不震下有司若
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
較其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皆在父兄之所教詔
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
心術既壞於未任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任之後以之領郡邑
如之何責其為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為嚴章何
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
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執狗為蠅營患得
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風塵靡喻俗清芬消歇濁滓

橫流惟且降衷秉彝之懿萌蘗於牛羊豕斤相尋之衝者其有
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為夏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時
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
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
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澶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
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限願罷招募禁軍訓練舊有之兵
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不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兵能免於
貪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
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寨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
之兵不足自襄樊後歸而併荆兵以城寨則荆湖之兵不足自
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澆於襄峰而正軍忠義悉於從者過半

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南則下
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
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
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
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念問之大農衣農無財問之版
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咸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
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貪也陛下自 肝南近
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以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
也仁宗皇帝出戡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未立異前
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珠
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置乘危權錄於

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
孰曰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量寶侍寵希恩戚畹
之費則漏卮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不足者第重
之以洋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耗散而器也矣如此則雖欲之
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
道則財計一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所謂虜寇之警盜賊因
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
制特偽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
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
為中國患而真末也必待內之安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
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

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因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
勳，窺我淮，則淮帥秦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
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
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離穴之者，數手于茲。颶風
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
跡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沆寂而浙
右之湖，濤瀾沸騰。鷲區之賦，孽且謂有揚公之漸，安得之京師之
耆老，皆以為北寇出沒，修閘往來，會稽駕舟如飛，運施如神。而
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元本於金
山者，以此。我之變逆流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日及挾之以制
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揚公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

荆者，天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海也。我聞山東存饑，有司貪市權之
利，空蕩湖楸，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為。其鄉道者一
夫登岸，為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
資逆離。廷紳猶謂是以行衛之師為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
鄉道之門，憂將識治之見往。如此肘腋之蜂，蠶懷袖之蛇蝎，
是共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議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
將為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
使有王瓌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符澤之盜，
恐不知此長此不已。臣懼為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
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
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則微。今胡為而未徵，變則通。

則久今其可以委受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
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
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
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為大易之變通大易之
變通即所以為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因筆於不息者之久
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清乎
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退想乎百世
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天地之所
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
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
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子國之久者有四君焉

其間三君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
宗之心不散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滯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二君
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
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
矣齊歸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
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時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
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晏臣
知其至食弗違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
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
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所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
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

士雲集陛下之心此特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證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蝓蠖濇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悠久之功復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悉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悉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

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一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稟見錄按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寒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戰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辭與激者之言而激之邪激者之言則是將齊臣等而為激之唯之歸耶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真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太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

之以真嘗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是以法防六合籠萬人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來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執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其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

事知二不於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寅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電發節星日燭幽天下於此處眼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去瀆宸奎而統帥顯級閣職懸遷亦以寅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漏洗去勞嘆汗而選人通籍姦者道刑亦以權制而拜寵命矣甚至隔閣瑣屑之闕訟皂隸猥賤之士求悉寺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機彙事而

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
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蕩矣景祐間詔內降凡詔令皆
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
事當問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
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
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
間劍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廡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亦
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若數世是可駭矣臣願陛下重宰
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
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三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
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類廢所以光明而張王之者君子責也然

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
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
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
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鶴擊臺諫有鐵面御史重國之事無不
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強守忠之義劉摯猶得以折
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
觀蓋君子之氣神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
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諫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
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
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汗出救瘼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言重
然以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

悉以聖意斷之不准言及舉與上勤節貼而小者奪小者廢
置亦且寢罷不報莫不惟事閑廟上煩調亭而小者擇善小
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瑤論侵襲之
烟燼不恤公議反出謀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庶之御
史至修來和事之機臺吏至於重說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
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開
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歐陽脩仁祖之所以重直道者如此
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執且橫為疑嗚呼茲非當弼忠於仁祖
之意也兩頌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獨之自處何如也
柰何不知薦之意息及啓人君以畏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
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賺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

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駭也臣願陛下杜士人之
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焉府中如先朝
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
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
之優劣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
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
遠食道之報且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
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
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勦道遠渺焉未有際和臣始
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樂之

職僅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軌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
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放亦不自知其
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廷試前兩日先生善河魚且不能食試之日丑寅間強
起乘篋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所諸進士趨麗正
門之旁門先生隨群擁併而入頂踵汗流頓覺蘇醒至
殿前恭受御策題就題命文思湧泉運筆如飛所對
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神物者鑿然其中以吐其
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體堂謹書

封事

己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敕賜進士及第臣文基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
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蒙膺親擢世道悠
悠風靡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為由今之道無變今
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展身使令杜門四年讀
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百文五世陛下臨軒策士偶垂
記憶起臣於家遂臣於仕籍臣伏波宸命感激不自勝也惟
愛恩之物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請
拜闕下德幸隆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屢艱邊烽頓迫陛下
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屏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
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詔布詔
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

忌上逼乎天、下於此威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
諭音為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
眾人比使於此時欲、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
於載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財
幸一以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
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
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
上之急然冠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拯救之謀不得不
略微馬上治之、意今陛下雖勞於上而府大臣詭勉於下君
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
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稽芻出奏從容下

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議、而圖之猶懼不暇謀
正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筭豈能以頃刻之際而究竟之
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
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
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捷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
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因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繁務豈不有
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
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深計也賜茶之典五
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遂廢陛下莫若
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憂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
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亦可否於其間緩議惟老則三省

畫時施行上下如一卻命呼弗之間必將有越然度外之幸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閔繫且如近者重臣建蘭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南鎮望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即詔長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緣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其人備某職某人任其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言惑駭馳者不至溷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畏布四休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首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律

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歎宸命無及汗之失事會無蹉跎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嗚呼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其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愆於事則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誠威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擬矣諸葛亮以

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思慮廣
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從其
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
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
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令六部
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若移尚書省六考隸之
六部知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宣樞密調
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使官如
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
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初講畫以治此移而文書符
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浸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

俊酬庶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雷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
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日做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
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
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
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過約束
悉印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
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
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此不支而入於賊中與之
臣識循履按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夫失此不圖因循
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必變置不知所以為善
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方鎮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

後調遣商議開澤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官闕又有制司
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頭
兵財官闕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
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
以得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隆興與鄂為隣朝廷既傾國
之力以赴之然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望與長外八州
其措置畧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處之為兵其
法常有所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
自兵從廬陵始無備舍堅攻瑕棄實警虛虜既以此為得策
則夫避宜春而趨贛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
令之權勢素微屢至滅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遺半

勢至此非人之行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宜
若玄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
撫瑞隸之權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
吏皆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師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
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自始其上供諸色窠名
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散自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
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
團結之外別出督直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
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
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
東廣東無不可若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未皆有弊所貴乎聖人

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
救郡縣之積弊令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
其委項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日出其度外之
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安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
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
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
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憚宗社之憂哉
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
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
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
幾善法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

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曰官命而各為保伍
也已而止其籍於官又從而壘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而書
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徃有寇警則
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拏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
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惟中醴酒
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為之伍一伍乎村廬井落
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
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侈計其規為布置常有加密於臣所
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
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自當自不必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
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

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身外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沈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季家取其一人以備軍藉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

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計餉之交親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十萬人當勝於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苟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國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將以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國何焉

呼祥寧堂若輕利也者宜且蓋等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諸款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尚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交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遠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國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敗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速成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

行遂不自者常以不礙資格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自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執視未足以常清國家之憂巨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亦即莫屬按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以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更易常至於失色而後已嗚呼此乎世拘牽之弊也今天下事勢瀆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器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自朝館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呵車馬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甲冑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補一

日舉而置之焉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且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執拔士為相變為籍夏拔李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之子、於資格之未也觀州縣之間凡察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其有之薦引之法漫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為執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々成事新衆而氣傑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振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今日固有明知其入月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

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凋僅采羈本朝之道立國以需立政則亦無取乎不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々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類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攝姐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變足以開謀使貪使愚使詐使

勇則君策群力皆吾民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
其士大夫驅策其疆圉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
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髮鬚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
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
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帥兵潰屢虜虜
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
然悔悟所以洗舊好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
陛下亦來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
九教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
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奸名譁競使奸名
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矣用事庶不至今日

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
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
其不靖夫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
為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
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閣疊言不自已奸人疾其
為害已也託名學校致意於禁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
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
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未盡切實者
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
陷於酒色漶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害邪日衝戰於外
四肢百骸幾至解体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惡而使為

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為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五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天歷服所以撫摩燮養培億萬年至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怒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為於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鬻以為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為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殘成惡盡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壞習聚斂招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

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存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回舍翁自為也後之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繭為謀不減率天下以其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也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福不可為陛下問者屢食肉幣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其車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種而未育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何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斷伐祖宗濫濫寬天之仁

意賦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
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酷之寵必不
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
偷置私人如此則獲獲其竟之流必不得齒於搢紳玷於鉞
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此司剝
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
漁每故吾人為虜繼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開外之監司
郡守亦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宗無二之心者
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若尔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
則天使士大夫賀之焉為賢敏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
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

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為游揚以開陛下之
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奸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諱說去學校之
持公論者必不以諛諂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
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黎人何自而赫張民疾何自而寧
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
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
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魂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
則豈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以此之在
周曰其莫潛於志錢錡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
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錢錡也與主則志也
方今國勢危疑人心忪惶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

父母則當衛有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
雄非小弱也陛下取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
心離慄寇逆死且有旦夕或謂其人若鋪張驚憂以沮陛下讓
寇之心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郊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
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
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為效
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
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謀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
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
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挽而不得行賢者
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入之心膽

何往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之以淚何自奮發
禍難之未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猶足以稱其
私雖害于而家未忍殺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
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必不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
之恩輕羣臣以國之罪深歟頽頽色之憂淺伏惟陛下以宗廟
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
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
士不感泣而思奮庸寇不駭愕而謀還奇兵人心天理可廢滅也
是天經地義可欺蓋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
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孝者雖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平明之治亮將變而主靈北定中項除奸凶興復漢室其於
言府之政官若無以而獨區之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
機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佞邪常執其
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懼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
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細緝以上
助尊夏復夷之誓者臣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宋猶有惑
於亮之所言區之少者坊可取引亮為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
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
赦且使幸放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
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誅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
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憂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

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
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休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
己之禍業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
悟天聰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
察臣之忠自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
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次滄漢望闕懇禱而不能自己也
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蒿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上

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
穆陵親權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章奏賜御
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

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名隸等於此所聚同
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
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
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答書其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
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教
日嚴侍有疾即謁告還邸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
即持服扶柩歸里服除開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召日
始除簽書監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
而即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
禮奉旨允已未及還朝門謝滴有以上之弊應求書

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簽書鎮南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官觀香火以勞分守除主
管建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秘書省正字詔辭云倫魁
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矣
爾則異是初以遠主奉生之對繼以早官上梅福
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轉宜
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
其厚養而審終之便與論命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
士可隳袿書郎又此著作佐郎蕪景獻太子所教授
值巨闕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言極論遂出知瑞
州此章見于後全錄叙其既云道體堂詩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賦畀末學于天賦樸忠道逢聖明早應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具冬嘗來行禮適直氣難方鼓江上勝負未決而金承衡且破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日得之日擊枕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繫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儉壬之聚斂而臣用事則主於策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關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即日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測聽聖裁臣章雖不

付出施行而克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先於罪而已改命洪憲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向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詔奪收召拜以館職曾未幾特進之以著庶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非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閑事臣得從事鉛筆採意見於麻以無忘靖共尔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微讀報狀宋臣復以內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捧界且使之之營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鄙此人者乃為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必義且無面目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世臣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

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為有未盡
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忠而垂聽焉臣伏讀國史
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執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為
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觀龍大淵革
用事周必大言之冀效良言之則變言之則變表樞言之言者
日以蠲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為之以棄孝宗豈弗諫者哉聖
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此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
之態既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
以坐罪廢矣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哉息哉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為大
以神武經營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劫或大驚危人

糾重新整頓功業遂日以新聲七隨風詭流尚論聖德三代以
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
水鄉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兇勢驚慘毒不可嚮逆陛下義以
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
已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此
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即加罪也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伏
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亦其大阿屏置議部中外
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
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雖然陛下宣宗天地中和之全氣接帝主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
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付以

生全於覆載之內尋時之旨未幾朝明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
內居要地日親宸光滲至聖為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
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
人豈專以博愛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
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
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
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惟事上瀆聖聰獨為方來
計則竊緝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
何敢畫舞狡狴以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辭不肖所宗竊恐後
用之後勢駸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自近
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五執聖謨為萬世計其悉有知此事者

以為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闕畧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實疎速亦
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卒諸其身京國問巷無小無
大輒以重圍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
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名而自至也哉陛下母以其退然
謹愿而謂其未必怯威生事也母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為
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後於主人之前
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
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閉惜美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
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寬之
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
家事夫亦何損于以厭人心之公乎以示來世之法乎以防天

下之禍於未然今聞令望施于無疆臣子之碩莫大於此臣實
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塗粉
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冀以厚祿餬口坐取迂擢豈不
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
之大故索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享貽無
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忘其嬰鱗不
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
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社
門席卷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
百昧死百拜

輪對劄子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臨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
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有乃心臨筮在上比
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墨進之經筵臣學殖周
蓋猶培無路若入侍旣履切見天顏時稔聖性謙虛雖如草茅
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教於前矣猥當轉對
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闕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
其衷臣聞聖天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之以擬
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
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而計之物而察之然後
世與治亂之故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皆監戒以為
不可者小犯之則閑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始於水火之必釐

如食膏粱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
理者僇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大經無蹈乎其大戒而
已嗚呼此大所以為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為萬世戒者豈
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為黔首以貴其宗為天下笑者書曰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注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
華清霓裳羽衣以階煥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
曰不作無益言有益不肯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滿萬天馬
甲張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且昔嘆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
大道之要主人不識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教百年間犯六經
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之為大經大法以導萬世猶未有

凡此豈不惜哉惟皇上帝昇於斯文孔孟微言一或輟周程張
朱始大闡明如曠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備先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為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
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斯道斯民解石子載先皇帝欲為唐
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且觀陛下自踐阼以來畏
天尊祖親仁民教大臣體群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
聖人勸廷清明宮府齊一大法小廉罔越轍志不可謂不治矣
然臣切怪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兩靈
是幾道者積陰為災皆名鈔證漢人繼閉之學必謂一證主事
臣不能曉此但即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
知已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大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

正道正言嘗接于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諫切已老
每出一義善可以為法即檢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
說一事惡可以為監即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
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蔽豈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充
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
王以爭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恭書已就
等、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即有萬事然一
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始故檢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
用功兢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內制

擬進御筆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占取其同自二人之同推之卿士庶民無往不同者師相欲去二府以為不可去是千萬人皆以為不可去矣朕自師相有請寢食不為安朕必不能違衆心師相亦必不忍違朕心嗚呼尚鑒時忱永綏在位師相其聽之哉所請宜不允

又擬

周公相成王終身未嘗歸國孟子當齊世不合故致為臣蓋常情以去就為輕惟大臣以安危為重苟利諸國皇恤其身若時



元勳為我師相先帝付託大義所存太母留行前言可覆胡為以疾而欲告休惟醫藥所以輔精神惟安身所以保家國古者之賜几杖銜當七十而不得引年我朝之重辭章雖過九旬而尚使為政勉釐重務勿因眇懷所請宜不允

此先生直翰林院時代言一二也留平章二批已進呈御前賈似道有聞嫌所擬無過褒之辭且怒不先呈已諷諭別直院官改作進呈批出竟不用先生所擬先生即引光朝楊大年任翰林草詔以一字不合真宗聖意明日援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丐祠引去賈似道以添木史作字至先生勉留大畧云直院援楊大年故事豈非

亦有大年性氣如此者在光朝以為其後來皆為帝近日馮王二直院所擬書表未及覆更定既天子私人又豈不通商量只如每年春帖自有一忌諱字面上每令似道論詞臣再三改定諸公亦知謹承上意直院特未知之耳幸不必過為突兀而有懲心至叩率幾台照先生貼名綴還來槩又上第二章力為詞東濟出國門而臺疏罷命出矣先生有詩曰當年祇為青山誤直草君王一詔歸是也道體

堂謹言

擬冊立皇太子文

皇帝告曰朕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三十有七年夙興夜寐

林湯惟厲懼無以追配于前猷自底不類迺季秋將有事明堂
思惟皇天全付于有家繼承之於千萬年祖宗在天眷相惟
茲蔽自朕志臨歎孫謀予一人有辭郊廟神祇祖考將安樂之
皇帝曰猷具官皇子其爾忠孝豈弟必如夙成朕用疏爾王封
衍爾賦畝欲迺服命克懋厥德惟爾休昭事有嚴俾爾圭鬯薄
海內外罔不咸一其冊為皇天子吹名其鳴呼厥惟我前人造天
丕其創守惟艱哉天難誨命靡常民罔常懷予有仁成之哉
爾惟親其人學于古訓罔遊于盤罔淫于逸罔以非道孫志罔
以古之人無聞知尊德崇道由仁義行乃若時守宗廟社稷以
為祭主天地神人無疆惟休朕不失為知子爾亦有令名於戲
欽哉

表牋

門謝表

臣某言伏準省札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文某添差發
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仍釐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
未敢祗拜劄命申乞指揮續准省札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
今朝謝訖之任臣謹遵奉旨揮請闕遲朝謝者御大廷而發策
式唐旁招奉清問以摠忠謀承親推尚限紫宸之謝遠叨黃紙
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中謝臣切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守祀
之弊科舉取人代造化爵賢之柄豈曰利入才之進取其闈實
天道之流行肆萬衆之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錄
咸造在廷取一人焉拔其尤必有名世豈應庸瑣可在荒羅臣

高瞻既凡聞道不淺才非洛陽之年必偶玷薦書學于桂廣川之
大儒遠塵舉首自叨異教亦既三年回思臚唱之榮恩莫與亮
整而奉表有懷就日無路交天方傍徨於丘園乃竊綴其祿秩
輒請展為臣之禮幸許修請問之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體
乾行道符常久世更三紀遠近咸周式化之風歲啓後庚近接
藝祖開基之運凡際風雲之會咸依日月之光遂令一介之姓
名亦被九重之記錄臣敢不誓堅素守勉企前脩自揆請書非
為晉生溫飽之計願言竭節用副上心忠孝之期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帝廷敷命昭開四門天牧播刑誤領一節申以過驅之上旨時茲

已試之庸周囑載馳漢條具布中謝伏念臣本無他技惟有孤
忠兩朝特達之知洵塵清要十載行藏之跡私自悔尤雲雷之
義方屯天地之心已復當元日達聰之始在皇華遣使之中聖
恩靡許於祝釐巨職敢稽於行道瞻蓋高而下耳冀用舉於折
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協重華仁周四表崇德廣業合乾轉
坤翕之功析獄致刑得震動離明之用遂令承乏復忝司平臣
敢不抵若咨詢對揚欽恤陳時臬事尚弘康乂之圖受玉嘉師
永迪明清之訓

謝皇太后表

司平楚尚命出嚴宸告登周原恩歸慈極敢敷睿訓仰謝徽音
中謝伏念臣一介寒微兩朝知遇傾葵向闕初無補於使令

教杜門私自深於觀者當元日會同之始拜公朝杖拭之仁言
遣使臣往陳自奉華省過頒於近旨叢祠竟於俞音勉巨子
之驅馳見吏民而宣布茲蓋恭遇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心超
有極道合無疆長信怡愉贊炎圖之昌運天任肅穆開卷錄之
隆平宜擇攸司俾敬爾獻臣敢不丕承欽恤布慈仁又我黎
民尚想無刑之治于其王母敢忘介福之元

謝皇后牋

君子等官道隆履極皇華遣使命出治朝德意具宣忱告至
下論伏念臣疎庸一介遭遇兩朝早綴班行嘗忝金科之屬繼
梁使傳復塵繡指之行曲成每載於曆明退食難逃於吏議不
圖元會復錫恩言杖拭起家往陳時臬駟馳在道實奉天威上

止攸司欽哉乃職恭蓋皇太后陛下德有坤地位正家人閑
睢之化既行用之天下受魏之法使布正白王宮爰取踐更載
叨詳譔臣敢不盡承欽恤若平反無刑以久黎民誕敷聖化
式敬以長王國永誦徽音

皇太子生日賀皇帝表

大夏長羸坤二文之經孝子秋似續震一索之揆初瑞彩緣車
歡頽舟來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流其水業茂薤園壽富多
男積善必有餘慶本支百世命吉在厥初生記甲觀之瑞分占
乙祿之祚遠巨縻身軫林藪戴日心星誦億千之宜君首歌周雅
祝萬年之為父更續唐詩

賀皇太后表

福于王母際南面之昌期天以神孫娛東朝之永日書壽臨節
長樂歡聲中霄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性慈沖和仁培靜壽思
齊所以聖也以御于邦壽斯宜尔孫子克開厥後皇之穆之繼
繼承、臣迹滯馭原心聖鳳闕本支百世播絲綖之聲詩怡簡
萬年衍含飴之福慶

賀皇太后表

坤石廣生式揚二陽之月震甲煥度載逢一索之期慶衍壽圖
喜充柳掖中興恭惟皇太后殿下道柔配地德厚承天以御于家
為今京室之婦則樂有子如古周南之風百世本文萬年福祿
臣迹歷於社纒心賀燕謀占斯干之詩已符吉夢美思齊之德益
詞徽音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表

乾文掛仁茂積纘圖之慶震巽鐘美肇基茅土之邦百世可知
四方來賀中賀洪惟昭代愛立親之身有舊章禮優貴助祥
符之七載修慶國之初封綺仗分班瓊珥既寵庸表人倫之厚
適觀玉室之強式于今休監于成憲恭惟皇帝陛下福培周厚
和緝苑雍寶晉無疆方萬年而受枯金枝有滄期億子以宜君
錫以嘉名汗其大號地營東井詔爵五之最穹天拱北辰炳心
三之相照克昌敬後長發其祥臣有蹇牡駢阻隨虎拜祉歌于
施遙陳皇矣之詩道盡君嚴碩替家人之易

賀皇太后表

東朝保艾方隆光母之仁西國分茅式篤文孫之慶兩宮喜色

萬宇歡聲中賀恭惟聖福皇太后陛下德厚慈元神怡長
樂尊之至也上奉祝嘏之勳宜爾繩方下適舍館之輝瑤池日
永玉葉春濃臣遠被縉之踰瞻絲仗于其王母知介壽之示崇
佑我後人願丕圖之有行

賀皇太后表

坤祚乎母嚴家服於媵塗震索而男赫龍光於茅土長秋喜色
方夏歡聲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含弘奉天博厚配地祥鍾長發
熾商後於有娥音繼恩齊培文昭於大妣圭瓊煌煌於綺仗帶
朱揮映於綈衣臣遠驟華原踰瞻慈榮敬想宣君之穆茂對王
休侈多子之繩載歸左美

皇女進封同壽公主賀皇帝表

乾見大人道風降於乾體聖為長女命是龍扶正申喜湛宮庭
歡騰海宇中賀竊惟興君之際必有積喜之餘播在正風則曰
王姬之美陳于小雅是為女子之祥無非詠福祿之同予以表
國家之盛恭惟皇帝陛下和順而理溫柔以容苞體深仁既茂
餘小之猷罔陵厚積復培穰李之華始封是邁於嘉名遐祉永
齊於聖壽臣跡縻使事身隔賀班親愛如家滋贊人倫之厚肅
雍迪教適觀王道之成

賀皇太后表

周家福祿積由任姒之仁克母聖神親親娥英之慶宮闈盛典
海宇歡聲貴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南極景光東朝景
貴有功寶祚既開聖子之傳流澤銀潢爰毓天孫之瑞贊初封

於沁水同上壽於瑤池自遠玷皇華以瞻長樂怡愉太后諒承
婉婉之娛雍肅主姬益表儉慈之教

賀皇后牋

坤萬物之資生履泰帝慶積異三索之謂長時對命申喜氣宮闈
歡聲海宇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闔帷孝敬榮茂和平灼宣家風
範華桃之懿雅成德茂鍾標李之英貞燕錫心水之封展也
同長秋之壽自遠塵色已祀遙睇塗椒風以同南仰化原之河美
觀于堯女願母道之浚明

知贛州到任謝皇帝表

九重選牧錫類天寬千里承流奉親地近時共往度丕戴王休
中謀伏念臣某才本空疎分安休步身違獻賦成自屬於丹

心家有重親晚相依於白髮頃叨漢傳徑即楚封何敢非刑粗
殫審克不違將毋私切懷端嘗懇心以陳情冀高之後欲過
蒙異渥持昇近塵繼盼當以越征已鞠躬而祗上祿及一門之
微賤恩同大造之生成慈蓋伏遇皇帝以堯舜之資行曾閔之
道嗣寧王之大歷慶我成功奉太后之萬年與天齊壽遂使奉
求躬之寄亦德其發救之歡臣敢不老之及人親之為政由家
達國期與遂以興仁以子多臣寓為忠於為孝

謝皇太后表

東朝為慶不壽無疆南國虎符使親有命荷宸之德能即慈
杙以飯院中謝伏命臣自介迂疎兩朝遭遇昔備殫於敷歷無
以喻人頃聞任於驅馳不選府母賢兩懷於鳥哺遂上徽於蟻

惟累分二水之應爰易三相之節惟壤地接故可以供叔水之職惟士風習故可以盡舅叔之心自省叨諭若為報稱茲益恭過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德光堯母功配周姜壽錫萬年享怡愉之福化流四海推慈身之仁遂令下吏之僥榮獲以通封而就養臣敢不祇承德意謹布恩言服膺錫類之詩益崇美化拜手牧民之訓愉贊懿音

謝皇后啟

慈極承天恩深錫類庶車馬也職重分符布聖德之中初便親闈之溫清中謝伏念臣起跡孤遠積有過疎就僻半生於事君而何補驅馳近歲以將母而未能屬為養以陳情荷昇於而從欲三相納節三水授麾回刺史之車庶乎為子捧郡守之檄專

以為親僥冒帝恩慶指昌稱茲益恭遇皇春殿下道隆坤厚德配乾仁大雅思濟媚周姜而穆之長秋備禮奉漢母以愉之遂令疎遠之微臣亦效旨甘於便壘臣敢不恪恭侯度茂對王休崇闕雖卷耳之風迪惟懿則篤南陔白華之行施及遐萌

壽崇節本州賀皇帝表

天子有親備四海九州之奉封人祝聖同萬年億載之期凡屬照臨舉同呼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剛建中正緝熙光明燭六合而耀八紘功參天地躋三皇而軼五帝道御家邦紹魏蕩之軌盡尊親之養怡愉誕節光大前聞臣獲布宣九條幸逢盛際鸚鵡為阻綴莫旅賀於東朝螻蟻傾忱惟仰瞻於南極

賀皇太后表

於萬斯年慈宸有慶誕彌厥月祖佛同生旒冕敬共緝紳舞蹈
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道超太始德厚重坤闕睢周
南之風夙陶美化思齊文王之母懋著徽音袵衣初奏於薰絃
宮珮畢朝於慈宸親袞袞龍之拜載揚韶鳳之音呼萬歲者三
歡騰朝野等百世而上福衍子孫百切守魚符莫陪駕序我百
而爾九十諒喜溢於舉觴心一而臣三千第神馳於拱極

賀皇后殿

大妣之嗣大任星重慈極長秋之朝長樂天介壽祺流慶九霄
比隆千古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明章德範陶冶化風大練厚繒
訓四方之節儉宵衣旰食備五位之勤勞肖以徽音婉愉誕序
厚符坤地吉萃家人臣遠守遐邦忻逢華旦仰瞻帝闕莫陪捧

駑之班下與邦民同被闕睢之化

壽崇節兵馬鈐轄司賀皇帝表

天子壽敬事親丕昭瑞節臣下歸美報上同祝脩齡覆載兩間
頌歌四洽中有恭惟皇帝陛下克勤克儉無怠無荒堯以是傳
道莫高於虞舜文所以聖德益顯於大任有開麗水之祥適際
瑤池之會臣等屬際戎鍵阻綴班聯北面而朝恍天威之咫尺南
山之壽效臣子之呼三

賀皇太后表

金闕日長尊處宸闈之極三危春滿誕膺法駕之朝凡在式圍
率均擊壤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心遊恬淡德著慈
仁隆周召之風人倫既正養黃老之性毋道獨尊皇穹申方至

之休壽命衍無疆之筭臣猥分郡組共貳戎韜迹遠跡離惟
踰瞻於長樂忱同葵藿生璫第想於承華

賀皇后殿

坐於必廣慶極之誕彌朝于寢門助聖人之教愛宮庭溢喜
宇宙同和中賀恭惟皇后殿下瑞應倪天光昭朔日正始基化
歌二南采芣之詩視瞻問安備六寢禕褕之禮協朱明之律呂
鏘絲杖之珮環驪奉玉卮禮同瀾表臣濫紆州紱通領兵符聆
舜樂之九成遙瞻南面效堯階之三祝竊比華封

乾會節本州賀皇帝表

一人天祺適符龍御之亨萬國雲從共慶虹流之瑞系隆宗社
福被寰瀛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曰睿曰聰乃文乃武金甌有水

紹寧人大寶之休翠躡早朝娛太后萬年之壽時當嵩呼之華日
總夢月之佳辰兩宮同時千載盛事臣猥叨分竹彌切傾葵奉
玉卮之恭阻綴班於北闕通銀臺之奏但申頌於西崑

賀皇太后表

六龍御極增光長發之詩萬國同心推本思齊之聖驪騰宮室
和氣堪與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曰希曰夷爰清爰
靜以天下養備百祿之熾昌與元氣苾苾六根之純粹海內樂
唐虞之化宮中頌任以之音臣切預承流運伸歸美久溫夏清
禮禮殿東向之朝日升月常福壽南山之祝

賀皇后殿

黼服端臨交上華封之祝德深內物仰承京室之規喜溢六宮

和薰八表中贊恭惟皇后殿下靜專成性徽懿秉次女珥簪進庭
燦之歲難鳴有度弓韜奉高禔之祀茲特設祥際上帝生商之
辰懋塗山興夏之德仰占七政日月並明俯鑒四方國祚齊壽
臣分符江右被周南首贊乾亨體天行之不息更祈坤載協地
道之無疆

乾會錫鈴司賀皇帝表

龍首庶物觀大德之照臨虎拜萬年對王休而蹈厲堪輿協氣
海宇頌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神聖敷濟武文經緯諸福畢至
一登再登三登我武維揚五伐六伐七伐五者載臨於盛旦鳳
音遙想於明庭臣通領鈴符恪共官次聚傾觀闕阻陪就日之
班花堦後簪紳偷謝需雲之宴

賀皇太后表

天下傳歸於子降寶冊之鴻名聖人教愛以親上玉卮之曼壽
非常之慶嘉頌攸同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冲澹順
神儉慈孚化輔佑先帝夙彈卷目之勤愉侏東朝允著恩濟之
聖防前殿紀誕彌之旦正壽方領就堂之忱肆應鳳華之朝親
下龍綽之拜臣屬慶戎鏗阻綴堦行現五色之雲知獻占於太
史舞兩階之羽諒增喜於慈顏

賀皇后表

上萬歲之壽咸頌聖天形四方之風實基王化凡居持載罔不
驩呼中賀恭惟皇后殿下生稟靜柔女行雍肅躬河洲采芡之
榮列聖顧歆異慢門視膳之恭慈顏和懌合坤其順翹日而明

欣聆嵩嶽之呼並受華封之祝臣俯共武服仰贊壽觴星之遠
天之高陞莫瞻於九級漢之廣江之永詩但誦於二南

皇子賜名本州賀皇帝表

家有嚴君托中興之昌曆天以聖子作大國之宗藩喜湛管輅
慶明宗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昭聖德厚正人倫保天命以
宜君四方無侮貽孫謀而聖子百世可知爰錫嘉名載敷大號
敬哉有主肇基二水之邦格于皇天式應三星之曜俾若而艾
長發其祥臣糜跡仗方傾心魏闕監王成憲願盡謏烈之休啓
我後人益壯本文之盛

賀皇太后表

東朝介福式彰母道之尊南國分封庸為孫謀之吉兩宮文慶

百世彌昌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長樂怡愉大庭游
衍養以天下日永瑤池正于家人春生玉葉贊首茅於浯水杜
絲袂於室蒲臣逖在侯方阻瞻宸仗思齊所以聖選頌徽音皇
笑莫若周益隆世德

賀皇太后表

毋資坤德之生椒涂茂穰慶男正家人之吉第土分封宗社延洪
宮闈闡澤中賀恭惟皇右殿下奉天光大法地靜專成美化於
周南言能逮下嗣徽音於京室予以御家屬聖子之勝衣贊嚴
君之錫爵臣速縻外服阻造內班正風俗以厚倫永歌后德輔
皇王之維辟丕俟孫謀

皇子賜名鈐司賀皇帝表

天佑我家篤生聖嗣國有鉅典肇建定瀋社稷需長神人
孚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禮行貴之愛立親之撫寶曆之昌其
萬年福祿演銀潢之慶澤百世本支受重燕謀載頒鳩號于疆
于理地營渚水之邪有翼有馮星拱周廬之衛克開厥後得熾
而昌臣遠繫我帶踰瞻文石施于帝社德已動於監觀保我後
生命更歌於壽考

賀皇太后表

堯母怡愉介于景福湯孫岐嶷錫以嘉名慶衍宗枋懿隆慈極
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爰清爰靜曰希曰夷佐先帝
之中興雞鳴有度膺嗣王之孝養燕翼成謀爰鑿受於綠車乃
分封於赤社臣恪恭武服阻造以仰于欽贊思齊之德
克開厥後信成皇武之功

賀皇后殿

坤稱乎母作德配天震索而居是邦有嘉慶成宗社喜溢宮庭
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音和平昭惟孝敬嗣好徽於京室在廟
在宮明子道於家人正內正外勤勝衣之拜光昭壽社之封
臣共武有嚴稱班云逃風以周南之化踰楚魯斯承我豈求之
謀適觀燕翼

皇帝登寶位本州賀皇帝表

天作之君表冠倫之大聖父傳於子昭立嫡之至公曆數維新
神人贊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周元子為舜重華大德生知
聰明以臨齊莊以敬一人有慶進退可度容止可觀積素厚而

孫謀深詎歌同而神器定無為而治有道之長臣叨領虎符隴
瞻龍御建皇極而王天下幸際昌期開明堂而朝群臣聳觀初
政

賀太皇太后表

攀聖德之龍飛運開昌曆垂孫謀之燕翼功出慈宸九廟尊安
八紘拊蹈中賀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道光任姒行邁
塗華範肅東朝性適舍館之樂規重南面養親視膳之榮光昭
嫡統之傳丕衍皇家之慶臣叨紆守綬阻滯預班頌皇帝上萬
年永言齊壽佑寧人之大歷尚克圖功

賀皇太后表

震出霍天重明繼序地稱正位一統蒙休基於斯皇幅員是

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輔佐先帝憂勤王家思媚周姜夙履
於京室訓貽禹子服勤勞於塗山瑞昭南面之符光耀東朝之
矩臣屬庶侯服階企慈惟嫡統無疆已慶大橫之兆嗣徽有秩
尚稽小愆之報

皇帝登寶位鈐司賀皇帝表

東時御極宣日月之重光居嫡宅尊大春秋之一統幅員愛戴
宗社安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時又踐寧王之
不祚大歷維新奉文母之徽音皇天有慶宜首正飛龍之御以
上承翼燕之貽無疆維休有相之道臣濫巾戎轄阻違朝班五
百歲而生幸親見聖萬億年其永不替惟王

賀太皇太后表

兆協大樞運在當命之聖謀貽小必勳歸太上之慈嫡統延洪
皇圖聖固中賀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躬基美化教闡
徽音彤管光華配豐功於祖烈練衣朴素示懿訓於孫謀聿新
歷服之傳式副簾帷之託臣司戎共冀望闕呼三庶民近天子
光祈逢昌曆太極為元氣母永迪初基

賀皇太后表

震主宅尊光紹寧王之命坤元居正適彰大妣之音一統親傳
萬邦齊慶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功侔持載德備含弘風化二
南衍傳家之忠厚本支百世肇繼序之聖明大春秋正嫡之書
應日月重光之運臣屬無鈐紱阻造軒帷在天利見大人已孚
文命介福于其王母長詠思齊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日月重離開國家之休運雷雨作解溥天地之至仁萬邦咸休
一人齊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堯文光宅舜德出寧神聖為君
不受皇天之命春秋立嫡聿昭正統之宗爰肆普於端門示堪
恩於熙代臣猥分銅虎諭金雞大人繼照四方俾觀初政皇
極敷錫五福第奉寬書

太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皇帝表

御丕圖於南面順應天人崇徽冊於東朝重增宗社億年綉典
萬國權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皇極之宗人倫之至性同符於
堯舜達孝升聞訓一本於姜任徽音有秩紹寧王之明命彰祖
后之尊尊臣分牧有嚴奉休胥林介福于王母難名太上之功

肖德以神孫願共無疆之號

賀太皇太后表

鴻名揚厲用彰重慶之尊龍衣繼承懋舉畫倫之制明廷乎號
寰宇傾心中賀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備儉慈教修
愛敬佐我烈相成天保之憂勤訓于神孫示思齊之雍肅粹美
翟偉之服增華晚琰之章臣屬守銅符欣侍寶冊同御延和之
殿誕頌前猷尊居慈福之宮永言至養

賀皇太后表

統繼堯天重華協德位隆之母太以嗣音寰宇休明內庭肅穆
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行高配地秘大補天輔先帝以重光憂
勤夙至肇嗣王之丕緒福祿方來奉寶冊於重闈壽皇圖於

覆載臣屬駭郡後阻邁廷紳咸曰太皇太后慶元和壽願言帝
母永肩長樂之名

太皇太后加尊號鈔司賀皇帝表

皇圖嗣慶著母道於重坤鉅冊稱尊告主庭而大漢宮闈增重
宗社家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為聖人孝治天下侍宣仁之
德斷元祐同符壽慈福之起居紹熙麗美播無為之號隆太
上之徽音巨狼介戎鈔管觀國典思齊文母既彰有德之雍
於赫湯孫願共厥聲之錫

賀太皇太后表

離日方升光傳龜寶坤元重慶肇建鴻名福萃三宮歡騰八
表中賀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位佑皇祖怡愉東朝德

配受任植丕基於蒼錄功高爲鄧扶洪業於大圖宜效美於思
齊太師尊於長樂盛偶叨我轄阻綴朝班丕執烈丕恭謹共僕
嗣王之政得其名得其壽載揚太上之休

賀皇太后表

皇帝大號於重門位降長樂紹丕基於萬世慶本慈元命肅治朝
禮符廣內中賀恭惟皇太后崇順神冲澹履行訓曹美紹恩齊
宜毓文王之聖訓善訪落寶開成后之謀贊重慶於御庶推有
尊於曉制聲猥分我轄愉聽恩綸望必廣之宸居莫班獸舞頌
長秋之壽曆同福編多

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皇帝表

嗣王受此丕基光應明命文母介以繁祉祗奉嘉名典冊流耀

幅員有慶中興共惟皇帝陛下一人出震五佑乘乾玉賢全相
嗣運洪之大曆寶禱羽翟奉雍肅之徽音光進瑤編重增鼎祚
臣叨分虎壘愉望龍墀保佑恩深已際大明之運怡愉樂永更
揚齊壽之休

賀太皇太后表

毓正神孫方布應門之詔位尊祖丕復降京室之稱重慶萬年
丕休四海中賀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性超太上德應
黃中元祐大功法宣仁之鞠育紹熙新政慈慈福之起居宜旌
坤極之嘉名式趾太宸之芳躅巨屬分儀欽誦玉綸天子必
有所尊已光載籍聖德無加於孝長戴助宮

賀皇太后表

坤稱正位訓迪嗣王漢號揚庭尊婦文母廉惟介福祉授爵榮
中賀共惟皇太后陛下德著憂勤躬行慈儉虔嬪觀于馮涑
密贊應請后授生於姜嫄美鍾神胄晉長信尊之號嗣思齊
秩之音臣忝守藩維阻趨軒陛得其名得其壽幸同萬國之
歡宜爾子宜爾孫永頌兩宮之慶

皇太后加尊號鈔司賀皇帝表

重明以繼大人瑤圖垂慶介福而于王母玉冊有光瑞溢慈惟
重開宗祐中賀共惟皇帝陛下敬行成性曆數在躬惟后綏猷
蹈堯舜之孝弟因親教愛奉任如之肅雍宜申慈極之尊式表
聖倫之至臣叨兼兵轄喻企陛簾贊長信之徽稱已光漢制頌
塗山之丕訓益大禹功

賀太皇太后表

嗣皇奉冊尊婦長信之名祖后宣猷夙迪思齊之訓萬年集慶
八表蒙休中賀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邁維莘道而
于內金車玉路備三世之典章寶翟珍禕示六宮之法度美慈
宸之豐矩揚大號以同符臣兼領戎鈔竦瞻郵紆德壽早朝之
典已慶淳熙延和同御之功益歌元祐

賀皇太后表

文母克昌厥後光紹皇圖大德必得其名慶隆寶冊四方來宴
百志惟熙中賀共惟皇太后陛下陰教齊家慈元正位推為美
化邁周召之二南著在徽音紹姜任之大雅宜漚澳號增重坤
稱臣適貳籍鈔鈔鈔其位行其禮皇太后尊親求厥寧觀

歐成通迨來考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慰皇帝表

堯父宅尊春秋鼎盛祀天昌隆遠瀛瀾震驚降割非常銜哀罔極恭以大行皇帝神聖文武睿哲溫恭萬千歲怡愉格業東朝之養十一年寅畏攝祗上帝之威期壽考之惟休俄憂勤而積疾詎圖大漸驟至遐征望欲斷於遺言命忍傳於憑几中慰共惟皇帝陛下有仁有孝盡制盡倫克念先猷根聖人之至性詎承慈訓服天下之通喪願必抑於孝思以永綏於神器臣屬摩守綏哀捧告書莫伸奔問之恭徒切攀號之痛

慰太皇太后表

雞鳴問寢方慈極之深居龍去遺弓忽皇輿之新陟宮闈震悼

海宇權傷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備周姜道光堯母東朝垂訓曾不改於儉慈南面積憂遽忍違於溫清驟罹國疾諒切聖懷必寬憑几之恩式副御簾之託云云

慰皇太后表

皇寧新陟變撫遺弓麗極永懷悲興捐袂六宮哀痛九宇權傷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坤道宅中家人佐正脫簪而諫期共濟於中興綴衣于庭忍遽聞於末命雖委裘之悲至切而定鼎之託方新頌制盡傷永綏敷遺云云

大行皇帝升遐金司慰皇帝表

王宜日中方慶垂衣之治父有天下遽傳憑几之言宗社憫凶幅員哀痛共以大行皇帝王道正宜帝德簡寬奉長樂之清

溫丕昭仁孝聰邇英之勸誦適紹文明方嗣服於萬年胡委裘
於一旦烏號罔極龍御何追中慰共惟皇帝陛下聖德升聞孝
思永慕重華協帝方邊密於八音家宰總官將諒陰於三祀願
少紓於聖抱以弘濟於皇圖臣逖願戎昭哀傳國政阻神奔閭
惟重摧傷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嚴宸居正痛晏駕之奄聞慈極它尊悵早朝之遽隔哀傳海
宇悲結簾帷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厚承天恩
深與子夙行恭儉聖芳頌於思齊晚享怡愉變忍聞於願命諒
聖情之結戀鑒輿志之攀號願抑慈懷永謀孫翼云云

慰皇太后表

變興梧野九土烏號悲結椒塗云云編哭宅憂罔極降割何深
臣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志紹徽音躬行美化冬溫夏清佐孝
養於東朝海潤星暉流慶源於中壺驟撫鼎湖之戚奚堪輿極
之哀願抑慈懷奉扶新政云云

百日慰皇帝表

烏號浸遠九土同悲駒隙易流十旬如隔撫時哀疚易月傍徨
中慰共惟皇帝陛下曆數有歸羹墻如對雖擗踊哭泣曷勝父
子之情而朝覲詠歌當慰臣民之望願節宅憂之制益成繼志
之圖臣承乏備城阻趨嚴陛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烏號銜恤悵再隔於月游龍寢闕朝恍十周於日淚流光何凍

哀思欲摧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宮室定尊嚴惟
託重雖道揚王命不勝慈極之懷然燕翼孫謀當念皇圖之本
願體臣民之戴少寬朝夕之恩云云

慰皇太后表

震升梧野頓隔千秋日短莫階駕言十洪委喪禍迫捐袂哀深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教盡人倫慶隆母道雖易月以日難窮
伉儷之悲然薦于於天正重搗持之託願俯從於中制用式副
於羣情云云

期年慰皇帝表

追王凡之遺言制嚴易月服練冠於初祭哀吉感時霜露深悲
乾坤國極中慰共惟白帝陛下孝治天下統承先王雖見竟於

增克篤終身之慕然鑽西之服所期大器之安願從禮制之宜
以副輿情之望臣屬感涕屏阻造關云云

慰皇太后表

訓予命改易月有嚴練而慨然周星何短哀承遺制痛結慈表
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紹宣仁功侔明肅天經
地義扶嫡統於方新日邁月征悵宸旒之愈遠願勉從於衆志
姑少抑於至情

慰皇太后表

悲捐王珠痛極呼天祭服練冠制嚴易月乘塵豈遠濡露何堪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德佐先猷慶鍾神胄雖傍徨度兩望欲
斯於蒼梧然婉周姜任方隆於京室願少寬於哀抱用丕贊

於鴻圖

云

再期慰皇帝表

龍湖未遠可傷易月之喪物際幾何已舉再期之制羹墻如在
霜露孔哀中慰共惜皇帝陛下道盡人倫位隆世嫡雖終身慕
父難窮至性之悲然憶載怡親方望遠頌之養報重承休之託
少寬追遠之懷臣喻綴蕃宣阻班軒陛云

慰太皇太后表

終天巨變降朝易月通喪寓言再成仙游未遠慈抱難啓
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功在元朝志勤內治雖受
生憑九悵關問於雞鳴然寄重垂簾之稽謀於燕翼願抑
無疆之恤益昌有大之休云

慰皇太后表

望斷來雲悵能駭之漫邈判嚴易月愧鳳曆之再周凡屬壽
持式同退慕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奉天功大與子在深雖悼
焯陟方不替蒼梧之望然聞周嗣歷方隆豐芑之休願必抑於
哀惊用永縵於神器云

禱祭慰皇帝表

龍御何之方切綴衣之痛物陰未遠已驚釋禱之期易月從
宜感時增哀中慰共惟皇帝陛下恭默思道敬奉親天作之
君當周艱而即命日致其孝將舜慕終身願寬進遠之至情
正慰含生之顯望臣濫承郡綬阻綴朝班云

慰太皇太后表

衣衣萬歲痛陽終天禪服一朝權從易月感時愛慈率盡
傷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著寶輝功成金匱撫
鼎湖之龍去子保何追懷豐水之燕貽孫持有衍節副普天之
望式紓慈極之悲云

慰皇太后表

宮車輟駕漫遠翠華國典行權恍終素躋託言釋禫胡忍免喪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夙著脫簪驟罹指坎雖梧雲不返永為
禕程之傷然芑水方來共後簾帷之助頒釋居詣之感俯從遐
邇之情云

賀皇帝聽政表

星烈芳誕受寶龜於穆洞玉南放治象慈憲保祐熙政闡明

賀其惟皇帝陛下德實天生動為世則入于異室稱元子以
宗宗出自應門會諸侯而作誥欽奉怡愉之訓愛親兢業之幾
既兩宮垂拱以無為宜四海謳歌而來親臣屬摩御國論憲關
遊御池和凝之正朝顏光祖烈奉此雲樓之盟誓第守范條
賀太皇太后同聽政表

綴壽而右文母高拱慈衣肖德而有神孫共臨幾政徽音洋溢
光訓昭宣中賀其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功邁塗山德高
媽納施于帝社已深慶錫之源保我後生益壽寧之福音靈
垂簾於天聖宮仁稱制於迺和紹昔大猷為今懿範臣屬摩守
紱欣聽俞綸太皇太后始太初莫測無為之化四門四聰四目共
觀有道之朝

天瑞節本州賀皇太后表

龍出御天重華于帝如書流渚長發其祥萬姓嘯呼三辰擁佑
中賀共惟皇帝陛下聖德克肖天性自成人此千之樞焉生黃
帝美南山之壽誕仰文王節屆千秋時維九月臣糜身仗度拜
手玉休二千臣同心永言華壽五百年生聖敬贊河清

賀太皇太后表

聖王無拱萬年方開萬葉大皇怡愉億載親見虹流御宇春輝
宮闈百水中賀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身基美化德善
慈元正位而定家人功高配祖介福而于玉母慶積貽孫律協
素尚節書金錄且濫靡有藩屏阻賀橫擬假樂命之慶春秋之鼎
盛思齊聖也同日月之離明

賀皇太后表

龍德方升祥書載震崇禮有慶福萃重坤旗翼光華福貴熙洽
中賀共惟皇太后陛下道侔博厚德備仁明虞淵米嬪女于舜
帝周京作配生此武王方觀日上於扶桑隨妃虹流於華渚臣
濫叨一墮隄人幸與大域中王既祝華封之壽為天下母願齊
西極之年

天瑞節鈔司賀皇帝表

謳歌與十方開捧日之祥福祿宜王初紀流虹之慶光生宗社
歡溢堪輿中賀共惟皇帝陛下大德生知乾元首出載震載風
膺天地之珍符繼聖繼明正春秋之嫡統當璣光之瑞節際金
額之昌辰臣分虎有嚴林驚欲舞呼王忘之萬歲隄人贊王休造

金鑑之千秋兩彈臣職

賀太皇太后表

萬壽齊天思齊以聖千秋紀日長發其祥廣宇休揚重闈慶洽
中賀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以女堯舜為今姒任有典
有則之貽輔于皇祖立政立事之準訓乃文孫當月屆於素商
喜節書日於華諸臣猥塵戎轄阻賀宸闈請祝聖人既效堯封
之職寸石文母誠慶頌之章

賀皇太后表

享歲東光昔付夢日乾衣首出今紀流虹歡溢華封應歸長信
中賀其隆也太后陛下徽音大雅美化二南德配重華觀瞻于
泗祥開長發五子生商扶明谷之初升記萬謀之載誕臣領於

倫和銜表明延五百歲河清既若聖人之出三十年桃實類同
王母之尊

大行皇帝謚號本州慰皇帝表

祀以配天致聖人之達孝廟可觀德彰烈考之隆名典冊千年
宗祧九鼎恭以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光宅天下簡在帝心敬直
義方煥經天而緯地事名物應昭修政以攘夷大德大功立親
立愛自生民而未有黜鴻號於無窮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離象
重光乾龍首出聖蓋倫玉盡制始于家邦富有德祖有功行其
典禮式崇徽譽昭對皇靈書叨領虎符欽傳駿命告神明頌盛
德已觀國典之光薦郊廟揚其休尚述侯邦之職

慰太皇太后表

居長樂之宮與儀鸞駕瞻顧成之廟肇錫鴻名大冊岳榮慈衷
悼往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大皇太后陛下以天下養與元氣游
明肅臨朝親立仁皇之策宣仁在御永懷神考之思丕對皇靈
昭升熙號臣屬縻俟紱阻慰宸慈云

慰皇太后表

九段陟遠莫忘皇靈七廟升宗聿彰世德洪名有赫哀抱彌深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位正家人道隆坤母躬葛覃之節儉歆
配有光兼清廟之肅雍子嘯增感於惟六冊肆對皇靈臣跡繫
分符神馳望闕云

大行皇帝謚號鈔司慰白帝表

翼室宗考宋王之制禮除壇告帝為列考以易名大冊道彰

皇靈昭假共以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體元居正持盈守成端獨
化之原文經天地明萬幾之理武定邦家景行有容孝思無極
上可以配祖宗之德下可以垂子孫之休中慰恭惟皇帝陛下
弼我丕基鑒于成憲寧王克綏受命篤恭忱辭嚴父古大配天
谷揚光訓奉徽稱於宗祀昭縟典於明時臣通頌戎昭珠承帝
號堯萬世如見莫名巍蕩之功周諸侯來朝第替肅雍之相

慰皇太后表

盛德之紀百世肇建嘉名太皇之壽萬年興懷綽與慈宸惻楚
宮覆監觀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懿範兩朝仁恩
四海為元氣母克篤貽孫育天下君忍聞禘禘哀時大號對越
白皇靈臣身或我鈐心懷國典云

慰皇太后表

大德得名尊歸昭考嗣王謀廟上奉徽音宗禰沐揚宮闈愴極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儉昭練服中協黃裳嗣任德之肅雍思
齊以聖名堯功之貌蕩煥有其章聿深羽程之懷於赫蘇壇之
啓其濃兼我轄簡替邦壽

冬至節本州慰皇帝表

一陽來復感駒隙之易流三祀諒陰悵烏號之浸邈愴深履
悲著美牆中慰共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恭默思道水有源木
有本之嚴祭祖之時霜既降露既濡不替思親之念少抑居諸
之慟仰膺付託之隆臣守遐邦阻班嚴陛誦先王省方之戒
願謹起居衆諸侯誅廟之忠聿懷奔走

慰皇太后表

暖律吹噓感一陽之初復慈廉擁佑訓三祀之通喪痛在宮闈
情均海宇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徽音慈福懿範
宣仁履轍迎長天休玄至克旋問寢于保嬰追願少抑於慈懷
以永綏於孫翼臣屬庶僕服膺企御

慰皇太后表

復陽在地氣應黃鐘坤德承大悲深素輶六宮增夜萬宇永懷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長信宅尊思齊繼美手扶宮日坐占
千歲之長日斷臺高想九疑之遠願紆哀於儷極以永翼於

皇圖

啓廢皇帝表

三年諒陰不言悲泣翌七月同執畢至告啓故塗遠日戒嚴
終天增慕中慰共惟皇帝陛下外勤謀廟內奉臨朝制爰舉於
因山龍輶將駕情永懷於陟岵鳳紼寔道碩寬劔弓之思益重
基圖之託臣屬糜斗壘阻慰宸庭云

慰太皇太后表

居長樂之漢宮永懷鶴駕卜會稽之禹穴垂我龍輶悲結慈闈
痛均薄海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憂勤德備旌佑
功高百世可知者正貽孫之則七月而葬豈勝思子之懷願東
望以節哀書外朝之同御臣身糜乘障跡阻趨班云

慰皇太后表

龍胡言遠椒掖永懷鳳妾戒嚴故塗載闕六宮雨泣萬宇雷哀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儼極勲高正家化洽撫軒皇之劔馬拊
貴橋山奉皇帝之衣裳思藏梧野尚軫乾坤之記願紆朝夕之
忠臣身繫分符神馳繫紳云

發引慰皇帝表

鸞車既駕臨山哀深節直畢塗崇丘制舉新宮永闕翼室增傷
中慰共惟皇帝陛下思追諒闇送終哀感居夜讀逾禮不復
土之期因山不起墳堯以望陵之感無由竟見於孤慕以丕重於
宗祧臣糜跡侯藩頃宮辰陛云

慰太皇太后表

日淪西極悵鶴駕之哀天拱東朝痛龍輶之永中重闈悲繫
几土慕思中慰共惟太皇太后陛下福備怡愉中高擁佑撫

衣冠留世億世貽孫念加斧於畢塗千秋望子頭柳思晉之感
益昌小忠之謀臣叨領偏城阻越慈陛云

慰皇太后表

國謹重喪龍棺就殯禮棄大事轡輿懷海宇同哀山陵告備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憂勤孔夙哀感達終始內居諸悵慶奉
之已遠會稽咫尺望禹穴以奚追願紓既葬之慈式相維新之
治臣承流有守仰慰無後云

祔廟慰皇帝表

先帝之葬衣冠載虞神祔嗣王之奉宗廟玉祔皇靈昭穆用休
典章備舉中慰共惟皇帝陛下以舜大孝居簡諒陰如慕如疑
既畢因山之禮以享以祀子嚴升闕之恭勉垂異之容深許

贊之之感臣屬糜收訓阻奉駿奔云

慰太皇太后表

嗣王宅恤奉先祔以升宗聖母恩齊感皇靈而悼往禮容有赫
祀事孔明中慰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壽考維祺儉慈
為齊在我烈祖有典則以貽子孫保子冲人修宗廟以序昭穆
祔既行於永紹哀以釋於慈元臣叨綴蕃宣阻班奔走云

慰皇太后表

地隔丹洲畢舉九虞之祭天臨濟廟昭升七世之宗厥主思皇
極備若湯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性鍾慈儉德備憂勤殫帝
以曰欽陟方浸瀛對文王之於穆率祀惟恭願紓坤極之恩益
衍乾符之慶巨厲糜民欬莫效侯朝云

正旦慰皇帝表

王王書月景命維新靈德在天孝思罔極輝開曆數哀動九延
中慰共惟皇帝陛下思道奉先與時更始未受同瑁祭不替於
元辰帝見葵堦禮益嚴於上日額抑居諸之感丕承雍佑之恩
臣屬守備城阻移嚴陛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正月始和律更大簇昊天不弔福在思齊曆數維新宮闈孔惻
中殿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為尤氣母與太極游孟春
而戒道人撫時其邁上日而終之祖擁治方新額實至子之思
益重神孫之託臣屬感念是阻慰太皇太后表云云

慰皇太后表

我日更新治開未象慶雲遠遊悲在坤元駒隙易流烏號何久
中慰共惟皇太后陛下光輔先帝敬授人時元會衣冠尚想熙
明之政月游劬馬恩開永紹之名顏寬悼往之哀悼益撫弱端
之昌運臣屬感一障阻慰三朝云云

改元賀皇帝表

春王會於三朝慶開景運皇天佑于一德治紀初元正朔肇新
乾坤有造中興共惟皇帝陛下春秋正始曆數在躬仰則定陵
開三傳之不祚近指舊祖基七葉之昌期效鳳曆以改絃行萬
圖而十鼎臣親逢更化適綴承流揚偉蹟鋪閱本格共侯度撫
太平應昌曆謹授人時

賀太皇太后表

天王一統為元載於一朔太皇萬年齊壽同御邦家日月重明
乾坤更始中贊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道符烈祖功極
神啓乾德太平訓實奉於聖憲元祐盛隆政共聽於宣仁海闊
更甚之休實繫垂簾之感臣叨奉侯服至奉慈宸基正始之風
已新美化播思齊之頌永載徽音

賀皇太后表

春秋以一為元曆開昌運關睢之化正始本在慈衣正朔百新
國家眷慶中贊共惟皇太后陛下有娥長發大以思齊以壽以
奉太皇德惟子肖受福而于王母祐自天中宜壽康以敷年示
同文而更始臣猥乘一障至燕三宮當昌歷應嘉期已候侯服
綬眉壽介繁祉益贊母徽

曆日謝皇帝表

乘龍御以紀年一元正始詔虎城而須朔千里齊休敬授人時
對揚天命中謝共惟皇帝陛下明哲作則曆數垂編欽若昊天
熙春夏秋冬之積運用皇極協兩陽寒燠之歸乃誕布於成書
以昭垂於新治臣等言者恪播告惟恭錫殿庶民順中星而平
秩佑于一德歌化日之舒長

謝太皇太后表

歲正孟陬一元改紀朝臨長樂萬國頌正春朔會同神人和洽
中謝共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怡愉萬歲擁佑一人肖德
而有神孫光耀昌慶受福而于王母至賴希禧載頒協律之書
式重垂簾之政臣欽承恩紀誕布伏藩聽擗竹之獻誕敷和氣

獻壽桃之頌益贊壽眉

謝皇太后表

鳳曆頒春東朝介福虎城告朔北面承休歲定四時天佑一德
中謝共惟皇太后陛下思齊肅穆必廣怡愉訓示塗山曆開萬
子教行涓涖紀協周王春朔攸同乾坤交泰臣承流下障奉令
孟陬協和萬邦第贊定時之績嚮用五福益陳曰壽之保

疏

壽世節本州進功德疏

九龍吐水當摩耶產佛之辰萬歲呼高上大母延年之請敬憑
二氏仰贊千齡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恭願大安大業至愉至
佚慶雲五色坦南極之祥光壽域八荒衍西池之長筭

鈐司進功德疏

三寶曰慈南極衍太皇之福五兵不試西江陶聖化之風仗仙
釋之殊因梵宮闡之丕慶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恭願佐隆以
廣善等岷丘仰大慈尊誕節正同於盛旦得無量壽長生永協
於先天

乾會節本州進功德疏

聖瑞虹流開半千之休運官聯虎拜瞻尺五之清光雷謁玉翠之
祥鳳哀緇黃之妙果皇帝陛下恭願駿聲克廣龍德方中地久
天長壽命衍洪源之慶河清海晏皇靈鑒聖般若之安

鈐司進功德疏

天臨寶位夙開繞電之符地領玉鈐載聲呼嵩之祝謹率兵戈

之屬虔修首禱之緣皇帝陛下恭頌玉燭四時金湯萬里元龜
太貝梯航來川岳之珍歸馬放牛旗蓋壯東南之運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飛龍在天大橫有兆流虹貫月景命維新演道禋之真詮崇聖
明之瑞節皇帝陛下恭頌維天其吉如日之外五百歲而生已
開昌歷億萬年其永益聖皇圖

鈐司進功德疏

為天下君梓善帝武祝聖人壽歡動我昭闡二氏之真科崇子
秋之誕節皇帝陛下恭頌泰元有相長教華休在辛歲日重光
方升如日以乾元正五位多歷斯年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進功德疏

帝棄群臣忍傳未命共宗二氏恭薦殊因慨極焉號戀深蟻慕
大行皇帝伏願游神極樂觀化太虛十四聖之在天皇靈陟降
億萬年之與子丕祚綿洪

鈐司進功德疏

出宮駕晚縞素與哀望闕臺孤縵黃嚴薦恭裊冥福適相宸特
大行皇帝伏願性悟真如道超無極成慶而垂萬世聿齊九廟
之雷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

皇帝聖躬違和保安諸廟疏

天子萬壽詎期無妄之災臣人一心共後有神之神惟帝齡之
悠久實神祝之扶持名山大川尚鑒鑿鑿之意普天率土不勝
哀慕之私

本州宮寺保安疏

皇極九五福合率土以傾心帝壽千萬年壽而請命皇帝
陛下伏願寅畏享國清明在躬王受命無疆惟休詠迎和氣天
行健日強不息丕享脩齡

鉅司宮寺保安僧疏

惟聖宅尊共祝一人之慶以臣請命敬飯三寶之慈皇帝陛下
伏願曆數在躬神明其德九五福日壽丕享康寧億萬載齊
天式臻永久

道疏

率土傾心均頌聖人之壽願天請命肅殫臣子之忱同前

大行皇帝遺誥本州成服道疏

道揚末命心聞異駕之音瞻仰昊天上訴遺弓之慟修崇宗果
攀慕遐征大行皇帝伏願返于混元光我烈祖汗而在上俯
監臣民刻以揚靈永綴宗社

僧疏

捧九天之遺誥帝馭何遐飯三寶之真樂臣心欲割

鉅司成服道疏

吳宮降制儀哀馭之上寶率土與悲望帝庭而哀籲虔資冥福
適相仙遊大行皇帝伏願靈德昭回皇明陞降衣冠雖隨會烈
祖以在天宗廟如存朝百神而為主

僧疏

吳宮降制儀哀馭之上寶率土與悲望金仙仰願虔資冥福

通相仙游

本州成服滿散疏

訶嚴易月痛君父之通喪禮極哀感薦極天之勝興露香跼躄
釋經悲傷大行皇帝伏願堯性常存舜明不隔成慶而垂萬世
幸齊九廟之靈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

鈐司成服滿散疏

捧易月之制書萬邦哀痛修非避之哀果三修易月明喪紀有嚴
孝思罔極大行皇帝伏願堯堦不遠劍鳥如生帝鄉而果白雲
真游冲漠孫謀之注豐水遺澤深長

大行皇帝本州追嚴道場疏

惟新陟王帳皇靈之日遠演大東以資勝采大將悼痛深

信德有假大行皇帝伏願性超清淨德邁顯通生為帝汝為神
豈功不泯高配天厚配地明德無疆

鈐司追嚴道場疏

皇靈冲塞首道汗漫之悲神業真如式薦道選之果終天哀痛
率土哀思大行皇帝伏願陟降大虛超升無極備橋山之劍鳥
云

申省狀

辭免新除秘書省正字狀

具位文某照會十月二十六日伏準省劄十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文天祥除秘書省正字若某猥以疎賤叨被聖恩望闕瞻
天莫知所措伏念某自幼就推末歷外庸以讀書學後以之方

以奉祠為書考之日方竊山林之暇敢圖臺省之登負乘非宜
循舊無任伏望公朝特賜敷奏令某滿是宮觀兩考日祇被新
命其於出處得宜庶幾無負聖明擢擢之意所有省劄不敢
受除寄本州軍資庫外須至申聞者

再狀

具位文某照會於去年十月二十六日伏準省劄十月二日三省
同奉聖旨文某除秘書省正字著某伏念一介庸賤叨竊禁宜
加以從任以來未有庸歷轉具狀申控之候宮觀兩考滿日祇
被新命十二月二十九日伏準省劄十二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
允某除已聞謝恩擇日前來供職外須至申聞者

再免知寧國府狀

具位文某照會伏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
文某差知寧國府替朱應元缺者起家趨驟望闕徂復伏念某
實無他腸粗有遠志昔年憂國冒當事任之難數成杜門寧海
身謀之拙屬明良之齊慶念岳牧之曠庸曾謂栖遲遠叨選用
惟是某省愆已至貶秩猶新雖公論至久而愈明而升書未謂
之無過儻不量於出處是自速往願隨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
回成命改畀叢祠使其得以讀書養親安身寡過他有驅馳
之日無非報效之年所有省劄已寄留吉州軍資庫未敢祇
受須至申聞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回胡簽判請交割

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願飭謝言茲不贅吐首祈崇炯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開攀拊之絲使之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癡親見聖主懇焉求言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為國家陳大計者私念上悔悟勇決如此而某蒙恩至厚他人既不言則雖踈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忱累日冒死投匭以冀一感悟天聽出關席藁以奉首領且不自保况苟官職乎高誼不薄猶以同寮為情連屈軒車復界翰墨一吏至又持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甚感激不



自勝惟恕朋之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謂何某尚留此待旨若數日後威命不下則是上怜其愚而寬宥之某當歸且念咎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差發判廳公用某一切不曾祇受或郡府不以某為不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為欺而亦其所不與知也本須具狀申府惟身為罪人不敢自擬於屬吏之列得於畫諾之次敘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臨風奉

賀吳提舉西林 已未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墻蒙警策備至妙語天然式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々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及聞新局肇更鄰麾茂畀細讀仕隱不同轍之句則雲馭月運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樣雖然此非為明公榮也纓冠寒裳世道有賴

焉某亦上下以鄂々故為之頃洞間諸閭雲集而正不多以此為不足慮獨賜教時則衡陽之事明公蓋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某以十月晦至脩門則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浸秣陵荷擔之事蓋稟々已兩月中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然我之緩急往々視敵之起息為之則定帖者未可保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已燒及旁舍僅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眾拯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蓋防々一大頭項也今事莫如表吉之急表已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為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清堤之衝藉此無恐惟內間則病根未去履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奸說熏注之深搢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投匭則學校與布衣而已世變

至此可為慨嘆其不量其愚輒上書論其事區以為宗社有
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
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日而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
何籍之靈祖宗之休明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
之後不勝願也而不敢望也封事彙止於一本付壁弟全錄以
呈似其踈狂知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新
誼當專狀為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憂
患其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亮之引筆嚮風拳之不備

回聶吉甫 號心遠

其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應龍之拜蒙眷愛稠渥侍樽俎問者
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買於東一

之間大可取笑伏承賢墨鑑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
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密區、直欲割去繚繞使內外手輕脚
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書中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
則未也朝廷若不鄙而行之則台諭欲列置一帥如古方伯連
率者又當再商量也區、之心既不是以行於國退而欲為一
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為依集眾以為安但事勢浩大不量
其綿力而欲舉之善後與否視吾所及何如其乍歸冗劇使命
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縣尉 名時字子翁

其頃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為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
不圖世變運、天下大事幾去其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

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至若此事交可畏矣我其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為杜門循省之計籍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巽懦大冠維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氣煌々已移照鄰次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頽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為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為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為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為之定制立數求為一定之經惠幸茲已其庶幾乎

上丞相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于某官某昨蒙朝廷不以不肖授秘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狀辭控既而省札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侵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踈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鼎彝紀功太常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人求望其位竊聽其聲歎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漚東島徧於巖野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為不圖此生獲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收錄於草茅鈞書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久矣夫大君宗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

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彌縫宰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忱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為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為凡民則已大之為聖賢秀之為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迷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為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得所為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賢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為職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

無復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徃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勲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益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為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下顧僕不足以稱所舉為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先生之所人以此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比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瑣無之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哀仰承君相之重將盡心焉其已於元日祗被新命謹別狀傳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遲之伏惟

大丞相矜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
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通廟堂傳論承心制事

某仰侍鈞慈直布心腹某昨歲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喪以服
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此申未及下而其得
効某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母當中心喪先人既已
矣則某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謂仁之至義之盡莫如此矣未
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謂某當有重服匿而不行一時間者為
之疑惑後巽齋歐陽祕書守道為或問衢州曾添慈鳳為詳
自二先生發此精義禮意昭然大明某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
萬本闡廣遐邇莫不有之既不能家至戶曉須得朝廷討論墳

典禮意情之即報著以為令使天下知孝于慈孫之用心而不
至為謗者所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討究一番三月末旬
伏領鈞翰持家先生照見曲折謂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為禮
之正且如昨者某申已下禮寺某以為定禮典正流俗在此舉
矣四月三日忽得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休寧縣
尉蔣永吉與寧元集賢校理薛紳為證直指為某合持齊衰三
年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之人情切詳蔣永
吉之祖妾直下只有蔣永吉使蔣永吉而不服則其祖妾為若
叔氏之兒矣所以為孫者須持齊衰今先人之本生母自改適
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某體
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也况蔣永吉無祖母今則某有正祖

母在堂何緣可為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持齊衰某又目姓文何緣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為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為先人所生母謂服不可絕也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重孫又自與蔣永吉者不同也禮官不讀書不補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性之只據吏人檢至故事見有父所生母之子便謂事體一般鹵莽申上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某所得服如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為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齊衰則其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其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其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矧禮意繁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某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設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廷備據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先生揆之本心若以為其見行之禮既安然乞後都省點對行萬已照寺狀施行亦乞改命庶不悖於人心天理之正而古聖人制禮之意得行於今其曰綱常豈曰小補之哉

後朝命下許令承心制仍著為令道體堂書

通江叅政古心

其即時甘雨共推宮使大參相公先生芝山清逸珍館宴超天

相有道釣倏動止多福某昨歲發走一介詣舍人門下伏蒙鈞
念勞苦有加祇服訓辭至今聳；俯仰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
其闊疏矣某官百年幾見一代共宗司馬居洛而相天子活百
姓都人西其首而望張紫岩赴門白首而嗣皇嗟嘆用晚倚之
以向中原先生今其人也上方舉元祐故事勤於夢；旦夕爰
立言人；同先生不以此親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
先生重愛眠食以幸世道某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旌守先人
墳墓幸無闕狀追惟兩年間口語擲出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
湖德於其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肉骨之情也報答已知言語
抑末傾竭大馬尚庶幾於門牆專人上狀百拜起居哀烏皇；
未遑納拜心之云；如此江水仰乞鈞照

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

某在門牆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繆獨出乎
諸生之右然號為登門垂二十年而至今庭下無愈之迹古人
負笈從師不問道路之遠某乃不能自拔如此殆不可對人言
也茲者誠不自意先生手提玉鉞作鎮於重湖以南而某適以
臬事一節奔走於賜履之內昔者參上台阶坐霄壤隔今乃
得以詣大府受約束有一日歛板之便豈天殆為小子計乎某
始以親老丐祠既趣肯下再請則瀆於是姑以單車出門蓋馳
驅數旬又須乞便郡歸養耳某四月八日辭膝下留廬陵城中
始聞先生拜乾會節於清江亟；追逐牙纛度宜春醴陵間所
蹉跌片雲間耳茲專布狀重謝不敏且致恭先之悃參謁通只

遡風距踊

與李復卿長弟初赴臨安府司戶日

其比者古蠲子墨抵訶消房留連踰決再拜荅酒蒙不彼外感荷之茲專布區區之心璧弟不穎竊第奉常受官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為地事不可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弟雅欲致一朋友相此遠役大冠裳如大裙擔如服斯服者不少也而流俗薰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為例指以為迂而他求所謂不迂者抱膝長嘯寡和奈何執事氣貌餘子言根古人疇昔之日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為慨然其誠有得於同然者憑恃襟雅僭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期此弟天資每與義理合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決無之

惟是聞泐博宏之學汪洋演迤之文目力方未正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商畧上下交闡互發他日此弟其殆非吳下蒙乎某敢不自父際之道莫重乎其初軒拜此紙以將盟言聘資不腆別戔并致不敏萬控謝不遑

與孫子載李弟與從弟從學

其間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為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肩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弟有項相齊學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淳而未有以檢束故脩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

私間嘗致書于金之諾故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府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胡觀洲李從

某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来惟今父族母族衿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得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特鉛錙之舊為此數子以北面請歲以絀錢百上之隸人禮有聘奉芝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微福于夫子謹奉狀伏乞台照

與楊學士致懋卿

字景充太學前廊

某比僕來京師幸甚得下膺龍之拜辱賜之不鄙軫顧稠厚關外之別江皋之佩所以致縷縷者尤甚感激不自勝第恨匆匆聚會不及為頌列之情以慰滿連年契闊之雅回首天上瞻

金奉、茲有喜事朋友蕭文名來新參之友也此企可人且身事端正無復頂冒異同之弊揭而來欲赴春參鄉同舍往望白雲而歸其歸然為游學瞻仰惟執事耳其所參務本適在德星躡次之側特來展先達之敬不揆道遠道其至前得蒙與進精與之溫存使不致落莫區區之望也

回秘書吳齋歐陽先生

某因朱月窓來伏拜誨帖辱問壁弟意極拳近僥倖受縣一出師門玉成之造後生後政未知嚮風惟先生終教之耳金盤在質庫某處約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勞先生厚費如此山林中亦無用此物先生儻之支遣不妨更質愛用第常使可贖矣笑吉甫一去連旬頗孤龍頭之約時且何熱矣奈何因使介到

城神紙行筆嚮風馳情

金盤乃先生為景獻太子所教長講經徹章上賜也巽齋借而質之故先生云然道體堂書

與前人

其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絕彼誠求
記號於吾徒之一言吾徒誠閱其衣食之望則來者必與是
故不暇問其術之真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酬也亦然今是書之
作為一星士姓朱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窓則前若之謂是誠
有取於其術矣斗南吉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二十起田間談命
高妙精絕畫本同胞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際皆
不差異哉術也問其所得何書則嘗汗漫於卜數家而其末也

會歸於李吉甫林開之說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
詰若林開則人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為一而又以所得
於數十家者問出而證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既與之訂正二書
又詩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詣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題
甚易至之日為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為先生鋪
陳之即先生置筆豈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即于命通矣
斗南曰諾探其中欣然殊無憚色他人泛泛得先生增重多
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者也是書也某何為而
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

與前人

某前月二十八日因朱月窓來遠送草一帖致起居不知是

日正先生到家日也後聞稍避訪客住其寺久之然恐訪者即所在相尋亦未必能盡避也某九月十三日方及門值鄉榜未揭此一月中相過者有數近數日漸增多來者必數百里或百里不容不少款閒居寒薄殊不能支而妄有干請者紛然多不相亮甚以為善先生昔者於應酬亦苦之今猶苦此否嘗蒙見示每許人作一文如置一針留次今某畏為文詞亦類此矣習懶亦是病先生以為如何念久闊尊候亟起援筆請所以誨朋友以某遠歸間有以羊麪問勞之者某不敢私輒以一控一石獻之庭下某昨在宣州不敢攜木瓜宣州人不相忘近却有以此為意者知先生嘗須此為藥物謹并奉四枚一笑留頓幸甚

回劉架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垂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人子矣遠日倏至柳翼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某於夫人契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緋負幽明不勝愧恨謹成此章一少紀哀悽以授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綆磨孝在顯揚願寬毀瘠臨紙下情凄切之至

回衢教諭鳳先生字朝陽號秀峯

某數月於師門極簡闊顧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運闕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別後得二子丙寅戊戌庚戌丙子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勝乍嚮風水即得三地此須具眼以為然則然向牛肉坑所結砌者今知其大謬為棄

從矣深之昨所問館成否何所固必新正詣清湖行禮亦不見
訪往。泥哭則不歌之意非有他也。屋見說漸就緒先生鼓舞
倦矣宜作意身事。何為行日可得聞否。春和景明其間一
造盤谷亦可遍觀先生所謂寶者更願撥剔而後來一來須十
日乃可歸。爾悉俟面賦此不能盡

回李宮教應華號青堂

某頃以附伯昂令姪書後未悉起居深之令弟來聞病目少寬
為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飲食坐卧之節。塵坐因循心甚愧之。
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紛藉。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
精神事醫藥靡有不濟。恐吾目所受病方將驅除而又重以吾
心之不寧。是滋予疾也。用敢於岐黃忘憂之外。輒奉清心一方
為獻。願於大學第七章加三思焉。偶壁弟有介歸就有京書達
左右。輒并遣前薄物將忱。徒覺塵瀆臨風馳訴

與朱太博埴號吉平

某山中相望數舍而遠。乃心精微無往不通。僕十年受用順境
過當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來。此血肉軀如立於砧几
之上。糞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僕何所得罪於人。乃知剛介正
潔固取危之道。而僕不能變者天也。僕誠不自意。乃於寒舍千
步外得一陂陀溪山泉石四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蓋其
景趣兼盤谷環滁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
囊飯朝往夕還。率以為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僕嘗羨
君家山水之勝。幾欲作意植杖其間。而未能也。然自以為旦夕

必償所願不知吾壺天可以屈公一來乎烟霞泉石此不足與俗子說處知音者自不同正恐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余月心來拱被寶墨惡幸而不用吾情適疑祥觀蕭道士來訪其別也曰吾將造古平為之書以復命且道予懷而假道上為郵焉其比及門即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朵雲之贈故人渠之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沒岸碁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々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承有訪刻之約上已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輿分沙一席已成白鷗逃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汰寥

極有磊隗欲從執事傾倒一日雲山浩渺々焉余懷忽拜義獻帖宛然玉立之參前倚衡也垂諭前城李民事讀之甚駭近有假為黃節幹者騙寫其家田莊鄉鄰既見之發覺詎其迹於堵壁間矣曾鑑何人又肆無狀欺愚嚇聾一至此耶某平生所立謂何豈有退居林麓省咎敬威我自為我而青蠅紛々每使惡聲至耳莫為而為莫致而致非命也耶勢不得不榜謹納一紙幸轉之李氏以破奸猾者之為使人日為此等救過之事不勝浩嘆某向者因及執事出處常誦伐木之詩今書所云猶若未悟稟卷之次臨紙惆々

回鄧縣尉中甫

某入山愈深於所尊敬喜其闊矣前年足下以書議禮得一往復最後賜誨迄今不能報論其形跡何前之恭而後之倨歟坡

云人情重徃復不報生禍根后山云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
人之度量固有相遠執事知我宜可無前日之事今通國識
其用心由其未定而言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自其定者而觀
之輕重銖兩固皆當然言語文字幾事閤矣昨書皆精義所發
卷為一通謹而藏諸後有作者將為此興起客後巽齋來能言
執事日從翁樂甚因欵客坐虫援筆寫此帽結投客以轉之
左右學之不加感慨年歲山澤雖遠尚惠一言臨風奉

與顏縣尉復古

某自春末得一夕承顏色接語言外此皆瞻仰之日追憶是數
年來書筒無虛月分袂亦不太久未有如今之疏者也然私竊
自解則曰此其迹為然不足深計知是下得我同然與否

恭承少迂蓬山之步暫為梅屋之游脂車有嚴滌篆伊邇豈勝
贊慶執事自此開張清途摩拂碧落固其分也顧微富貴利達
以自致其身貴且重者崇論宏議所鄙者也不當薦是為賀惟
邑於民社為最親惟少府於邑為最要平生學問藉是得以展
布潘輿康寧千里迎奉調熊嗜善式慰茲願是二事深足為年
丈賀也某雅聞說者以某日戒途懷是倦將祖帳道周梧酒
為壽屬有牽制不能未謹上狀并致薄禮以昭區惟容頓是
幸川平陸夷行者有相惟秋深殘暑未央更乞願輔崇重以前
三接九遷之寵隨軒德輯伏想喜氣方來錫羨山則別後或有
鄉邦驅策敢不下拜

某歲抄得承便駛遺以瓌酒故人千里之情謁然可掬感鑒其

如之何茲得嗣書於令弟來歸之便尤見崇篤喜審議論於惟
惺之親出入於錢穀之會滿腔磊砢庶其有以自試矣來教自
啓以為浸淪汨於俗吏之埽此意固超人一等孟子論仁賢而
必望其有政事財用之效蓋績用聲猷不可相戾本末一致焉
得就此以遺彼自賢者徒以清浮為高而無益於實然後小人
得以事功自詭今日挽回君心轉移世道吾輩正不得不自力
尚可以俗為尤乎伏惟尊同年其懋勉之須承判委比於敬岩
之前亦屢說項非某私於所親名德如許區區欲自默本心壘
壘自有所不肯此老亦既有所許矣坐席未溫遽為林麓之歸
一場說話又付畫餅雖然長松在林利錐處囊翹傑傑旦夕
諸公爭羅致不暇瑣愛助何足為說某奉祠侍親頗於讀書

有一日之樂朝市終終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罪欲賜教
極得同然之真或政事有足為庸陋於式毋惜刊曉一二因以
具報情悃非筆可既專規嗣布

與聶吉甫

某於斯文契闊數年于此載酒問奇豈非夙心而相望百里雖
群索居其負此愧以其傾嚮輒私布之先人季子生二十年矣
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弟一人同堂而習年相若而學相似
也閣下沛然古作籍甚時名所欲北面而後事者衆區區欲使
二子者私造化焉聞者疑其不可論之朋友故以為請不圖閣
下不鄙夷而許之敢專書以聞閣下屑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
受教僕也不敏實嘉君子之賜援筆荒蕪臨風切

某作別近一月是一月中稍從事魏晉間歌行若不能彷彿魏晉間人不可作那復問向上非獨自嘆世代亦可感念安得英妙沈著如心遠即日執手共論此事某平生斯文幸甚此數月心迹相親近方自嘆解后之晚而執事即欲舍而去之柰何僕恐於主賓之禮實有未盡輒托絮矩謝過并為弭節從容之請憐其至情不日塵之門墻豈非三生之至願俟命切

回王國智

某歲前作稟字飢致松栽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日塞破吾屋即乘天時遍布滿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神欣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卷層率別作謝狀

與劉司戶三異 號古桂

某自別不獲奉起居忽聞小爽調攝昨見當風輒睡不禁生冷嘗憂其必尔看来衛生之書誠不可忽也心遠云來時及拜問已幸勿樂極以為喜暑天將理正未易其欲助數藥而不知當用何品謾遣芝栢百千為意且宜深自愛護俟其可出見訪未為晚也南史正本遂可得否便中謾得介意為荷詞候草他規嗣布

與胡端逸

自別後日在山間搜奇別怪得二所曰闕微曰上下四方之宇幽閑曠遠超偉軒張其奇又在中磯兩峰之間之上君再來足以抵掌大笑翠晚又改曰淨嵐暖翠釣雪改曰六月雪特立改曰至大至剛以直我非好怪地適足以當之君謂如何新昌弟

二介至門館穀之議諾矣專人導其來進下請君蒞盟以商春
小天和景明山靈川后畢獻萬狀欣然有應接佳客之志不遠
三百里杖屨容與乎其間不亦可乎凌濂信筆未究欲言

與黃主簿景登名癩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牖端逸其字也十年
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乘青雲而上尚進決科蓋其命然
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問其館穀則未
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用更高好自簡飭不為流俗足
下若與處日從三益豈曰小補之哉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
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後人泰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
君創員以料理之多費以取友美德也端逸留山中若蒙雅報

見及相其受幣而歸是所至願

與劉正伯知瑞州日

某江澗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沈吾故人之思未
嘗不往來于懷也禿筆鉗書曾無暇數東風順翼乃有飛箋如
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耀長庚雲漢少須暇之駕秋濤而湘春
錦矣燒尾光芒薦雲角尺山中猿鶴先修光榮某癡事未了誤
渥微行三辭弗俞肯且俟代持其觚落不敏者知之何而任劇
哉託愛宿昔不同他人何以教之因風馳泝

其久不交訊坐積尊仰忽蒙專使惠報冠事系梓驚動南
望惻然正具復聞得鄉里信來乃聞十六日破王山次日破新
安吾鄉必不免矣財物所未論屋廬所未論不知一鄉人命是

時得悅與否未有嗣音為之嗟咽已作書控念使乞兵勦滅某
即日交臬事當以滅寇為第一事毋慮守公朝議近况想安適
謹附拜一忱郎君新功日富次者且聯翩而上矣可慶可慶草
草備染媿甚庸紳

回鍾叔玉三帖

某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歸湘羅使人
方循墻丐祠以安半叔倘拜俞音春晝花陰猿鶴飽卧亦互
雲之密陰也袞袞渠鱗禮郁固不敢當亦不待草此
稟酌尚規商謝

某昨承令嗣于京相過眉目森秀真可喜也承以至德觀牌為
諭便筆偶已染就今謹封納以希便至

伏拜寶翰寵有臺餽塗抹無羊之詩珍重來牟之意我之懷
矣我之懷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嘗為某
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急相赴情之
所有而是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操挾如此薄言稟報未既由
衷仰幾台亮

與隆興黎節判立武探花

某自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須拜實不知前此
固嘗坐下風而揖餘光也去年汗漫一出道過清疊解后捧檄
歸省江皋草草相見道舊恍然驚喜過望至洪甚恨匆之郵亭
晤語外無從嗣集蹤跡展轉重見黃花所思天一方今人回首
某恃氣類之同輒以士薦漕闈新貢元劉君子俊吾鄉清淑

之英也所居門巷相接文學卓然可稱遠器今年以登仕得舉士者以為晚旦夕詰星臺下謂一世龍門以未執鞭為恥敢告賓榮許其漫刺見所未見劉君歸可以語人矣西雨南雲臨筆馳泝

與劉民章子俊

某自相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網猶兔置然不足以得橫天之翼每為咄三嘆空同上得書乃知猶為備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自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為面顏之有無為執事者左計也乘興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為諉乎某昨報舍弟令贊子騎之歸為奉薄贖想

已稟達歸哉歸哉臨紙引領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與梅制幹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往、多從景明便鴈來也、兩門寫深雲山千里騎黃鶴、跨白鶴恨不得一日共君其間、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倦鬼神闕吾山數子、白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光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其象、獨以一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璣作一片圖畫、而江山無異辭矣、謹頓首謝頓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通籍金闈、止爭浮圖一類、近書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闕入豪如此、猶落骰子、選豈非朋友之責哉、歲月易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與梅制幹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往、多從景明便鴈來也、兩門寫深雲山千里騎黃鶴、跨白鶴恨不得一日共君其間、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倦鬼神闕吾山數子、白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光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其象、獨以一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璣作一片圖畫、而江山無異辭矣、謹頓首謝頓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通籍金闈、止爭浮圖一類、近書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闕入豪如此、猶落骰子、選豈非朋友之責哉、歲月易

老功業宜壯早改官去即仗屨建節無滯碍男兒事庶幾哉某
當年間亦大參差江西代者激為波濤使人彈指剝賴君之
庶天日皦然今可以適吾山水之陶矣比詩云日騎馬來
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君
念我悉度欲知我近況不敢不白其倦故人之意豈一飯而
忘顧數日內不能專一价附書致鄰又不敢信以是契闊詹
仰充塞懷抱而未有以發也李彪請假歸道出琵琶亭下率然
伸紙意之所至不擇言語臨書神爽飛動

與杜教授抑之字揚子滄溪宗仁人李梅亭高第

辱早春第一帖速佩意真每一念吾弟輒思老成吾弟一出幸
無他微執事教訓何以臻此不知葛蒲前後其言得至山中否

近來心思稍清頗得專意研討亦時不廢吟句嘗令吾弟訪問
南史正本與晚唐百家詩想亦可得如未也執事試致意焉古
柱留館中日得誦習之詩因知求選於選止可為選之子孫求
選於三百五篇則選之兄弟可進也相見當為執事傾倒之偶
遣一价信筆布露馳并雲表

回謝教授愛山四帖

雖塊坐深山於時高人韻士鼎鑪獨無耳乎載酒問奇道之云
遠徒有是心而未之能也不圖五菴道院屈居仙客階蘭砌玉
與亭芝相照映每思吾仲取友必端未嘗不自嘆獨幽之陋手
書寵貽清揚流動雖未見猶既見矣何時簪盍慰此悵臨風
馳報書不盡言

寒聲積雨抖擻無憐得書而讀之昏眼為拭其落、白雲間一
時春綠自斂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猿借所蒙君言過矣
然醴露醲郁波及瀟湘企瑞芝而遐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
一方書琴自適為誦停雲三過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焉眉宇之迫吾睫可人不來
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約引西風逼人桂香浮動天池
解化博夫搔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卷紙一幅納之文房衣
被琳琅騰若光景栝生華亦將修其逢矣薄言占復掛一漏萬
山中居日如年落葉蕭、涼月墮砌起視寥法安得知已握
手長吟寫胸中之耿、以相慰籍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
相戲而不吾虐予亦縱其所為倉扁輩未嘗負然也久之不

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之治有勝於劑劑者寵貽手札問勞渠
渠故道其所以然而以復于執事

與廬陵劉知縣遊薦

采山釣水飲食於大夫之境三年于茲門無公事得至於百里
之室幾於魚游江湖而忘江湖矣伏論解印西歸揚舟東下昔
者河陽之季今茲南國之棠諸父兄弟服習長者教訓恨不
留鎮此土雖然此一縣之望也縣私土子人無所不治是中都
索包總有相道焉行矣僕將天其所觀某山深閉門杳無城郭
信風傳令尹新舊之交未及馳慶乃奉手書顯走告別江頭折
柳奈何不敏為之慚對將命四壁空寒一無可為載月助者知
心天遠解后何年詹游風帆江空渺、

與廬陵李知縣說孫

其邑人也聞令尹之來不能隨父兄子弟近千騎於郊外敢自
訟以書惟高明察之其茲審承命九天滄封百里初條甫下闔
境爭驩諒為慶惟其官氣宇鴻明風猷駿厲脩程步武空萬馬
以無前清水鋒鉞解千牛而不頓吾廬陵號壯哉縣詞訟雖繁
而詩書之家眾版籍雖廣而期會之事省約之以清淨擬之以
平易以公之才恢乎有餘地矣會成美錦遄趨溫綸某翫辭一
世之沈浮人也所占籍處在治所之南三舍而遠雞豚可千戶
民淳俗厚僕也相忘於漁樵而今而後其得一屋之託矣僕實
何者首膺文函以此事當路之尊貴則有矣優何足以當之
輒裁文賀上并鍾鼎大名歸璧消吏伏楮卷

與廬陵陳知縣克舉

昨歲京華天作解后每念晏公在陳歐公在穎二宋二蘇千里
往訪竟日穩容以其不才受知場屋且二十年良覲乃僅如此
視于瞻子京諸公不知何地者愧勿汰去過荷遠將一目江
空暮雲如水涓濱之首寧為他人回哉茲者伏審肅持鳳檢出
宰螺山車馬實來旋倪胥舞伏惟驪慶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
而心精筆力千鈞捕龍蛇而搏虎豹雲衢萬仞騎麒麟而翳鳳
凰未秣馬於天津乃著鞭於雷邑竹松林裏不妨編簡之尋桃
李溪邊細數枝柯之長小紆盤錯便起扶搖其閉門山中傳來
邸報忽覩先生為吾邦一來古人重師友至有塗膏凡虛言隻字
以冀萬分益者嗚絃千室中有老門生在焉知公不能用其怒

然矣惟素性疎嬾無城市蹤跡謹避聲利不沾借於公私自
今以往陰陽和風雨時曉猿夜鶴左在右竹吾君吾相之恩亦
吾座主之惠也間前茅在郊謹具劄子候迎臨風馳往

回樂安唐知縣元齡

深山中俯仰漁釣久闕時筭使者忽來計一往一返殆幾千里
君之厚我感無有極他人作縣驚惴若不可以一日先生為之
優游政聲洋洋乎盈耳難易殊絕蓋必有為之本者旦夕細瀟
綸綽在道璧弟以斯文受知僥倖通政書來謂注邑嘗在春季
繼此望洋方新尚賴教誨庶幾自淑判曉寺記微獎予不及此
惟平生於浮屠無所見非敢有所攘闢於其家數全不曾從事
可恃愛直布尚寬方命之誅嘉貺頓拜薄物非所以為報臨風

味及

回劉遵使應龍號寶齋

比承一介使人陟我山麓問外自梅外來執事惠綏一日之好
其與人也重以周則既感敷所蒙致其多謝之私矣未數日從
驛吏取近報伏審升班西閣移節南昌提封不隔於故家父老
相誇於盛事即惟慶懋其官揚休山左玉潤金相方其為御史
也風采所撼聞者凜栗及其將指於楚越也滿腔惻隱人所不
滿之處入愈入細之規模可以際見歸來麟閣還本等地位已
寫道之西江酒銷延首福星誰為朕行弄印未決公未至闕下
就道相屬亦曰此公鄉里煩公歲月又將出少府節召公歸矣
某嚮者知節亦自御部後未嘗寫數月而不休嘗試思之近年

如宏翁雖翁未嘗不漕水路而二老之所以鎮壓群動者年德
位望自是過人而持斧之役旁午莫諱又非計使比也今執事
繼二老芳躅仁聲賢聞之著於人久矣萬無不及惟有過之此
所以宜賀而僕之所以亟拜此書也前茅密領間已多日勢必
上巽書歸釣山以俟命上方屬意賢英聖疾其驅惠我江國
臨書不勝瞻仰之至龍包宏齋名悵 矩翁曾輝堂名頴茂

耕釣山澤 飯蔬飲水不自知歲年之運也使者維何云自南
浦飛雲五乃余居然下之天谷陰崖水霜積返春風不擇地而至
有如此者某官天和時穆地望高潔占天文福星直斗牛之
分薄蓬萊厭奉明為系辭此天釣山之下雲霧實薄油霖甘
露流注于大江之西部人歎呼吾父母母帝曰勞止歸遂相予

僕何幸身親見之某山人也其於當路厥有等威不敢屑竿
牘致歲時之敬謙尊而光禮出倒置德盛仁熟悚然稽首落霞
孤鶩水天茫之既不克僮僕請拜旅戟之下心之精微寄此函
尺永言歸嚮江流知之

與袁守雷侍郎宜中 號者身

某前年赴宣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擁篲造
門而舟中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亡何蹤跡展轉不
遑嗣音歸卧蒼苔益以踈闊其戀門墻之心固如水之必東
也其比者伏閣郎報竊審小紆紫綵近擁銀符吏隸旌旗人傳
繡袴共惟羅慶欽以某官抱經濟之秘擁彗落之豪青天白日
鳳凰百年羨瑞高山深林龍虎一代傑魁上方寤寐及席圖致

太平甘泉舊宮臣不當越在遠服名藩歌馬姑曰起家徑執事樞
旦夕有詔某年一出入殊與戊辰相似去住匆取笑當世社
門深念益求寡過未知所以稱塞於知己之道君子不棄尚惠
教之某又聞紫馬赴鎮空山不能專介申賀適逢過客輒寫其
私以自附於大厦燕雀之後相望一方馳泝切

與中書祭酒知贛州翁舟山 名合

晨起冠帶輪寫積誠世俗孽牘曾是是為有道者言惟高明索
之形骸之外某青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乍習句讀凡先生
之精神意氣繁然於言語文字公之天下以淑後學某皆嘗得
以朝斯夕斯焉衣被遺餘曾不自意早以名知於人有我師焉
生同吾世驅馳四方乃不得 解后某日夜興起謂當何時而

後得免於常人也流年堂實勞我心共惟某官享光岳之精
參天地之運大忠大雅萊公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
學斯文落上帝惠顧天門夜下龍虎章授公以柄轆轉璇璣
經緯星辰公從兩制稍發蓄積然後坐之廟堂為天子興建禮
樂洗千載房杜之陋太平之期適當今日某退歸以來有泉石
十里是以為適淨空變態日過其前飯蔬飲水自求吾志竊伏
思念空同鬱抓如在屋角平生情結云如之何輒因此時以姓
名通之門下一言終身尚庶幾焉園丘慶成上方親事少府出
節必以公歸迎拜東帆螺江之澣以其時可矣山斗高明臨風
切

某伏自空同玉節順江而東獲棹中流迎候鷁首雄文鉅冊

想象變化如高山深林龍虎不測不圖解后遂拜堂風流
散一別如雨金聲玉色愛寐以之自先生振衣登朝手提文印
以照四海國家誥命典冊燁然先秦西漢之上學校之士莫不
從風興起彬彬、郁、爭自磨濯以正法眼作大宗師世無歐陽
不當在弟子之列某知稽首矣主上尊德崇道師用賢皆論思
獻納日聞正言孔孟不得用於周光禹竟無益於漢才與合
學與位偶儒者之遇未有禁於此時者也大學之功用至治之
福澤何幸身親見之某疏脫之蹤分安山澤起家誤渥忽昇龍
藩閭命彷徨莫知所自如聞天上聲光假借非一意若可與從
事斯文者自古聖賢之佐英豪之輔莫不垂意人物薦進板權
燮天功經入極罔不在此共惟感心卓犖度越流俗而某則非

其人也夜瞻紫微徒有頓首脩門懸隔久曠音題屬請事祠官
首馳一介輒鳴忼慨未即趨摠願言玉持金護為世道自力臨
風切

賀荆丹山燕憲

其孰視一世靡然風塵刀筆何從縱橫旁午架漏於士民之上
而世之言人材者率如是而已安得結輩落參錯布滿天下
使萬物吐氣僕嘗擊節於斯言悠悠空山誰與語此茲者世審
肅將繡節通旌銀符山川不改於空同風采一新於江右
某宮淵源接乎諸老氣際聞於當時人物眇然真中流之巨屏
文章偉甚稱南渡之當家章行諸公鈞樞十九夜半一丸趣歸
蓬萊以其時則晚矣上方式故由獄乃眷西顧非有志念不足

以洗冤澤物非有力量不足以懲暴詰奸故手環之寧遲而來
傳之若屑太平之責正在方來以公歸方政枋焉往其碌、不
如人獨有愚慙不能改其素進記前年冒乘君子之器他不足
道惟奸宄豪橫稍、鋤擊淺之為日月雖未得盡行吾志庶幾
無失職之恨人情卑劣憚縟檢而樂姑息矧猶未免鄉人譁訛
朋興以要其得罪於小人也果矣伏惟 先生昨者不錫鄙衷心
聲往來藹然氣類之意其誠不知何日得以執鞭下風勿觀除
綸心目開朗我輩從事俗吏奪氣豈獨為一道賀實足自杜謹
專人上狀頓稽庭下少伸門墻燕雀之悃頽藻薄羞別紙端
悚

負江東憲方逢辰 號峻峯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至于閣下書上未幾而公歸
峰矣壁 諸草木臭味實同層望雲山臨風切、其感者恭審升
撰祕丘宣威直指西臺與政蓋嘗識穎濱之文東跨洗冤亦以
行瀛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懽傳共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揚休
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
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
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
此歸哉、中詔在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
安得不致其卷、芝山父老迎擁星轡以時考之可矣輒馳一
介自附於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賀前人除江西漕

其東山歸隱有釣遊之所曰盤中兩山對峙間以小溪日步溪
上極目滄汨輒自以為晝夜不舍此溪水會有達鍾陵時而某
塊守漁樵則曾此水不若耳昨孟君陞後番易遣介來嘗為書
附申起居相望千里亦不知上徹果何如時也某茲者伏審班
仍寶殿節峻水臺舊素沈、方轉芝山之曉使星冉、又回南
浦之春一水東西二天今昔伏惟歡慶欽以某官寒芒五緯絕
岸孤峰生漢子陵之鄉雲山一日派唐處士之譜風雅百年雖
已躋海而望蓬萊猶音縹緲而詠原隰瀟溪道脉雙井詩香流
馬木牛既無媿於千古落霞孤鶩應可對於二公所謂旃常特
吾懷袖某碑兀抱虛真與所用於世曩六總使江之左每依餘
光以自映帶今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圍德宇而處自茲以往

夜月如水猿鶴不驚田夫芸子各適所適則何啻如天之福耶
傳所至不勝燕雀私情即日謹奉書為賀臨風馳泝

回許秘丞自號果齋

某火龍之歲後集英門綴行而出風流雲散回首參差不自意
去年待罪闕下獲接英游心事流行日星垂而河漢流也湖陰
送客風露滿衣移語崇朝英傑聲、歸去來山中至今夜夢見
之新昌小弟夙被獎知嘗察之情終始一日仔來遞示五雲光
怪照室此豈四海九州無情人耶鄉風九頓首尊年文山立時
行日光玉潔長樂鼓鍾西清帷幄終當著身風日不到處輻輳
雲漢經緯星辰為天下開文明太平之運某被服光潤寶魚有
焉其既還里閑入山讀書杳不知山外事天上故人重相顧念

適逢便武輒謝所蒙餘祈為斯文珍重慰此引領

賀倪從舉普 號警齋

某寄跡提封某水某丘童子所鈞遊君侯實照臨之報政將一
年矣某猶未能以民禮見自盤谷西南而望城郭在焉相對五
雲輒移時不能去某茲審宸綍鼎來使臺肇建讀皇甫記已蘇
今日之夜民傳紫陽心又舉向來之荒政風行新令雷動歡聲
欽以某官神驅五兵才入八面作真御史以直道而事君稱明
監司行本心而澤物公來青原父母其人屬時常平弄印六服
牧伯無以踰公者西江涸轍久煩公拯活歲月少府出節中詔
又冉出建章矣某自聽除綸即欲自附於門下燕雀側聞雅
志引卻甚真上方倚賢者以共理焉乎能復臺治一新境內為

動其甫及拂紙行墨以贊東注之感嘻其晏矣世俗所以事尊
貴以鱗番從事公有道人也某不敢出此臨風飛動

與新知太平州趙月山 各起集英殿修撰用人

某去年待罪闕下幸甚得一再交書幅中獨樂近在吳門入秋
正擬專介候猿鶴起居會去國不果黃強立自竹所來相見於
六和塔下遠蒙寄聲多謝故人厚意自是而入山愈深杜門掃
軌無復南來鴈之矣辟第學製新昌新年見告二月遣人詣門
牆通問輒寄所思寫之竹筒既行伏觀除目欣審仍班內撰領
權東藩札起家千乘載道其惟驩慶執事青天白日之質望
之知為正人千兵萬馬之胸識者推為豪傑六合悠悠風埃滿
目所謂江左管夷吾公其人也偃薄起伏如神龍天馬不可羈

牛渚天門一瞬萬里亦足以發其中之所存矣天下事方有賴於公時來為之孰之能禦其夙昔荷相知出人一等以此不敢自菲薄一別十年浮雲進退何足為達者道而學不加長每自憐久不見叔度鄙吝固宜自今得聞一言三日後刮目未知於吳下蒙何如也偶遇新昌使意其介尚或未行輒附賀狀并寫戀嫫萬分之一相望冰寒臨紙馳泝

其風雪殘年中使者以饒歲至嘗草草拜狀竟未知果達畿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問何限傾倒毛穎輩不任事姑寄一歡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以來敷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樂金山鷗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有行者之休于樹一時蕭洒比軒冕束縛矐乎遠矣浮

雲滿山任其往來太虛真體曠然萬古其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差幸天者之小定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漫不問其他有詩云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欲知近況此其凡矣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閑幸而吾二人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遼絕無從合并江東暮雲長在眼輒專人奉問潭府居處之槩即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式衍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々

與知言州江提舉萬頃 號古崖

某兩年乎山中春猿秋鶴木食澗飲蓋類然世味之外者五雲縉紛靡節夾格挫歷勾陳而不青原白路為浩有生意某雨與溪倪公耄顛手蒙幸乃大化驅之出束書就道修民禮公堂下 湖

豆春風肅韶夜月籍之以詩書禮樂之光多矣明公以洞府五
老之胸時雨一路曾未數月春旗霜艘鳳采軒豁所謂動岳山
岳細事耳少須暇之棟葉棠陰先後醲郁夢寐五米衣被八紘
持國弟兄盛事再見大江以西之父老子弟豈得以私我公共
其自解經江濤風濤回薄抵昭亭下是為子月丙寅大壞積枵
觸手為敗雖日夜起梳會肯繁然肯豎浸淫非匕劑可藥肘後
寵靈公不我新則宣殆庶幾乎惟故山松菊沐沐瑞露而醴蜀
之望後切之微疇言不至此某日墮倥偬神馳蔡戟甫奉陟釐前
已曹臬籍獨不愧于心乎歲將新矣願言滿頌盤椒對揚紛綵
此豈無黍嚴立下風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

與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
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日一糶可當兩月
此方儘可無飢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
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稟但四竟委有可憂蓋吾川從
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
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成七八此其所以皇
也近見多有趁龍泉永新運糶者覺彼三處米亦有限縣大夫
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
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軍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
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自低某嘗咨書云廬陵一歉異於
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糶事而得歲又偏鄉人

顛頓者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郡。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某自聞琴鶴言歸。即戒筭車。擬送別於吉水新陰間。初十日始得。初八日申時。呼其翰。則知去期甚遠。始意不可得。遂即抖擻作詩。馳諸使。艦意必可相及。僕自城還。則知解維已三日。臨風悵恍。如失廬陵。四竟皇流。離入贛。過吾鄉者。無虛日。豈弟父母。入拂衣去之。細民嗷嗷。皆謂曷不留。兄婦女一無異。

辭此即公論在人心不可磨滅處。吾輩仕宦得如此。即無愧漢循吏。傳浮雲得喪何足較也。某念受塵兩年。當使君之。不得往送詩。又不達。歎負為如何。亟函元詩并拜。此紙從新。昌壁弟處借一兵走請潭府。不知紫氣在芝山。或在廬山。邪引筆馳泝之。至大丞相古心老師。某不敢容易上問。鈞領丐為轉道。詹依卷卷。

賀知吉州黃提舉器之 名鋪

某密依使天冰雪深山與猿鶴卧送流年繙故牘於左泉右石間非賜邪每飯牛頃必矯首畫戟下。茲審郡揚帝爾節昇天。困千里光華一道鼓舞伏惟驪林欽惟其官眼空四海胸著千年振代直聲鼓雷霆而潤風雨鎮浮定力載華岳而繫星辰衣。

冠紫雲之神仙氣類青原之忠節旌麾一頓草木交輝地私于
石之陽和天薄上州之福澤璀璨六絲之遺礪五符之
賜召環遂高聽履其受屢幸矣公朝念其久廢誤節湘行顛
倒綉衣不堪重著陳情丐祠以安寂水之奉尚微均弘俞音旦
夕下俾得醉泉飽蕨水之北山之南地主之賜也於馳賀之次
仰布其私于瀆峻清臨楮悚悚

與前人

某日者釋耒山中僕、湘後走公堂修民禮且申假道之敬蒙
主慈更位之堂上再三祖帳殷勤臺魏絡繹視屢眼且絕等至
於開心見誠憂愛重、一洗世俗崖岸其鄙吝久矣微大雅無
以發此意殆未許諸兒竟也小隊出郊追送作遠自違森戟雲

樹渺然連日欲作書道歸、之禁征塵在衣篋硯為廢偶宿分
宜七里殘日入戶輒寫綢繆風濤滔、嬰緯忘食金護玉持世
道將有嘉賴歸鴈草、尚謀商榷

賀楊提刑允恭號高峰

某昔者望七十二峯於洞庭之南以為嵩恒岱華類不可見見
五峰三市之近皇華臨之遂得以相望下風未見猶既見矣迺
今使帆凌空泝巖石而上僕家去大江濱可四十里天其予之
以日迎見之便慰此平生云胡不喜其茲者伏審庾政告功刑

其二

塞惟而問風俗猶昔四封持斧而行東南于今三命旌

旗初動約束一新仰惟某官識透萬微才當八面陽道州撫字
之政所謂吏師元刺史參錯之奇可布天下天子以公雋於倫

紀使得以便絲衣堂上之奉乃眷西顧如此江水一節常平二
節綉谷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平反一笑庶其在此公歸朝朝
即典風化一家仁二國興仁尚觀大學之顯效某杜門掃執知事
常後忽里巷父老驩傳明使者將至伏櫪之驚躍鉦鼓往事
如夢不足細陳其所深自幸賀者三聞風雨託諸提封小人有
母繼自今得安於其子之養是則君子錫類之賜服之無斃堂
堂在目即聽匪伊輒以書先精神孤往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昔侍同朝自詭相好茲不得又以繁縛為踈遠惟公勿深訝
某行吟孤嶼回首吳山烟雨中書郵來往時後泓穎欽尊仰法
歸深密姓字不到雲霞段外公正如此非於名門有所簡也階符

在望徒有稽首某茲者伏審朱幡春動紫馬星移民樂耕桑
靜方安於晉國州稱富庶勤強更屬於張公兩地送迎二天今
昔恭惟懽慶欽以某官霜明月湛玉勒冰清端嚴有大臣風澄
不清而撓不濁循良入漢吏傳寬有斷而愛有威小停權於天
津頻合符於江國歲之不易民胡以生將懸青杜之飢遂易淮
陽之附立兄上爭杜術雖去住之良難席前問賈生忍傳呼之已
迅自天子所以我公歸某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
一毫本以為公私撓獨詩松百畝日騎牛叩角其間天惠仁侯
自此更不打門犬不夜吠猿號鶴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候迎之初不勝依倚謹具劄子自陳燕雀之私何當詞狀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念朝廷為季然

丞諸公者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共其事日
夜滿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
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
也嘉舉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其
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開狹分撥米數如發
難之以依元糶價錢皆旨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
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
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肩為此計
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若親民若其以
實思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
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

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官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
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徃勢
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
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
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曆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
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
中便成吏奸八九分且閭閻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
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
承間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
此若有管見馮恃寬賈又得稟陳

某昨歲待罪開下明公騎鶴驟鳳下我青原相望寥廓不能以
時刷翎振喙徒燕雀來不圖天孫雲錦飛墮凡格金聲玉色參
前倚衡固不以既見未見為間然也某官歛岳翠以為神氣卷
湘水以為波瀾駕蓮葉而味玉書仙芳纒之舉芙蓉而弄斗柄
道運堂之長樂鼓鍾西清惟惺轉輻星辰經緯雲漢固其命也
風月神螺小此盤礴綠緜方底王曰遊歸其旦之為斯文屬目
昨承使者之來即從脩門作意馳謝會匆去國出處殊科歸
臥憇書尺盡廢光陰不堪把玩歲年如許念厚意久不報矧
然薰沐祇對主書耕釣一壘五雲在上臨風詹訴之至

回江州李都承與號懷西人

真頃風颿回薄自湖入江目穿高牙恨臂不羽一棹從滙浦來

五雲絢爛照映清越對桑落而飲故人之酒鼓手中流而聞夜覺
之難至今使人意氣激昂借力下風飽我滿腹乃以丙寅視象
羨全下塵埃抖擻末繇面謝軍將扣門斜封三道突入眼角臺
餽使蕃縹袍之私何以持報共惟某官關洛耆俊韓范聲名參
井鉞旗聯寶奎之錯落江淮草木被玉節之昭回吟肅庾樓梅
花噴神老熊當道貉子不敢越一步夷猶岸情蠶管莫涯方面
詠不敢辭圭錫以須勒此堂、燕然石在某漫浪出山落身枵
軀問官、靡問吏之荒而民氣則憤、未醒絲棼莫理如之何
其淑後也明公惠念疇昔肘後丹訣其肯為某爰邪臨風切、
亟拂吏笏具酬濼約歲晚寒驕頌言金玉體府壽此宗廟社稷
之身宣豈無醜敬者三肅以請

冀去年在宣州一江上下幸甚數相聞然所甚恨者過湖口時不能轉江西四十里拜屏下共登琵琶亭以無幾英豪之下風也未幾召去又未幾汰婦一出處為天下笑知心千里外當亦謂何其比者伏審晉承旨升直淵圖詔璽中褒錄車之趣共惟驩慶某官關西遺老江表偉人崎嶇諸葛之兵間氣吞河渭偃蹇元規之坐處日盡江淮天方祚宋襄成讎嚴公歸本朝坐帷幄老成謀國處置得宜使姦雄伐謀兵端不開將社稷實受其福某爰緯小心一飯三禱屏伏深山幸不見棄於君子專使遠來持書問勞將意孔厚猿鶴為驚區之心拜高誼而杜門齟齬未知所以為報也九江未除人想當宁急賢應不俟代某嘉與海內延頸大用倘得衣被餘光遂為太平幸民公賜六矣江

空如許執筆茫然相望一方精神馳往

回潘檢閱

某伏以歲華晚晚春事權輿共惟某官鏤玉晶熒凝旒簡注神之相之台惟動止萬福某濃熏鵲尾酬敬腴施曩從集英殿門吾榜得人以執事重海臺沙合雲月相輝至今斗牛猶有光氣顧山林僻左擊鴈悠々天際碧雲明發不寐千里眉目忽照宛陵為之登然以喜欽以某官斂崑崙以為神氣捲溟渤以為波濤玉質金相宛平無自眩之色泉清松茂浩然有難進之風乃今紬石室之秘箴為搯書而出色視周六典作宋一經南豐以史學稱進裁大典安定非他人比宜在經筵某鶴夢正腥起廢出坎壈壻為獲被命于征郡枵然虛真山周水瘠處也敏手爬

梳猶懼不饒况不穎之尤者乎不規而頌非所敢望於同年也
稟酬崖約寧乎不嗣音願言努力明德對揚王休有昭亭委成其
敢不肅

回鍾編校堯俞 字景前號方若

某曉汲凍清以贄萬一之謝首干穹乃其明年山中風月晃朗
望太乙光燄九霄吾書無翰不能時一飛到梅花月影忽疑是
君而米家第二帖至矣施稠報眇自省歎如尊執事以離齋
漢之胸試金玉典墳之手駕軒就重拾級升高此達掖之至禁
而措紳之交羨曾子固晉裁大典為史學皇朝康侯宜在經筵
非他人比其鶴夢正寒大化驅之出自湖涉江風帆回薄四十程
乃抵宣山澗水瘳眇兮愁予敏手爬梳猶懼不既况不穎之尤

者乎高明局外之見何以教之滿硯冰澌濡毫如帝尚規
以寫繼繼

回吳制帥華 號恕齋

某林慚澗愧矣此來幸甚在玉節照臨之末九華山下蹉跌
望塵拜手雙魚分隔雲漢助圖下文感心超越昭代表報節重
閱位貌於不有方驚喜未定間五雲籠靈自玉麟堂翩然負之
所施所蒙非敵已以下所得道德之味流注翰墨後人之意
也消怨齊先生允文允武之才有體有用之學以王謝之衣冠
而接風流於江左以朱程之講貫而窺閭奧於魯東顧今吏道
運孰袂惟成雲崇詩書而抑刀筆坐俎豆而行甲兵鉅壁東南
公其天人也耶經制西事當在朝廷錫命師中不如歸衮其敢

誦所聞某生也晚於一世封胡羯末之勝幸甚皆得下拜而於
怒齋識獨早卷尤厚於亥之望神泉戊辰之陪紫雲之其後來
事也今則以列郡而事宗壇何敢仰綴宿昔食斤之香豈無是
心非所得僭詎謂臺觀駢羅光昭國自上而施之足以為德
某敢不三肅使人恭奉嘉貺若夫以往復為禮則誼之所不敢
出也謹三熏三沐松酌主書于瀆清嚴臨風愧悚

回宣州洪倅

某馳想芝山屹立如寫坡鳳閣代有茲妙不自意天恩宛陵朱
紱斯皇乃肯英堂下探海清致亭雲月邀我敬山不後不先
未有如斯之巧者也伏惟執事日光玉潔之襟繩直準平之度
重堅御良之材真所謂喬木百圍秀色千霄望清都太微之垣

細尺有咫課丹岷緹屏之嚴當階而并胡尚縮於緋魚來同看
於黃鶴意者康沂之歌愈出愈偉有謂之道會身之以築石榻
然郡政之闕者乎思昔頴水嘗立其祠而正獻以賢行佐理至
今談者猶橋書不下某於鄉之與刑無難為後而吾執事則真
其人也前茅在道旗旒舒頡頏其龍降此未見至於采珠委
貺鄭甚於先施覺地氣烟衝舞貝斗牛矣聞准弗敢當亟鍾而
端於瑞華之側區南此條家排究占酌庶當是愿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回吳直閣履齋之子

某以之時間東南二石筍王立九霄自陵陽蒼實為綠野午橋
 佳處亦鳥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仰惟某官揚休
 山立之韻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代有英妙未既見只神爽一
 方某臥青原山中驅馳良倦上恩俾邵越在鳴珂循走彷徨連
 符趣赴不量此來未知所以淑後喬水婆娑五雲綯畫尚析薤
 詢俾就玉成某遠奉瑤音緘既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為容既什
 龍中衍輒鍾鼎以歸太乙之府望履非遙臨風翠

與游凝刑汶



某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怒長未
幾光燄五朶與空同雲俱來往飄順風航波瀾之澎湃洒石鍾
之清越窈窕張王迄抵雙溪子月丙寅俯視賤後辦香西望敬
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氣軒、磊、照耀東南以宰相
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其為家擅出色纏綿周道肯復倭遲惠
露灑、江之民幸矣如溥寰何會有溫綸四輩馳下某不善為
斷得郡復枵至之日視官、靡視吏、荒民氣憤、如也爬剔
焚絲顧氣力所至終覺五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之他人
惟故山松菊衣被綠雲亦已過數旬茲隴蜀激惠未涯微疇昔
不及此相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懇、側登樹一漏萬惟青陽
將動綈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禱此豈無散辱戒為榮

與趙知郡孟適 號菊山

某頃從南浦亭邊抖擻般函道所蒙荷且矯首于太乙之府寧
林宴坐縹緲絳霄紅塗漫、勞我宵柵執事以玉雪界之精神
臨睨八極朝閨風夕玄圃識者猶竊蓬之錦衣照道紫塗橫舟
蕩漾柳風噓吸竹露澗阿樂矣如頌、望歲者何建章夜半尺
一堂、畫省紅雲著公高處惟日望之某不善為斷得郡復枵以
子月丙寅視篆昭亭下視官、靡視吏、荒洗垢爬痒亦曰視
吾氣力所至然山凋水瘵非刀圭可療肘後神奇惠徽大福某
不敢以望他人也焚蕪淪雪西鄉奉書以謝以祈鼎珍履約願
言金護至持對揚王休臨風悵結

賀前人得旰守

其昨在宣州拜書亡何客攜琳琅來京師欣浣如對匆、去國不成報襄歸里以來杜門深念又無從嗣音為謝徒有清夢夜遶金峰忽讀邸狀欣審丹鳳揚綸銀菟籜鎮八百國封爵莫如同姓之親二千石起家共讚惟良之牧先聲載道闔竟為春伏深歡抃飲以某官景緯光華仙潢清潤淮南桂樹了無貴介之風李白桃園綽有神仙之韻軒陛宜當於三錫轅和肯泚於十同瞻惟東野實介南服紅泉碧澗髮髻丹丘白玉累烟參差綉陌聊商羊於朱紱供衍燕於清香大宗維翰价人維藩丕動袴襦之喜九卿執羔三公執璧言觀衣烏之歸某辱在眷知助喜百倍既不能振翎刷豕從燕雀來謹奉書寄便申慶迓兵當已在道不知開藩消卜何日某尚當屢賀不一賀臨風馳泝

與趙監丞淇 號平遠

某乃歲之秋緹騎來山中嶽翠蒼寒琳琅照映章不成報內有以然寧不嗣音僻左之以世道如許風起雲飛中夜人物之思為此耿々上念井絡丹詔起家映月棧雲先聲浩蕩盖有望木牛流馬再立武侯之事業又壁窺萬一意必與南山泊子秀諸公上下雲龍共此光明俊偉之舉縮手袖間臨睨天半此其大本領大經綸政不易涯之野水橫舟蒼虬縹緲山君川后日有疏附即日恭惟台悵萬福某漁隈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尋度謝舊意此是投拭笈箬之陋耳三辟弗可乃以陽月之望東書出山涉重湖越大江整々四十日抵戍以是月丙寅抵賊事凋城敗屋枵然大聶耳搔首踞瀕望洋氣縮維宣距鄴僅隔

雲東望薰香奉尺書俟起處魚徽藥石立我沈痾梅花晴昊
挂笏神馳

慰前人

某昔讀檀弓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其居使之然也
伏惟先大傅大丞相冀國公之喪既有日矣地不千里不能往
弔一介奉禮今也而後能來死罪之嗚呼皇天祚宋國有元老
數百年宗社之靈長千萬里風寒之險要蛟龍在淵虎豹在山
屹然長城為此突兀天乎不使愁遺蓬奪之去主上震悼傾動
朝野伏想生平翹館之英俊舊日麾下之將士與夫二邊之百
姓四塞之英豪見碑而淚望城而悲者不能已、矧夫家門之
奇禍父子之至情攀柩奈何嗚呼痛哉某生也晚當公佩天下
安危分不得勇世執鞭令而追恨則已無及獨念由有辨香婦
依平土亦既不克為公壽惟有為天下慟哭敢西望靈輒揮淚
百拜而獻之公而可作尚其我許嗚呼悲哉親喪所自盡也抑
先王制禮之意是有節文七君子為孝之道在於顯揚伏惟執
事重致意焉即日孝履支持某頓首奉伏起居臨紙哽塞

回安福趙宰與搭 號為齋

某追記疇昔同到蓬萊慈恩之題杏園之宴善以故不與焉然
同年之情豈以四海九州為藐然哉王孫乃龍種世有籟雲麟
今不溯紫清上宮堯顛待百里之地而君之簾陰晝寂千室鳴
絃實鄰吾父母國人誦子產令其時乎某私獨念今天下豈有
可為之縣、不可為而可為者人如君者以可而臨不可於是

知材具之超常流百倍矣長書下貽燁然春華溜若清風與我
之厚昭切至情多言不足以殫謝意也某守郡無補誤渥為郎
縮循墻行且歸里嘗觀棠陰以與邦人共談政化之熾坐推
吏塵具報記空撥諸來施不敏流汗

比一馬二僮日在泉石深處聞山外塵埃亦頗作惡坐對浮雲
亦開口笑不自己耳君解墨綬去意紅光紫氣冉帝側乃猶
廬陵客幾畫至前翼然起仰黃柑紅袖二美并既杏苑論情我
之懷矣冬江霜凋萬里安流目送征鴻知有順帆天際如駛伏
楸拳中書不中書復字蕪類併希錫察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繼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為桐鄉百姓頓足

舞即拜書畢離潞為學障為韻業入賀君輩讀書臨民正為今日
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為賜也既汰午歸里即閉門
不與人事山顛水涯翛然獨往而使者忽持玉雲來君子之有
情於人也既勞問之將以厚禮復申其綱繆焉某誠不自知其
何以得此也宣人歌舞賢侯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
令公二十四考蓋人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言語乃得
因見大夫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回首碧落山川鬼
神猶有餘愧宣敗壞至矣弛之則期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
回職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潁川
右者曷不均弘俾執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謹東望重
掖身心致敬陵峰堂下有目足見父老尚願道山林不忘之私

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命其臨書不勝拳

回字國陳節推容

去年闕下拜書稍得數未幾聞捧檄投文不知陶鑄何處人
物其自是即汰斥去閉門深山遂無復麟鴻一日之便忽使者
來山中欣得狀帖見示小錄方知昨者衡鑑所嚮近想歸舟湯
漾彭蠡吾知心正在香爐峰白雲下耳宣之弛征執事首從吏
之幸而集事僅足了吾輩之責非相與為賜也書來乃知宣入
以此為多祠之以識其不忘之意林揚於孺子之入井豈為內
交要譽設抑桐鄉父老此意亦能使人感激耳宣為郡凋劇極
力扶持幕書間想見勞苦無錯糾結以試利器天下事正有賴
於方來耳某前冬一出去秋一歸進退行藏惟其所遇而無心

焉今則奉親課子琴讀書流水青山悠然獨往不煩故人江
雲滑樹之思也史記見既家藏本皆不及尚當朝夕以稱所蒙
明善錄一部謾佈岷峩臨墨馳泝之至

與吳提刑觀

某頃特罪闕下薄奉函書襍被來歸嗣音杳邈上下人物感念
世道未嘗不於門墻拳也某比者伏讀邸報欣審玉陛出綸
綉衣移節夜醉長沙曉行湘水已著平反風酣章貢日麗崆峒
更煩輕熟江湖相望原際增輝其官宣慈而惠和高明而正直
義豐授受孔孟氏之淵源江左聲名王謝家之門第蚤立登於
閭闔過坐殿於蓬萊竹馬相呼春生襦袴星軺所至雨臥拊揚
茲洊捧於英函乃肯臨於梓部刺史故人按事飲酒情法相當

忠臣孝子畏道驅車君親交盡靡需席暖已趣詔溫某杜門深山去城郭甚遠而於太和差近初謂旦夕使旌旆贛石而前可於快閣上下迎候一拜忽僑英蕩小駐青原某按之始望則蹉跌矣瞻睇行臺輒易奉狀代敘燕雀之萬一若夫揚清激濁洗寃澤物閭閻欣無所患苦使屏退之蹤亦得從歐畝以自放適是則某之所自賀者也臨紙切

與湖南陳提舉合 號中山

某猶記乙丑之夏從江西提幹得往來行書江闊雲空年光如水每懷世道上下人物未嘗不中夜耿某茲者恭審奉以府節駕常平車衛獄連雲遠挹海山之秀天困麗漢近垂楚分之光原隰春深旌旗風動伏惟歡慶某前年與公同除郎去年

與公同除節不才安得追附名勝自分却立下風猶幸時論不磨得公輩落參錯使民物吐氣國庶幾耳相望千里北斗在天何時執鞭寫此冲儼

回林學士希逸 號竹溪

某夙有幸獲與介弟為賓恭因之有以詢居處著作之萬一不戚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詒令傳後竹溪先生何憾哉一日之赫者多矣千城而赫者幾人為一日計者無千載也矣

回贛守李宗丞雷應 號樓峰

某優薄林阿不虞使者之涉吾竟也迺自空同來顧我猿鶴米家書畫光怪滿山此豈四海九州同年無情者邪僕家青原

深處實與君侯黃童白叟接吟而處自下車以來但見年穀獨
登黠黠屏息不需數月報政赫然茲豈獨千里能事環君侯四
境雞鳴大吠晝夜相聞實其受賜僕也彈琴讀書於其間其賜
多矣敢圖高誼厚鎮撫之委既盈箱非所當得睇瞻霄首頓
首知歸吾鄉宰邑於使天之下者三人焉其一為陳行夫若羅
子遠蔡濟甫皆曲江齊盟者奉令承教必有可觀廬陵一歎異
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自惟章貢素無雜事而得歲又偏鄉
人顛頓者往々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闕繫苟可通融兼愛秦晉
公之惠也謹復書空山白雲無足持報薄言采藻臨風如馳

回交代湖南憲新除湖北漕李宗丞

某既專鱗幅奉起屏猶有腹心不憚齋摩某屏臥寬閑無復

山外想公朝念其流落界節起家使之繼明公印綬之後聞命
憮然不知所為堂有重譖蓋年耄矣湘行且千里舟車迎待不
堪顛頓是以懇悃丐祠冀便私養天高聽邈使旨且頌叱馭回
車進退維谷將從鶴髮而來耶則非養志將又以香火請耶是
何為者而為是瀆也謀之乃心稟之親老且多姑以旨甘屬弟
輩單車將指以明不敢自棄於明時而復以不得將母重告之
造命俟驅馳數旬即乞身以歸為臣子稍盡已分耳某於門墻
知己論交非一日天又開之以奉令承教之機是其與四海九
州之同年其有情益摯倫等誠不圖解后及此古之君子其為
人也謀之必忠愛其人也惟恐其不入於德故敢專陳出處
之際惟執事啟誨而圖利之言不盡意臨風如馳

與江西黃提刑震

某幸托年盟夙依屢部竊跡萬山底衣被末光飲墜露食落
英粗安半菽公之餘也久踈晤寫滿目春雲一水盈、溯磨河
漢某茲者共審出翰鳳闕移節虎城春信初傳立變桁楊之舊
天光下照重瞻禮樂之新依然故部之江山籍甚先庚之號令
伏惟矐慶其官剛不吐而柔不如寬有斷而愛有成發為文章
正詣韶濩動沮金石凜然節旆光垂虹蜺聲揚紫微早分穎
川二千石之符就秉天囷十三星之節據案叱吏笑比黃河清
開門賑飢功過中書考上久簡孟博登車之志公遂為勝之持
斧之行春風遍地而佳狂虛夜月當天而魁麗伏載馳載驅維
騏維駱靡憚罔咨來游來歌如圭如璋言觀肆觀某避影杜門

久矣不作山外想不圖元會之日上恩覃及流落界相讞於珠
玉之側虎鼠同器猿鶴笑人云云

回林司業應炎

某夢想巍堂、於朝花院柳間追隨猶昨日事也玉烟劍氣
輒輻崢嶸杳然在碧雲崔嵬之外江月流水實照云、某官以
水輪金井之心胸發黼黻火龍之光燄而又慥、乎言行曠、
乎進退若汲長孺若陸敬輿若慶曆元祐諸賢充公之為表裏
庶幾其無愧領袖斯文旗翼元命天下以此望公者殆人、同
願玉立以需之某自歸來乎山中俯仰半菽不復得與四方書
牘從事此從尹曹黃文得誨函草木同味玉雪照心欣懌之餘
感慨係之某蹠蹕之蹤何為者大化驅之一節誤落湘雲避

走陳情俞音竟閱單車徊徨且此首涂行復求返吾屠羊而已
渺天一方重此懸沂專容陸續貢敬

回信曹羅宰子遠 名荷號澗谷

某去年聞雙鳧南上落空山不如燕雀之為有情也大化驅
人作江東客數月爬梳枵未見端倪會誤恩名環沔班過當
亡何狼狽而去蓋踈閱以來居多道路之日出處乖方滋可為
笑杜門息影中高情厚鎮撫之專介持書勞苦臨風馳感可
人天一方信豐山水色見謂讀書松竹蓋影滿簾著吟人其
中所謂予方有公事此豈錢穀吏比耶勿需終更西清有詔壁
弟何為者赴新昌且百日商鉅馳河未知攸濟惠徼如天之福
寡過多取數矣頓瑞皆佳邑藹吉人鼎立空同真一時之盛

當路或令舉所知某幸甚有以籍手薄言脩布小附芹心非
敢謂報倚筆詹沂

某臘前函書往來庶幾契闊之意年光拊鷺見雙壁蓋留兄
季困專紀綱定來仰惟同年長者所以惠綏荒寒皆可感也某
雲臥深山世意落一起一仆非人為之上天蓋高匪怨伊教
敬威念容安得不力執事昔為之助喜今亦有以救其不逮乎
敢請季困值儒者之窮執事以氣類遇合所以位置之者能甚
萬間寒士公將薄其施於一時所謂兆足以行矣某為之歛衽
新年喜雨燈前報命馳想一方臨紙情

回羅子遠就賀除京推

某俯仰歲年甚知聞問頃知卷旆來歸衣錦有爛且趣舍人裝

于然東矣亟欲學箋所思雲顏鶴倦不可拈拾竟隨夢寐外
時一動寥廓想江邊鷗鷺為之悵然忽得手書音我空谷華衣
流離辟易久之其審帝闕出綸天京司轄姑養篋駕之頃停傳
我勇之音伏惟驩慶明公契古胸襟吞雲夢者八九外物瑣々
遲速何心積之厚發之弘宇宙間華軌清貫將次第而取之以
其時考之則過矣某風雨深山避影却走乃元會之日公朝以
一節起其流落回首三湘驚心蕉夢清綠香火旨更趣行悲親
以遠役為憚進退維谷莫甚此時旦夕罷勉拜命姑單騎之成
驅馳數旬乞身歸臥縣上同年有情不隔四海九州之遠毋金
玉尔音真一語以自壯拂拭過情非所敢當也占對便既為猷

副箋文

某一日既端拜敬謝芳題并報信豐簿攝寫之既二之日
謹遣介馳諸席間雷奉起居不敢繁敘首祈壽養某昨歲入湘
後隨身微纒中詹游字下閨焉嗣音繼聞趨戒朝裝某司京權
某念欲笑悅暫復以申風雲發軔之慶一春脣行路浸墮因
補既捨空同後潼川趙同年來為懸賞在河陽舊桃李處鴻
沙指公猶記東西所以告新者甚厚因得切論備門近况大帶
深衣長身玉立道德福澤方來而未艾也吾鄉諸老行輩落々
出帑然靈光惟今澗谷先生依星辰傍日月一日騎麟駢鳳朝闕
風夕玄圃勢正順耳某初陰杏集素聲心期慕生陽之回車學
毛義之捧檄得郡山深俯仰半菽君師天地之造知已錫類之
餘也惟是求牧力綿未知攸淑回首菽芹我愛桐鄉豈無一言

益其故人并寄父老因風東向頓首以請

與汪安撫立信 號於源

其仰惟曠度絕人不作過幅僕安得以書生力尺徒事高明幸
察之某許者為高安受容受察於玉斧之下公不以衆人畜我
我質德公未幾公去之而僕亦以憂患連年臥山中蹤跡跋扈
不足為知心道也撫念江流人物如此未嘗不中夜耿々其茲
者伏審揚論九陛建憲三湘人無異辭國有生氣共惟慶愜欽
以其官名高九牧氣蓋群公江左管夷吾足係英雄之望軍中
范老子能寒寇賊之心往者金湯中流忠績簡在上方以南事
為慮諸公方面隱然長城一代數人百年幾見公不得不力紀
勲旂常歸袞廊廟日此等而上之某退在漁樵未忘縉纒聞公

此輩為世道擊節偶逢黃君強立長沙使介率然上狀仰聞如
床強立名不遠其昨嘗薦至館下強立每謂公以意氣動人能
使人不愛其軀其感激知已可見今茲適在異府從諸公遊公
不以生客視強立強立奉筆墨以佐大闡豈直一日之長而已
憑筆借越向風如馳

回前人

其望五雲多處以驚劣下乘幸甚自託於禮樂之下風既奉儷
函布郵牘脩大闡府之敬迺不我後先使者銜命即之於深山
中翰墨陸離光動節屋拜而後敢讀已而亟拜居今天下論
人物一方一曲之士隨世以就功名謂之無益於成敗之數可
也當大方面建大將旗鼓使國有龍虎馬不敢南向其周公瑾

祖士稚之流乎天子召拜樞近修勞還故事少府且出節付以西北煩公辦此金戈凱馳歸袞廟堂作太平六典四海以此望公亦公志也某少也驅馳嘗有意事功雞鳴奮發杜懷固在然而亦少衰矣被旨行湘顛倒繡衣豈堪重著惟宿昔於門墻厚知已厚惠微字下恃此敢未適三月移卜先塋有山間之後受印之期尚在夏五竊聞四輩在道車馬有行色天怡審其一見之機乎何為屢得之而屢失之也追憶前年自直廬汰歸公以書存問推許不薄海內時流得此於名公者正恐無幾今承獎翰益佩卷之江濤渺然事會何極何時執鞭寫此傾蓋其臨風無任馳泝之至

與胡都承穎 疏石壁

某已端具僿積惟敬籤房心之精微敢嗣陳之某於當代知名夙有取履結轍之願寄書梅外嘗寫我心遠道報襄如見顏色伏自牙纛卷零雨而還鴈闌湘深馬泝寥廓伏惟以任重道遠為心以難進易退為節魏堂卓然佩安危而繫輕重乃合聖哲馳騫上心焦然金城圖帥表微公孰與於斯追鋒在道不俟駕行矣某冢畏壘山下麋鹿之與群而猿狖之司曹也公朝起其流落山衣易繡舊夢恍然一節走趨幸在通德里九轉寵靈塵用後某行當掃門以請拜狀梗槩臨風卷其一二節出山指碧雲崔嵬八風吹不動處知為神龍臥洛所也前者幸甚脫屣堂下進瞻寒適子之館授子之絮胸中經綸之奇傾倒敷露中夜憐慨音落九霄使人驚且喜今而後知宇

宙間未嘗無劉子德輩某持以去峭嶮襟袖尚有萬丈光此殆未可與俗人言也某以疎決故一葦下長沙初約先拜見而後往帥垣下偶有牽制稍違息壤之舊今茲回棹潭濱將由便道單車負荆門屏之外輒遣一介先道其私幸豫戒猿鶴勿以俗駕為拒率然馳控倚上面敘

慰饒州胡通判 石壁之姪

某茲者不圖先令叔某官石壁先生遽捐里館風馳上征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執事者骨肉至慟為國受吊撫孤大誼定力如山足可以對岳雲之靈鬼矣顧惟某落後出辱三阮之知乃在一日之間老仙用意慷慨與之上下今古撫念人物袖中辦香僅拈出一再老仙所以命之者更在度外覺桐之音方希

而化人之裾已不可追矣山聲慟哭悲不自持謹哀綴壹鬱為奠詞往者如生尚為我惟一賜宣燎豈勝感涕之至

與安撫李大卿希 號首齋

某已專具僮積申敬記室私心梗槩不嫌齟齬某辱知愛門墻非一日之故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每一念此神爽飛馳江湖一雲本不甚相隔彼此出處解后參差至闊絕乃爾僕之罪多矣明公當世人物卷韜山林四方顯望其一出方時多艱黎瓘忘食然見王茂弘者固以為江方有管夷吾某有計日以俟鋒車耳某避影深山久不作馳鷺想公朝念其流落界節起家釋絲上未而于征未知所以淑後幸甚區區走步實在中台之里十年契闊一旦逢迎豈命物者開其親炙之機而惠顧之乎如

聞閉門謝客雅意絕塵然待故人固自有情猿鶴必不我拒相
望寢近幾許如馳

回水州楊守履順 巨源之後

其尚論一世人物紫朱其綬唱呵車塵若是者駢育矣求其忠
義貫日月處漢賊危疑之間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殺賊奴取
累之金印此事付度外豈不凜凜大丈夫哉父老謫謫百年間
吾見先大師一人而已其官鍾岷峨之秀嗣夔夔之勲忠臣之
門天人之所共祐國士之器君相之所東知石崖齊天唐中興
頌功處也公采其間寧不感慨今蜀道難蜀道難公收拾群人
手揮天戈一節之還從甘棠刺第二頌旂常濯光于前聞人
其何幸身親見之歸隱空山望湘雲千里不圖使者遽涉吾

竟仰惟明公主張斯文經始棘院以相龍飛與賢之盛大張門
顏使某也得執事後君侯所以厚我不同他人小人雖無能為
役烏乎敢辭貢院二字借易奉上進之退之惟命未諧握手往
來心聲庶幾古道之槩臨紙奉

回林侍郎卿孫 號雲屋 在臺時

某從望關山矯首五雲多處漫跣起居長少以府傳仙東書并
繳貺琳琅之翰仰惟緇衣宛變古道顏色為之歆拜傳仙不肯
望然而來以書先訂出處此意亦頗謹重已遣禮聘之且告以
初筮如九層臺基須令堅壯可耐靜以待次不失雅道未知傳
仙何所嚮若其來訪敢不惟命戒之共

回前知衡州楊秘監文仲

其已端飭儷積致敬心之精微不嫌齟齬首祈垂燭其於足下
非敢以氣類詭流俗之蹤尚想疇昔載色載笑相遇不同他人
至今歷歷在夢時方孔艱荆吳多壘坐廟朝籌帷幄折衝俎豆
正張趙韓范之事業湘水以西勤勞一障天子曰歸借徑斯文
本色俾執事樞歎見之晚其閉關念終不復作馳騫想公朝出
節誤及荒濱回顧黔驢易對湘鴈遂命且放單車于後稍蓋君
親之誼即尋香火之緣衡雲照人垂執鞭弭乃天上笙鶴不復
顧雞犬矣所恃襟期有素且未忘甘棠則其居中庇之誨之其
與蒸湘之人均利賴焉昂首慶雲伏楮耿切

與劉尚書徽

其夜拜文昌朝馳函啟感激疊下不嫌齟齬首祈穹采其庚午

待罪底班望英躔萬夫於絲綸閣天章潤色衣被青黃雋永味
言稱於天下曰知已歸伏山阿分霄壤絕不敢以世俗書尺侏
主進吏熏香宣夜北斗以南共惟某官文章綴言而皋謨器度
商彝而周鼎陶鎔帝皇輒轉造化燭六合蕩八垓吾道之福布
渡流衍翠幄青瑣之後容文劔紫荷之凌駕由八座而間兩社
使天下再見希文雅圭之風流其嘉與人士旦之稽首某茲落
之蹤一意返哺夢寐不到山外公朝未忍捐棄投拭而起之復
令效湘節牛馬走煙霄流眄不進不止蓋疇昔之盛心未愆也
其始以私養巧開廬英高聽邈且趣之再奉明命以趨一之日
甫復回鴈布宣德意唯謹湘人尚力抵氣味俗輕生蘇息而調
服之既竭吾力焉垂天之雲覆靈其上訖濟我後其為之夙夜

顏言因謝有祈臨風怡結

與陳察院文龍 號如心

其夙在眷知屢歲契闊杓祭奎明經緯碧落曉夕詹馳伏惟執事以光明俊偉之胸負法家拂士之望鳳鳴朝陽萬物吐氣擅厦密勿熙明日新陸勢處中汲黯居禁精神強而本根充外難不足平也上方屬以經濟俾執事樞其歷落之蹤豈堪使事公朝不忍終棄盡出嘘揚始以私計不使迎侍冒干閑廬趣旨且放單車于役以五月一日受印司存既見父老具宣上德意然究猶相挺山凋水瘵扶持調習庶幾一日非晚且再陳情為歸養計俟誰在矣張仲孝友儷語循比藉手不足以當劔首之一快臨楮無任

其輒有稟瀆其昔者以臬敗由書生本色只當在斯文一邊不應以刑獄為職故凡寬厚惻怛處人皆由之而不知其有不可以誦令甲者則譁然以為過當所處非其位故也自後諸公速有論列皆不實知其人不過以前疏潤色而為之辭其常顏一日有以自見於天下使知吾所謂衡氣機者而未易遂也今年復除憲實不願就丐祠不遂銳欲再請又念起自廢閑豈當童瀆已甚故且黽勉驅馳亦謂姑以平處之可也既入竟乃知湖南風俗大不然其若以身事懲創靡然風采懼無以肅一路觀聽又坐失職故初至不免見之榜揭謹錄本以達台覽夫如此初未嘗有嚴厲之事特示之以警戒之意蓋於職分不得不然才作此差遣便是惡滋味兩日刷具一路獄案數目甚

多矣非劫掠嘯聚等事他時審覆既圓皆不容付之輕典某且獨奈何哉某此來不及侍親處此亦大不安俟踈決後惟有乞身歸養所恃知己肝膽相照臨書不憚傾倒念其又要其必有以教之嚮風卷之之至

與鄧校勘林

某頃繇春中走赫號闖輦下知上徹五雲閣久矣一節奔走行役曠焉嗣音矯首河漢盈一水某蒙賴如天之庇以孟夏八日辭膝下五月朔吉受印於衡陽初見吏民既宣上德意退坐棘木塵中與徽纒相尔汝為之弊焉江去湖不甚相遠始者殊不諗其風氣之悉至此始知尚力抵氣以血人為嬉九城一波莫障其欄某以為怒之而不教非古祥刑意也見諸榜揭嚴

而不為殘楚人亦頗為動悟其肯於中也然某以書生為之非其本色不諒者衆此十年所以有申韓之謗以至於今日是安得而忘吹蠶之想乎且重闌以老不得就養單車傍徨雲舍切切旦夕踈決後且即丐還屠羊使叱馭回車於君親兩不為失此其所以謝夙昔君子之教而庶幾乎年盟之盛心也厚德錫頌某愚微福于宇下盖方新焉偶逢使武亟詞起居且敘其所以跋躓之馳驅者造對清切臨楮泝卷

與陳直院維善 名合號中山

某前睇紫霄寅致儻積心之精微敢嗣陳之某昨承鵲袍出使翻騎歸班嘗領廬山下所賜手書光氣垂虹下照空谷撫歲年而如雨恍河漢之一水也中山先生文蓮斤而成風氣振策而

奔電元龍湖海突元宇宙支架明堂曲指萬文光並緯國典華
帝制天下固以為未也大明奎壁晉執事樞使士者顯之欲伸
淹弼一夔一高某落之青山自返吾哺公朝未忍捐棄昇之一
節使與衡鴈相周遭草木吾味一引手馮翼之端出緇好某始
以私計求閑願聖恩閱俞且趣之載道遂以朔月見吏民宣德
意然楚俗尚力抵氣殺人為嬉撫存而調習之未易為力明公
宿昔寒惟棠陰如屋五雲緯霄影落衡杜某為之夙夜頌言
因謝有祈臨風依逝

某頃侍親抵郡輒持尺素野負紫清懷今雨之綢繆望下風而
慷慨也壁弟來京師拜夫子之門黃河泰華天下鉅麗之觀壁
也所遇多矣今天下稱文章大手筆落之可數平園西山諸老
之風流散在三光五岳間日月磅礴河漢經緯吾紫微公嘗當
之南州之上僕將帥以聽某讀書涉獵筆墨空疎方青山蕭
然水上之風猶若意會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間於故牘中檢
拾親長之說見於行事迹求千里民氣覺稍洽和書生不
知向方能終不迂闊於事否昔人云未識意先感水火流燥記
吾味久矣教思無窮勿替引之某豈勝愧

與魯縣尉先之字孟參

某自前拜書後回首鴈峰不勝拳之水口吳權寨米及承手書
備見纏繞故舊之意百單二歲之姥孟參發揚之安序表章之
真足以為衡陽一段佳話某六月朔日祖母初度亦及與一城老
者相周旋人生七十古來稀是以自七十為始千數百名中其

最高者為九十六延此母於堂進起語言殊覺不衰惜未有過
百者鄉間有羅提幹存叟祖母去歲滿一百歲其嘗借朋友十
餘人往拜之當時有詩歌成軸今年又百單一矣此是大家諸
孫皆儒者提幹登科有福有壽又非衡姬比劉守却未知某旦
夕亦當為文以白之韻斗絕與湘問父相隔適有自建昌來者
云五月二日廖恕齋過建昌知五月末主人到臺觀上矣司存事
首尾閉繫無如孟參在恕齋必不能相舍安序權事半年添此
繁劇想一旦釋重負甚以為喜某於賀恕齋書中已備述孟參
一役人將爭出我門下此自無說但願足下歛以靜鈍守以廉
朴一如平日則天下之奇材青雲之遠業也韻事稍簡親老以
下俱安平亶出雲庇但有疲於竿櫓以一人之寡應四方之參

覺甚苦之鄉人相過者隨分處之亦不至甚相炒中間只一榜
禁假託大者婦之臺小者聽之縣或以為得體頭又有出甲一
項未易杜絕今春此輩在廣聞某新上皆急於歸就保伍乘
其畏向之機近日未免先事諭曉度今冬可得安靖湘中既
獲諸渠魁後想道州一帶已無事湘鄉諸處狡獪之風當是
久已帖息茲因專介信筆傾倒薄芹并瀆向風如馳

與曾架閣

其曠不奉狀者累月杜門山居無由四方上下以相從於顧盼
咳唾之末馳仰中得會李文復卿廡知起居之詳甚慰子曰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百千年間天地不佐萬物不育推尋其咎常
於患失之私基之閣下出其浩然之蓄積與當世之大人論成

敗爭曲直言不合輒然竟公榮途引於前禍機休於後而毅然
不變由關下自處則本心為事也自揣持固者觀之則豈不
患此失哉歐公所謂我輩中人教歎教歎因復御歸并介以有
請先通判託孤於先侍郎先侍郎以其責歸之架閣事至重也
執事不以某弟為不穎使氏名聞講好以來涉四年矣中間歲
月雖多機會甚少以故告出吉禮猶切遲之獨至今日則造物
若有巧於其間者執事當驅馳江淮而某赴闕就道執事卷風
雲蔽林壑而某恰亦骭躡來歸兩家初意識不期有此暇也某
方尋香火之緣自分閑散而執事氣宇蓋諸公名聲動中朝扶
搖九霄匪蚤伊莫則川駛月流舟飛為奔非復有此之暇執事
終先子之託而某了同氣之責今其時乎區區肺腑已具告之

後卿并疏其事真以閑徹幸執事終惠之

回吉守王提舉似 號敬岩

某僻居林薄間望旌麾所蒞遠在霄漢道德朝望蔚乎輝光
可仰而不可親是其分也迺蒙寵戒今有間教之便忻快何如
入冬暄寒相薄適有采薪之憂莫醕隆厚滋負皇恐謹具狀
謝他容參謁并叙區區

與廬陵龔知縣日昇 號竹鄉

自螺水而東望西山廬阜與三江五湖如拱揖知蜿蜒扶輿有
名勝宅其間相去蓬弱良覲差池北斗芒耀徒取心目爾不
自意桑梓幸會牛刀大手姑為此試共惟明和介潔之譽此邑
不占己乎跂予望之艱難之秋得君子之政與拜熏覆之既滌

篆云倣未能躬闈賀庭謹具劄子代布忱悃非晚當圖稟謝
不敏

與贛縣許權縣

惟廬陵與安成為比郡山川同在吉志今茲遂得自附於鄉黨
之末幸甚休甚其往者於諸公間得聞政事一二有司敬謹莫
重於獄後世苟簡幾以民命為戲濂溪為小官不肯殺人以奉
其上東坡謂令人爭獄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聖賢愚不肖
之用心其異如此頗傳廉明與同州推官事前後照映辱在同
里與切增氣銅章墨綬貴上空同一同風化姑此相屬奏最匪
伊騰太清凌扶搖錢公之步武也其疇昔學枝曾於名門子姪
畧有相知者獨絢履末光未有下拜之日其如傾企何適陳文

成甫來以為託身桃李之國輒拜此以識倦陳文并乞公庇
也率然上狀未繇參侍仍冀自愛不贊之寶以須遠至

賀劉敬德補入太學 名欽號紫知

茲審捷來南浦聲振西雍才名三十年說屠龍之老手冠帶意
萬計快走馬之脩程儒業有開士論稱服共惟驩慶其相期半
生聞榜折屐無絲造慶謹奉頌函芝楮二百千敬為搗捷之助
不腆皇恐臨風馳泝

賀鍾有謙補入大學 名山甫

茲審水閣獻藟三楹永聳聲月旦評中說八叉之老手朝雲飛
處艷三合之脩名 下同

與周德甫 為季弟從弟聘

某比者牽率朝從一相過兩日夜陪接議論之末極慰翹企獨恨去之匆、未遑屬饜耳中間妄欲以二弟相累陶治荷不鄙棄許之以相周旋甚幸甚休鄰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吾徒相與一諾已足政不在要約區、也然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幸郊之幣際可而幡然雖虞人之微非其招不往非義無以將禮非禮無以昭義交際之道不以節文將之終必有弊况為弟子擇師乎此書之所以不敢廢也歲禮之數息壤在前無俟贅述官楮一百貫顯人送上以少將聘致之敬告幸磨頓小弟差劣不可大腕鈴東燈前後早賜垂訪乃所願望觀德聽教行有日矣尚及傾倒其餘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文侍郎及翁 疏本心川人後參政

某久曠起居遽中連得誨帖仰佩至愛即狀間屢見可祠稟性樂樞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為諸儒典刑真侍後為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辟王來拜侍辱以家人進之得與教誨至成實受尊賜某向在湘承命問一路書籍後某去之匆、諸州來者不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韻書為一萬九千三百餘版亦已陸續印皆別容一日專兵賚申某治郡以來書生迂闊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七十一至九十六為男女老幼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踴

某比者牽率朝從一相過兩日夜陪接議論之未極慰勉全獨
恨去之匆、未遑屬饜耳中間妄欲以二弟相累陶治荷不鄙
棄許之以相周旋甚幸甚休鄰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
券吾徒相與一諾已足政不在要約區也然君子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幸郊之幣際可而幡然雖虞人之微非其招不往非
義無以將禮非禮無以昭義交際之道不以節文將之終必有
弊况為弟子擇師乎此書之所以不敢廢也歲禮之數息壤在
前無俟贅述官楮一百貫顯人送上以少將聘致之敬告幸磨
頓小弟差劣不可大腕鈴東燈前後早賜垂訪乃所願望觀德
聽教行有日矣尚及傾倒其餘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文侍郎及翁 疏本心川人後參政

某久曠起居遽中連得誨帖仰佩至愛即狀間屢見可祠稟
性樂樞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為諸儒典刑
真侍後為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辟王來拜侍辱以家人
進之得與教誨至成實受尊賜某向在湘承命問一路書籍後
某去之匆、諸州來者不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韻書為一萬
九千三百餘版亦已陸續印皆別容一日專兵賚申某治郡以
來書生迂闊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
自七十一至九十六為男女老幼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踴

雖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為貴禮遜興行詞訟希省又風雨以時
早禾甚稔晚稻豐登諸縣民皆樂業無持梗為盜如宿昔者
稍遺曠瘠皆其誨所逮宗老去國後今寄居何處想甚清健
心堂先生居雲川近流姬何批示幸甚遇郵拜書不宣備

高恥堂名斯得川人參政本心癸丑榜眼後來廬陵
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簾試全篇論題曰
中道狂狷爾原如何冠榜遂通譜焉道體堂謹書

與楊大卿文仲

某頃辭岫屢申教群王之府爾後僕之西還為空同之役一息
半暮海山一碧秋風凌之翹企不勝五雲終郁比審疏榮文石
等武頌臺制作一新播紳交慶伏深歡抃其官員元朝士西學

宗師望雲照五寒露清水之操壁奎行世懸黎垂練之光履時
訪落朝有老成真天聖之著皇元祐之麟鳳也入告長獻辭
章十事實之兩社以福溥寰其顯之延賤烏哺萬山間幾為牧
何補亦惟名父杜母之政是則是效蒙被吾味至于今茲辟嘉
采脩門得親典典刑以濯去舊意漫潤新雨愛其克梅及其第
此感殆未易名言也念間起居輒此馳泝空明并候所以教尚
折金玉式副前禱

與趙戶部平遠

某媿秋風中若有天人嘯新雨而沐之者眄播落之縵絲把
鉅麗而舒卷則夏六月錦闈較龍字也西平有子惟裁有臣春
秋嘗曰季季來歸國人貴之麒麟游秦時鳳凰集阿閣之候乎

朝廷清明再天聖元祐對揚訪落為東諸侯先洗耳琅、為天
下誦之其為養承之于此何補芻牧所以朝夕其民亦惟親、
長、之推庶幾萬一云耳諸邑大夫之相承通融一家痛痒一
體緇衣之宜兮若田君尤所謂用吾情者執事惠以所知於此
見田君益奇而某得納交幸也結幽蘭兮延佇此意履積傳猷
嗣箋

其繇空同起睨海山虹氣縹霄靡罅不照吾石樓大地一粟也
輒倚空明來詞起處惟偉人照以度外其惟明世雜選英賢以
綱紀生人金玉新政豈第君子來游來歌經緯乎文武轆轤乎
風雲伯壘仲笏叔出季處無非吉日車攻閭真實濟臂指西
北本在中書植之風聲旂常世、其拭目迥和殿新綸之下烏

哺且半期翫西祇益、耳旦夕歸命香火奉輶車歸即所安居
中引重允然終惠之望泐筆廉泉馳訊碧落豈不嗣音更僕以
請臨風無任悃結

與陳侍郎伯大 號篤齋

某薰沐微露聞教高寒惠微五行俱下之矚某玉峽撐空水沙
一碧神仙人弭節其間春花秋竹鍾鼓餘閑真神龍深卧處也
咫尺五雲不得時候猿鶴則吏執實丹黥之夜瞻明河自訟不
置仰惟一代翔鸞神駿騰蹕凌厲駕寥廓而振汗漫也舒為
慶雲卷為清颺其磅礴兮帝所則福在海宇其夷猶山澤則望
在廟朝六合一握天地一瞬也厥今訪落廟謀雲漢為章詔
書出廷和公且兩社某嘉與願、額手某區、烏鳥之情俯仰

半菽粉陰蔽帝宮持蠹之宿昔拊摩凋疲曾微芒忽而髮蟠々
間亦念家旦夕飯命香火奉輕車即所安玻璃一江光氣上下
某服媚之無數縑禮寄之九霄間忘其象漚倘沐涵茹幸甚

與宋衡州

某介倚心知不敢徒壘々西曹道邊幅首祈紆省某自抵空同
兩塵蜚翰忽殷動以寫心折芳非其寄遠春風千里著人如醉
至如勦敵之作不足乎楊綠藉而琮璜之大好大漸退却三舍
顧區々定交才數月宇宙意氣不帝華生忽飄風其相離不勝
回首明河一方如歎々何其官水輪金井雪柏霜松西岷太白之
精九霄經緯南平莫邪之氣萬文光芒馳玉軼而坐朱陵纏華
絲而當銀漢洗鼉鼉之窟穴飽鴻雁之稻粱已收暴公子之感

名小燕汲淮陽之清淨綠絲方底竚垂岫嶼之雲絳晴曉雲雀
傍觚稜之月某視郡印已十旬初至如人家風雨四壁空處
理久之方成綸緒日來甘霖應期粗慰農望想福星所次時
雨膏之早熟必已可卜怒齋新耳以同里而講交承解后非偶
然者遠想楚觀五雲衣冠玉立不任馳羨采々間萍薄旌一髮
不足當莞頓欲往從之湘水深三復是詩神爽飛越

與知江州錢運使

某日戴五雲苟且為治自省其私則統部中一支壘也等感有
截不得以杏園宿昔自詭乃者辱承彼賜之書草本五味篤實
嘔喻畧分際之崇卑申度外之纏繞言念君子終不可讓方某
惟盈浦控上下流古用武之國陶士行處元規諸公藉此以鷹

揚江表虎視河洛乃今天移福星作鎮此土激西江蘇鮒轍屹
長淮而斷鯨波作宋長城真北平變化傑魁人也東南金湯施
及虹翠隸也受賜多矣某私竊自念顏山長谷荒赤子龍蛇雜
襲而處芻牧之責大恨不任而欲以詩書揉強暴衣冠化刀劍
書生迂闊而不至敗缺者幾希明公回首曲江風誼一世果不
以九州四海之人視之則鞭辟其不迨也蓄其未開如天之
福也某頓首下風以請謹馳一介上詞起清澤采空青以自
附於潢汙有敬之謹狂嚴怛然控露潦畧

某撫播落之續紛汙空明而延佇龍光射牛斗福星出虛危殆
一夕九起也某之為初定隸照臨月調有典當不懈益虞寧不
嗣音董清良是懼五雲九霄凌倒景而下空同鈞為清冰溥為膏

雨地雖辟絕而天人顧復之益深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味之下
頃號五老之嶙峋襟帶九河之汗漫要其胸中磊落倬彼
雲漢為章于天者曾未究也忽而身作長城手提半壁嘉與一
道茶林而菽粟之西人之子幸則幸矣然六轡如濡王事一方
孰與入坐中書經制天下聞延和殿議名公矣某強顏芻牧何
補毫分目前四境無虞年穀粗豐皆澄清餘潤所覃也區區
素餐是愧倘使者猶以故人未即舉法旦夕丐香火奉輕軒歸
即所安徵福年盟尚終惠之遠道龍資雜還充遊翠玉春暉縱
籠無教謹具劄申聞伏觀新綸專察郵賀

與廣東曹提刑

其晚抱微露注之赫蹠上之東墜府昭有敬也某惟紫微雲烟

衣被交心若經若緯紛郁輪囷施及紅翠問山媚川暉浩蕩何
極諫也曰：稽首欽以某官才足以截蛟刺犀文足以鏗鯨躍
鳳力量足以扶巨鼇之顛頌東都韓呂家聲猷奕之江濤如許
更當坐玉闕為天子當一面綉衣霄漢尚逶迤五嶺間和袖青
冥之缺鉞行黃道之星辰方底縈縈已落天半其不戴五雲奉
重讓空曰小院烏鳥私情自揣逾分起視四境山長谷荒赤子
龍蛇未易帖服越雞伏鵠卵何以克濟迨至臺容如面鉄壁某
恃此無恐郡中舊例以八九月間申嚴編氓出甲之禁往：此
時况傳陳脚已動履霜不戒堅冰奈何近者妄意預行曉揭
使家至力說人：知所避就今年儻倖梅闕以南撫一草一木
之驚僕之責始甚擇檢求收吏師尚不彼發樂之其比為五羊

羅僉判拜書強賂持寸莛撞巨鍾多况其不知重飛刻公車不
俟終日明公有意天下士如此感拜感心謹馳一价脩詞節下
謝已往而祈方來豐：如也東望芙蓉玉立萬仞伏楮神馳

回汀州陳守

其惟自古民流為盜有受病淺者有受病深者淺者調其氣血
時其餽飼不待針艾而病已除昔之人有行之者龍其御施於
漢之渤海是已深者參苓之所不能可湯尉之所不能瘳則大
承氣湯証美昔之人有行之者子太叔用於鄭之萑苻是已今
者使部弭盜一事驚峯先生宣弟之心高明之識見諸已行者
其成效固班：著美賞一人而勸者百罰一人而戒者亦百春
風之和秋霜之粟施及鄰境胥有嘉賴特在更酌其受病之淺

深而斷以行之是殆非浮想懸度者所取與知也。贛之為州雖曰以五城兵馬鈐轄繫之，銜顧建立司存本意不過為贛民出他境使郡將得行通制之權要其實則依然一列城也。若有所徵調下郡實最實視朝命謹布腹心以謝委戒之辱，藁結恐悚。

與趙大卿孟傳

號松經前知贛州

某汲廉泉滌粟尾通之、主書吏昭初好也。某昨從相花間奉盈尺牘一舒泄其寤昔雲龍之私明河七襄流麗空碧地中之山謙水上芝風煥十龍九緹至今耿、光氣蓬萊水清淺縹緲環佩渴心湧泉一日千里某茲者共審玉宸煥龍金掌并班維城維翰維藩無盡之績、厥貢厥包厥謹網維六府之司禁節雲開神塗風動伏惟慶抃欽以某官祥源異稟若木殊輝綺綉揮

揚汝陽天人之相龍虎變化北平附傑之風勞侍從而厭承朝經駘盪而出馭娑公不淮海之薄上為宣室之恩玉珂金鑰之玲瓏花綬藻衣之駟奕徑摩馳道渙周御六命之頒不出都門。許唐相九人之拜某頃單車馳岫屨下鶴髮重、一夕九起效曠洗馬歷、陳情君睇天地之造為擇使州夫子奔逸絕塵乃使隸也。瞠若乎其後雖鴻燕差池不克面拜龜組然、聞百世之好山川其忘諸惟是求牧力綿未知攸淑一規一隨賴有柯則在我愛桐鄉不隔風雨肘後寵靈不彼而惠後之此固懋堂中父老之所共望賜者也。謹具劄子申詞起居未諧良晤願言金護至持式副前禱應舊治要來敢請其凡。

與前江西趙倉與端

號端齋

某澤雲霞紫閣敬五畝花竹下盡脫積弊惟高明垂譽某沐
勝塵桂雨今十六七年立其部下風則又六年僕以荒落之資
跼伏於青原山中如商鉅馳河遠莫致之先生如鸞雲游龍舒
卷九霄其女武不可俄度宜乎其欲往之而瞻望不可及也區
區九十之親就養空同今綉衣洛社中輩行也間得訪問獨樂
起處先生玩心神明之表游日日月之上蓄為清氛蒸為甘霖
一日舉而措之沛然江河孰能禦之我有宗老為國之幹訪子
落止以公歸兮某半生出處無足為明公道宿昔受教所以護
持其元龜者至今不敢渝世人自有一種毀譽道眼自有一等
高下先生度外大觀謂其人竟何如也某因論趙令君居中台
里又出門下值其良使函哀此墨以敘思臨楮馳訴

與吉州劉守漢傳

某澤頽被髮寫志、銅壺閣下昭鄰好也某日從郵置得
我私盈、一水間鼓宮、動鼓角、動精神流注絕出翰墨町畦
芳菲、芳造、吻何極欽以其宮、吞玉櫃之風烟披拂青藜之
光敵御雲其、今天地之至、古栢蒼松烟雪霜而獨立小駐
星河之棹頻分江國之符春露、袴襦神螺黼黻雨籠絃誦振
鷺連睛銚為、距而頑為廉瘦者膏而憤者醒兵衛森畫戟小宴
清香衣冠拜紫宸佇班黃道某宿盟園杏又尾朝花蒙霧一屢
稽首錫類、木空同密倚五雲多處楚波之及晉魯祈之聞邾
川媚山暉沐浴令雨則所以講信脩睦者柰何以簡陋廢采、
間頽以明有敬玻璃一碧此心俱東

某日摩挲空翠山如飭側厘以進之集古主書之側蓋於門墻辱
好有三馬園杏之齊盟也朝花之未至也三間風雨託於君侯
之土地也而豈但曰小國之於大國也有交鄰之道焉謙齋先
生不以小人之羨芹者為僭而察其明有敬之私是能容之其
弘多矣介使踵之不辭曰報聘庭實維放茅菲苾章是何君子施
禮之周執德之久而僕何以當之抑傳有云長者賜不敢辭取
數之多亦祗以婉頓去吉一水三百里而氣候風土習俗事之不
同未春已花之晴即熱山川之縹緲人物之伉健大槩去南漸
近得天地陽之氣之偏看不反不可以刑威懾而可以義理動書
生出其迂闊之說嘗試三觀聽之間稍覺丕變奉令承教於
君子尚頌維人有聞以淑厥後廬陵之政識與不識皆云一佛

出世山川出雲時雨流動此為霖之善者機也民歌路謠微聞
京師天子明聖恩光言遠某雖不敏尚能取皇甫公韻歌和之
占謝之次寫其輪囷寧不嗣音如此江水

回書州趙倅

某首春攜便符歸省道五臺下華裾為憐照我征衣雪跡冰懸
灑之清味至今彷彿宵樹間投膠拂靡不克闔屏星西來以備
賀上之禮琳琅金雞忽落虹翠三過楚然以喜某茲者伏審緹
軼行春畫堂開曉袖槐雲之五色姐樓月之千峰共惟歡慶某
官瑞登簫鐘秋濤瑞錦駕玉虹垂奇兒凌紫清而上之固其所
也賴之佩璲乃翺翔石泉松雲間耶輿藤簾綉小燕屏題方履
綠緹又看環各某視郡印十旬云皆商賈之賜也自省於涓

曹正負不敏圓楫鄭重此禮莫宜至哉鯨錦卷還猶有餘媿折
寄芳菲今雨何厚頓首拜嘉謹謝將命尚容專致履成之慶

回袁州鄒倅

朱明逾半南薰之時共惟襦袴行春旌旗麗道有燕有翼某對
蔗泉飭側厘東嚮以謝主書吏某頃叨節南馳得存端省三峽
烟雨中一再獲拜瑤林瓊樹之側疊之吾味我心寫芳執袪幾
何時明月千里惠而好我錯落華音下照虹翠赤脚踏履永忘
其執熱也共審龜臺借重鳳岳疑清時雨誦茲和風條敷伏惟
歡慶某官東山芝蘭之韻北斗梧竹之標朝發軔兮扶桑攬
轡兮玄圃識者已竊遲之兩接山水能久者神仙人邪竝文組
之即真以介圭而入覲某禊前一日奉重閣慈雲同下既三閱

月公事稍清得小遂半菽歡錫類之餘也實篋勤斯芳菲襲予
新雨洒濯感在下風采一芹效瓊瀛寄非所以報也馳遊一方

回臨江甚倅

夏鳴仲瑄良苗懷新共惟風月滿樓江山入句百神俱作某焚
涎瀟露專謝中消若兩廂醜能五鼎芍藥無庸為仙人續某於
東都韓呂家鼎鑄獨無耳乎頃一節湘行獲從衡陽廣文臺君
簷花情味甚春容也清江之上顏頰飛霞獨不得四方為雲
迨執清絕琳瑯金蓮光墜玉虹執熱以濯我心寓分欽以某官
水壺玉露之冷冷瑤林瓊樹之英英黃琮蒼壁之英上之清
都感之紫微使當選家穗本色石泉松雪可久為麒麟係子耶
底綠緋自天子所某將指圖功叨恩便養空同小院粗可從容

半菽歡皆膏肓之賜淮芻牧之才單龍蛇之俗險涼手未知彼
濟渠渠遠道頌不以規既謝下風尚沐新雨畫堂高處槐桂成
行春蚓秋蛇覺我形穢明公不以覆瓿而顯設之鉅軸爛然一
見頽發謹將復命不勝馳泚

回隆興熊倅震龍

某撫今而懷清風其契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提色絲於浦碧
追流水於覺其其慰沈有甚於斯乎澹圃先生以冰懸雪跨
為風骨以鷹溟鳳泊為文章以規圓矩折為政事挈其堂一者
之高處以經緯河漢舟楫江濤萬天一喙也陳仲舉千載風流
乃獨與歲寒結印修寔禪魁怒而起有不歸一落一者乎時來
則為當仁無避某而別十年無非俯仰林鳥之日祖母行年八

十有七切、便養成之此來公朝篤隸人紀之造而諸君子錫
類之餘也第五閱朔于此塵而入軌而出於民無絲分補行美
丐一縷香火緣奉輕軒以歸壘、襟期明月千里折寄芳菲厚
意不敢不拜薄將石間一髮非所以為羨芹也虜陸廣文玉堂
金鑿長沙識衡山簿猶昂、雞群之鶴中峰有以服乎兩峰觀
者為此膽慄何當疑去而上下慷慨目送征翰臨決馳去

與揚縣尉知事

某他日上下紫塗門草木吾味未必無解后之雅者也虜陵必
仙之庭數有英特發軔其間而君年又不可及當官風采東西
行者豐、誦言知為清脩知為績粟培風怒飛霄漢碧霞予
望之某誥恩便、夢繞松楸問伏我于菴有樂虛而干法圯禁

者霜臺遠以煩執事知敏手為可託也寒泉白骨蒙賴乃新惟
牽帥從者重愧之草持恩高明臨染無任

回唐書記

其一節湘行得挹寶烟玉氣於芙蓉池綠間疊喜味歡如平
生岸花催路吹絮滿衣輝其五雲落我店月厚意久不報作思
遠道回首雙然執事以瑤瑤玉佩照映東西為鳳先驅朝聞風
々玄圃可也赤雲瑞氣黃花瑞期當仁勿孫其花朝前四日
雲舍又十日奉 聖闈濟灘而上禊前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
仰半救皆商燕賜也江湖寒落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
晨夕每誦此詩明發不寐輒持只亦小斲我私米潤芹臨
如結

回黃強立

其薄游空同續繼半救故人知心千里寄瑤華音以縑籍之讀
之宛然促膝接語也強立以排淮決漢之酌行駕風鞭霆之氣
鑄為雄辭能使京師紙貴新豐會中誦天下事一日騰上風聲
千載其來此訟簡事餘力可及故讀四境倍捨絕南剽之跡
皆五雲所照映也久缺報襄輒郵專筒薄將聊奉一笑

回文教

無負

其久後充宗無從通譜弟幸托羊盟雲香集中不知西曾符納
拜否已巳之歲千騎過廬稜有意采山中時某適赴鶴書取愧
薛荔失此交情悵然一方之感書來空同陳誼天出欲往從之
湘水深令人覺柳子厚謂南方之靈鍾而為石故有多石少

人之論某常以為未也地氣自北而南古語斯意者人物之
數斯文之運亦莫不然至某端勝中州山川所未有也磅
礪鬱積而振發之以其時可矣宗文寔當之乎令業方來雲
湧川至樹之風聲快觀談之某半生落魄無足為宗盟道去年
單車馳向樓下堂有重慈白雲間之陳情至於一再遂授今壘
闔門就祿豈出過數力綿求牧本知向方宗文官遊海外坐隔
一閔一介相先是不以他人待同姓者委貺所及拜而受之薄
物非所以報何當嗣音

與胡節推勿黃

其他日盟之中辱玉山朗然照之舉帆凌斗牛樹席拾海月已
占吾成玉堂於此苟矣空回落葉間快讀子佛喜見榜花雙

峰巖嶙峋蒼翠相護輾轉何盛大如之國家三百年代有英
傑樹之風聲五緯聚奎之符彪炳未已滅沒草根者固復何限
吾成王一大振起之青原剋空忠節生氣是則草木同味也論
計畫誘媒雙親時某當以奉祠歸里尚從鄉稚耆侯馬首速慶
茲褰赫號寫此茂悅豐薄將抵瀆

繳奏某上中書札子 時吳復齋當國

某惟軍國萬微不至黃閣不敢為竿積區區懼瀆威峻惟鈞宥
是祈某頃惟人子之厄曾拜仁人親之之恩感激榮光永矢無
數不自意今春伏遇先生衣繡未歸為國柱石遂得密運陶鈞
以庶幾一日履裝之後幸其莫大先生當國以來上迎聖主悔
悟之機下慰蒼生蘇息之望所謂垂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先生有焉乃一日伏讀明詔許中外臣庶得實對言
事自志光明言路軒豁恭惟啟沃至深也某私念今事變至此
衝決橫潰使宗社有不測之憂者誰實為之病根在內膠結不
去終不可以為國是以積忱具書先陳其愚慮之而痛哭流
涕終之人非不知愛身何苦如此冒死今日之事急矣懼其至
於一旦則亦不免於死也惟是言輻如毛懼不足以感悟天聰
尚賴先生徇通國之心出回天之力以措世危於清夷光景之
域某九殞無悔謹繳奏藁具申伏惟鈞慈俯賜鑒察

賀發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某夏五之月伏從下土切聽朝命共惟天子蒐選洪儒布滿侍
從而先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正人登

天下誠幸誠莫不敢以草野有疎輒奉狀以為斯人之慶記
登錄及徹殿視私心欣喜莫可涯溪山澤深遠與廊廟本不相
接一日聞巷風傳歡呼則謂先生以某日踐政地參樞筦至上
聖明君子終為大用莫不舉首加額以為共相天子活百姓遂
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知權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
宗而斯民之譽猶出於直道僕為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
成寐夫以官壤之大久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
欣然相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已者此其心
豈千金之所可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哉我朝先正得此氣象
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動中外
後來出帥西邊入班兩地岩穴之士慕下風而望餘光蓋皆延

頽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為相司馬居洛中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競曰司馬相公元祐初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公得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嘗恨士大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口得動時人之耳目而范公不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勳中朝後必氣際風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為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所以責望於先生者豈與仁、親、笑與秩然而其同草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今西有叛將東自逆離而江淮與強敵為鄰強

與富財之道無所於講止上不得怡宰相以為憂其憂其於此而學士大夫私相擬議痛心疾首以為方未無窮之憂其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不可禁者其幾尤切凜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捨攘憂危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孚於人心一日舉之以從民望則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未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今當揆身定大亂奠安方極不敢自以為功而方嘉與天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訂謨於帷幄則當揆所以隆體貌敷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鄙侯所以舉代於平陽茂弘所以深器於安石其為天下國家計者甚悉豈曰身為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係於方來之世道

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愛過計以為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疇必然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范馬不及為之事先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為其亦何諱以謝天地神人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執方不通於世脩門之書每視以為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覽不倦自天下之公而言則僕之喜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行墨樂為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瀆也伏惟先生少垂察焉

某忭惟三台燦煌之精貌在雲漢下士之人夜庶領之曾無羽翰可飛應於經天光耀之側間者不揆雖荒繆之筆墨時得以

上登洎史而觀道德聽教誨自謂未有疇昔則左右亦以其人為何如先生度越常情嘉惠後學采於窮約之素以為可進而教之廬陵之士凡來謁先生者未嘗不深念其姓名至於造化人物之地先生所以提撕薦進使之得以齒下士於朝則既有日矣乃者秘府之命從天而下空山不頽之蹤跡一日有聞於人自宰相鈞陶而言曾無所倫私而某心口相謂山澤之人何以及此是蓋有所是來而不敢忘也當秦之世必有均調皇極之輔深思遠計周及人物雖遐遠僻陋如不肖亦使之無所曠棄凡二曰不遐遺得尚于中行今當揆以之秦之未成也必有一陽為之先而後裝陽之氣類隨其汲引以進今正人滿朝大抵以先生為朋來之倡至於晚陋亦得依乘以前初九日復茅茹以其黨在

先生當之也之六二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二嫌
於初不頭為應徘徊不字至於十年其雖不足語此頗惟劫而
從之者衆矣蓋至今日得先生為之宗主奉命驅馳惟此時為
然其他無能為役至於守其本心不與流俗為軒輊以求上不
負知己下不負冤瑣之所存則或可無愧怍於此尚惟先生終
數之某欽惟新命亟應祗赴願以未服外庸不敢即造朝班區
區欲俟宮觀兩考批蒲日徐拜恩渥蓋已顯狀控於朝矣諒先
生當許可之豈勝清崇未即獲待輒奉杖臨拜懇悃

與前人

時以前宰相帥湖南回

某半生出門下幸甚乃從湖南以一節奔走閩部去年此時拜
長沙壽星甫償分願潭衡相望郵置信宿奉令承教王事一家

以父兄師弟子之情而行於連率方伯之際湘人或云前未見
此比而某也受賜為不贊矣先生之入湘也某後三數日而來
先生之出湘也某後三數日而去何其步亦步而趨亦趨也壁
弟於臨江候迺使驛獨蒙一再予進所以愛之誨之不令兄弟
無間然者曾不自意先生及豐城以下乃有門內之戚感德大
業如山如河存神過化之學先生其講之也孰矣某所得郡去
家一第而道本八十七之祖母與老母俱闔門長幼無慮二百
指悉從官居麻帶俸粟是皆公朝錫類之造郡事頗簡四方
庶幾發之告日來風雨亦似調順使苟祿之日得免曠廢非
大播之賜而誰賜奈古四者久焉適誅湖湘未了公事殊切
介介比日來連得舊同官書圖計議駐兵永明誘孟四而

生獲之為廣兵所奪尋且告饒經司取其尸寸斬以謝兩路先
是田定二據平原秦小九據塩田為秦孟四支援引孟四以屠
水明正田定二之為也柯倅摧全州首禽二兇磔於市自二兇
死而兩遂不能免先生一番出師其沒條理如此孟四不死
非但遺患南方其於根本閔憂甚不細且得妙事功之在彼在
此無定計之謂獻可失其令嗣如項屠陵生此士有數可為痛
惜矣望秦階中夕九起薄言韻寫有懷仲冲伏乞鈞照

與吉守李守丞弟 號肯齋

某在廬陵南陬蓋受恩之最遠者也其於當世人物無所不
從田間側聽輿論則天下伯淳雖隔在僻遠為河不聞風節首
聖州自前守去後無主宰幾一年雖號狐邱政泥濁斯人無

事亦云甚矣執事不鄙下士惠然此來天開日明是在今日其
實為鄉國欣慶仰藉商雲在上區非才叨恩入館極知負乘月
朔嘗造州閔印申免時聞千騎且入關某遂止旅間伺候攀迓
前茅繼聞少展適頭目受病旋軍不可耐不得已載舟無輿以
歸相距兩月交臂失之不敏之外其當如何方僥倖平復造謁
以叙困屆顯駛又門寵授翰墨山林疎賤之人乃得殊禮郡大
夫之德為不可及而某缺典之愧益加多矣祇誦來辱避席再
拜有懷輪囷具嚴初積謹具劄子繳申職事之記所有台翰謹
謹歸璧示不敢當也脩布草草顯圖侍見以謝

回廣東函提刑

伏以炎日正夏薰風自南共惟某官玉節霄明華綬雲度撥清

簡注穹壤扶台候動止曼福某論類廣清通靈金碧惠微書
月却立下風某選公芙蓉上掉牛斗儼繡衣之持斧肩瑤華以
為糧弘鋪太和勿問元吉某欽以其官蕭鍾鏗受玉天端方廬
阜青林毓白石清泉之勝北斗魁傑挺碧梧翠竹之標或珥節
於人間或影纓於帝所既盤礴而辭積復周遊以道遙流水青
山奪司馬尋春之志荒崖絕岳行瀛溟澤物之心欽哉刑之恤
哉使也言有光也樓臺映白日綺轡小馳衣冠拜紫宸綸音滿
下某起觀宣夜鼓敬明河方潤焉此樹之題乃贈以南金之寵
莫然三復愧此七襄某頃綴楚韶每虞綿未戢天從欲回却坂
之車更地卷親得江南之舍永惟錫類不隔善鄰雙續阻心焚
煌在素袖分疑露才芳錦雲繼下俚於九成教宗工之一莞

偷曉逢翠
輯進珠冰桃碧藕之清涼福英祿華之郁穆臺客
所戒鞭影
是趨

陳侍郎

某伏以回
東坂請自效於林鳥得郡江南取已稍之竹馬綢
繆錦履緌裝袞華共惟某官麾斥八極之風雷卷懷九天之星
斗古靈袖中之紫氣薦薦時賢溫公洛下之評不遺人物遂使奉
求勇之寄從而諧發蔽之私某半竹奚堪儼花甚寵想五畝青
山之樂亟請訂金懷四愁明月之詩曷酬贈璧謹具劄子申謝
伏乞台照

與湖南交代廖提刑

某汲漉香巖側厘喬志志于主進吏昭交好也首折紆首茲者

伏審鴻慈星燿彈節霜臺紫蓋障空開雲烟之五色綉衣玄漢
灑冰雪於九州號令一新江山胥動共惟某官金井玉樹之羊
度蕭鍾璫麩之聲名老氣崢嶸吐龍頭之山碧清文流屨貫龍
影之潭呈九跋敷中外以來皆推行忠恕之學惟刀劍匪徒氣
之惡賴旗旄指漢坂而驅于疆于理于南來宣王命其刊其討
其審曰惟民中汲湘水而除瘡痍豁衝雲而燭出枉禮樂遣使
臣也於昭原隰之光袞綉歸我公兮過任朝廷之重某頃旋均
嶮下一拜狀後繼得旨以臬事屬之宋史君某遂於正月未解
維而西先花朝之四日抵雲舍楔前奉重闈至空同上俯仰半
菽皆商賈賜也第念夙緣結習實開衣冠百世之好乃不克迎
拜馬前面奉龜組江海契濶有足念者近游之東西行人始知

歎節前玉節道盱境以時考之此公久建牙楚觀上美某不勝
為湖南一道賀舞後不入蕭然音節納之錦覆過者化之亦以
自賀也某春抄得府第所遺答書仰佩篤叙數月念嗣音相
望沈寂遂坐不敏茲想建臺有俟謹跽下風傾此稷精臨拜無
任馳訴之至伏乞台照

與前游西安撫李大卿肯齋

某頃從湘花間解維而西也故人意厚掉酒壺三十里而飲餞
之風飄兮吹衣芳菲兮鼓予吟喻篤緻一何勤也回首江空
明月千里因念何留楚觀望午橋鍾鼓不隔簷陰從谷玉塵曾
不能以數知今去之汀洲杜若間蓬弱三萬不翅河在天
瞻仰風夜如此悄結何某共以某官懸黎垂棘璫珠璣前鍾峙水

雪走雷霆精神麾乎八極沮金石諧詔獲文采彼乎五音維今
江濤正須人物外之而北門筦鑰內之而西府樞機曾誰老成
具有經濟青山五畝未容寄傲之深黃道九天佇耆傳呼之
某丕承商壽先花朝之四日抵雲舍又十日奉重閣舟灘而上
襖前抵郡抵賤事乍入沸糜不免輟輟既三閱月遂就簡平親
老安健如常半苾俯仰皆錫類之及惟起視四境山長谷荒赤
子龍蛇未易帖服商鉅馳河凜乎其未濟教思無窮惟勿替宮
昔重訓飭之秦寇一段某未了事而去日夜念此半年師旅數州
杼軸為空疽根仍存憂曷有極今聞罪人斯得黨類悉就殲夷
我愛桐鄉最為折顏撫摩凋瘵鎮定危疑湖嶺間方來正欠工
夫耳洛中花竹平安悠然長思當必及之某數月念之專張立

廷君及今方走一介不敏甚矣未繇佳晤暑氣方熾願言金誦
玉持以副蒼生之望孤臺有委一唯鞭影所向某臨風馳泝之
至

與劉吉州漢傳

某介特薄雲之誼忘其為瀆僭有頌陳吾鄉歐陽巽齋先生講
學天出從游滿門登科三十年獨處環堵晚見召擢一再登朝
先生居之淡如也其終於家終日清言接引後進未嘗為儋石
謀捐館之日囊中無餘贊諸生為集喪事愆之人生惟死乃見真
實嗚呼先生之風可使懦夫立也其子俊字資深世先生之學
頽然布衣禁路諸公每以鄉先生歿而無澤為闕典有欲從化
地言者人情好德信不相遠先生不以貧財遺其子而資深亦

復能守拙甘貧酷與乃翁相似區區謂文獻所屬五事當相與
輔成之大監樂善若不及又於巽齋為庚午同朝儻念其孤
分廩俸月資送之使先生有子不至之絕非惟使為善者知
而名公念舊下士之感心所風厲遠矣某旦夕亦謀具辭
資深至郡齋度幾前輩之典刑斯文之宿昔念同志孰有
嚮者故嚮以書至焉當暑蒸聽漸汗漉流伏乞台照

回兩淮制使李端明廷芝

惟龍虎魁傑手提鉄鉞重鎮東郊淮山崇々江水不設施於
南土隸也覬敬階符等威有截不圖親儼衣翰貴之榮光下土
伏讀感激某仰承寵戒信禮道幸真古大臣勤小之威心趙於
某同年宿相厚今又得以知也聯好人事結習非偶然矧知出

自晉公門下他日稱吾楚得人有所受之矣謹具劄子百拜控
謝藁稽萬罪伏乞鈞照

回岳縣尉

惟中興之初先武穆王乎扶天戈忠義與日月爭光名在旂常
功在社稷天報勳勞克昌景後雖百世可知也縣尉生北平龍
虎家而又偉然植立誰不知敬幸出結習乃託一日之嘗僚刊
諭批曆亦既欽承遠界鱗鱗為禮過矣

與洪端明雲巖名齋

十歲在湘中專人誦越拜起居過水報教以門牆一介之舊撫
問所及勿替引之相望廊寒感戴不可言前繼闕郵狀欣雲端
殿陞班安車就第于彊手理既了旬宣其水其仁歸游鈞共

惟驩慶欽以其官中知者備前輩與刑果歲驅馳侍國子華之
並出晚年脫灑靈洲野處之所無今世浮沉長途不_止足者
勿論固有樹元請老欵一日婆娑黑_而而不可得者元_生袖手
版還丞招天目山中逍遙野服獨_於得喪寵辱之表真天人
哉左華頻盛上方側席只恐禁中朝出傳宣天德夕至未容公
又作碧山學士耳某堂有重懸今年八十有七_昨者特指而出
牽於行路鶴髮不容迎養歲_以刀扣化地乃昇麾蓋昔_公園相
去三百里一_第可杭闔門二_百指皆仰得焉此先生_素固_云所_要
某到郡後頗與郡人相安日來四境無虞卓_收中孰覺風雨如
期晚稻亦可_堪惟是力_給求_牧來自方長_而率_淋後先生_福
唐譜出其一二以惠緩之_蒙戴而行敢不知_賜其_於右_缺禮

又矣謹實本赤紙申綠野平安之問采_潤并_犯嚴_候又未_卜
閩侍願言觀願視履益扶神明以慰中外屬望臨風拳拳

與贛州屬縣宰

顯有公稟保伍本領在於隅團比者郡家稟使者之命欲於十
縣後新整刷一_齋見之公文固已詳盡所謂差過隅團蓋所在
積_弊有公差者有買免者正在_賢令尹用其明_焉可因者因可革
者革按之舊籍參之僉言一_是而可決也使者屢問及此却望
辦以敏手月未如期申來隅團定則保伍周保伍周則盜賊弭
郡之所以愛成也而縣亦職有利焉申嚴出甲榜比想皆已家
至今有賞_計獎_榜煩更_備揭

回表永州

某引首三吾環清匯碧神仙人居之坐隔千里方冀衡鴈之參
差縱騎秋風落我虹翠疑然瑤華音之在耳也共惟某官以羔
羊素絲為節槩以清霜紫電為精神以布帛絲粟為政事自擁
千車來照二水發舒家學一二便是以破汗膽更民氣期月而
可百廢具興萬石山中遂為古蹟明海郡真刺史敏手也清
廟訪落諸侯來朝風聲堂堂歸植千載某承之使州境倖娛侍
庭空無事年緩粗登几前此龍蛇之洲皆辟跡然影要是天教
宿昔陰有以惠利之然親意亦復念家旦夕故命香火歸晴山
之南水之比矣遠道寄將有實其遊吾味之厚不翅懷連城而
佩明月也臨風慷慨亟此馳射尚歎緝爾中候起居伏乞台照

賀京尹曾尚書

某茲者恭審露綸浚澤生復隆華東瀾西躔冠十連之元帥南
昌北斗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耀共惟某官依乘日
月吞吐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紺
寒自巖之拔駕聲過我乎勇角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子
條小范老子出袖摩霜之鉞坐冷卷雨之纒雖真侍從歸拜於甘
泉慈父母來臨於京兆乃由太一徑涉文昌水懸雲琴而朝望
孚日暖潮平而民氣悅儼衣冠於建禮益鎮千鈞豈惟幄於延
和豈歸兩地某喜傳除綽阻茲賀某五緯明霄望龍泉之秋
色九河流潤懷虹翠之春暉謹具劄子賀申伏乞台照

回曾知縣牘類

號東軒後除御史

某去秋知紫氣飛度鴈峯法不得相候西風徹棘新雨來車知

必不我遐棄也未幾喜聞玉璫飛檄榮甚錦歸交臂參差殊重
回首今年出湘之日乃千騎載入湘之時又不得相隨雞豚社
中一數契濶相嗚耿々心知不圖悵羣遠持五雲下賁虹翠筆
墨淋漓起敬英妙而綠籍所及不敢當不敢當某堂有重慈自
高安歸後十年不克迎侍昨歲叨節本不能出請祠不獲命始
以單騎驅馳非其欲也輟輟白雲情表連上君師天地之造界
之便州非微福願遺端不及此千里遠將折寄何厚衣被重襲
其宏多矣乍理摩沸稟對景晏薄附片心非所以為報也蓬
萊玉雪小賓之松竹間會有新綸倚布婁賀

回曾連推宗甫

名

其淪穎應清起而謝所蒙東嚮曹一拜幾何年西方美人豈

不夙夜飛鴻踏雪聞其廩實去年漫浪行湘於東軒公甚相厚
鳩來八境又日從巖山先生遊獨於吾泰字何其闊如也春榜
既開聞謝家鳳毛世科盛事矣渠勝處蓮閣庾梅每念擘棧
馮此繁積乍入滌廩中隨此不敏而琳琅金薤卷五仙雲氣下
之言念知心喜而不寐吾泰字以乾坤清氣晶銀河朝發軔
兮咸池曠曝鱗於沃焦以其時可笑河陽幕中雲飛川泳老子
倚胡床誇有此客行由黃金臺徑上青瑣闥其單車馳洶樓下
十閱月大行白雲繚繞清夢陳情一拜天高聽下界以便符奉
重闕抵空同三見真英矣郡稍簡靜得遂半菽微皆錫類所及
也渠然頌不以規望塵拜易步難遠道第懷戒私聞車馬行
色且旦夕出領其倘來以罪去得握手道舊豈不快哉占謝絕

如馳過一碧

回李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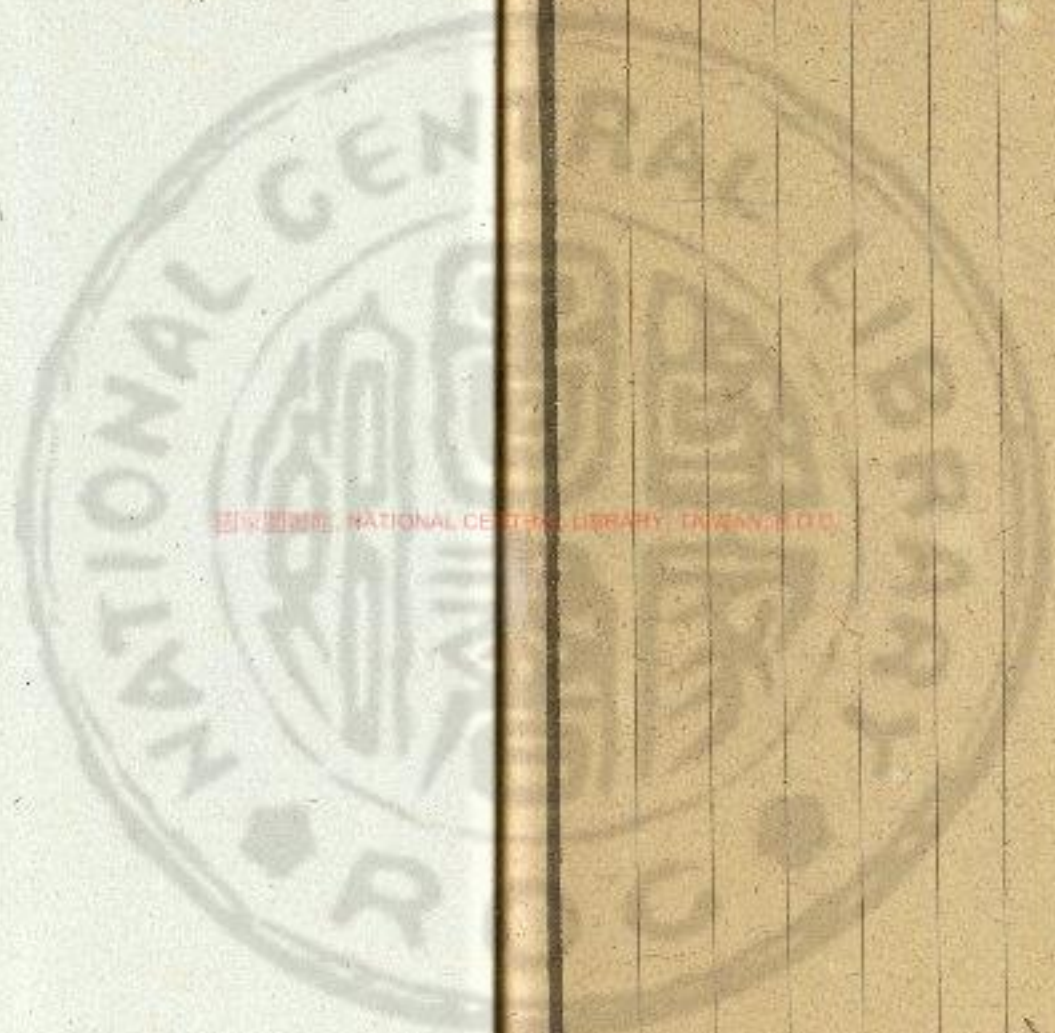
某一節稍疎間問千里相望方賦所思得手書讀之展轉情話
慰此契濶某數年以兒女講授為甚甚累歲初啓掖作成方來
三世交游此意不敢忘去區區出山親老不任行役雲龍隔絕
不得日奉從容本中獨處寒齋覺戶外屢不至靜中倍有方
冊工夫然門可張羅履緣自放所以奉師者必甚函缺負愧柰
何諭及小子年漸長當學聲律尤認真至第此兒自以為得師
其欲從師學而學焉又念吾先人以賦起門重於改作會賢且
奈何今姑尊來教擇賦師為代但未知來年有意他出否倘有
圖回某雖江湖懸隔豈無可效綿者拳拳此衷亦以屬之新昌

弟雅命東西矣敬憑使稟控別賤薄物少寄芹私令祖困學老
先生尊候多福侍邊乞道起居

回長沙傅縣尉

某他日接玉泉於涓涓中去之十年君且撫汗漫神變化而為
龍已高言軋霄自當向上位置需雲岳翠不滄騰蹕乎多府知
心貽書道君出處之概廣文又緹叢琳瑯以來目中將快見緇
之好也敢不預戒行窩汎掃以俟雖然落木荒涼之境飄風滴
蕩之蹤以君堂堂發軔而肯相從於庖俎間此意携持琬琰者
不屑也吾意不薄惟君熟裁之持對不敏切惟照亮

文山先生文集卷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啓

上樞郡陳通判高謝辭 乙卯奉送行弟璧同薦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廣與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
主宰僧亦出法護之有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已叢百塊
竊惟奎開成宋集詩斯文堯叟以壯歲舉魁堯咨為之接武子
由以弱冠登第字昭至後聯芳孫河奔孫僅之名宋祈遜宋郊
之榜韓家閣門 氏簪纓比一時兄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
感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德墨
不十歲而七劉或鍾接於童科或有摩於胃監輝煌簡冊雜選
衣冠至今文水仁山猶想流風遺俗雖巫步亦期似禹然賜賢

LIBRARY, TAIWAN, R.O.C.



何敢望如某者我等飛翹才長縮翅故家喬木借梯歸舊峽之
除官錄雲萍分白鷺為餘波之瀾劫皇祐磨帖久寒石室青氈閱
吳吳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考治勉為今日之箕裘
有穰君焉唾棄萬年之詭味難為弟者舊存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
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最寔花露滴乾硯眼之鵲夜帳木油剔
盡披頭蓋以孝弟忠信為實地以功名富貴為飄風非六六
餘子之儔有飄凌雲之氣自沈指時文之鼎即梯身李考之
階愈出愈奇類黃絹外孫之蓋曰屢選屢中竟成翰林學士
之葫蘆遂令伯氏吹項仲氏吹篪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
嗟雖伏未遂雄飛適槐粟之採黃借棟華而拈采擲番骰子局
擊喝六之籌寧起弓坂共上中紅之梁天開雙眼地設一頭喝

聯漢

解嘲揶揄鬼分明東首三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

十八 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而教
之益益恭過其官秀孕天台英斐帝學萬象器可擊唐柱五色
珠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鍾於雜優之地一從分
刺石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磨寶則頽川之黃霸斯民廣廈吾
道委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寢樂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
弄擬之亂繩衣撫清人戢攘叙之橫蕪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
尹京五日以懸還茲以題與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
花帖之榮恩是宜拂楮雪以煥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
負揄揚諒大賢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
不無汗赭於前脩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緝於後進

上舍守學愛梅謝辭

執鞭而御於君風裁久欽司隸推轂而輦其正天人幸遇翰林
欲借方寸地吐氣而言敢操盈尺紙循廊而進切謂為河陽方
司鎮鉞石生簡就禮羅王豫章未下使車苟爽已騰辟刻蓋人
非卞和玉閔不竅而世無伯樂駒困塩車必假先容乃梯後進
切念某策非魯客村僅莊林自垂髮逮二十年知肄業為策一
事家庭自為庠序要祖廬江興學之風文字懶傍門墻惟准石
室立言之法遙睇故家之木勉為良冶之弓子玉應而父金春
灼填唱而仲篔和夜按黃燈帳覺成墨凍窓呵筆火不思爐每
因深教於芹香屢獲聯輝於蕙集角能戰蟻占序榜龜朋社
陽秋過許洛中之陸鄉評月旦謂非吳下之家曩時黃槐聊覩

斑管合三萬餘於團棘事六十八之帖花如小子者車載斗量
况有司之沙披石飲誰謂燭九駒窓之際遽蒙黃鍾鼎洗之褒
風健鶴披騰北海一雙之鷗雲橫鴈翅搏溱園九萬之鵬必侍
郎檀筆噓而送之則進士虎榜自此升矣茲蓋共遇某官百梅
風捲八桂雲仍羅昭門兵甲於胸中激淮水淵源於笔下風搖
鱗馬不足為勇長吉之文章景星鳳凰快覩爭先濟之名望早
踰顯第徧歷要途嘗膺北闕之詔綸出領西江之衣綉兒童猶
誦君實野老皆識元城惟虎城舊治嘗屈典麾故螺水重米又
新持節蘇疲民於恩露清奸吏於壺冰坐念鉛為銛跡為廉安
有書如絲官如眊繫連搗粧執樂舊句重賡繒閱庫粟埋梁新
誥繼作茲蜃皇華之使就延鳴鹿之窟某忝以釜箕殆茲玉笋

蘇不泮苞人之乃誓無荒陸氏之庄云

賀吳丞相華

再登鉉路首冠鈞連以進士為名臣兩朝倚重以儒宗為宰相
四海具瞻天啓聖衷國有生靈其官洪深而肅括光大而直方
喬嶽泰山微細悉歸於涵育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頃天
子以為股肱舉海內望其風采霖雨未浹而收斂神功泰階未
平而黜閔光耀共借溫公之歸洛猶期潞國之還朝僊逸潘維
久鬱袞綉歸公之望均調鼎味復端蓋梅用汝之司公卿大夫
交笏相慶兒童走卒舉手懽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古今未始
多見斯人之望既切賢者之責方新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為天
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為端書成關以游談為危恍如人一家

情駸離而衆悔起如人四體批壑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
諸此枰更子改柱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
以布公道書辭群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
望在今日其瞻依有素慕恋惟深適造關以戒嚴聞揚庭而增
抃以書上光軹先伸賀厦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摠衣之敬其
為懇切因既敷宣

謝吳丞相

煥號揚連方慶昭文之命象恩詣闕遠修進士之恭喜當風雲
際會之秋得困天日照臨之下輒陳短淺爰叩高明伏念其才
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連唯諾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
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頃時備地官之貢遂及登天子之連一

第策名既有慚於負乘三年讀禮絕無意於驅馳宸命光華自
天而下聖恩廣大如海斯涵遂令參京兆之謀仍許奉團司之
表靖循僥冒端出庇存載冊戒行將下天威之拜彈冠稱慶遽
傳公袞之歸重惟柳氏之碑曾辱燕公之筆讀聖主備親之語
佩教方新仰先生長者之風銘恩莫報分祗更新於弦轍自今
密迹於鈞陶喜如其辭有莫能替茲蓋共遇某官內朝舊德一
代偉人金鼎調元曾接沂公之轍玉龍擎重再持憲憲之鈞屬
逢當軸之初與有得輿之慶某敢不勉摠素學而報明時仰台
宿之麗天既近輝光之照占赤雲而赴幕尚依履屐之仁

先生之父革齋先生墓誌銘乃江古心撰履
齋題蓋道體堂書

謝丞相 除秘書省正字日

竊祿叢祠方重素餐之媿備員蓬館遽叨黃紙之除由大均之
無恨故小子之有造輒據短淺庸瀆高深伏念某大江以西一
介之下幼蒙家庭之訓每欲行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何補於
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遭際於聖明獲僥逾於科第君恩
天大若為報稱之圖流俗波頹常有激昂之志當前年之赴關
遠強寇之臨江親見主憂之時不勝臣辱之義陳師江許悵無
一障以宣勞奏疏公車倘冀九重之易聽奔命而歸田里舉目
而盡干戈江迥川平非賴整頓乾坤之手糜涕雲擾絕無戴履
天地之身骨肉幸全於山林頂踵皆歸於造化琳宮香火接始
分而已逾石室詩書尋初心而未究敢而菲采獲備茹連便當

登崇俊良之時而秉校讐高籍之筆賢人在內幸無正朋字之
譏也運方平雅有讀秘書之暇顧茲甚寵非所宜家有懷負衆
之慚無任循墻之惧使之得進退之正所以報知遇之隆茲蓋
茶遇某官勲在王家澤被天下圭瓚鉅壺修召伯之來宣褒衣
綉裳大周公之歸相既仗筮箝而定大難將興禮樂而開太平
遂使乾清坤夷之餘轉為小往大來之會至如公選亦及凡材
其敢不勉企前脩恪持素節老博未至堂上已先蒙許國之知
器之既入館中當不辱溫公之薦其為懇悃罔既敷陳

謝皮樞密龍祭

領香火於祠宮幸書下考校丹鉛於冊府誤玷中除由泰階六
符之光為廣厦萬間之也輒裁牘記仰謝鈞慈切以登群玉山

冠履麟之勝持三寸筆將刊魚豕之一是為朝露之清班必
極人材之公選我聞在昔公惟其人是殊之學問揚億之文章
仲淹之聲名器之之氣節苟非其類不在此科伏念某學不知
方任未能信尋千年之靈簡早慕伊顏得一第之勲梁竊慚是
董深考國家之典每由館閣之途知負衆之懷慚恐頭躋之速
社故方茲仕已即丐祠尚口乃窮頗愛山深而林密觀願自養
徒羞月費以歲糜敢畫楓陛之疏恩俾處蘭臺而正字正恐不
免耳其何以堪之靖循僥冒之由端出陶成之辱茲蓋伏遇某
官清朝良弼名世大才燮贊化原大尊主庇民之道均調皇極
普薦賢報國之心遂使疏庸與叨拔擢其敢不恪持素節即勉
企前脩讀木天汗漫之書尚求指教陪丹地深嚴之帳何幸身

親懇悃深敷宣罔既

謝何樞密愛然

沈賢傳衣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後蒙先獻之知使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叩中樞伏念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持觴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竊鳳杞梓舉集權公之門教段駑駘誤登伯樂之廐名姓雖塵於函文是迹未造於仞墻山斗之望弥久而弭穹昧畝之樂愈踈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窮避世無求惟觀頤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省身念咎之時承明之廬著任之庭未嘗意思寐寔之瀆寬闊之野遽拜寵光胡為乎來哉

是有其故美想木天之清峻望丹地以凌兢顧非麒麟鷲鴛之英其如亥豕魯魚之謬係有慚於負臬敢自己於循墻茲蓋恭遇某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持樞贊化共調傳罪之梅報國薦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脩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座主將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為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何樞密萬里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施之丹鉛誤蒙推轂薦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私願手奏記切以觀遠臣以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閑遇大賢而相知韓公以為遭逢之感蓋受恩非天下之所少而知已得君子之為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

客屬受門嚙之隆遇以古道之相與充人生之至榮伏念某才不
逾入學未間道雖家庭疇昔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
之貧知無補於當世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
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投於常人之類庶免無負於
上帝之襄頃趨闕下之時遠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
不時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撫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
當時破腦而剗心何啻隻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
近名之心六太息之深豈曰貢生少年之過三十字之獻幸免
郇模東市之誅逮時事之既平激人言之無憾小休者戚其失
措好事者高其得名痛痒無知者以文求為賢操挾不正者以
諱說為議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立立

既奉祠而竊祿額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言姑盡吾分內事
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
夢想寤賞之濶寬閑之野遽沐寵光非華來有一字之深何弊
帝增千金之重雖深慚於負然幸出於鈞陶永堅乃心欲報
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領袖昭代真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
茂海內仰天球河岳之瑞曦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
江流之柱獻納日月之樞非徒耀不世之功名將有意
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多出前推後輓之功遂使
疎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脩稱堯博於都堂幸
借邵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賀江左相

大老造朝先台正席歸公有交綉我來自東用以作塩梅正置
諸左三台明慨八表清夷洪惟我朝相業之隆莫如元祐家法
之懿公平章軍國司馬實益昭文正獻議論廟堂微仲管仲
左轄或以學術真純而輔君德或以人物直諫而當帝心續遠
響以先秦兩漢之前文章鉅厯擬雄姿於黃河泰山之上器重
也深此自古之難無蓋于今而獨見其惟某官行閔石聖之塞
兩間于前寧人期之以伊尹傳說今從學者尊之如韓愈孟軻
尚論公之平生有報國之大節以君子不用為我耻以小人未
退為已憂董青婦女知其血血大夫想其風采自其驅馳
外服出入中朝洛中偃仰之年江上經營之日以至贊先皇之
大政奉嗣聖之初元賢與不賢一言定其可否用或弗用四海

視以重軒卓然一時人望之宗辰也三代王佐之事為公
之伊始問夢卜以孰賢朕安得斯人哉固無踰老臣者乃申帝
指乃稔師言金甌覆崔相之名銀信誣泮缺之觀朝士舉笏相
賀都民遮道聚觀天子引見以勞歸東朝出饌以錫宴遂由攻
落徑乘國鈞先天下而憂斯能後天下而樂有聖人之任將以
行聖人之時莫難得者海內相望之深最罕遇者君子氣類之
合方今師維尚父右舉皋陶贊襄於都俞之間寅協於和同之
際鈞無垠而橫物相天地理陰陽鼎有足於承君安國家定社
稷昔許於洙泗者困道路之厄而學於河汾者抱禮樂之慚道
之行歟時則可笑俾哉后五三之盛真吾儒千一之榮其禮在
山樓欣逢庭冊親見上下寵雲之會豈徒門蘭燕雀之私陽

程歸耕回首舊時之學士徂徠作頌傾心今日之太平慶抃清
深刊摩語成

馬右相庭鷲 號抱拙

紫宸備告金鉉登崇歸周公於東方來大老舉臬陶於右復得
良臣九鼎尊安三靈開澤自馬服君之著姓至伏波氏之封侯
煇進侍中特超居於外府瑞邊侯射姑借重於將壇惟賓至起
自書生在貞觀號為真宰然以草茅之跡遠出於羈縻之遭逢
未有親拔魏科素著清望布衣之極以一編為帝師都門之中
不十年至相位於皇威舉魯掩前聞其惟某官得聖人之和抱
王佐之學高山畜泄有潤澤萬物之功太極渾渾漉漉運用四時
之迹自顯昂措紳之日已雍容廟堂之風告后惟良有謀獻則

順乎外效王如我非仁義不陳於前其出處不可取託其喜忘
未嘗形色詭潛羽翼栽培不世之風雲驚蟄絲給醴醴滋來之
魚水先帝留之為宰輔之備主上待之以師傅之尊徑漢隆公
獨登兩社或主東隱之興故或參西軍之紐營郭侯之跡大奇
安石之名愈重兩宮明聖老辭章既峻昭文之迂遂正集賢之拜
朝家用元祐之故事學諱椒慶曆之頌詩儒者之渴僅有而絕
無天下之望方來而未已簡淡獨周於事物晦林所以有立於
路國司馬之間忠恕不離於須臾克夫所以無媿於正獻微仲
之際前席之風流未遠泰之幾會有開豈特輝簡冊於二百年
之前直將植風聲於千萬世之下其喜傳鵠字敬馬起牛衣知
廊廟之有人為國家而增氣昔通政府無書或說於門人今誦

相麻交賀敢邊枚朝士其為林詣罔既刊華

迎章發書鑑 說林

茲者英審渙號明廷晉壽宥府風生黃道衛辰殿之楚嚴星度
紫清煥斗杓之赫奕真儒無敵中國有人竊惟我朝之盛明最
製君子之翕合永林之參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天之贊
極庭當路公判重事之日于以筮磬治平之政于以頃篋元祐
之功若稽前聞復見今日共惟其官知周而道遠仁熟而義精
和風甘雨慶雲備四時之正氣高山深林鍾谷名一代之魁人
當為者為小官之初已淵乎有大臣之器誰起諸國人之謗我
衣而楫之我田而伍之公真大丈夫所為匪席可卷也匪石可
轉也突兀商都之缺壁卷舒騰閣之朱簾在江湖在朝廷時人

望其大用為慶鍊為侍從論者恨其已達六飛之馬任重而不
馳萬斛之舟舒徐而後進朕今天助順而人助信大在廷而細
在邊江漢沔水朝宗載揚我武夙夜基命宥密無競維人遂并
兩社之功愛發五兵之本宰相計安宗社太師時游廟堂奉之
以運籌帷幄之神輔之以折衝樽俎之密衣冠盛事具四方巖
石之瞻衣馬一堂有三公鼎足之勢適觀大業不建隆平其盟
耳以禮傾心廷播親見天地雲龍之會非為門闥燕雀之私傳江
兩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祖祿聖德之句請繼作歌并蹈之深
敷則淺

智翁守趙編脩端裔

漢藩課最使節陞華常平專欽敬之功兼察展澄清之志有識

交頌不謀同辭共惟某官瓚冰清流玉珥雅相早贊樞庭之畫
端躋府寺之崇結知前旒試虜外服華甚適大夫之日來臨歐
六一之卿廟堂知其為循良田野誦其為貴弟第二天不啻兩
于茲維明公屢上丐閑之章而天子正深倚重之眷爰畀
之任聿增塵節之光鮮于一道福星式快輿情之望晉公二司
真使行膺御札之除某仰席庇休倍深欣抃大厦成而燕賀敢
修奏記之恭六轡沃而駟馳實切執鞭之戀其為贊慶尚既敷
宣

回瑞州羅權杆

遙瞻松雪又羨漿水巖捲西山撫輿圖於錦水書移東里醒午
枕於桐鄉寵委新編輝主葉并天高地迥諒碧落之知心日光

自章君紫微之雅色謝私何限潮敬以陳

回古州繆守送端午

端午賜衣漸停望君昌陽薦道忽汁珍須行人貞然來思野老
為之驚見某官心清於水仁行如春岐麥詠漁陽方騰善政角
黍記荆楚尚念流風亦分百索之餘遠及一壘之陋其條驚晚
晚良感懇勤剪絲艾以為嬉強酌佳節對燈花而作報多謝故
人

回朱約山賀生日

鄉有遠尊獲在彌孫之行我生初度誤學大老之知庭室駢羅
使華鸞見共惟某官世間活佛天上壽星集萬戶如張子房而
壽考遠甚頌諸孫似郭中令而精神過之尚憐蒲柳之新姿分

以松椿之餘福既受賜矣細吟香山三十六之詩何以報之還祝堯同千二百之壽

饒朱約山歲禮

歲無多子驚爆竹之聲來盤有五辛喜眉蘇之未至曠時大老
萃止繫禱喧樞馬散林鴉遙得歲頌卧龍免播盤煙卯見鄉風

回前人餽歲

一擊樓遲不覺歲年之晚玉雲飛降頌生草木之春分四老之
玉盤起初平之白石某官陽和着物壽松當雲門有舊車換桃
符之新句庭多戲絲沸竹爆之騾聲我拉椒柏之芳馨當作第
次之光寵某庸登嘉賦祇佩盛心嘆巷北之榭榆吾癡未醒祝
禱前之強禮翁醉何妨

回前人賀生日

富公七十九歲嗟九老之不如潘岳三十二年覺二毛之已見
方揆余之初度忽惠我以好音疇昔折董行之謙從今悅親戚
之誼為好也長歌白雪之章遠以事之碩壽青山之約

彭知縣賀生日

潘岳閑居已覺二毛之見盧仝破屋忽驚三印之來愛之欲生
錫以難老親戚情話若是綢繆宇宙吾生不勝感慨矧復贈我
永言好之讀三星行誰解嘲於南斗壽八有歲尚徵福於彭城

回太和趙宰賀生日

三載淵明宰相相於五柳今年潘岳覺已見於二毛懷我好音
賀我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誇乎一鶴自隨約青山於

未老双鳥何許感流水之相知

回太和趙尉賀生日

潘岳閑居已覺二毛之見盧仝破屋忽驚三印之來為此大小
年之光異哉神仙尉之龍錫以雞老愛之欲生陽春白雪之詞
直成寡和而水高山之約安得相逢

回胡宣教賀生日

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復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方捨薪而
煮瀑姑顯草以供茶敢意谷虛有來庭實錫之厨珍以起其牢
落將之匪厚以申其懇勤門外柴孤自嘆男兒之老里中羊酒
敢忘親戚之情

回胡宣教賀生日

精門掃軌方身歸隱之盟依山結廬聊作奉親之計正辛勤於
結構辱折寄於芳馨室虛分塊北之春庭實委結紛之既想兜
郎之歡喜共舉草堂謝介使之勤渠寄將梅驛

賀朱大博得祠

楓陛疏榮並宮領秩平分風月暫橫綠水之舟守傲烟霞新入
壺天之宇和羊得所進退有階共惟渠官一世精英成牛華要
春風滿座人知公按之懷雲谷讀書我得助翁之樂聞已速變
龍之武未容高編與之飛官志有人相期何許臥貧當合正
桑白水之盟望麻姑山輟鼓蒼冠之賀

送齊主簿成功赴宏詞科

徑陸經塵前赴大科開五十難以試教官是名上等分十二体

以取詞學尤見充材慶熊魚之得兼觀龍象之第一某冬煬白
首晚歲相期久此妙音不到蓬宮之處看君名第之光杏苑之年

回慶陵趙守授贊

我輩蓬宮甚難產美人錦綉上有棲鳥懷我六誦持此三過
其官鳳其威嚴辨兮振振吹大乙之烟蕪款然特起織天孫之
雲錦輝乎相輝有星簿耶自此升矣某細敲白石遥想綠綺看
南山之雲魚而好我穿東郭之履欲往從之

吉州陳守緯台北人業西澗表親大常丞

分牧龍溪此非子坐退耕鶴隴乃得公書紛六纏之光華實一
塵之榮寵某官照人白雲有脚陽春家福凡十萬家民歌載
萬人至三千石相譜滿門藉甚靈話為然

為氓儻一壑之居他維五雲之在上吟詩自樂退求元亮之心
設榻洵若徒感陳蕃之意靈酌不敏摧謝未央

賀前人除福建倉

藩條報政庾節敷綸雲閣森蔽上接神奎之府天因明概下臨
須女之虛天啓九遷民爭二竟共惟某官渾金璞玉甘雨祥風
家有旂常籍其東山之名姪身雖朱紫依然太學之儒生蚤騰
駭馬於雲霄遂主神螺之風月人懷惠政帝有恩言奪南國之
二天遺東甌之一佛常平興起武夷之文獻可尋宰相時來文
穆之聲猷孔邇某退耕滕里喜趨暫裝輒持行李之棗庸展塗
茲之慶事大夫賢者庶自附於攀轅以我公歸兮將不勝其賀
履其為頌并曷竟敷陳

賀劉省元夢薦登科 辛未省元甲科第九人衛敬

蘭宮拔穎甲第傳臚過千曰俊過萬曰英人間健筆第一為魁
第九為彗斗北脩名柯峰翠濕於飛縷泮水清搖於振鐙行徹
昇比之席即歸鷺翹之班某正僻耕寬遂稽筮買賦雲山之紅
封焉得佳從摩石室之蒼苔不堪持贈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

共審肅將一札言收雙溪紫馬西來照旌旗而出色玉麟外遣
覺篆籀之生輝上日先庚懣聲勞午竊深慶林欽以其官羔裘
豹襲玉質金相說書而勤京師素積行秘書之學北麾而去江
海重為賢刺史之勞少稽漢郡之三公嘉惠建州之千里某久
我望歲際此行春宛水明樓已敬虛於中舍昭亭簇騎敢先候

於前茅謹具申聞伏惟丙照

除湖南憲通交代李樓峰 李改除漕

東風一道喜鷓錦之生花元日十行愧牛衣之換繡幸其歲在
之新好託於杏苑之舊盟一介施先七襄敢後共惟某官負宇
宙之志出文獻之傳高山深林世載其魁傑青天白日人知其
清明地望接乎西平聲名垂於北斗瑤編玉牒參天上之神仙
紫界粉牆隔人間之風雨蠡鳴珮而登馭安乃弭節而下陞同
民五清而生瀆滿家米萬穡而蚤粟遍野屬旆旒之西顧遂持
斧以淮行風動褰帷祝融七十二峯之雲曉星沉貫索太微二
十五宿之芒寒江春洗衡淫之愁庭畫卧栢楊之影方山搖而
岳動歲斗轉而星移五丈原之流馬木牛運於樽俎八景書之

晚鐘沙鴈同是江山我公之二界無爭先君之四封如舊然而
江濤如許原隰謂何溫公嘆子駿之福星不宜居外文正服張
公之大体引以歸朝愛重中權式光前軌某生而翫然分也嶽
崎飲蘭露餐菊英哺烏有味裂荷衣焚芰製夢鹿何心每為梁
甫之吟有感長沙之賦曩於飛輓徒觸危機今見平郊猶驚曲
木預有同年之宿昔互為一日之交承春為秋先秋為春後甲
入乙舍乙入甲家曲江會上之風流南岳雲邊之禮樂荆俗相
傳於佳話蕭規幸泐於前猷睇駟駟之光華敢云並駕隨雲龍
而上下儻許軌鞭欣蹈之私誦言莫既

賀前人改除湖北漕無知鄂州

日陞揚綸水輶作屏比斗丹梯勾陳玉檻睽郎宿於天階渚宮

碧壺玉峽青山迎福星於江夏光綢符五色動巖絳法惟某官
鐵馬行空金虬駕海維維珠府懸黎出練之光耿耿斗牛虛
干將莫邪之氣洒翠竹碧梧之韻度發清霄紫電之神奇太微
二十五星旌赫江漢祝融九千餘之節倚靈霄雷驅馳珍遣使
之詩每憶慨讀出師之表落落義焚之爭會愆愆江漢之風寒
焉而一新機神鑿鑿誦垣制勝集忠義而開誠心帥圖請行後
便宜布土之夏武承先志孰與明公乃峻水臺乃陞寶度練鶴錦
之廉車改觀黃鶴樓之樹或生風餉高密之師借洵河內詔西
平之子贊度淮堦節鉞合而氣勢張弓矛重而精神壯北伐歌
功於六月中興刻頌於萬年樓船過洞庭旌旗直下闔關開黃
道衣鳥遯歸某方協寅衷喜傳卯詔界上華狂衍想共載於我

公方面待垂崖將遂誘於吾擁行行會弁疊疊賀床

賀前人生日

暢月先春福星初度朱纓錦笈聯赤壁之六絛蓬矢桑弧絢紫
微之五色玉書吐皎縹紱生輝共惟某官風骨清剛精神大耐
仙人駕鶴色照渚宮老子跨青牛氣浮函谷壽八荒而寢福
律九寸以迎長棠陰照洵峻之央十分翠曉挑影近蓬萊之水
一朵紅雲其夙分碧落之香遠謠瑤池之色一車以南一車以
北軫軫相望千歲為春千歲為秋心心持壽

賀化池冬

辭雲門而奏至六瑄函和占星壁之正中三階齊色之香丹禁
穀介黃扉共惟某官心見乾坤身扶元會御床親捧耀五龍火

日之光寶鼎密調經萬象皆春之意燎火城之鶴戲領圭馬於
鴻行宜衰坎北之和茂集陶鈞之福一陽出地露玉燭之光芒
五色書天開金釵之瑞慶某叨繼東輶之乏殊慚把鑪之長綯
色線於帝裳乃心上袞跂黃雲於仙幟莫呈賀恭頌詠情深數
蔡家短

賀化地正

帝堯授曆肇開平秩之端周公為師實主泰和之運光華絕席
坎北方維共惟某官玉燭際蟠鈞陶動植調元神鼎心包太極
之春捧日扶來色照蒼精之角條必東南之溫厚墳笈上下之
明良拜晉國大夫人慶祥符之真宰萬壽公平章事登元祐之
昌期億載敬休八荒開壽某圍身洪播稽首獨班三陽君子泰

來仰黃茹茅之威四牡王事靡盬俯同苞杞之生致賀輪囷
恆稿結

賀發書冬

馳驟南陸一線迎長星麗西樞三階齊色衰時沃祉穀我英髦
共惟某官元會運之經綸天地心之素篇黃雲東轍南歸履於
大昕編日補裳頌衣冠於亞歲鼓舞黃鍾之雅陶鑄緹慢之溫
萬物生輝回餘光於草木八荒開壽壺新渥於乾坤某承之湘
輶馳瞻魯觀芸香透暖尚憐采菽之寒梅意先春預闔和羹之
候葵茲是祝草草矣禱

賀發政正

發書樞密院

東南應三朝之景運西樞齊色轉萬象之洪鈞碩輔均弘

方與錫美共惟某官謀謀其化熙績亮天全雖語兀共幹太和
之運玉衡測影首參平秋之功垣麗宥密之絳編鼓舞明良之
際會徽歌中國壽細柳之春風花滿上林堪扶乘之曉日四方
來賀三壽作朋某身遊駝駝神傾塊坳披茲身如言觀君子之
風集杞方苞尚念臣之遠輪囷致頌是為文院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啓駢劇付

賀江丞相除湖南安撫大德判潭州

舊弼起家介潘建闡姬公相周而為左方遂明農君保分陝而
守西又新維翰威行夷夏運在東南共惟某官壽俊兩朝禮樂
四代脩名偉節以日月為明泰山為高與學精言為天地立心
生民立命水火不爭於鼎鼎泥金各就於陶鈞本之身心暴秋
陽而濯江漢措諸事業膺戎狄而懲荆舒起觀一世之安老端
繫大人之出處當世道未寧之日正遼人相戒之時乃啟一道
之玉麟乃授三公之金鵠謂捍荆門吞夏納寄莫重於星沙豈
挹浮丘拍洪崖閑可專於綠野安石起東山而符秦潰孔明渡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啓駢剗付

賀江丞相除湖南安撫大德判潭州

舊弼起家介潘建闡姬公相周而為左方遂明農君保分陝而
守西又新維翰威行夷夏運在東南共惟某官壽俊兩朝禮樂
四代脩名偉節以日月為明泰山為高與學精言為天地立心
生民立命水火不爭於鼎鼎泥金各就於陶鈞本之身心暴秋
陽而濯江漢措諸事業膺戎狄而懲荆舒起觀一世之安老端
繫大人之出處當世道未寧之日正遼人相戒之時乃啟一道
之玉麟乃授三公之金鵠謂捍荆門吞夏納寄莫重於星沙豈
挹浮丘拍洪崖閑可專於綠野安石起東山而符秦潰孔明渡

瀘水而孟獲擒茲銀濤青壁之雄倚我錦艾朱紱之重功隱
存於宗社書不盡於旂常三軍有姓之歡迎大開玉帳一馬二
童之促召再築沙堤佐興唐虞誕保文武某及門甚晚知己何
深薦不識面官每嘆先生之古道自孺報恩子豈在衆人之下
風鳳凰出而羽毛朝蛟龍駭而雲乳族一日偃藩之際會同時
誤節之走趨方當聖哲馳駕之秋無限師友從游之感孝子回
車忠臣叱馭將交盡於君親司空副相太保上公惟深期於造
化潔獨拜下傾倒由中

賀前人除特進

碩輔在藩優恩加秩撫淳熙左相之舊鎮赫奕十連冠元豐
進之新街魏箴 一品星馳汗流雷動離音共惟其官著壽具

瞻宗師先覺東問典故西開文學錦堂丞相之規模公見庶僚
府為監司潞國太師之度量維時台宿來次軫邦鎮當道而駱
子之瞻寒龍居淵而象罔之迹遠上思舊德時有思言進左右
僕射之官增詩書元帥之重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既都錫命之
榮以我公歸有袞衣兮即轉征東之馭其猥塵馳轡阻赴賀床
載鄴隸之清指玉麟而為壽進斗樞之紫漢金鵲於方來

回前人除特進送禮

上公顧輔相望道綬之華特進天人忽枉鸞飛之字溥乾坤之
新隆貴峻峻之行雲庭寶篋煌鈞和垓北芳洲杜若被紫馳翠
金之榮驛路梅花者赤為繡裳之親熏香跪謝伏爾泝馳

行部潭州謝江丞宴

古之學必有師甫越重夫子使人歌而善蕭拜初廷表風渭北
之旗夜月洞庭之樂蕭韶俗身水雪征塵車攻廣六月之詩先
聞吉語帝所聽九成之奏拜相太平

送前人九日禮

宴龍山九九之節夙後惟藩開鶴林七七之花今逢真宰風清
六盡霜肅九州共惟某官赤舄元圭瑀錫看酌長沙酒快春
水之曉行賦北門詩喜秋花之晚看小馳戲馬重南來龍某託
影星垣驚心髓館歧芙蓉之項想千乘之登高折策更之房為
三公而持壽

回前人送九日禮

天開紫蓋秋高淡圃之香星下碧泉春到長沙之酒飛卷五雲
之風兩光華九日之山川味也采深恩斯曷稱北門看菊也
分玉帳之清內殿侍相聞已下金甌之信

賀前人冬

春入重纒欣聽雷鼉之奏台明上衮具瞻井鉞之輝穀我虎臣
哀時疇祉共惟某官量包元氣心見先天冠漢殿之仙班火城
如畫補舜裳之五色宮線檀香卷舒昭文館之春風布慶祝
峰之曉露蘆蘭出色苦為含和愛日迎長開一氣八荒之壽瑞
雲促觀領五更三點之朝某迹困轉鈞心馳戲後近依星軫愧
直指之綉衣送贊陰門歸頌膚之赤舄薄言燕賀永矢龜鳴

送前人折筵

擊九寸律柄屬淇約建十丈旗光生几舄馳想雲和之瑟莫陪

壽軫之觴薄注醴清式歌曾瑞出衆山巖遙修南至之恭入捧
御床預致東歸之慶瀆殿增揚錫頌為榮

回前人送冬酒

噓澗谷之陽方輦鈞播照鄰明之祿忽拜來題有華舞袖之春
風增賁綉絲之曉日淺深存理滿傾北斗之天將德澤布光
輝跪沐南山之雲氣輪囷鐵感稟積刊申

賀前人正

龍杓麗曉天開泰內之陽顯明春星起軫中之壽和薰青瑤
喜動黃麻共惟某官心會陽寧身扶入統散明帝衣迎瑞日於
東郊繅於公圭照蒼精於左角之祿鈔氣玉烟之彩增綉裳赤舄
之榮秉任有三石六旬陶鈞一轉中書歷二十四考鼎新張重新

戒前路之鸞鳳沸歡聲於童馬其喜逢雞朔諭贊熊旂光近火
威又獻大椿之歲寒噓雲合敢忘寸草之春豉賀心馳葵忱味

短

回前人酒

開條風於獻節端謁三朝介壽酒於公堂春生四履欽神光於
雲岳拓喜氣於沙堤輒持醴綠之窪樽聊贊鈞天之和鼎不墮
錫爾頌懷我萱草之詩再入福蒼生如此椒花之頌薄樽凌翠
賜頌欣榮

回前人送春

春回大穰開雲氣於南山曉醉長沙酌天漿於北斗池注偏提
之閨蕙蒸統部之和綠爭生香共鈞轉煥八仙池隔莫陪左相

之杯太乙風生喻贊東皇之席卷卷致謝草草笑悅

賀前人進召

銀信騰霄金書照閭映南雲之紫蓋春滿江湖歸東雨之袞衣
天開闔闔行宮絡繹總部歡呼共惟某官以大宗師為真宰相
文章若雷霆河漢玉色金聲言行質天地鬼神丹心白髮出納
祝融宰之日月卷舒昭文耀之星辰北門小煩魏公書覓上顧
中國再相司馬坐臨衆心仙人駕綵鳳以傳音老子馭青牛而
入觀碧涵汀正曉清沙路之塵黃把庭麻夜轉火城之影其出
身化哈舞丰揚綸大老益歸平來共致巖瞻之喜君子永錫爾
類終徽鈞播之私改賀詞茲結

通鑑提舉京子 張拱 隱

天圉照楚瞻駟轡之濡絲兩耒耕綿愧牛衣之易綉合堇香之
永好嚴讀贊之先菲欽惟某官冰浸玉淵雲岬鐵壁沮金石諧
韶濩者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摩峭嶠覽德輝翔千仞而下
迴狂瀾障百川而東萬鍾何如一介不取寧航還海掉頭不揖
於王公使愛鈞天平步可登於神相莫屈英英之氣何求赫赫
之名以恢乎玉山壁府之才亦胥於金署犀監之屬并命而游
一車以南甯飛暑路旗登春山輝煌周陽金聲中朝玉振江左
照映熊湘起倪西北之風濤誰是東南之砥柱必平居曰法家
曰佛士則臨事為孝子為忠臣參文公之政於浙西舉行殆遍
凜清敵之風於殿上植立方來某政耐寂寞之甘不作獲蕉之
夢長鍊為命忽持斧以重來曲水猶驚雖循墻而莫避幸甚星

臺之近事為鄰燭之輝繼自今為王事之白增昔者宜周行之
氣九折回王尊之馭為龍駟驅四方隨東野之龍頤從鞭弭匪
伊穉下莫既由中

回前人干批書

舊例監司友批

疇庸天庾趣駕星間成嚴鑿日月之書茂對照乾坤之渥某稟
承有恪占署知榮謹具劄子後申稟結萬俎

送前人七夕

瞻兩旗之耀獨立秋風依六轡之光相望七夕來綉口錦心之
巧贈玉盤金錯之英鄰酒春深客堂涼透牽牛織女看夜度於
天街語燕留人且曉吟於湘水

請前人宴

濯錦湘江欣覩乾坤之渥卷蓮花觀頰懷風月之談志忘家瀆之
為嫌冀謙尊之肯訪薄言卜日為慶朝天富以其鄰且細論於
尊酒德特無醉願小駐於鋒車早輶擬翌日敬邀崇重

回前人折送

錦闌星度喜煥禁綸畫舫靈來特開堂宴為折瀟川之漾頰生
楚觀之春酌郎官清卷碧筍而進謝懷表人贈慚荆壁之無酬

請前人九日宴

紅杏舊陰南迎天困之綠黃花佳節又飛冰篆之丹膏車已動
於行雲流馬聿來於今兩偶龜明白薄宴清風莫置錦屠蘇且
拚小飲已鑄黃金印行慶異餘

送前人折筵

鶴立春霄助雲霓而來御馮施秋色喜風月之共談欲挹注於
黃流盍招呼於綠淨巽效折枝之瀆想為會節之煩飲露供騷
何取水中之薜荔倚雲同味共看江上之芙蓉

通董提舉楷

號克齋永嘉人前知瑞州

魏闕揚綸熊湘授庾刺史二千石雲度錦河天困十三星春滄
絲隰六條先曉一道生風共惟其官闕冠雲霄樓高湖海沮金
石諧韶饒音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墜鴈蕩清泚二蘇之穎
水崢嶸二陸之象山自崑丘鳳穴之鳴陽即溟海鵬雲芝增翮
上下浙江之明月早透金閨朝翔輦路之春風曉聽金鑰灑灑
清都之人物飄飄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於益州騷動之
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荒殘之後留書選表環召歸班大肝

上士之清曠思前席常平使者之新轡公念南湘以醴泉芝
草之春為芳芷杜蘅之澤九郡黜頤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
霜飛暑路旗展春山已播翠岳烟傍來龍日臨仙掌遙侍紅雲
某夙出年盟之諧鄰好萬里風雲之天濶一襟草木之味同祝
融山外之美蓉雨迎紫氣秦華峰頭之水雪佇沐清風

回前人到伏

夙綴鴈題今聯鸞轡欽僕清風之戾止亟馳新雨以恭先甫快
低簪居屨飛翰天困星近喜不隔於光華湘水月明尚嗣承於

談笑

迎前人

星槎度漢天更明湘丹鳳嚙書光照朱維之色苑臨樓節清搖

綠淨之波禮樂輝煌旌倪鼓舞共惟其官文章大雅即樂其清
玉立九閔徹寒於霄漢春行千里蓄精銳於雷霆震雷後戶
之本根少屈廉車之步武任一道常平之寄推九重博濟之仁
不待突黔趣歸橐紫來寅同下隰陰接芳麟太史新占者德星
之照軫故人舊識喜今雨之來車

送前人洗拂

振衣碧落弭節宋陵祝融驅海若蔽江山掃動風伯清雨師洒
原隰昭蘇言辭任發驩傳回鴈某年盟有夙鄰蔭方新吉日來
思已慶拂龜之喜皇華近止輒陳秣馬之恭

回前人送私覲

今雨來車方連雲於回鴈清風落由路分斯於懸魚捧旅實以

若驚恍使華之如對報青玉案頌懷靈况之寒望黃金臺惟謝
年情之厚

謝前人招宴樂語

雲出曼蔭偶陪湘水之行風度伶音恍聽洞庭之奏和氣一堂
之律呂年佳四海之弟兄矧燕花飛舞之時正鵲錦交輝之旦
充庭有喜滿座為春故永歌之尚想五章之禮樂式相好矣永
懷一片之宮商

送前入新除禮

峰回秋色寒誰留芳中洲臺立春水歷余征於吉日為乘車與
之彩威蕤袍鵲之花注綠淨以傾馳晷青空而折寄洞府甯然
是為正好景之時闔闔雲開嗣貢真福星之賀薄言卷俎莫究

袁旌

送前人折俎

臺水正色錦袍生春馳章轡之六絲軫星增煥鑄黃金之一節
黼岳如新條令具乎蒼倪存林某阻奉即真之賀軹修攝飲之
恭禮無休樂無聲慙慙直寄南有箕北有斗清淺相望持瀆志
恣麾留荷荷

回前人中秋請宴

照江疊節載畫舫之清水待月舉杯呼芳樽於綠淨拜華星之
墜几約明月之浮槎風雨滿城何羊兩重陽之近江山如畫尚
從前赤壁之遊繫結中酬輪囷而

回前人折俎

注解湖之淥眇慶臺春然楚竹之清倍分鄰燭載塵卷俎如侍
秩澹援北斗以酌天漿既知賜笑醉長沙而行湖水悵莫從之

回前人送酒

福星明慶甫蓋北斗之熒今雨來時又報長沙之酒起立寒梅
之月影坐添凍芋之春萌雖於軫之相望真心心之不隔白絹
之封三印報不成章黃麻之似六經又將未賀

賀前人冬

春入重緹欣曉日之奏星鼎練錦汗瞻沙軫之輝履此一陽
貴然雙節共惟其官聲名正動意度春融大雅正音得黃鍾之
渾厚和元氣深寶鼎之網緼卷夜月於蓬萊帝曉雲於岫嵒

佳蘭出色生香君子得與開十載一時之會使臣濡纒催
五更三點之朝其斧綉何功臺雲借蔭暖回鄰壁先鳴鳳之六
角光近福躡會牽牛之七曜通志咏短馳賀心長

又送冬至酒

五紋添綉線日龍控旗一節鑄黃金春生霽漢馳想雲和之瑟
莫陪壽幹之觴薄任酬清式歌曾瑞九疑仙人之巖正快曉行
四使使臣之車即催元會漢殿增楊賜頌為榮

送請入歲節酒

餘風開馭節瓊玉更瑞春酒齊公堂壺冰薦祉皇華六轡和氣
九州輻翊杜若之清持向屠蘇之末杓中星轉隄膽練鵲之輝
綵上雲歸為吸林鳥之夢薄樽增以賜頌知榮

賀前人正

龍杓曉轉天開泰內之陽駟轡春行星揭軫中之壽雙旌郁穆
疊節煌煌共惟某官清淑壺氷和鍾瑄玉返珩刻刻輝瑞日於
東卯練錦程煌映蒼精於左角小駐祝融峯之雨露遙催含光
殿之風雲某章接臺容欣同律暖酌屠蘇倘頌均八荒壽德心
詠萱草詩曷詠三春暉之賜傾心來賀引領款馳

回前人送春

杓携龍角煥天姿星辰壽介兜觥分軫中之和氣喚醒年華之
樽移來夜酌之春折芳正與杜衡永懷騷雅按紫藟坐碧草隄
企湘深什襲知榮七襄莫報

得韻送前人禮

上堂拜家慶偶泰逢慶角飲讀離騷有懷疊節持此清冷之寒
淥進于沈澹之朝霞望美人兮一方特慚總禮問征夫以前路
尚爾樂規轄讀有慚麾留聖寵

回前人請宴

堂有白髮親誤塵便組公鑲黃金印為舉初筵移來長沙酒之
芬馨喚起章貢臺之顏色君子永錫爾類已懷既醉之歌使臣
言遠有光尚借如濡之潤

送前人別會折俎

楚節易塵深味慈烏之哺而花舞席踰曉練鵲之輝思君渥
之綢繆膏吾車而繼繼上堂拜家慶遠借光華痛飲讀離騷踰
同溥既區區折寄昭昭聖留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俎

回邛坂之車方隨在燕贈高城之酒忽枉帳犀慙勤折抑之情
流麗飛花之影之夫豈無別淚不洒於東西同年亦有情雲相
隨於上下銘感媿媿馳泝云云

小人有母聊分竹以懷歸君子錫朋指飛花而賦別慷慨執祛
之意慙勤祖帳之文卷寄良桐錦感不足日暮碧雲合喚將子
於他鄉月明今宵多取笑人於河漢

揭麗軒之福星踰詹正色乎歸航之明月尚沐餘光雖已催南
浦之春更為醉長沙之曉公方行冀部即聯賦約之班吾亦念
桐鄉終席澄清之潤懷哉折寄甚判酬

賀衡州宋吏部赴上

鳳池綯曉鴈岫行春天近遙山玉盤照西清之真風高湘水朱
旗壯南國之游童竹生驪巖蘭出色共惟某官山輝川媚雪蹠
霜懸遠景樓高拂西眉之意氣靈光殿炯接東溟之風流砥柱
百川大車九軌金鑰王珂之凌厲粉牆紫界之踴躍海濤晴雲
魯度兩階之影溪茗夜雨尚留六轡之光卷紫氣於河球韶神
芒按浦劍屈訪高碑之奇字小窺書戟之清香驅龍蛇放之道
春生敏手蔡騏驎道大路雷動先聲佇風幕之圖吞此今儒之
歌暮朱陵道院暫分翠岳之輝碧落仙人行侍紅雲之近某壯
驅何補魁技已窮地帶九州輝最親於鄰燭月明千里影即對
於朋簪盪露云云遊風稟響

同前人到任以

小童成曉猥隨竹馬之塵森戰臨風快觀梧鸞之彩纏瀛嶼期
之新雨煌煌手畢之單星封侯識荆州已諗度關之氣低頭拜
東野頭從開岳之雲儲謝論因刊酬梗槩

請前人到任宴

虎符新渥華來報軫之輝鴈嶠初春喜接浮閣之氣聚梅花之
照眼顯杜若以論心款款告期之朝薄燕行春之色共剪西窓
燭逆桃李之春風為酌北斗製卷浦湘之夜雨

送前人洗拂

露浴朱旆已空綠淨之塵烟沙綉隅莫侑清香之宴來新多喜
飲至有露花邊立馬竹裏行厨聊將綿絕木末舉空水中采薺
謾替春容猶憶知新麾留為寵

謝前人招宴致語

衡陽虎竹之春新輝碧落湘水燕花之夜共醉清吟藹僕介之
倡醉設伶倫之揄詠共惟某官黃鍾疏越丹井甘寒咳唾珠璣
五鳳樓之錯落翠撞金石九龍旗之春容妙言語之齊諧寄音
容於趙舞某味深登席龍樓歌詩相如文豈類俳敬肅齊心之
謝魯侯永錫難老莫酌思樂之章什張意長七袞辭訥

送前人特會折目

慶成戰之遙臨幸依香燠講學舞之特試敢去餼羊折駮客之
芳聲效野人之綿蕪樂無聲禮無體聊寓懇勤北有斗南有箕
相望清淺悠悠持酒明時

回前人送物

啓新府之檐帷有光小燕承美人之錦綉於綠西珍庭實生香
紅空出色綠文赤字徒深什襲之榮青玉明珠莫高七袞之報
填膺多謝待面綉陳

回前人賀雪

行湘水之春天開光霽呼霍山之雪風起續紛手提五榜之溫
心出六花之瑞幻塗鶴之玉界賞回鴈之瑤田清憶廣平公莫
形容於天巧白戰頰水上頤贊詠於年豐

回前入饋歲

官居住節坐閱壘本兵備清春特分滌髓來使華於千乘雜侯
餽之八珍喚醒春意之續紛倍覺寒聲之辟易歌柳頌而懷社
甫喻昏疑森持梅花以謝廣平莫酬清絕

謝前人聚宴折俎

諸侯應郎宿之躔來從劍外大史奏德星之聚偶與席間傳風
味於鄗湖歛陽和於楚觀黃堂一杯酒良佩交情青烟五侯承
諭馳謝臆

送前人聚宴折俎

凝香森衛戟近揖春和舉敬酌天漿有懷星聚爰采潤溪之末
薄陳俎豆之前為細民謝諭想賦西園之雪從太守樂駕言隨
東野之雲讀詢懷愴應留為幸

回前人賀正

斗指蒼龍轉陽和於樞律每分白晷來瑞氣於維堂曉酣栢葉
之秀後轉梅花之色你舞而頌啓散作春和下擬爾以徵黃

行看天渥有華什襲莫報七襄

回前人請元宵宴

麗譙龍炬春輝在角之星碧落燕香夜對西眉之月特枉金玉
章之賦許從雲霞佩之遊遠建章立通明預祝六龍之宴醉長
沙行湘水且聽五馬之謠

請前人元宵宴

轉西樓之梅月喜對銀花持北斗之桂標擬陪畫戟借卜仍圓
之夕共流引滿之霞敲鉄馬之春冰肯來楚觀賦石犀之夜燭
細說巴山

回前人請聚宴

虛危出福星光生鴈鳩斗牛有紫氣喜動燕香為開北海之尊

如會長沙之節益者三友懷練錦之新輝襄我二人歌緇衣之
永好感深緹襲愧後刊辭

除贛守回宋衡州相別請宴

馳驅何功沐嶺洞之新雨秩筵有命開岫嶽之春風鏗然出衡
袖之喜為我助回車之喜江湖千里將聯塵影之光桃李一杯
尚聽福歌之譜弥襟頌感走筆刊酬

請前入宴

太行望吾親舍偶遂陳情合江和使君詩正堪握手敬龜明日
薄燕清風街杯接慈勤聊盡湘行之趣上堂拜家慶敢忘穎錫
之私微惠實然坐邀惠甚

請前入別會

玉麟音韻
煥猶喜寅回至秋浦
送長沙宰相望明月之
舟

回衡山起宰王侍

效學一鶚力何補於培
三復豈然其官文采
郎垣二十五星光生
清練冠領言美瑞知
世露一謙過矣
善大氣培青
厚借斯鞭長及
雁塞屬巧先

回善化韓宰

出宰山水縣音韻
采魚其官玉又清
石金

二十五星光生銅墨
見娟娟一碧共看曾
回廊縣愛幸

初綉板肅塊將絲
某官琳珪清越冰
野一簾秋浦之清
珠味黃絹之辭未
回政縣郭幸

舊綉塵深閣八
清冰照日某官
回政縣郭幸

方深淵
之望王
登龍在望
回揚秘監祝賀

回揚秘監祝賀

貳書壁府晉講
并之綸綸開
至升冰輪洒落
靈輿每徐行而
安定康侯之望
蓬萊枕湘江而
度袴襦之曉君

鍾鼓行垂於長樂銅印水蒼佩豈舒宣室之思白馬金鑿陀浸
近文昌之拜某相望千里一別六年綠萼風雨之中芳茲餐菊
藉綉波濤之後復爾夢蕉喜逢東海之龍來應斷陽之鴻恍絕
塵而睽後剗半夜之召前懷駟駱之載馳敢與終繼榮駟驥以
先略遙想雲旗贊葵葵判酌草草

通丁侍郎應奎

號瑛溪

誤節徽湘馳驅上日樞衣過洛咫尺中台拜下有期某先告至
共惟某官黃河泰山之望咸池之變之音學問卓傳安定公之
蘊與文章獨步歐陽子之聲名空萬馬以無前領衆星而直上
慷慨玉塵之給札聯翩壁府之彩纓一麾江海以翔翔載駕風
雲而磅礴翠帷麟觀縹陸爲臺天子摠穆以親賢海內瞻頌而望

賜方千仞翔而翬下乃六月息以高南規如聖哲馳騫之秋正
切廊廟論思之益胡不起金魚而垂帶而乃新瑶象以為車弭
卽愈兮履星深近賈生見宣室亟紆半夜之思安石起東山大
衍蒼生之福某相望千里一間十年綠萼風雨之中菊餐有味
舊綉波濤之地蕉夢何心詎期漢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寅緣
通德親切依仁瀟湘逢故人尚軫蓬壺之舊霖雨思賢佐佇看
芝鳳之新傾耳一言拜手三肅

通楊提刑名恭

號高峯

誤節徽湘載驅上日樞衣過洛伊邇下風望履有期肇踐告至
欽惟某官滇南健翮斗北修名玉尺冰壺洒落絕塵之韻瑤琴
錦瑟和平瑞世之音自歛起而霆轟昇沐行而山立提振春陵

之風月縱橫周序之鼓鐘日暖旌旗一麾玉帳春明霄漢三道
綉衣驅馳靡憚於賢勞出入有闕於民命方千仞翔而窺下乃
六月息以而南矧今聖哲馳騫之秋正切英雄經濟之畧江濤
如許泉石謂何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渴見夷吾於江左天下
何憂某飲刺悠然夢蕉儻爾起家乘傳念舊綉之波濤畏道回
車想綠叢之風雨華近十州之息冀沾九里之河勝壤舊屋舊
識平反之譜周原新轡頭承鞭辟之方拜下非遙由中莫既

同李安撫肯齋

叨臬湘南余征上日樞衣洛下伊邇中台亟裁書而叙心將考
德而問業共惟某官名門人傑昭代吏師醴泉芝草麒麟天生
瑞質高山深林龍虎代出魁人見謂西珍蔚為南望自寬流翔

千仞而下即回瀾障百川之東粉牆紫界之編冠玉檻丹梯之
凌厲道塵江海風馳五袴之聲壘節荆吳星度六綵之影以天
下而自任何玉事之獨勞迨授鉞於千畿乃進書於九苞俄動
平地神仙之想來尋往時鍾鼓之盟湘水春深未許放情於黃
老虞廷日永行看翔舞於夔龍某飲菊悠然夢蕉儻爾起家乘
傳念舊綉之波濤畏道回車想綠叢之風雨幸近十州之息冀
沾九里之河勝壤舊屋舊識平反之譜周原新轡頭承鞭辟之
方拜下非遙由中莫既

回前人賀遷秋

影照下隰奚補毫釐步進員階忽饒分寸未謝玉淵之潤先屋
金甌之華自笑竿魚為官何拓落也尚隨書鶴振德而輔翼之

未悉判酌餘面嗣布

送前人冬

及管移新律暖轉藍蘭鍾鼓樂清時春生花竹隔慢縵之醲郁
阻礙戰之從容薄注郵清式歌曹瑞俯慙雲縵又添愛日之紋
淪聽雷鼓趨侍含光之宴徵符馳瀆采菲知榮

賀前人冬

黃鍾嘔暖繡線紀長錦堂增履穠之春綠野換荔芸之色其護
馳令雨阻造下風淪睇翠蓬莫迷前茅之拜第瞻鶴嶽早催元
會之朝

餽前人歲

朱尼知歲驚殘爆竹之寒綠轉回春與起屠蘇之悅飲贊直馬

散鴉之集曾微橫鯉魚之供油葉浮香喻想午橋之宴梅花
轉暖即迎卯詔之來輜轡包羞薦留為寵

賀前人正

攝授貞孟既春回甲胄祝融接夫柱雲度午橋元氣與時壽祺
來介其官泰內君子西方美人樂鍾鼓於園林聲和綿淨拜衣
冠於閭闔光近清都表新渥於鶴書進寧班於鼇禁其亦慶俗
駕心遠賀床星遙指於軫中拳拳公壽雪立殘於門外耿七予
懷

送前人元宵

火樹銀花簇朱陵之明月羅幃綉幕開綠野之春風莫陪鍾鼓
之勝遊敬效豆蓬之攝飲醉長沙行湘水忍賦岸花遠達章立

通明佇依雲采區區輜瀆時之麾留

賀前人納子婦

歡聲噪鵲喜氣乘龍日耀屏金春生堂錦伏惟歡抃其未慶賀
履敢後慶雙猥此將芹菲然采若倘蒙登如無任欣榮

送前人別會

楚節易麾有味林鳥之嘯湘花舞席踰瞻湖鴈之飛感水薤之
風規持金蕉而雨別日暮碧雲合耿河漢之相忘月明今宵多
勞江湖之遠夢薄言折寄微忱塵留

謝章發書鑑

綿田負黍投分一丘楚澤乘船賦兩地公造化吹噓之賜廣
詳明欽恤之仁昉獲南維蘇逸西莞伏念某遭逢雖早感落亦

多一壑白雲對嘯鳥而俯仰十年流水忘夢鹿之去來不品元

日之會同猶記壯年之奔走我牛我車我輦方隨影於湘波維

駒維駟維駟胡強顏於衡麓未許賦東方之粟乃延滌南冠之

囚尊之馭陽回車展轉於君親之際臬明刑契敷教劑量於政

化之間吏民甫接於咨詢風俗重為之感激龍蛇行而赤子率

羔羊狝而素絲傷非秩內地之本根名壯重湖之保障曹歲之

戰長勺或云察魯併之功孔明之駐旛蒸正在被剗賊之後恍

聞風而興起寧受命之艱難茲蓋恭過其官德業兩朝人物三

代頌慶曆之聖德政府經綸用淳熙之真儒中天黼黻誕焉繼

衣之造齊調金鼎之和遠沐區瑕亦叨將指某敢不靈蒸清問

惠迪嘉師奉使登車敢自說范滂之操為親拜表尚曲全李密

之私激切未夾敷茶祗淺

先生前除湖南漕即報罷復除本路憲道體堂謹書

謝高尚書斯得

負耒耕綿方省也於私室乘輅使楚忽拜命於公朝時履朱維
敬笈丹屏伏念某同前功蓋恭遇某官拱璧元圭泰山喬嶽
英殿之勸講總是經綸古靈稟之薦人不遺氣願遂今廷殿復
奉司平某敢不迪惠嘉師靈奉清問鞭辟虺隤之陳亦濯磨鞅
掌之新功自與心謀敢比詭滂之攬轡未以罪去尚容李守
之陳情歸倚方長敷茶祗淺

謝陳尚書宜中

耕綿負耒方私室之省也使楚乘輅忽公朝之錫命既履朱維而

陳泉泉雖繁素以修辭伏念某學極支離性惟勸辭宿昌叔之
南斗自嘆我辰事元亮之西疇每懷前路據陳編而慷慨初
服之流離題柱而乘駟車不量已力以馭而馳九坂徒負壯心
山川尚有於鬼神草木自全於霜露迹已陳於易狗影屢落於
杯蛇一壑白雲十年流水當元會影綸於日月乃一朝移綽於
波濤血指劍深貽羞巧匠指脉痛定莫詭良醫請東方之粟以
闕命為南冠之囚而馭載周爰伊始沆濟奈何起觀今日之重
湖正抵北風之一面曾劇之戰長勺或云察曾獄之功孔明之
駐臨然正在破荆賊之後欲聞風而興起稟受命於艱難茲益
恭遇某官大呂黃鍾元圭拱璧天章閣之論事行展經綸古靈
稟之薦賢不遺氣願遂今廷發後奉司平某敢不激厲新知灌

磨礱玷沐浴蓬萊之風路昭蘇衡楚江山皇帝清問何擇非
人願言奉教玉事靡盬不遑將毋儻遂陳情歸倚意長敷宣
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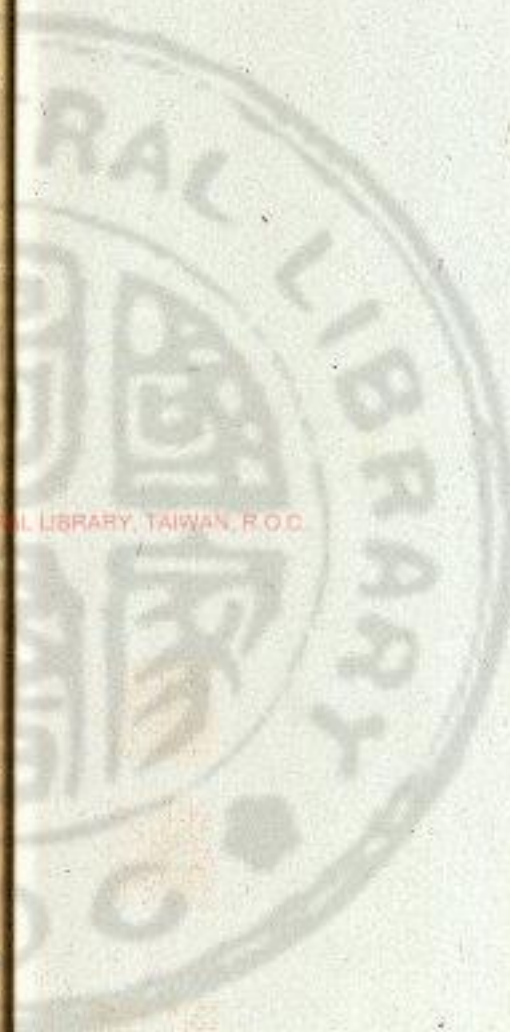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啟

謝陳正言堅

省愆秘室方員來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咨詢而
 咨度終受察以受容諭鼓拾遺敬愛主進某名浮實淺意廣才
 踈早歲飛騰具有終軍之銳中年閱歷始知元亮之非頃敏牛
 吉水之陽有秣馬湘江之旨此彈使大體既無士孫之良去監
 司不才恥見希文之志進退用舍固各有命栽培傾覆亦因其
 材此真生我之孟孫安得醜人之叔子歲年忽忽空懷躍冶之
 羞風雨悠悠又斷問鈞之夢不謂一寒之零落未為諸老之棄
 損取彼蒼護謂相嘗於霜露憐其舊綉使復出於波濤血指創



深見嗤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折脛息於支離俄責驅馳
於跛躄慨念重湖之今日浸憐一面之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
在破荆賊之後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稟受任於艱
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躋登茲蓋伏過某官寒露清
冰泰山北斗雖剛不吐柔不如卓然論事之風然過者化存者
神備其容人之度遂使山林之深密復叨原隰之光華某敢不
祇若平反對揚欽恤鞭辟趨墮之陳迹濯磨執掌之新功元龍
百尺樓知將展下床之拜王尊九折坂其敢忘叱馭之規馭倚方
長數等六祇淺

謝陳侍郎序

尚憇私室方員乘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建初咨詢而

容度終受察以受容構首席間通志閣下伏念某名浮實淺意
廣才疎生平事可對人粗有間於涑水仕太早不及學或見笑
於垂崖捫心每念於息肩回首不堪於鑄錯司馬橋乘驛豈應
圖命以疾驅管城子免冠正當為法而受惡然而兩停漢傳再
黜周行皆緣一日之瑕疵自取十年之坎軻怨公曰空懷毀
瓦之思落落青山久斷問釣之夢不謂元日闕門之始猶在皇
華遣使之中追天上之雲龍望不到此詠人間之蕉鹿意若安
之血指劍深見嗤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折脛息於支離
俄責驅馳於跛躄慨念重湖之今日浸憐一面之北風孔明之
駐臨蒸正在破荆具之後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稟
受命於艱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躋登茲蓋恭遇某

官拱壁元圭泰山喬嶽迹英殿之勸講摠是經綸古靈臺之薦
賢不遺氣類遂今起廢復忝司平其敢不激厲新知濯磨舊玷
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衞芷之江山皇帝清問何擇非人願言
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倘遂陳情歸倚意長敷宣喙短

賀曹尚書孝慶 無給事中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照日侈
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勅搖鸞鷲為恭惟某官名高二陸才備
百金風雲上下之交搗呵龍虎天日清明之瑞鞭駕鳳皇春
行雲漢之三樹煥江湖之四節蘭臺璧水安定龜山彤管青
浦歐陽司馬出袖磨霜之鈇浩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
色白馬盤陀之觀日紫囊筆橐之生風矧批教瑣闥任朝廷

之細紀而侍言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頒一命再命三命之榮
特懋大書特書屢書之績卻高麗使止西蕃馬讀青史而猶香
逕諫臣敷繳內侍官凜清游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
陳溫國之五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其濫巾遠
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石行石鏡尚磨蛟
龍字之碑心曲羨葵毫瑞草草

賀劉尚書黻

命渙九旒光升及復風清畫省準繩帝世之百工雲擁仙臺刃
尺周官之群文縹毫綠筆拜手紫微恭惟某官吞吐龍湫卷舒
鴈蕩清規映日耀西華之金雨直氣摩空屹南都之鉄壁威鳳
祥麟之出度慶雲瑞日之文章一疏辨姦少日老泉之氣識十

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自頃篋堂陞之交而散藻帝皇之座
獨到古今之未到能言天下之難言為御史為諫官張謗論事
真舍人真侍講此辭為經儒榮方試於一時柄用遂開於九軌
乃需三命再命之渥徑通前行後行之班細瑣廣廈之席重罷
泉文淵之劍二時方艱大公竭論思余安道決邊議於朝廷真
工部長蘇子容成功臣於疆場為史銓師裁揮黃旗紫蓋之精
靈盡掃枉矢撓擄之芒角前籌寇炳疊組蟬聯米石江流更展
中書之畧海壇沙漲滿符宰相之謠某羈足馳原咀心賀厦文
昌星度衣冠徒想於後臺响嘯雲飛草木顛濡於今雨鋪陳嗽
短激躍心長

賀趙侍郎月山

太平州赴召

選表揚綸歸中持囊采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
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驩如共惟某官玉粹金剛氷懸雪
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
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柝燈碁之耿
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
必在其中方建轟而前千軍遠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
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醉謫
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
歎葦而為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
長江為備不數處可共險於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
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鈞陳

玉檻進逼鼉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
前行爲兵部小紓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丞正鈞樞之拜某濫
中劓部望履備門班漢徒於甘泉宮喜稱知已勒唐功於涪溪
石已戒有司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

中禁出綸上流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楚國之西門
勢雄鐵壁瓊帷膳落旗蓋風生共惟某官意氣吳鉤曾襟彭蠡
蒼龍捲四海之水拔地威風巨鼉戴三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
二三豪傑恢恢數萬甲兵起觀江漢之危枰政急波濤之巨楫
峴山落日追思羊太傅之經營江左流風孰奮管夷五足慷慨
乃易長沙之節乃高建禮之門北統潁沔南卷沅湘一新平

東達吳會西通巴蜀重整金湯然其許克國以便宜授孔明以
節制真儒無敵於天下此虜已存吾目中箭青海弓天山橐鞬
敵愾盍長河塊泰華樽俎折衝陳六月北伐之詩刻萬軍中興
之頌式歸几几晉位巖巖上踰嶺嶺賀履星輝習軫莫
隨東野之雲龍月滿關河尚策祁山之流馬袁旌搖曳古筆單

廣西李經畧經過均洪

圭嶽東觀才識西來畫鷁鏡秋懸桂林之明月綉屏帳曉拂石
廩之行雲雷馭先驅天吳起舞舞其摩挲脫屣飛遶前茅逐東野
之龍父懷上下拜北平之馬重觀傑魁

請廣師

傳鼓上清湖桂舟度晚舉杯以明月蒸觀生秋輟板千乘之光
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舳龍飛動豈敢為從者之履櫓燕懿勤且
為盡故人之飲

折選諸監司巡歷會

問楚囚而返棹幸接席間傳郢綠以稱鷓幾成瓦後欲存數於
金樽恐重溷於水盞獻芹而效野人顏之厚矣折枝以奉長者
禮亦宜之區區卷俎不腆替易馳獻如沐肯留萬有餘榮

回朱帥卷

庸紅旆贊畫油幢羅帶玉簪卷嶺麾之雲氣銀濤青壁寺相
柳之春風玉乃朶旒先七襄禮後其日春容之度瞻菊之文颺起
雷轟揭脩名於千佛霜懸雪跨歛祥氣於九仙弓矛洛下之者

吳頌前湖南之賓客月暗秋城灯明夜觀日臨仙掌烟傍袞龍
小駐壽帷徒歸落路某居惟木見切幸寅同訪赤字於山尖喜帶
新雨望冰壺於暮下喻結飛霞繼舊情深數茶詞然

回劉運管志叔

周隘馳驅恍波濤之移綉祁山流馬催帷帳之運籌一介旄先
上襄報後某官殿駕英雄之意氣橫吸霞雨之文章垂香露桃
艷神仙於蓬島灯基月析重賓客於湖南小泛紅蓮停歸青瑣
某俯慚小草仰辱麗花逢故人於瀟湘尚珎金玉豉天捺於雲
漢莫報禮禱

回葉茶場

車來今雨載征鴻之塵旗展春山遠聽杖藜之句感君双尺

華我六絲捧雲漢之織裳莫將瑤報撫波濤之舊綉尚藉瑣規

賀桂陽劉守

疏綸鼉掖作鎮熊和天上仙班猶帶餘稜之月湖南道院新行
奈戟之春條貫昭蘇老倪驩舞共惟某官真霄漢士為文章翁
神五老之風烟插天秀色卷三神之霧雨裊海壯高白騰輝鶴
角之雲已錯落班心之玉飽看芙蓉之輝媚尋歸芍藥之得容
記大史之名山金匱石室萬將軍之武庫紫電清霜小橫桂水
之烟散戲萊衣之綵葉騏驎道夫路雷動先聲驅蛇龍放之道
春生敏手禱歌鼎鼎歸及堂堂其息蔭載驥叨恩便養束馳西
驚迹將遠於江湖夜醉曉行心相望於霄漢輪囷行謝稟詩包
蓋

賀賀慶守

丹詔起家彤幃就國跨茅山鶴米從句曲之洞天分竹使符出
領瀟溪之霽月感先未識樂在寅同共惟某官鴈蕩孤峰梅溪
的派滂龍湫而和妙墨篆古史倚相之書執牛耳而主齊盟負
大學何蕃之望大車九軌砥柱百川峩峩天上之神仙佩蒼鳴
曉籟水邊之花氣戟書闈春風行蘭國之江山澳轉梅峰之
草木銀莢出色畫鹿生光川明玻璃小駐挿天之紅旆花深翡
翠竹馳度漢之紫泥其舊綉新磨照眼九州地接獨先鄰
燭之光一水江連飽聽今禱之頌秉旌搖曳舌筆單疎

賀道州王守

鳳檢揚庭熊旂赴鎮翩翩趙公子星煥九霄紫紫元道州風行

千里騷簡香度盡行歡傳共惟其官廟鍾珮之音金井玉輪
之標當家清白撫千佛之青瑣上界慈蒼接九仙之玉佩出則
蟠蜿於湖海入而黼黻於周行衣冠照須女之珠樽組纒從成
之旂卷紫電清霜之氣主光風霽月之盟駟龍蛇放之菹春生
敏手祭騏驎當夫道雷動離聲殺斧於新礪走神丸於迅坂
民歌米幕公快行春香戟凝清和墨刺吟於碧落奎書照渥追
鋒促覲於紅雲某驅技已窮壯駟何補九州襟帶吾親鄰燭之
輝萬井旌旗滿聽今禱之頌澄澄新雨澍、下風

賀永州太守文到

春生騎竹吉輝苑銀揚照彰之旌旗布先庚之條貫風行千里
庭迅三五其喜滌福之辰良即盍簪而申慶云馳函頌訊轉

和

回前人

懷綏湘源榮分半竹飛書蓬觀光挹前茅為華綠淨之江山猶
嵩然擊節為雲龍於東野幸甚執鞭棠棣占酌輪囷觀說

請雷州虞守

領綏海邦低簪楚觀太史紬金石契閱十年故人逢瀟湘會并
一日喜來今雨頤歎清風

送前人別禮

前燭空涼喜話巴山之雨解維浩渺莫追濱海之風隄聞傳鼓
之壘呵曷曉執祛之纒縵折梅花於嶂嶺愧我騷、隨雲氣於

逢來為君媿媿

回諸郡守冬

陽氣應黃鍾時式南至兵衛森畫戟觀我東風昭黼黻於魯臺
熾塵埃於楚觀共惟某官陽明人物雷動声名麗曉旌旗照映
帝水之繁行春鼓角敷舒圭影之和近七日之朋來進三朝之
元會某坐馳梅影蘭借異香宮線添長正覲顏於把綺雲門入
奏惟洗耳於歌襦

回諸郡送年酒

開荆楚之畫雞舊梅如夢賦蘇州之清燕新麴生香把宮錦之
林瀉醉屠蘇之先後從太守樂知同元日之春為細民與頌廣
東風之賜

回諸郡賀年

條風開敵節旌律鳴春戟肅森清香帷堂廉曉茨梁介社草六
步講共惟某官氣度陽明精神雷動玉珂舊影光搖白藪之尊
皂蓋清塵彩照蒼龍之角小聽歌襦之暖即來召綽之溫某坐
閱一其春陪瞻五馬回車雲近方懷邛坂之思化犢日長尚味海
瀕之譜

送徐權府折俎

舟泝鴈回載沐瀟湘之雨雲連燕寢渴陪桃李之春恐廢聽棠
薄言羞藻乞為寒水玉恨真對於冰清芝置錦屠蘇敢坐將於
鄴綠

回前人請宴折俎

汎浦乍歸沐東風之飛錦鈴齋想玉荷北海之開樽清采盡賦
之香綠折瓊芝之草碧南隴卷如坐空房之林玉紫無酬有愧
美人之綉

回前人送轉官折翅

影摩下隲突補毫釐我進言時忽恍分寸正自憐於磨礪乃特
枉於緘魚感折寄之慙慙佩相期之汗漫共明月千里肯分此
光賦終日七襄若何為報

回前人送冬

陽氣應黃鍾時於南至兵衛森森戩戩賦我東風昭黼黻於魯雲
虛塵埃於楚觀芸香在手梅意正襟目表迎長正醜顏於把酒
雷鼓入奏惟洗耳於歌滌

回柯權郡謝舉薦

為仲舉題坐彼羨監州薦侯喜有詩薄言報國度清風於燕喜
洒今雨於鴈回大丈夫即真符膺克綏我鄉人未免即謝貂綸

回前人賀得韻

對岫嶮之行雲何功將指冰空峒之新雨為養叨恩志南遂於
循陔音首勤於傳驛某官以錦裳手誦緇衣詩王事靡盬豈敢
定居同心心而休國君子不墮永錫爾類推老老以及人遂令
回印坂之車亦猥捧江城之檄某感深烏哺愧甚鵲濡顧影躑
踞漸有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

回李潘倅謝上

滌渙紫泥光紆朱綬蓬萊雲氣隨大祝之輕裘池水月明照監

州之緹軾茲憑回鴈薄謝來魚其官大雅孤標真清偉度玉珂
金鑰聯天上之神仙青壁銀濤重湖南之賓客佇携風情歸楚
星躔某論秦灑花相輝芳杜拂山尖之斜斗敬龍襲清霜聽江上
之琵琶更傳白雪

回諸郡倅賀冬

九寸黃鍾律和動縱惟五文畫堂旗春生錦段美香在手梅意
彌襟其官氣類陽明精神冰潔廢樓之曲聲徹雷護續滄浦
之吟文裁宮線清露曉濡於驥尾韶風夜度於鴛行某隅綉倚
二屏泥借潤瀟湘波暖照明月於胡床响嘯烟寒倚行雲於仙
轡

回諸郡倅賀冬

攝提貞孟陬青規緇風流半刺史朱綬生輝陽德斯升元氣
之會共惟某官嘉名雷動氣度春瀾緹軾清塵色照蒼龍之角
玉珂舊影光搖白獸之樽小分千里之辰旌即下十行之郊詔
某坐驚歲始喻督州端波暖江湖求趣東西之駕風和山水相
望南北之樓

回諸郡倅賀冬

黃鍾陽氣應絳帳香深水壺幕下清彩毫燠轉芸香在手梅意
彌襟其官氣類陽明嘉名雷動膏燭五色卷舒宮線之紋音度
九韶出入雲和之瑟小分光於烏幕即翔舞於鴛行其軫野相
望綺隅何補招呼和氣喻看仙鞵之華上下春輝密贊宸帷之
勝

回諸司諸郡恭賀正

闕雞戶之年頓驚元日賞龍門之雪喻企光風暖透荔云意行
蘭芷其官声名雷動氣度春融綠幕生輝光照龍杓之彩朱絃
奏雅音諧鳳律之陽衣冠小立於金臺環珮即趨於玉府其相
逢甲換猶喜寅同夜醉曉行漸作江湖之隔雲飛川泳永享宵
漢之期

回施帥華送別

望水壺於幕下遙結飛霞映赤宇於山尖喜來燕露寵先一介
禮後七襄其官冰雪孤標雲霄名闕玉珂金鑰接江左之衣冠
青壁銀濤贊山南之鼎軸由壽惟小駐驂歸某服膺夾袋之
儲決意留衣之好南轅北轍迹遽隔於江湖左弭右韞心相期

於霄漢輪囷欲謝棠結是慚

回洪準遣到任

袞鉞掄材油幢踞渥花明湘水分曉月於紅牙柳靜甌城生春
風於色筆上艾悅後六麗施先其官威鳳鳴陽神駒奔電韶合
奕奕發五彩之芝英簪玳翹二結九歌之蘭佩小駐清壺之下
即陪赤鳥之樓其備全芳塵喜聞新雨從軍古云樂乘羨灼其
織女不康章莫賦裝錦

回趙檢法

馳絲無補愧行湘水之春贊幕多奇遠洒縉雲之雪施先一介
禮後七襄其官瑚璉英姿泉阿神物洛陽龍門之清賞春吐風
雲軒轅風樂之妙音鏗鑄金石小游綠水即近紅雲某久篋黃

同未諧辰見

回諸郡教官賀文

吹瑣動浮埃時哉南至講道出新黃賦我東風梅意弥襟甚香
在手其宮猶神水凜氣類陽明文罽豈揚一片雲和之秘書禮
色麗五苑宮線之紋徑携三鱣之春入慶六螭之曉某何功把
綉徒愧織裳岫嶼烟寒自笑庭揚之影瀟湘波暖第傳泮藻之
清

回諸郡教官送別

星馳隱響空浮棘影之塵日麗堂懸喜迹槐陰之翠輶憑回塵
占謝來魚甚官逢萊之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繼之青猷清
泮芹源之教思聊汲清湘而變鄒魯行瞻黃繖而講唐虞

指何功同心有味南轅北轡迹似遠於江湖左書右書情相期
於霄漢

回陸陽劉教授

日麗鐘堂喜近粉榆之翠星華馮嶠有來芹藻之清知在歲寒
舞慚地窄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母金玉尔音振踰聆於
杏鐸七襄匪報三省為榮

回林教授

時雨鶴峰新筵度曉清風鴈嶠塵巢生秋不言而意已傳未識
而氣先感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母金玉尔音振踰聆於
杏鐸

回張教授

春滿鱸堂翠藻芹之教思書來鴈嶠出草木之味言先舉所知
豈非吾願南轅北轍迹還遠於江湖左翔右馳心相期於霄漢

回胡山長

挹西山之新雨如見其人納北窓之清風喜有此客亟憑回鴈
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瑤瑤曉開雲杏文采九霄清照
川花書香五色重濯滌泉而浴沫泗行趨廣廈而請唐虞其恍
舊綉之濡絲捧儼花之盈袖永為好也愧莫稱於報瓊儼無誨
乎尚有聞於振鐸

回邢山長

開帝館之雲秋雅度曉織天孫之錦晴綺綉空一介施先七襄
禮後某官岷峨鋒鐳蓬萊文章紅杏碧桃艷神仙於天上粉堦

緊界重霄客於湖南小對荷花即歸院柳某章僕未見且賀賓
同自笑黔驢難負某官表之鈍相逢衡鴈願聞三益之規

回衡州江判官

從軍帷幄欣雲近於城贈我施先一介
禮後七襄某官玉露寒金壘淪露寒金壘扶搖瀛海之風
綠水影纒談笑郎城之月伴看飛鵝即遠港為某欣捧色絲有
華舊鶴擲滿湘之草階寄鴈回望江漢之雲某將貂報

回趙判官

芙蓉幕畫見推語之清桑梓年情僅效一言之薦與袖方慚
於地窄織裳乃逐於雲來瀟湘逢故人薄酬今雨霄漢瞻佳士
徒竚下風

回郭判官

雲近熊山有美芙蓉之影書來鴈嶺頓生杜若之香三語松筠
七葉鼎後其官珊瑚文采冰雪聰明空靈其之辟神行員願望
語兩之暮鋒淬鉦鈺小替疑森端珪清切某偶諧聚軫多幸同
實之重水清涼謝宜教之句贈降錦織莫酬幼婦之辭

回陳撫屬張監倉

馳絲何補妮岫嘯之春風書寫多奇貴滿相之華月施先一介
禮後七襄其官絕俗精神識時俊傑洛陽龍門之清賞吞吐雲
烟軒轅鳳樂之好音鏗錫金石以凭玉帳即親璧璫其多幸寅
同有懷未見南轅北轍迹以間於江湖左珥石韃心相斯於密
漢

回李知鈞李

馳馳遠使空塞柱石之雲後漢家羅存神梅梅之雪舞仙地寧
知在歲寒其官巧鑄鉦鈺清摩鼎鑿風慶筆壘平賦之林瀟
寒露照襟何遜詩之洒落小霽鞠草即看檜花其共客瀟湘期
君霄漢重緝錦段莫酬明月之珠空羨紫鱗擬結縉江之網

回永州司理司戶

梅花鐵石心相知已晚金蕊琳琅字多謝何塵味也同吾惠而
好我緝芳又改嘆舞袖之地寒白也不群喜錄屏之天近

回謝司法

年馳周歷將為養以懷歸春度燕臺乃覽輝而來下載意回雁
薄謝來魚其官華岳清冰海水明月鏗鉤金石軒轅鳳樂之好

晉上下風雲洛陽龍門之清賞小吟葉綠徑照碧青某夙幸同
寅踰瞻聚軫南轅北轍雖邊囂於江湖左弭右韞正相期於雪
漢

回諸縣宰賀冬

觀臺雲物曉看五色之書彭澤風流春度一同之詠駢花李豔
芳杜生香某官氣類陽明精神水雲雷飛錦織卷舒宮線之紋
春落弦聲上下雲和之瑟佇翔鳧影普造鶴行某迹只畫簾臨
然隅綉撫庭揚於岫嶼空負分陰培浦柳於瀟湘喻看一碧

回諸縣宰賀正

攝提貞孟陬八荒開壽連城得茂宰萬象皆春花柳無訟茨港
有慶某官声名雷動韻度天和文艷錦機光照龍杓之彩風生

玉軫音諧鳳律之陽舒清穀之香進進蓬萊之武某座驚甲
換猶喜寅同為秋浦官孰禦春風之為送長沙客相望明月之
舟

回衡山趙宰孟係

效顰一鷄力何補於培風照眼雙鳧手忍承於垂露一謙過矣
三復楚然某官文采珊瑚歌聲金石融九千餘丈氣埒青蒼
郎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衰時正直簡在凝嚴某借助鞭長汲
清綆短頌言美瑞知麟鳳之在郊趣覲通明戒鸞鳳兮先路

回善化韓宰

出穿山水縣喜調新琴為織雲錦裳有華舊綉戴德回鴈占謝
來魚某官玉尺清方金莖品潤融峰九千餘丈氣埒青蒼郎垣

二十五星光生銅墨暫翔鳧影佇入鴻行某自賀寅同豈云未見娟娟一碧共看貫索之沉耿耿七襄莫效聯珠之報

回鄆縣晨宰

移綉波濤愧將絲轡出山水先度絃歌隄寄鴈回宰敬酌魚蓮某官珞珞清越水雪聰明雲傍碧桃千丈蓬萊之光氣月明綠野一簾秋浦之清風小種梨花佇歸院柳某俯衡舊斧仰辱聯珠味黃絹之辭永為好也之貂褸之報受言藏之

回攸縣郭宰

舊綉塵深閣入棠於楚觀畫簾花度飛五采於雲陽新雨同心清冰照日某官光華尚錦盤錯投刀橫巴水之野丹肯煩期會聞楚澤之更鼓終覺分明適尺鳧飛翻其鷁立某馳驅技短磋

切意長皎皎織女終不厭章駕言匪報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尚克相規

回湘潭張權縣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空堂春滿桃陰來清風於周轡懷哉今雨遠此華星小生欲相吏耶願同表協丈夫即為真耳佇聽除音一水娟娟七襄耿耿

回永興趙權縣

鶴岑琴好相望明月之心鴈嶠書來不隔同年之面以雍容之雋軌將憐憫於公車北轍南轅邊江湖之相遠左韃右袵尚嘗漢以為期占對甚哀藉字為寵

回靈陽任丞

晴紋照鏡曉入新花遠素飛雲春回舊綉辱施先於一介愧禮
後於七襄跋天孫之織雲莫料瑤報望美人兮明月尚藉瑣規

回寧遠薄到任

地鄰樓鳳喜聆千玉之吟風度鳴鸞恍聽九韶之奏絲絃出色
汀若生香然太乙之藜佇聽今業繼天孫之錦莫敵腴旌

回淑縣趙薄衡陽易尉

馳隄無功愧行雲於响淩佐琴有韻伴明月於瀟湘小車來映
於縣花春偏相輝於岍並某喜瞻聚軫樂在同寅北轍南轅
覺江湖之闊左韃右弭尚為甯遠之期

回衡陽歐陽尉

挹春花長排綬喜見青樓帝守於乘槎有華綠宇重此湖南

之賓客羨我日下之神仙壯繼何功自笑再衰之技詔掄首報
更求三益之規

回揚州院

司會名譽有美同年之子委章下隄事來買事之僚裁替我於
賓道繁縻瓊於駢國湖南慕貴良懷文使之賢水北價高寧又
山人之索薄憑回鴈諭謝來魚

回宋院院萬年

篁竹嘯鹿風徑免失刑响嘯擊虎螭割停得句怒飛銀畫光照
錦機撫劍首於漆園敢當一映聞簫聲於赤壁莫遂倚歌

回劉亭錄 胡石壁客

我馬維駒訪响之奇字有驚其兩發蓬萊之妙音亦來見我

乎嘗有此容否其人語洗烟火書龍山川張生手持石鼓文氣
徑絳洋揚雄自有河東賦志透明光亟呼熊耳之雲立進龍頭
之日某味同草木影合江湖扶搖萬里南滇相期汗漫上下四
方東野此意輸困

通交代寒提刑邦杰 魏恕齋

共審疏恩象觀易節熊湘屋度天園光照武陵之雪風生春綉
神開衡岳之雲翠陽凌烟華綵絢曉共惟某官傳心正學行世
清規雲霄閣之高寒婉映浦劍湖海樓之突不坳北參旗屹砥
柱於中流行大車於九軌出擁康沂之駕入提建禮之門羣監
重考武綱將軍之電金曹改組輝聯須女之珠風聲雜運於蓬
萊毫影橫斜於干斗誰謂寒露清水之勝屑為春山若露之行

北海若之波濤定夫正學布測河之雨露朱子常平使當跨汗
漫而擲雷破予以經駘蕩而出馭變屬天顏之西顧念民命于
南維不有仁人孰長王國乃輟神仙於海上乃移星宿于軒中
惟君子之祥刑自聖門之知學推廣不究之條貴殺揮無訟之
本原轉陽和於芙蓉露荔之間沛生意於楊接折揚之外蓋以
舉夔之長者而行孔孟之本心皇華咨度審詢盡展平反之業
清問惟明惟畏即陪啓沃之職某久把短鏡偶塵綉斧撫王事
而集苞杞坐闕白雲以委人而結幽蘭喜逢今雨俯仰十年之
同味寅緣百世之交情齒寸駁陽回車豈是秋春之鴻燕貢彈
冠朱結綬尚將上下於雲龍吉筆跡單衣旌搖曳

與袁州安守到狀

四符使養假道言歸西水分江喜接九河之潤東雲捲雨重瞻
三峽之春即遂樞筵頌欣抃

回表守不赴請

馳白雲之下幸甚假途卷今雨而來言將授筆華髮之典刑甚
厚清風之邊豈有加薄言還歸何速叩味之取頭安承教第懷
景峽之春方命負慚嗣音抒謝

回交代權贛州孫提刑炳炎

南節身麾為慈親而拜命西臺就牧屈膚使以論交溫朝花雨
別之盟借堂草春暉之色旌先介禮後七袞共惟某宮大雅
風流真清人物冰懸雲跨吐吞禹允之玉書鳳躍韶鳴鏗夏天
台之金賦雷轟欽起山立徐行旆冠參卿月之班雜珮峻郎星

之直侍女護衣雞入傳箭樹翠殿之賦詩備兵森戟籟寤知香
肯芝山之揚酒宣第十萬家之春意精神三百里之湖光前席
與思此佳吏部西人則曰真好監司寧遲履接於星辰伊袞綉
行於日月漢春風麻影草卧衽楊夜雨難聲雲銷世索暫屈玻璃
之六轡更聯虹王之半符昔清獻典州而三川之琴有韻而瀝
溪行詠則五嶺之獄無冤每惟入境之有緣皆著兩賢之遺迹
盛德可稱於百世明公乃合於一人麾蕩照江劍乃易俗玉節
青絲纜小駐虎頭白馬金盤陀滿階約尾某無功將指有味陳
情王陽回刺史卓庶平為子毛義捧郡守傲專以為親昔隨振
鷲之英游本不傳龜之雅好夢回舊綉沈漸楊州之前手把新
符早托絕塵之後會趨綸之來下辱飛檄之遠臨皇華之禮有

加南陔之詩復作安有十一州之庶察胥為二千石之文承行
縣錄平反喜不隕望雲之舍詣府受約束頤遂依近月之臺舌
筆單疎秉旌搖曳

回陳侍郎舊齋

回車中坂請自效於材烏得郡江南取已消之竹馬綢繆錦製
綬襲衮華共惟其官麾斥八極之風雷卷懷九天之星斗古靈
神中之真亦鑒薦時賢溢公洛下之評不遺人物遂使忝求芻之
寄從而詣爰菽之私其半竹室堪隱迹甚龍慈五畝書山之樂
頃請訂金懷四方明月之詩曷酬贈璧

賀曾京尹端子 寶留遠

露綸煥溼星履陞華東問西溷冠十連之刑帥南昌北斗表六

典之地官丹并雲開紅牙日麗某官挾分雲漢吞吐江湖直氣
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甘寒自熾歲於焉
逆數幾乎身名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袖出
擊霜之錘主必提雨之簾真侍從歸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於
京兆乃由太乙徑吵文昌水懸雪跨而朝望乎日暖朝平而民
氣繁儼衣冠於冠在坐鎮千畿箴帷於延和邁歸兩地某喜
傳除絳阻起賀某五緯明霄望龍泉之妙色九河流潤懷虹翠
之春暉

回曾主簿清老 曾玉堂考溪之孫

千里明月喻企傳焉一字華星劃開湯翠惠而好我粲然有文
某官地曾官華天資潤美北平主之閭闕梧竹蒼蒼東山民之

衣冠芝蘭奕奕蓋駉麒麟而凌厲乃從猿鶴以徜徉展也怒飛
翻其孰禦某頃馳楚傳切志綿田邱坂回車庶乎為子江城捧
榘正以便親永懷寸意之暉更感梨花之寵式相好矣莫酌錦
綉段之華迴從之如此玻璃江之碧

回吉州權府賀新除

某履跡筵座修被緇封身到水天誤辱九重之眷詞垂金薤過
蒙十部之臨方切循墻敢勤袞衣蓋如庸晚徒抱迂愚山林自
分於投深誠欲空存於愛上朝清道恭幸遭際於明時小往大
來慶挽回於正氣狼令不竊例沐登崇共惟其官瑞沍長庚福
移子駿家有甘棠之多稟典刑人象別駕之春陶陶生遂應
郡符之初維觀帝綉之天須蓋惟大夫之曰賢遂令小子之有

造正明一字恐慚讀秘閣之書肅使載遂尚擬致監州之謝

回吉守李寺丞第

光膺芝檢榮剖竹符告為大邦望二天之正急公有異政為石
姓而一來新令風馳歡聲雷動共惟其官雪山冰壑天珠河岳
居南岳風土之奇夙鍾清淑得西堂議論之正綽著典刑早啓
雋途荐升華貫天官官正持衡稍食之平穡臣司農望領苞丞
之重惟絕海迅騶可以開鯨浸惟倚天長劍可以破浮雲故當
捨攘柎擢之秋常任撫字澄清之寄昔四郊涵涵帝每興當饋
之嗟今二水湯湯公迄收按堵之效惟我廬陵郡之劇為今東
蒙主之難莫非正事我獨賢勞旁諸緇手所謂世臣必有喬木
上遂傾心向來二千石之除曾擬六一翁之里惟蒼生之有福

故珠浦之重選期會餘間雖異坡老作詩之舊道理最大喜聞
韓王有德之言今庶幾乎侯來暮矣自原鷺渚未容坐席之溫
紫殿鵬班正恐為珠之速某幸備受恩之數得同載道之歡已
進迂於前驅乃退慚於後至欲陳情而未果先賜汗而謂何謝
劉公紙書姑附鴻翔之便望皇甫壁記即修燕賀之恭嚮德深
深敷陳罔既

回前人

某符蒙顯翰再遣駢緘辭遜一出於肺肝義理各存於肯綮
浦之珠既去復返是以為奇夜光之璧無因至前受之甚懼
裁尺素庸叙寸丹仰冀融清俯垂澄察

回前人送冬禮

周曆紀正曾基書至禱謠雷動恰先七日之來祭座春生共慶
一陽之長頌聲盈耳和氣滿城某未薦賀言猥厯醜禮岸容待
賜正棲寂寞之濱谷律先春多謝溫存之貺報然登受略此控
酌餘俟別陳仰干情亮

回黃主簿

伏以春花如水鷺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方拾
薪而著瀑即嚼茗而嚙花敢意一謙有來多賜辱之厨珍以起
其牢落將之篚實以申其懇懃童喜相誇為里中之羊酒兒癡不
了咲門外之桑蓬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輪困感臆拍塞謝言

回監魁錢昇叟賀新除

天祥馮膺光寵實脉庇庶將為行人之辭先承君子之餽樽來

工部有光臨別之栢荷鵝贈右軍以比大鳴於鴈木登嘉以往
感德惟深姑此占酌嗣容稟謝伏乞台照

賀府簿錢昇叟

茲審錫命中朝職書大府密運良畫協贊大功伏惟慶愜天祥
正深蒙賴倍切忻愉函此叙賀切幾委照

回大庾縣尉劉天聲

昨因歸雁獲附殷勤歲月如馳曠音弗嗣五乃承雲箋翩翩
復來山林卯記初度東梓拳拳黼藻過矣就審一麾毛知
已三尺司平揚州梅花何如庾嶺本色吟哦小駐倚聽橫
飛庭實爲落分不得拜興言遠意若之何速之肅使知
慚襄拜不敏何當齋狀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予奪之始有物焉逸史赫階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克是心以往真無所為而為之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倫來為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



內歲錢穀幾何庠隸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
人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吳氏租
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
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濟差教授番陽程
君申之繼至相與請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闔弗下永嘉終侯元
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
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為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
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
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司而定
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
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為有天道行焉士

修於家試於鄉如探簞筮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為貢士計者
積倉裹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為之甯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
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
及者也是宜書且云取士於天下將以為天下用人之常情其
窮也不為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
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
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行都而無僂馬
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
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
焉蓋益可書也已是在創始於尚書胡公規隸于學者米二千
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哲為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

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與樞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鄰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全所增通為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為州九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為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為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改老傳說以為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虜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

詔不朽洎來吉摹本通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謂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名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濶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為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為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為不寬獄空遂為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入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

觀雖然子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
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婦
獄之事人以為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
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為
之持之以道使民迁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下於朞月三
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
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
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者且一再而君以歲月為之
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為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為
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為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母以自是哉君姪
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大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
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為字
曰元皇之殿既為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
初與君寔來辱為之書請卒記之邑為吉土游山川清拔民秀
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
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梓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懿柳冠益
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乎令謂吾幸為禮義邑雖空惚
不容不為俗化地况少頽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堂之士
獨無兩敬祀會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
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子奪於形吉之表者

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為行為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融遠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為風塵惟神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惧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体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為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变迁推移曠十百歲雖泯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為忠臣孝子歿為天皇真人取士本未

實助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執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入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將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富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為臣止忠為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自已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微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墀具鍾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

也外而侍御僕從為臣之道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為令俸餘哀多迄于成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為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今方為遠者計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斂今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令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休堂有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

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庵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群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載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轟轟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注視而隔江之秋畦菜隴悉為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堦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千本及水者爭相跋段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洄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休堂前石林立種曰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

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三三
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為觀瀾之
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体狀期盡其氣力
以庶幾其萬一子曰風雨移三峡雷霆摩兩山伯揚曰雷霆真
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
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掌
拊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
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携手徐
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
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变迁予最愛其說
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于

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非有
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
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問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曰新
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
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遇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
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為之記且
論同游者發一噓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鄧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
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駭怒起之勢咸淳
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連一帶双

華出于文叔北窓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
溥間邵氏始享有其瑞子聞長翁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
根既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
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細縹塊北而未而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
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于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辯辯
兄弟之親小雅所為賦也於吾心涓無感乎子旦夕尚徘徊新
堂為君齊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序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序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於一本
不可忍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為戒愚嘗謂引之詞極論
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

其言他人賦賦之故而惟恐族隔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毅者
與穎濱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為得於面授而切意其序記尚未
及見也今其族放蘇氏作族譜序以不忘先世穎濱之交以庶
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備復之以紹前志為予求序予為
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先世既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
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子猶以為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
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序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為長上者
復甲告之曰謹毋為鄉之其人者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

孤有立克肖歎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
之巧偏周之以徑被徑以梅亭後有苑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
五尺飼魚而觀之隣端占樹蔽虧狀帶清風徐采明月時至君
領客于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
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
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聲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
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繁
然垂星南金荆王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
美草樹日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之夫高蔭滿池百歲
倏忽此孟嘗君之所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
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遺令也賀斯幽之幸則告於元亨曰

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棟通而為春乃其閉塞也陰風厲栗寒
氣颯蕭索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棟通也木石所壓
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
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棟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
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有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
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
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克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
吾知其為君欣然笑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
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
辱君好舊笑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來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淫毀來陽
宰柳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為一同人物記邦人爵
林教授周君道與介子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與士氣
也翼子為之記予嘉其勤不泯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
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為渾化時來陽居
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來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
於花州之遺翹乎其未慙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為儒者道天
下事固有天於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為記其論世
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為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
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皆傾乎
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行無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必豈曰使人歎慕誇羨於
屹然為務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備於家有
正學則天子之庭有負儒比令尹與九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
隕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
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禁之乎哉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迄于今班班
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之出而縣
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于時士文富義豐頭角崑
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借者始
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八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

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予同等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
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士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
其方來之不勝記將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
圖志縣始創實劉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
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
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并收
拾奇山水以為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履以張
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
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

而七官為子代相遇於上餅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
生一筆想研於祠意闕焉子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
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為之記其至郡既敬奉君之教亦率諸
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之至論記之成其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
西道院然在汴京城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諸至鴻熙間
你去今行在斯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
沙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斯者與他諸異然瑞人裕而相語舉
曰吾郡以三賢垂余公坐當范文正蘇公坐教其兄東坡先生
後又收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饗事使此三賢者
皆無所坐安得摩臨吾土意其美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

時養猶有可待而竊疑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
前日實緣被存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奉乃獨請嶺南使郡
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
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筆黔之樂不可廢幾而曰與郡家杖錫錙
之利曾不以為屈廢其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社門却掃
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揚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
自為一集此時昔道山群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
以積年疎遠累其心哉夫獲任疎遠下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
於前然遠者迨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
於元祐寒寒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茲用舉屢召不
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噫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

三賢歎縣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跡後言之吾知在
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歎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瑞人之敬三
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不於先
正無能為役

建昌軍青雲社記

大農簿趙侯守珩之明年建青雲社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
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搢紳衣冠盱為感好賓與薦士
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社皆以貢
士名賦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
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柰何以旅瑣瑣

病寒峻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于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為屋四楹廼積廼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九疇之試御前者賦各有差所為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其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遍天下其後金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大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予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為消長士豈以侯為堯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負其五貝為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

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饋食固其所也侯推唐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恩受之者豈以為不肖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為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為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所享不負天子侯名孟道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積新

袁州萬載縣主李徐君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
鎰補其籍改庫為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為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
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為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
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
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為時名臣公嘗
治處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為弛
嚴不為殘使在漢氏課功第隄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為太過
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多
乏莫敢後唐繼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言質肅介頷頷爭

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刑決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不罷青
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廢牙
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中原遺
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遐想猶凜有生氣嗚呼此其軒
調大節閔繫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
大宗丞番訪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為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
治故有祠與瀛溪並自瀛溪移祀于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
廟于城之東偏歲時安南習為故常廢且壓神不顧享侯慨
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微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
敗挽折者鎔甃舟楫之踈漏滲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
者所費節約一日新美又更為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

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相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
屬某記之其地更道苟且遂未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
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誦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以繹
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賴石公所鑿也章
貢墓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賴公
恩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
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為得志富貴漸盡終
歸無有賴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為賴者相望亦豈無可
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常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
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重修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贛
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譟田狹故易以饑侯未
至以為難將至以為憂迺七月下車膏雨霑流嘉氣合集民聲
大和四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颯颯黍
稷芄芄孰啓我侯我神之功我岷蚩蚩牛犢熙熙孰相我侯我
神之威侯驚召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于庭
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
其孰尸之侯憮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
不致力於神迺肅邊豆乃潔牲牲晨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
周視庭宇不遑于寧始建議營度刊木于崖浮竹于津厥材既
堅厥工惟時植地支仆撤去庠陋備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

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至
公皇皇袞冕裳衣祠既畢則以其餘修道遠以便來游者葺三
浮梁以便絕江者錢奇二百萬粟奇二百碩悉出佚所節縮故
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佚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行粟米
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于嶺表訖佚去視始至如一日焉
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佚新之佚為我民匪神是私田有
稻梁野無干戈微佚之賜胡以室家避舞僂僂伐鼓淵淵何以
報佚萬有千年予時臥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書其事予
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為靈昭昭矣
謹叙次下方納諸廟門為記

贛州興國縣志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
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為龍蛇
瀆子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
采為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煩矣顧邑校曠越不
克施迺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
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為生員凡二
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為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于
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林鰥老婦孺
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為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裁命胥正
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堂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
令躬課其九督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去於

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成頌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精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遠歟共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為節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瘳如迷得淨呼王澤之浚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今為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令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為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為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論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于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論之曰昔有文公設教于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

文典行倡于齊民其則不遠也我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師慚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為燕居直以杏壇旁為堂左先賢祠祠後為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為之門堂名繫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兩題云

道林寺新六堂記

余行部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傅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南篇章也堂之顏吾鄉益國周公書之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持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韓愈詩而黜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行四為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

志茂以屋壓字漫壽久字于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將揭于新
堂士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事室乾溥遺墨非俗衲所為上
之嘉嘆而記其後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丹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僊送縣志
遺逸門一段云冠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
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
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游戲文字足
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做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衝救
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賦

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律書塞馬之前
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
芳草連天曰黃白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興致呀到因
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
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垂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
堯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
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
一天子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平滑稽矣因次第其高
下赤豪椎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
第五或以黑為冠子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諗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于庭州之士女傾城
米觀或累數舍唱曆而至九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
忌蓋習俗然也咸得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奉陳臬事常
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為客主禮是晚予從城
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人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
及階階及門聯肩累足職職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
吐不相辨稍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
升車詣東廊上之後稍偏為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賓車不
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則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
上往七引云及敲酬州民為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班而前或
家俱馬極其俚野以為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

老而禿者有齷無齒者有僂僂而相背者冠者舉者有盛金澤
者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
睡者有輒且寐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為兒弁髦者有為搃
角者有解后叙契濶者有目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
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攀者
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勦者咳者嚙者欠伸者汗且扇
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襪者有履闕者有倚笄者
有攀檻者有執燭踐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
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
於地者有半坐概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
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

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茲趣而不及迄者又不知其幾乎計也當是時舞者如雛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褻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間如為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駭女充其間不知其福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酌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究無滯鬱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視幸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執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間慶景定間所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卓創

殆絕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為郡而十數年間卒然修復得其大体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者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後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湯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耒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為親懷歸得郡且行侯撰表於朝有曰矣惟一時民物之靡得於目擊相與嗟嘆闕紀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其悞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庶之明目墮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
故九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
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李士蘇公軾正言任
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
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
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抃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
修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俗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
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
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
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表誠得春秋大旨祖之風声尚有典
刑其正雷也考圖謀訪實也謂雷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

且仁兼公以至濬菴九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
聞一朝皂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嫉惡如仇侯所為豈乃筆細
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感自太守諸生以
下敬共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我
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敬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
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數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
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
吾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顛厲予記予不敏叙其
凡復為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
故鄉桃李兮被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

神不可忘五嶽為質兮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譙樓記

允並海而為州皆有颶風而雷為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為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為守身為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取明視譙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聲如虹有蜃氣如樓臺及其激霍凌轅兮多撞墮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書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筴鉅材鳩工並興設為巍義下臨鯨波予聞而憮然曰天下猶海也世變循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知屋之傾欹

也侯將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為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為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為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戮下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為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耻陶為清淳詒是用希九此皆侯所為及風徙鱷之本也天子神聖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為政知府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

孫容菴甲藻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
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令其家集甲乙丙疊為三帙當先生
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為序丙今念燕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
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賢志以歿後二十二
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為
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
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為詩者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

孫容菴甲藻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
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令其家集甲乙丙疊為三帙當先生
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為序丙今念燕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
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嘗悲以歿後二十二
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為
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
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為詩者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測而亂蛟龍魚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
具於山水山水非有情者莫之為而為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
海納汙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薈介於蘭闥啟二尋高為楹
不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
白首不輟皇王帝霸之師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
委巷人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蓋朝斯夕斯焉是百
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
心容萬象所為容如此詩之所以為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
居虎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終放情哦詠為詩門再世
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持滿流波於既溢以
卒先生為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為詩之

故與其心以積累繼述者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及云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二雅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
者矣吾州知齊危先生其所為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為矜式先
生學為禾梓之宗行為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為文所謂仁義之
人其言詢如臨川庐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
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
足計也于其人而已然則學知齊為文尚從其人求之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
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証醫者曰此証陰

也其用其藥無疑數人者辨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証其必
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証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究前者之
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為學然久之無不通貫
辨証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偃倭承蜩因自撰為方劑括
為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
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為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
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
之有名於久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
道不淑清淳之時少垂危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
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異同於蔽牆槿楮之歸者
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言發骨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其久而後
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
云醫也若此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廷
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
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
之推言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
小道然祖宗之歲本以為家傳世守之寶其為秘一也予之發
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廷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自世可
以及人子為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
不承教以廣之於人子嘉廷舉之用心因為序其本末如此良
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廷舉名樞云

張宗南木鷄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稱其平易而極不共學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鴛鴦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以金壘維以不永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興公為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製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為法則選為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為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一日去水張彊宗南以木鷄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南道予素不南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獄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為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愴然受成其為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為甚備宋氏多所敷歷蓋獲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樵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復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貴非賢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卒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惟上九一爻化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
終為險健之極矣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為
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履其聽訟必據經守法不肯以
委折以二民聽九斷繁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師正錄大
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後所帥也然
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寬也久矣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
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
時讀是錄也庶幾甚月而可者笑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
益二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
升豫章人

詩錄卷之九

選詩以十九首為正休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蓋日
以新也謝靈運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為不可及十
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詩擬晉宋諸公則十
九首迥乎其愈遠矣予友雲臺蕭君肅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
體後又學陶自從子游又學選今則駸駸頽謝間風致惟十九
首悠遠慷慨一唱三歎而有遺音更數年雲臺進又未可量也
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侯子山居既成備仲溫故又將與君

細評之

羅圭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為無聲性情既發詩為有

聲聞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二蘇其
詩琅壼華學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
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博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與見其
倚於後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東溪居嗜詩叔曰
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頃微箴應天和流動雍一室
所謂無聲之詩也意謝之樂不能兼蘇上之樂不能兼謝東溪
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
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

蘇東溪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為異同論北山子曾
季輔平生嗜此於少壯最爲論其詩故文之可與行律絕各為

一門而論其詩以意為云取意之所合則於文下方如
東萊詩記似不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允蓋甚愛之
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為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為高然
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
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為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
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子也受教於
北山子矣

忠孝授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石觸之鳴風激之為波則
水之所遭攝乎常矣為臣忠為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
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乎喟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實

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帝為郭君某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分而為之書又哀皇朝事為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為忠親存而後為孝也謂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為切已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八韻閑疑序

八韻閑疑者... 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漸近於

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 唐之後條貫愈繁而詩愈瀟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幼可考... 辨作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溥以益古由乾溥視金在鏤有物混成等作又為古矧長楊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為高下雖有甚奇傑之文有不得... 倪者於此若宋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達於時宜者宋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後舍而棄之肆力於為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惟文哉

壬戌童科小錄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批誦... 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為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 一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當為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 試文中即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

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滿下士於朝者
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九而
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
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
何矣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既已學者而勤乎其既未
學者子謂童子其既已學者能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
語而已而沉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果之
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既已學者溫習維繼深加履踐希賢希聖
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然而勤之不為後也大學之法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乎也有志乎競辰
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哉多天敵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

予言笑乎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託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為知識
三歲大比其欲繼係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年之有司勿賓無
所愛力每科輒給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
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令人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為有驗雖幼
賓亦不能自巳一日持其籍以告予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為
我序之子不能辭焉授屬禮六司以獻三物教萬民而賓與
之此係舉里選之圖也考諸族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九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
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閔睢黜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

士始於隋唐本朝公襲不改日引月長弊倖浸出上之所以開
防禁制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
同然其所以文法之意殆相似然五州士風接歐周胡揚之遺
知所自愛其禮於族師之禁固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
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為幼賓一保言為
州垂憲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
網羅無遺便子備之名蓋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
也吾為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噫然將至有聞必先君言且驗
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繼福於君請執此以佐

又亦保狀序

昔嘗觀中筆記唐科舉事此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

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藉而入選謂之春闈
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撰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
於曲江其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為貴於天下其來尚矣其士永
人肯為吾黨覆簪承保以使不煩自於官始好事者介予所
知識以其籍末序子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持籍持此夢無
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由鄉貢試春闈拜座主叙同
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
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茂苑文水
泱泱歐周胡揚休有耿光獨無遺遺芳而冒之者歟吾之望君
籍也如此

新渝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苞

科利在天地間為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為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于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為此之未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塗親嘗當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為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芝邦之風矣吾黨之士九與斯藉名薦舉是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曰其氣以後事於文憲寒謬謬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為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茲之世道不為無益其為義不亦大哉

送隆浦公鄉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并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鄉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後與予語其所以為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水飛昇也高士之所謂丹求伐病也仙人之心袂於成已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蕪人已為一致合休用為一原吾儒所以為吾儒也重已而遺人知休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為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之能以濟人為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躋度推予命謂劉星居多善若他日可為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為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筭人累先生齒頰區區何足以當之抑

叔英所以許子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堂羅計故至於有主殺
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閔羽救曹擒虜之流則可而世固有
不必如此而為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子獨以為陰陽
大化網緼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為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
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誤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將剛者必不能柔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
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取謂稍剛殆抑子所謂奇偏者凜焉
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為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
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笑抑予所以為君言者自謂不誣
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龔齋直之昔諸葛孔明
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

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子非孔明也子之志豈
叔英得窺哉

送玉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晉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身治之業垂禩
書相後諸公筆硯間躍而曰士不為司馬士無道不足以為學
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于行今遠且遠矣湖海之風波漫想山
材之境月漸長歎其如川方至之假以就公龜降水國之寶山
茲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為養索為范文正公然以月俸三千
遂得晉意於學卒為一世師表誠齋素齋得劉氏館以故旁搜
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
人而可為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長辭以待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說終日悶悶使人欲索枕僵臥明者了了不踰頃刻
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幼余端吉客吾門旬日風
雨旦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
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為吾鄉羅
氏墜地百年較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之辭以術世其家翁信
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屨出郊而端吉又游十八灘上矣
臨別叙其說其歸也為予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處擅蘭閨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言者以功為
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為花之封建後之與臨之辨林之詩言有

於花是故能託於斯文而後得其所正焉噫九畹三徑今無復
存林之孫為梅所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地而不遷者
君克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克昭其先君
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
佛骨豈敢欲為指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炎方為幸自古
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吾鄉項兄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
予於主虹子問子非不得已行何為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
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走上饒參巖山拜東岡古為然

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
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為憚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雄擔
簪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建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
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游江淮上會稽關九疑浮于沅湘北涉
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輿權今游
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遊矣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
中原以度幾盡覓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為五十
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畧如何書
成以論我

送賴伯玉入朝序

賴君成孫泊玉諱竹澗人自曰己好詩長而漫解自甲乙

藥行於人戊午出定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於乙自是
以行為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涉十八灘踐空同非子寵
之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賴之勝處
如鬱孤如八境如廡泉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
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
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密精神之善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
為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疊疊焉者虛而
往實而歸此行稔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之成丙藁可知也君
之茲役予何能贊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
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
乎司馬子長之迹幾徧天下後乘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

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
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為文章漫有見於道德之說
前輩議其倒學然猶不為徒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橫渠早年
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
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為一世師表其視韓公
所為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為詩予也
不止望其為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
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子有行從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
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為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

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後手只空轅令人有好為尊
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矚目夜半授伎已者二三言曰道在
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為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
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
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
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
為子長惜也橫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
觀四方後乃精力踐以其學授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
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畢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
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哉睇
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讀書半世以教人為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今夫大冠我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纏纏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為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筭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寧壤獨無知者歎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微紀鈎索深遠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則以者食卒不可辨予

曾謂安得一書為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為衰敗死絕表敗死絕破而為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為貧賤孤却未嘗不富貴益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為福反是為禍其言親切而有證子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乃循其本文變其體讀察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有數其大指數十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為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

兩輕重為不可証矣斗南吉水人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
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
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其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
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關疑
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
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顧書為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
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
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
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

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
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
今人間巷閭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
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
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蒼中人
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
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
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
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
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
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

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不然不俾夫命之同有美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即因書于歐陽先生贈月窓說後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字小標榜也予曰子卜也而取劍何居曰世人賣卜事縮地指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者之為也予言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予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

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迴翔赴仆之間乃是以相發今予雖為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劍也予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瀨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煥甫以術世其家前三四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年嘗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游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有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予動心駭目以為奇詭惟特輒掉頭不謂然空澹然平夷漫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

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為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為崇岡後
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歸結意則取
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
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
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實如其說予為山人所惑者
多矣若煥甫真不我欺者惜也煥甫汲汲黽口以奔走於四方
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
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為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
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茨石山中計必不能及
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子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
知是冀人亡弓楚人得之子又何幸焉

贈黃璘翠微亭

黃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間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角瀾
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鬱鬱之衆
山人所得稱神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隆吉在其中此
則龍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意銳更下入細工夫
以庶幾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拆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
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酌奇笑或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
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
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

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体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天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篇旁上下之間細繹辭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連之肘欬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于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筭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取末子之觀字也于其心某之觀字也于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子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字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詣示予以子像予初在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聞諸公賞音則知其為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繁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予至其宮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東嶽欽材召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役者志之不忘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者之教並立於天下大顛上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躋窮窮窮之餘以其聰明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於變化其氣質移易其心志攘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允精業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

為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推為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後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為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惧不敢當以其為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其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鴈鷺行紺紙尾而進曰其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一胥主之高下其手索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

之間紛爭之微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奸民受侵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而不幸而殺傷盜賊流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後月日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罪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哉利以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敵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群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斃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為無小助也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龍泉縣志卷之三
鄉壤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為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遠江吾
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濬庵以學舍益公誠
齋以鄉孝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風流又其取近
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為題名引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題詞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
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為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
顯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道遙林下真
所甘心焉為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為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卷名士倅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顧見文溪丑仙如在
天上寶辰夏五集美殿賜茶等進士第八局一日同年曾兄子
美來訪議論疎既知非九人扣其所宗則菊坡法衣密文溪



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荆城之所欲言他日為
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
丙辰書于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帝系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
故可謂知無不言矣朕亦惟我祖宗皇帝仁厚憫恤勤求民瘼
是以旁通下情庶幾言者詢于芻蕘之意九我前官君子暨
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
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為世道
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
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不可奪
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擯用事時受家旨以私意行乎
國中歡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
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
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
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危九一時不附和議者
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
崔而公得為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
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予因感而書

跋修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被黜為以溪洲

讀繆言詞業世固有如此宛事哉掩卷為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亭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為累從弟澹菴聽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為忠臣於親為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孝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子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遺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版子乃弗肯忘景夫道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脩于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為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衣平園周公為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手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剛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乘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為烏有矣有則盛歎老屋亦未知

其為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措而為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那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與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夫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言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一笑而公以不得財貽為憂若不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連水之迫乃有過於財貽者乎考引昔人為之永嘆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其如何其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夥然可見李君又欲列手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為何如也嗚呼是可不禁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

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
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
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
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
君言之當時才學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常布蓋將有所
行於時而豈以是為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
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辨稼村後國正添梓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取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
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為之縑籍粉澤功光
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

盛則其渾厚醜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卒
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上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
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寔少於是而小詞
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
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為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
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
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
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
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
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為是也
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
半山老人字介甫九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
徠之介為孤峭質肅之介為直方鄭公之介為敢決荆公之介
為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
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独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偽行介甫以誤於
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
徠不得為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
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
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道今日而未已嗚呼偽行之誤人
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

君品題類以為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
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
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笑
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
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為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
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
哉

跋周君崖南嶽六圖

扶欲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高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
邪

跋李孟傳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糜我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子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誣其孫輕發藏室或復遺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為東山鎖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誠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見豈其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

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裴奩之戰為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耻禁也被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上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為自苦子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拍成者使誤國者死有餘媿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助雲澤錄

公守隸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家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珞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澤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

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繫也

跋辛龍泉行狀

子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庶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為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子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子父母旁國子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簞篋推薄之跡事實而有証予是以信君之為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

捧卷三讀為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九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為而詩不必甚神乎謂秋屋藁亦云可笑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為學沉潛堅忍其自序者深究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昔唐來詩始為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大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為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

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
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
功深君非伎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王窓詩文

予嘗造王窓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人之
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
餘為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王窓不特工於詩諸所為文皆嘗用
意而其為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駁於本朝
之風氣者乎王窓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雖鷓鴣鳴皆雞鳴鸚鵡鳴啾啾

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為各一其性也其
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
鮑謝之不能為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為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
善為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
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為予之言使予髮鬢性初一語不可
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
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為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
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
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

觀琴窓詩必如聽琴窓琴琴窓胡氏名曰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為受用也公歿其壻承薄段君哀其詩為賦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為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為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為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交踈屬慄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個個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

時名輩為宮為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凡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空畫水石聳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凡倒囊笑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為清淑者為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名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頗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為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為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村不及谷遠甚讀惠

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弼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弼明題墨在焉世見石罨繇句高石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人觀婁君三卷則知弼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之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類援黃州夢也命子為之辭記累夢也雖然子焉得以為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為水為雨為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也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為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為君子樂天之象坊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子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愛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閣書

昔者嘗讀巧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鋸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為墟馬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巧者棄官動喪其土田手鋸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閣書以迄于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巧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巧者為不克肖者言也子為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巧者之辭戒也子為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九道各有入處九學各有悟處僕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

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九入皆以悟九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實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為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為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大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地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為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子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為義也

狀

跋周應可為蔡德夫千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負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偏愛其何力及此顧交道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為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譜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懶京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為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珩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

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為忠
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己
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玘猶當為沈勁和
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寢廢予
每為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
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非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
七薦於朝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持利恩封
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
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七延延愈久而愈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古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近道距今幾年墨跡
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歲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
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
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端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
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燬燻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
家世百年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
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
而楊子精神心術之輝然者獨在吾幃間曾氏之故蹟似墜而

不墜而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
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後終
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
子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子亦自以為有功於揚子不敢辭
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揚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
亦為子欣然矣豈獨木也

談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為之此之謂
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
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
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為也當天下無事

任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
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為可閱矣士大夫喜言兵非
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為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執掌不
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為而取其便如
以為喜則是以功業為可碩颺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
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為諱亦不當以為喜委質於君惟君命
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徇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
字皆為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
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是適相值者亦時
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
其說則人之一身常是為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

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層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吳齋先生既具為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于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為倏仰利害捨擇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李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為勸農則名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輩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四里有疾痲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滿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一

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時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頰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言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為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之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

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日隄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羨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十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孰為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亦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撥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悅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蚤類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和官刑曹詳備

考文成於江河多士跡龍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騰就恭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駭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奮水而張鱗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噴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靈發其神為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為龍之靈是何君

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即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為鬼為斗
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勛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取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乘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回瀾
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為一器
泮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歲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昭乎人彛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一姓女夫
仁者必有壽考及耄而望期願夫有德者必有後考紛四世其
蕃滋嗚呼全而生之考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考尚得正其何
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華閱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年予
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為之辭曰 耿陰陽

之大化兮布濩瑤璣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曾淺淺乎為天自青
紫食窮經之心兮恠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緯之膚兮誑其愚
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取綿竹事實與行會兮
抑扶幽而鈎玄予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鄒翠屏改莖哀辭

霜露成冰兮其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物為
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故人兮如
雲白髮兮縮絳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君自許兮桂花
昔芳雅兮今漢婆秋香飄兮九霄君不見兮奈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為徐徑畝所喜撰諸公詩來訪因有
感滄浪歌并呈吳齋先生

世是濁而不清兮謔真君平釣為辭彼滄浪其無據兮何纓
非足同兮非與道靈均之所脩兮安能受物之汶汶渥泥揚波
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莞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
何如兮枯頭平靈均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辯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鋟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于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佛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已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辯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錄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于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拂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已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

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粲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為先伯次為先人又次曰信是為先叔女一是為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以既生而伯祖方歿已邇而後此母適劉嗣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平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為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亦合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亦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始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

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為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平其孫伯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鷄素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為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劉繼為文既屬續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為是嚴也彼好事非為文為劉之族黨姻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生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孽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辯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中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

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為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為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為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子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為妣作喪主不為當乃欲善姪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子劉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為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特一也今欽為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而乃窳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為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父申

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郡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體川流為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矣尚書曰其君正夫名象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九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為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

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也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天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發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後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曰廣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

標準而學之始知極自唐儒以將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之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挾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未進於道書揚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貧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

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惠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遠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

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

徐君講之

勉耘說

石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分序茶葉必擇既堅既好實願實粟不然畧閩蜀之躡鷓拾燕趙之粟粟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飢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願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繇是藜必有豈年奇宗候之

何暘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願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珣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暘程志遺迹也何君生子克舍

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後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顛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為大中設何君不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微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希為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一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所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主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進繼孔孟卒以其性入道總之說為諸儒倡聖賢宜別一等天人為之苟有六尺之

皆自之

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為程也難今之為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闢鍵直睹堂與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堂職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泚之餘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亦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况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况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若義方之所為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致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為亦予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况於強稱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洒

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屬匪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
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
諱之哉諱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字來詢排闥入堂闔
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
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
氣夫然後網錫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
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
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

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顧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
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
夢也邪其獲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母
忝爾所生遂不離之窮不失令名大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富貴
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
矣予也不敏不勉而自知也不敢不告諸為人子者元剛爲人
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
幾其有聞乎因豫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
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
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

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介軒先生之子也介軒名鳳官至朝奉郎蓋行在豐儲倉其為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以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義獻肖其書者也瑛題肖其位石也凡為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蓋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之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登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仁死以母喪淺土未畢夫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將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水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遜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而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而古今間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繁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屢發則朝夕為之替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潦沛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且腹人以肥己者為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已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墨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

葉校勘社倉說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力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繼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恐人窮況為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特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介為之階而倡導同志嘉惠問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焯念別時得俸不以自餽解買田贍族或謂此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益大政則有不快焉者矣焯為小官乃能隨力為義可不謂賢乎焯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極天

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鬚髯可見非天

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為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
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禹步自東極至於西極暨交步自北極至
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為甚遠淮
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漢張騫嘗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
時焉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焉所
經歷相隔幾何敢問和尚兩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
未對旁有童子謂之曰一日入和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
見吾不字佛何公和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

慧早為通人得盡法於里之名手快是

出四方會當京師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宛觀山川之

勝游歷人物之會足自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

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為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

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為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

初驚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疊疊不愛

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為川僧所為自是四方游山上

者無盡以歸謂為徒行爭致饋索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

謙曰川僧來矣取盡者填門慧徐開篋筭如約分付不半日盡

蓋天若是者年久遂為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

寄諸其手皇上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

一歲之外來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

人一至於此慧之盡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

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腹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春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住視描畫不踰刻而予死弟二人欬欬之狀已宛然如活一坐烘堂一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子弟於後元八角巾著道服前者垂臂以執杖後者歛手以衛法又伴切弟背像三持孝經一卷上祀稷忠孝一章若將歆諸二元左為海潮淘傷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漭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慈之用意亦動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為之大噱適指湖而言曰子寧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變依乎將柁目於南龕北塔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吊鵠夷子之遺乎將破流瀾趨以嬉戲於枕人之槩鼓乎寧依衆

於贅遊醜化之會早將有醜有醜有醜有醜姑尚勝羞以自活乎寧涸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是與汝水俱為縮乎寧與收上下胥脅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翔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子弟于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為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裁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之主

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董解之悉矣獨
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司
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衣之次
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
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
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
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五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
可通於凶事也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
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番弟漢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
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
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托反正

凡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
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
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哀故
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
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
久廢故女遂廢此本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
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
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
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
閭傳大祥素緇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
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使用采飾之服

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妄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又
之有子既祥而緣僅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
不哀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緣紵注云麻
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
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
此證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小功之服也大祥緣以布
小功緣以緇耳夫以深衣正篇本意為吉服而言然若以此較
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吉用布而以精粗為輕
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緇布六升八升纓則是十
二石縷為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
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正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

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
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鉅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
如他衣服用緇帛緣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
如近世涼衫耳其後以前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遂
於事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
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縷者乃是以盡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
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緇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
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
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
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
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帶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

他冠美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當當拘於一冠美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履者恐冠履當是後時耳何以辨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華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冬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比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履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違境之衣長居宋冠重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深衣則魯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

講義

時且然況今世而無身衣者其為冠履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為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履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今之縞冠為不必易也如其以為凶服則受帶者固當以擅方練冠為法而徒帛者亦須知之玄冠不以帛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為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討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誠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西澗書院釋義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志在好為人師韓子犯之而世嫉且罵柳子厚

所為端端然而不敢也其承之此邦其於教化變為有一日
之責蓋嘗言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
陟臯比與逢掖諸師弟子禮則備之為尤書堂有事乎先賢
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求守嘗
啓政路曰古之為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肖乃
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土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
久廢而未有以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友
覆為轉請所聞并釋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
忠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

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
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德信者實心之
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
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
者謹飾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
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底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
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
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
義德業之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
言脩業之條所以為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之脩即
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

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為言辭發於文則為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為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為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備辭立誠之謂也未可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撇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曰之所自出而苟為之欲嗟乎聖學遠人偽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詆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漫潤而庸自愛謂之游言遁天而

僥情誑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為能言者平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與宜若慮信入也夷考其私則固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證伊洛聲氣我正使人讀之肅容歛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只是脫空詭譎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為議論之助而使之實躰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不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貧人之口躰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實實之道衰浮偽之意勝而風

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音人有言今天下溺夫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岐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知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又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讓為而一日警者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兒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脚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其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九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

其易之及退而自樂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選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為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偽入為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為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信誦之反以為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為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

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
後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
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
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偽之惡是安得
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經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
君其服之無教

熙明殿進講

敬天圖 周易賁卦

象曰賁身柔來而文剛故身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朱米文剛上文柔剛柔相
間所以為賁賁離下艮上離之卦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
剛艮之卦上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
為用則不成文夫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為二曜五行象
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為三綱五常
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係易象大意
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為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案圖義而為之辭臣竊惟天一
積氣耳九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
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為証不
一莫不以人事為主時也世也象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

變蓋常變雖離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吾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晉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暵災也才側身修行則為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為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九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為之圖以便觀覽且恐諸儒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此先生蕪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

之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且其辭云道體堂
謹書

與府理錢昇叟

天祥此番京師聚會相與有加於丙辰極以為奇過在他鄉得此可謂甚幸依依之意至今使人不忘執事去之一日奸虜恰有復用之命國事至此詎不容默遂上封章以求一去當國者調亭數四迄未能動三乞祠三不允正以為苦天王聖明從諫不拂初給之以假繼許以假滿去之於是而逃令後供本職吾君之美不容不將順遂亟亟祇承命一切又如初矣執事才離國門猶未至鄉國詎料此半月中有二陣如此之擾時昔侍教幾曾有一語及此等事變輪雲非人能測有如此者封

事業拜呈不敢效孔光秉昇火火于以彰吾君天地之為尊也
方巖造化初甚危之後宋左司過堂一稟化地乃謂初判聚
失記已曾稟來前既有兩編按恩例今合當照行更不必落美前
此兩月徒爾皇皇天下事皆不容人算度吾徒作事只信天去初
無毫髮計較或謂夫策觀方巖之事遂以自信周起宗者送至東汶
紙見說內有差符謹之紙納所有錄文俟其速遞到手又以見授當
又訪問遠歸也明裡之後漁之跡必可得請一出此時梅嶺行事而
或少涯猶可合并傾叙契闊前數日待罪甚有餘間日勝方巖棋
不局數計今茲再入市叢又如前日控摠不給乘間作此殊不
擇誣伏乞台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行實

先君子萃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寅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于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于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夢交丘淵身百莫贖張膏藥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匪勉焉大事猶瀝血苦魂以字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繇成都徙善五世祖炳然居承和鎮高祖正中繇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繼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



有吉德鄉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留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帶學字固化學來新一輩字志常佩人皆稱率德性愛竹依竹關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肖孫聞之諸父先君子幼穎慧語發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曰無愧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免發志間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殮夜擊灯案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冊著立認蠅字不敢抗走悞寐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存無一紊朱黃勘點纖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皆為殆備手錄積帙以百揮汗呵凍弗致鈎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間質難疑剖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為文發持滿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疑疑談他

事若奔於尋繹一按筆雲行水流無礙滯中年文氣益老拾汗漫歸諸約不唯峭刺自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間居甌甌春意溢出顏面蚤事相盡故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自與扶持華吳種愛父敬母慈侍夙夜者煖寒一出忱意不況顏色為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和風鄉黨稱孝於宗族厚待季父削藩時悲忻同情季父及不幸子病廢終其家撫幼姪等已子疏筮遺孤振翼之俾蒙下成闈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當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淵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歛雖在踊未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人交好大畧不為細家迫遠戶外居皆滿絕

甘分必無疏察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
忱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歎歎流涕記之以孤者歲大比允與大
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與其名
暨充賦就奉為助約所不及以意告頃已有為行資至貧以應
誼盡歸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寡人亦由加體接無一失士氣
去里有蹈非憂悉忠愛提誼開陳聞者感動見後進片善與人子
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鈔數畝畊者多不輸等令負已不
忍互于有司特囑漁池相儆無一償亦不較間嗾不武則曰彼
貧且強吾柰何措之有竊負其貲去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且
其人終身將作室紫木齊垣時薦死多露骼惻然曰吾可無居
人不可無歛匠棺惠貧者歲振飢隨所有不終至市粟以應願

連無告過目輒林楊隨力為許一口請善至孝子敬重親為事
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頌也惜 博三家各
門蔭茂木暇曰相羊考陸間惟嗜茶煎淪多手出時邀朋遊文
字諸後口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累云云漠不介習欠性凱
樂惟恐拂人事雖然諾雖不利於己不悔一言語頌肅肺腑無
畱藏旗酬一切任真事不可有濟或道以詭御寧事不濟不為
耻已勝語及不卑辭和氣舒無忤色有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
且無章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皆嘆為有德君子謂當於舌
人中求之詳者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黃問我心坦夷市
利血刃我軀驅馳生平所為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
其槩矣始天祥兄弟幼且長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穆蒙濡納

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砵夜呼進灯誦曰課誦竟旁摘曲詔不使
早恬以習于弗解小失眠即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絕檢束天祥
兄弟懷悍擊擊水無敵色于偷自此名師喘友招聘仍年至滿
先疇給賞久之室罄力弗逮迨天祥兄弟截隔于竹居陳所
裏藏軸俾挾精剔華鉤索遐與善網要竟日久弗倦雖貧浩然
自怡有未見書輒貸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研又以授天祥俾轉
教諸弟錄是語皆益峻書警語備窓壁如三尺在目見為文章
撥斲正氣輒不憚必繼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蚤暮侍膝不
唯諾怡愉不翅師友或書彥吾伊或歛襟各靜坐潛誦或補卷
相與戚嗟人情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
莫加焉歲乙卯天祥擊復叨獎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

試墨于窓日出帥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撤
林一月卒先君子及是筆涕時躬屈絕痛悼天祥壁將進禮部
飲童子征顏先君子哭于方新天祥壁復去左右恐益重哀出
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臘月望行次年天祥
壁俱僥倖奏名夏五戊戌廷對論桮先君子病暑投涼劑立甦
方徙一靜室規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看唱歸
拜寓館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疾復侵告下朝不俟命亟去
侍藥省割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眛者
衆伺變候愈曰無虞戊午向申忽病革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
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天祥壁震呼號動請命于天祈促齡壽
親筭不獲命進心禱呼冀頌成以代又不獲命入夜窸然而逝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厥明幾遭閔于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六月庚申朝天祥塋奉柩出國門哀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嗟路祭巷哭以返丁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邪不肖於生二十有一載茅方冠且鬣承顏拔水歲月幾何天乎不使終養而盛之于中身邪休焉遂使時親舍越在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邪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飲錢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乎遂以是為永訣邪天祥璧奉貢剡時先君子已哀仲弟不見孰謂方階祿益先君子終見而禍適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窮第為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病而罔不知不能積枕裛臆倉卒無以動天聰罪生不贖昔血被面推夾肝腎頓顛躑躅我以必死顛屬

續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祇訓于前人以忝盛德迺相宅兆然曰吉楸土瀟瀟墜以竣役將桑梓魄安焉嗚呼歎音容陽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妃曾氏令男三人天祥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墨有寶箴三十卷隨意錄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久遂沈泯天祥不揆不孝哀錄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惘恍世有大手筆能表董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蓋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孤忠員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諷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起公浸嚮用輯落落不合去時論稱為二洪文

毅公既歿泉南文獻之望盡爲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為者將有
為也而公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之生才倏忽入謝安得不深慨
於此叙次行事諗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請天驥字逸仲
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有異質
沈靜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晚所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
之辭無不串貫文章自成一業以紹熙改元薦于舉名去振一
時學子踴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守以宿於道為教
運事王大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辭帶不衣至剔股肉雜湯藥
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
第初筮邵武軍連寧縣尉發適歲伏當官無所回枕時有劫寇
至若由孺斃于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吏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

提兵擣其巢一舉空之偽造成風為楮幣蠹公密設方畧動中
肯廉李若輩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縛羅捕之石壁胡公頴秋
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年循從政郎調連州推
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惠民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公考鏡詳
密精力不間晝夜所賞拔士多報抵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
浸近周行然無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燮
馬公光祖顏公頤仲俱刻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步西歸
泊如也六年淮閩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為屬景定二年通班授
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為第一義修復大
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為之歛不
及民其為政一裁於義俗誨健哉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訟師

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洪公勲趙公汝暨雷公宣中及倉憲
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權貨務都都
茶場四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公順孫劉公徽皆以吏才為薦
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馮公時為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
委以書擬本部文字公皆樂為知己盡于時上即位逾年初政
新美公輪當陞對宿齋豫戒冀精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
戒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
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
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詳復懇切深刺肺腑王音嘆
美又言泉有屯成左翼一軍之興之害米舟搜糴生變之虞而
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成卒兩月廩食

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覈實區處併撥為軍餉之
計餉足則釋寬則米通民永無貧糶愚矣朝論翕然以為
論事有陽旌風除大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
也視民事如家視敝政如已疾捐金以裕學廩饋困以果飢氓
涇川以利病涉知無不為、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盜寇審民
郡采剽劫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
者相屬又欲於接壤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為援
郡為創樽節廉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放
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遠如宿將持重而
規畫綿絡不以鄰為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囿於水馳俸興
民築口為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傍曰此我公東巖

生佛所為也去之日垂髮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鉢盂
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八
時益暢於詩數與姻族觴詠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
多授以聲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
風氣明秀取所謂小坡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葬焉預飭美
禰浴壽藏澹然塵外蟬蛻之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即乞以
本官生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脩然而逝嗚
呼若公者可謂啓于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其足以追配文毅
公於九原而無作者矣某於公之門嘗山泉首屋諾生戊辰之
春侍罪中朝諗日拜公床下笑未及而去國然於公之踐備出
處之際蓋心識之其惟穆陵豐茂基是之澤涵育天下天下士

翊然勃興溫陵魁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
東巖之抱負真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
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通贈
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
人先三年卒子男懋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江
公賜王毓奇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藁若干卷曰東
巖集歲于家將以是年十月己未奉治命以葬趙安人附殯應
午千里貽書俾某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昔志銘

和昭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

三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為歛附於身者稱家之有無
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
言歛歎慷慨重慎前輩言行以遂沈湮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
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諱先生字南夫一字南
強世為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為鄉校知名士嘉定一年
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佐政
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瀛溪書院
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
祐五年班兄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為
讎先生奉母天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羊為娛邑人
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

當國入為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
東應曰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赴辦為才風有司亟增十萬
先生以聯力爭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為秦州添差通判景定
元年某月差知昭州臺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大抃疾不果
行盲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任自江上罕有權奸用
事所損斥朝廷獎掖殆盡時論以先生為存未幾詔還磨勘月
日駁之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耶早刻意詞科
書無不讀其於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
餘資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
不啻父兄之過子弟尤工為文章雖游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
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

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為門戶
先生惡之如惡；其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
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從間步行井陌中不以為苦其心虛空以
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
妣李氏考大初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妣涂
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少信孫愚孫皆
蚤世此三人長夫適大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
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
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
于卷容齋雜著若干卷家廷謾錄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
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 德恂 貴

如單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豈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賴公教
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二十年於公無所不知蓋至於其處死生
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
哉公性穎悟志不樂凡近讀書者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
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
月常十四五對人敷 學玄竊四壁慷慨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
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恍然自失
死生之說鬼神之情伏講深幽眇頃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必無
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後事間祈禳厭勝禱公不知公覺無撫

亦怒呼病且久骨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異猶足支歲月一日
召天祥至公乃詢稽卜筮指諸掌言今日老夫當訣故令尔來
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為人
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
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且死目中無怖見顯三王今
必不為佛事周身一切雜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官哭位與凡喪
葬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戶掾公口授數十言令為書
遺之孫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
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摩止之
索酒飲之三連三言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
升降飛揚氣之適至雖夢寐黃濁為主公幽明嗚呼吸而從容

若此世能言死者不以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
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粲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
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姻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儻尚義不事
生產作業惻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蔽怒
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備慈
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間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
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
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
氏世家肝江徙吉之太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和考
昌權妣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葵架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顏
于天秩其仲天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文孺俊孺良孺明孺

女一適郭冰曾孫男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裝吉水縣永昌鄉
藥坡之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蔡師講張為均封蔡無
定居公憮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瑾
載資越竟旁參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下一奠
不再挺公對蔡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莫得聞焉公
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世記歲月非其
誰為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重念請節作詔長史傳
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勤追述矧公而命惡得辭顧方
繫官于朝不獲哭拜填祖營視丘空南望歎歎輒紀家址行實
而表其死生大事為誌并為銘銘曰 維二氏之啟於死生兮
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恠神公曰畏之難

兮差出駁而入純微臨絕之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
死兮何憾乎幽冥蔡坡之鬱鬱兮遺蹟之所經存而以為志兮
死將以為寧既固既安以制嗣人兮高古萬古如斯銘

羅融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融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謂公入其
門肅肅如也僅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
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樂晨起與鄰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
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為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
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
常自以為名言閨中無敢疾呼文隸無敢述几席執事左右唯
諾無敢游離諸子無敢晏起早卧聞公衣聲歎就學惟恐後

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我方
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
而穎發五歲即為志強記容止如成人既長者書志寢食為文
不事鈺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志氏風度蚤有意
場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為強學
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戶即不為細家迫
速先世積逋券如疊一日悉界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
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
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方僂兩戶外設榻無虛日
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願而去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饑時
直糶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之竟無以飽告鄉鄰有難畢力排

解發微不見顏面不摘快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
久之自愧悔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
腑已語必誠不以利害為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在厨勿殺凡登
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鮮放之其仁厚如此百奉不
逮中人衣服有十餘年不改亦不煩澆灌其儉素如此里之稱
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為公所知嗚呼真可
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拔穎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
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敕簿君曰汝為廉吏即
不辱君子簿素簡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
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世樂事舉赴一門天之扶持
信順不爽哉予按春秋名卿賢大夫視其國君諸侯容貌辭氣

吉凶悔吝先定如著龜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
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輯業其善學徐
節孝因安定要客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為
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兼
善一字晉卿融齋所自稱嘉定元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
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
十卷諸家詩賦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
陵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妣蕭氏封孺人
子男五人湮煜祖研原研簿君也再調贛州應溪書院山長女
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
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六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

四年某月某日歸于順化鄉三坡周家山之原其孫某期請銘
於予予視公夫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予弟某同年進
士予之任江西某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
誼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
曰 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實為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迺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滯百歲融齋之夫人時
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禮子孫孫子環侍起居為
男五三十有奇子卿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年二月朔子後
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堂上母各拜諸孫皆拜飲母母醺

酢實諸務各執爵筵既成禮夫人視予年家子不聽去為之留
三日為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為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
用康于人眉壽無有害飲曰豐水有苞敷世之仁也夏子將指
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欬歔失聲問百歲母安乎曰安母於今
蓋百踰一矣夫人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予後母生六十
三年得載筆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未有迺叙次其凡輟示之
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曹父異鄉貢進士妣廖氏繼
張氏徐氏歸承務郎致仕士及兄為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
五潘先五年卒煜植叫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庫臣女一適
儒林郎侍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家高官寔富宜詔
顯平女十一長適張棟曾孫男七舉孫穎孫元孫滿孫怡孫真

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禋恩封孺人卒之年七月十日次
壬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祔運之原銘曰 昔唐夫人之為
崔母兮遠事長孫皇姑兮姑年高齒落以枯兮非堂乳之劬劬
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入五世崔
如兮母年踰百程所無兮胡不與壽為侑兮為此母懽兮為夫
人吁兮

鄂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將支水自嶺興國而下曰富川鄂氏族焉餘故
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昶者富而禮濂溪王公平園周公
誠齋楊公良齋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贊其石為
屋以脫往來於尼周公記之一時稱為長者其歿也文敏洪公

銘其墓鄉民福祿方采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祖生將仕郎
時飛嘗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大端齋生澹是為月近君
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為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
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息以書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
愉無子弟之失張氏次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
聲色而充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
戚之無所歸者友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隨
事為義若夫修淨深然凡通達歲發廩以借賑荒守望有警則不
下以知于報皆義之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
過君性最緩或以佩鎖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叫呼号啕
自取債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善老而益密焉然君終自無惡

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終吉嗚呼真可
謂長者孫美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破感淳
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迪功郎江州司戶叅軍懋之女子三文
孫振孫俱登仕郎孫幼一以四年正月葬于順化鄉新安社
之原其孤前期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劉君戚也聞而
知之予君鄰也具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子孫賴
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天將與
之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余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寇起興國
之東靈陵大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闕千室大家以去

為望鄉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東門山為備山下阻衣
帶水君恐倉卒涉者為魚架浮梁以濟明年春寇一日蓐食竹
三百里薄大和王山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
微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
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營以捕逐文移考午余
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奈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為赤子
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
平余寵歸里于溪之上游斬荆莽燔楛鬻得奇觀焉君欣然從
余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為常余每集賓後君輒
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願聞後余言人生何為碌碌
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快矣以盡以

惟屬其子而頽然以休訪余南北至其水其丘若將終身焉癸
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之歎
歎不自禁相之歸也未及望見其子來哽不能言嗚呼余豈
知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善面折不必回而不蔽
怒不茹然曠如也君雖赤手起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
其比鄰二百戶能推頭以自損道太和里道傍發瘞六十
里老寒者食餓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
能為輟不以去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相門為益國周文忠公
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慙而崇舍六率淫者家
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災捍患必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沈之
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為富川人為社大明祖人傑考世與此梁

氏妻蕭氏深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鈺王鏐劉
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
葬于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之
下曰吾父葬于是濟山而上為龍頭得一立焉曰吾感骨焉吾
後其有興乎君晚而復游有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為驗銘
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
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劉翁樂菴老人墓誌銘

余讀陸賈傳甚美子隣翁樂菴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出橐中
千金拊其五男安車適之數擊餅十日而更以壽終予嘗謂人
生晚福優游宜莫如夏嘗是

繫求為貴一日得身翁生四子皆有才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
養諸子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設饌務為相高惟恐不得其
惟心翁飽來得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
時接方外士講經求之術間取松栢惟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
顏色如童攝生有助焉或謂隱生作新語為漢達官非翁匹余
曰不然賈難難難頃間遂為一公為客一再使越嶺嶺萬里翁
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
其心設費復定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異甚里
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戒明屏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
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詞持半爇如常人莫不危恐
翁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忌某屋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

當之某星遠不驗為子納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為奪自是
諸翁嫁曆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家人私召女巫謀為厭勝翁
廉知之強起逐之出門未屬纊翁默自念作其像焚若辭而遂
遊者顧左右曰吾兒勿事緇黃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曰
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
不惑非由耳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邛美字才嘒樂庵
其自號也始祖邾長沙人為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
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年卒繼
邛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生桂槐植樛深生朴抽鄉貢進士
浩生樞揖復生癸孫女二適于濠字曹雷應孫女五適鄒
許曹羅一切翁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長兄終

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率諸後生尚有典刑翁富壽安推其
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為人宗
乎翁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歿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
月癸丑淳化鄉見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
之上諡翁有年數矣深與余游且辱來請銘銘曰 其生也有
澹其死也有時尔世其昌匪我知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子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予辟山水南北佳落
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為言譚名理
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朝詠賞嘯興出
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最入幽眇克起鶻落目不停瞬

解羽蓬寧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
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揚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後卧
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為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
之將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
從君烟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蓋年五十
三矣迺孟夏二日適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以控詰且報曰君
痰厥逝矣予駭之視之不復可為哭失聲往三日不能止作子
為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出一
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
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為求贏
有錢輒不惜雜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

平生於人無詰責鄉人有為芥蒂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
無以為望和氣薰浹然善鄰一歲半為四方客主君者所至
投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廝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
不為拘拘予子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為孝子按
喪禮門內不入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
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與遜鄉曲相傳為盛
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邾長沙人為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
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五邦賢妣
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泚容適彭天麟卜以次身咸淳癸酉十
一月壬辰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
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稟君詩不為深苦而清拔雄

健如其為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為之銘。銘曰。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感凶匪。繫其材。生也。達死也。何袒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淮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王先生母。垂髮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迺景定三。襪進士策御前。某以覆被待罪。錮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乙。覽其稍細。復之。傳觀同官。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先夫。下歸拜母堂。上斷機。調熊。無幾。夙昔乃累先生。以不釋乎。比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使先生失身為親愛。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高科為臣忠。為子孝。身在焉。親國榮也。諡先生曰然。銘曰。所辭。銘曰。母姓仇。氏世居廬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歸下。贈迪功郎。致政君諱化權。速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恭。相夫子貞。調娛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灯夜分。督厲公。諷及負笈。後師端。以上手自。紉綴。連寒暑。引不倦。以寸入。太學。甲寅。明裡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戶曹。祿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年二月十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國望。從政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四女。一夫二適。李禧之三適。蕭應祥。四適。劉起岩。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困餘。未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于城西黃巖山之原。是為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為監察御史旌
賸最也於是某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
弟歎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公字我民六年我父
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踴躍為朝
端賀為天下賀某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
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俄現醴泉
涌出居然端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蓋相與論其世可
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老曰溪在公溪
在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
曰卿孫不天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

孤露濡霜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祿養弗可及已欲報之德罔極
奈何今不肖孤藉先人之教有位于朝乃去秋九月天子有事
於明堂推錫類息我先考妣實該初贈惟先世之志行事治未
有以詔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某發書愴然念所見聞
不謬因不果辭乃為御史君所撰行述而書之徐氏祖伯翳宗
偃王偃王子孫放處徐揚二州間江右之徐以南州高士重其
後沂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學御之檀溪在公諱森字壽
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而能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
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稱為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嗚之
然好客車轍滿門溪莊天分寬平春和玉溫撰杖屨待琴瑟書
冊左右色養無違族居手指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校文

經籍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繼以詞賦為郡諸生第一士論翕
然中年幹蠱用舉晚謝場屋益雅淡謙謹疏戚一致未嘗言人
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
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為德門矣淳祐壬子得未疾越五年歿
實寶祐丙辰十二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妣能氏豐城者姓
既歸奉尊尊相夫子主饋治家巡師教子履嘉喪祭常飽勉有
亡間必如禮乃止有晉人剪髮斷鬢風子男二釋孫先七年卒
女二適黃一鶚鄭一燮孫男三屋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曾孫
男二以閏慶已未十二月奉二柩合葬于所居之西園嗚呼家
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傑然流俗耳目也風流
篤厚之意多乎友睦鄰之味長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

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
澤如基於疾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王立山峙川增日起由
邑最結土知歲中三迁遂置臺端為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
暇之隴岡之阡何患不表頌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其敢不
銘諸以昭徐氏德盛也米之懿以對楊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
西徐宗宗慶士介臨洪明心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為父
溪莊子溪莊向恂允誠為心考如玉天鍾美融為瑞並濫為醴
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為章意暮汲魏公朝旌擢清風起西阡雖
舊命則新哉銘宰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未已木杪龜趺比其
始

論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望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嶄絕種續文學頌頌與蓬萊爭鳴三赴天子學銳不少衰氣岸孤聳與人棘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吾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其前曰通雲後出其旁相我收宇通之為園花竹橫從朋賓嘯歌翛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想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妣劉氏男曰宋翁女曰淑慧淑慈淑懿皆幼下以四年正月八日歸于淳化鄉王田瓜園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嗟予介林予了了而無成大興之社兮荒中

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莖芳不能使其美瞻西山之壽蒼兮尚翫辭之如生

觀察文使蕭從事墓誌銘

德安府觀察文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燕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痛克開啟家於時為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鄰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有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於於是年四月有五月矣持孤姪隨幾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越厥度矣撫使公者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迄服除如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為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嚴然端重人也喜讀書為文辭儻有才氣在時下

幹盡眼勤左右無遠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
十二年領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餘試第
一授修職郎表以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兼鄉郡奏
充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
舉江西漕成淳改元循後事郎授支使自呂武公以下舉閩
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于正寢乃卜葬於永豐石坡
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為之銘語曰 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司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蹈聖言雖不得祿與不
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孫以莫不承

祭文

祭陽巽齋先生

陽巽齋先生

繼成次於丙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
於故先生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官前嗚呼先生將安歸
耶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於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
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典入臣
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為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
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
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
風之善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薰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
犯之感其為性也如懸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
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獲水如奉盈如履子之自
繫一也發於誠心推山岳沮金石雖誇與畏來而不悔

其所為天子以為賢措紳以為善類海內以為名儒而學者以
為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
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
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詰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
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重
而習之白紵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也先生官
二著不為小年六十五不為歿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
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莫疑其窮完登
先生之門先生愛其如子弟其垂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
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其雖拂意逆意莫不為之解頤
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違其

為都承明石壁文

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葬也隻雞斗飯獨慕古
人之義而盡奔走依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嗚呼世境變以偷主公指九天以為正也人危蠟以自矜公王
雪而不曜明也俗厄域以誑人於冥冥公指日月而撐雷霆也
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鉄何難孰為公有直石壁之蘊尊華賤貧
素華可移孰為公筆四海一靈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縈予纏
萬微未燭善善善龜更幾千有載之祝融而復為此奇嗟乎余
丹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兮為後持佩珞兮何所紛雲委
兮川流化經綸兮為土羌蘭艾兮荃茨蕙離騷兮宿菴苟余情
予得當質九京兮千古余有言兮孰問寄浪浪兮離俎

祭郭正言閣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慶賦如水知德者寡鳳音宜冥朝光
作之烏臺我霜氣薄之公迂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
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昇東返于
五羊曲江吾師翁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為酌廉泉一涕
如雨

祭道州徐守宗斗 溫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天下之齋
兮一州之羸三年而一日兮侯侯是程父召駟之垂駕兮胡疾
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誠某交誼兮雲仍王事
兮弟兄樂莫樂兮知悲莫悲兮余哭之策策下神與兮臨東
祥祥兮積雪勤水操孤矢兮上征絕虎虺兮繼橫噫至人兮無
死歎余奠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孫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盟服我義
以我為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長科人仕子簿臨武語子初筮
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鵬況子自予次歸子告還里
難容進越循循唯唯上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子其進未止
子之復往得于吏師慕謀邑事勉焉我敢子替已父子歸何遲
與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替子鬼神活于禱祠
死不相關歟不與知殯不及夕棄禮如遺衰衰德元而至于斯
弱維博博青灯一發吾甚憐子亦復何為子尚有後念無已而

吾欲聞匄哭子稟番通有王事載驅載馳明駮不寐永懷吾私
寄情一奠臨文涕洟

祭秘書書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醜麟鳳凰
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坤蛇衆濁視世如忘
筮如之人水錦綉裳覽德斯下吾道彌葦頃者刑臣再玷天網
義類相顧驚疑傍徨若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為奮進言始昌
貽書司諫陳義懇慄表表愈倚手歐有光我年視君匪匹其行
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節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賢腸
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期翔玉宮為師秘書為郎
君雖欲去志不果濱因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

誰歎西來速報膏肓旦旦引領已矧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
奈何哲人竟惟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七如嗟如磨其孰我相
凡百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藉我
君疾云華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哉有心通風茫茫
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留一束我意其將
庶幾監慈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 名達辰晚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思異稔廟謀
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誼吉為樂邦飄風
其德輝公于家靡節崇崇公起倉卒談咲後容臣有一死惟義
之後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

再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而獻歎命之通塞兮毀譽
隨又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桑梓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
日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既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
萬分於人兮而或猶有怨咨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方感數而追
思曰何為予室之不潔播兮予子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
老至於涕淚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
憎無所厯兮忽天定其奚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
質而為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固非
能屈於一世兮侯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沒兮聽諸天地
與鬼神公死而有遺忠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為無所過於當世
兮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本
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不忘其德音贈以痛有功
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聖明吉山之陽公
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纍纍我思古人兮斗酒隻雞尚不憚於
千里兮何百里之詳即公墓兮酌酒以致哀作文以諭地下兮
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泰荆景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寧靡家中心悵而
始告廟朝是藜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違悃悃再疏天高聽卑
解我湘組易節一麾頓責近止神久具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
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于朝矢辭

代富川酌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狼星之環鸞兮儼黃道之開張
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尺相望一
舉手而高摘兮舉萬丈之虹先吐奇氣於六合兮夕閔風而翊
扶桑宇宙之皎皎兮其將見於吾不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
電煌煌酌金盞兮斟天將

代酌解星文

維苞人之中肯祭兮奏刀駘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利器
排割而弥堅矧斯文之新發矧兮淳磨立仁義之淵研月桂兮
高五百丈刺蛟斷犀兮莫足言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將刀乎
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峥嵘相我輩下生雲烟塵靈旗兮

風翩翩舉天歌兮酌天泉



國立中央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lassification number,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and appears to be '...卷之五... 目錄'.



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樂府

古樂府 壽人母

珊瑚香點臙脂雪芙蓉帳壓春雲熱明朝早弄灯前月
 潑艷九霞碧藕折璇杓高緯發女明金波漾曉輝郎星赤
 瓊曲裏長眉青頭上更有瑤池君六九五十四水風西蟠
 桃花花未紅鳴鸞敲玉声玲瓏綠毛蒙茸蓮水龜窟爛五
 色人間絲春多瑞葉不啟飛水壺光滿魚龍轉笑中低舞
 玉釵燕明年今日長秋殿安與入侍金桃宴

齊天樂

慶湖北漕知郡 川李棣華

南樓月轉銀河曙
 玉簫又吹梅早
 鸚鵡沙晴蒲萄水暖一縷燕



香清裊瑤池春透想桃露霏霏
渡沁腕袍錦風流御仙花帶
瑞虹繞玉闥人正未老喚磯頭
鶴舄中談笑劍拂淮青梨橫
菱黛雨洗一川烟草印黃似斗
玉半硯書微滿鞍揚柳沙路歸
未金貂蟬翼小

齊天樂

甲戌湘寇種生堂燈屏

夜來早得東風信瀟湘一川新
柳色含晴梅心暖春淺千
花如束銀蟾乍浴正沙鴈將還
雙龜初龜雲擁旌旗笑人在
畫闌曲星虹瑤樹縹渺珮環鳴
岩落瑞苑華屋露耿銅虬冰翻
鐵馬簾幙光搖金粟遲倚竹
為把瑤樽滿斟醪醖回首宮
蓮夜深歸院燭

樂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省望郎來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太守
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差吉日以交龜
秩初遷而式煥共隄其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風來湖面月到
天心勘破是間造化眼小衡峰台春震澤充闕裏許規模靜觀
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便須朝出高窗
淡月疎星繞建章少凌紫東燕寤清香森畫戟駕紫轡東遊
方喜於行春曲嚮又歌於來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為今日謝
宣城况也江雲鄰苑雲水鳳函飛下又傳岳牧待詞人能載馳
來重見神山特碧落少遲長選即看寧環我判府報政趨朝及
時受代子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賓主均歡要是味同草木說

賣劍買牛故事誦無孺有誇新謠成宮羽相宜正好豆蔻有
踐地衣綉毳風袖瑤琴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猶自青春未減楊
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搖且從容東野雲龍更領會醉
翁山水陽坡小好此番騰講齊盟說披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某
等四工樂部執藝台階上奉清歡冰俚語

王堂學士催班鷺粉省潛即趨儼麟來性神仙同想落後
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吟時及朝路相期柳色新握手
論交判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節綉衣直指使西授銀龜二十餘虎榜同
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蔻初秣近薄地歸某官茶微垣裏星辰

太華峰頭霜雪黃鐘綠幕開朱戶天子門生水壺玉衡懸清秋
神仙人物樟天高雲霄閑後地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筆書
濕濕拊翠鸞拍青壁琴響甫垂依然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
條賞綸巾羽扇便追赤璧功名派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却
燕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衡陽
鴈茅舍竹簷玉堂金馬到虜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皇舊時相
識自是平生管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
澤八九瀟湘雨煙寺鍾洞庭月遙看八面玲瓏蓬萊盃金蕉葉
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頌敢

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響絲曉轉金龜影衣

綉春隨錦鵲，如雲杏舊陰浮綠淨野華新韻度朱華明年
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滿守致語

粉省郎星來坐朱陽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磨節同春
豆邊永夕某宣玉劍雙峰意氣錦機五色文章北斗丹梯我玉
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蓋東南雲龍上下羅軒
冕朝天闕秉刀尺贊仙臺荒政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峽
吏部刺史重來移大微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峰九千餘丈朝柱
夜燭入詠汀蘭畔並生香藥麻深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
速蛟龍遁從今後戶無塵袴襦歌春脚方新絲綸閣天風又下
我提刑交情四海玉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社若玉堂何

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千里逢迎地主細話巴山雨共
酌古鄴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銀絲香芹碧澗
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宣宴敬陳吉語仰贊歡顏
翻上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芒浮翼軫岷
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氣長且為綠
雲拚一醉傳呼聯繼觀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十年虎
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酬歌豆邊共惟某官精神
綠水天河節操丹崖鐵筆一椿獨老霜皮溜雨黛色參天雙鬢
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挿天高雲霄閣接地起湖海樓心白

玉堂肘黃金印劍池丹井提携翠翅越風流天柱祝融脫活青雲
標格畫道常平老子移來上界神仙英蕩照空霜飛暑路鐘車
度曉烟傍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
結綬貢彈冠車馬同途翰卜隣邑識面霄漢瞻佳士瀟湘逢故
人共談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跨麟鶴襟期交
涉樽疊經鸞鳳擊虎螭勲業同刊翠鼎某等叨居冷部聊獻工
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舊雲
連翠蕩纒華新東西杜若洲邊月先後瑞芝堂上春回首
瓊林拚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絲鷁使臣領收耕收銀菟班行兩度襟期甚厚
百年交好豆蔻酬獻金石綢繆某官一襟禹穴冰霜萬丈剡溪
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蓬萊宮清諧韶鳳入領園橋
冠帶出聽滋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流蹤玉水旌旗日暖
下太微垣裏星辰鼓角雲和種千越亭前花木襦袴方歌夜雨
幙帷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達轆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繡約
束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節相輝綉谷共朱轡出色崆山絕處
移來琴鶴高寒簾水光中洗出劍刃清淨岩開曉日灘聲晴雷
小駐英函歌虹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來虎頭我判府勇
撤楚車新依冀部白雲舍近移來簾綉輿藤先月臺高記得朝
花院柳喚起十年膠漆畫歸一日樽疊慶節同春笙歌永夕海

山螺金蕉葉散為八境和風禁苑鳳青瓊關行共九天清露某
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應燕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銀潢影五
彩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鶯懷燕語野草新雨拖虹光鳳池
對秉他年事待看天街控鶴翔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綵衣珂節碧山學士綵袖分符好看翠浪垂虹重酌
蕪泉飛雪禁宮幽閑老子姑射仙人金鍾冰壺玉衡精神流麗
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為天子好門生今是玉皇香案吏
移下半空水鏡清照翻湖鏡成萬疊冰花春浮轅石澄江分一
道老氣橫九心明弼堂中快活條貫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輝

清獻江山張王瀝溪風月人行曉日吏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
華冠蓋吏部提英鑒佇入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增筮事上
堂拜家慶芳報行春知府見監司未依先月更醉燈前花雨共
游雪外烟林肯為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喜鮮銀絲香
芹碧潤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衣金溝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吉
語上焚員台類

簾影晴絲落舞茵空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臺日香
燕先浮雪裏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綵衣新相逢
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上梁文

戴符尋隱又矣買山潘岳奉親時茲築室未就膏中之全屋姑
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
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峰似大行之盤谷建陽九曲
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泄
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况索之於杖屨之
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戶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閣
綵衣四世出隨調鶴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鳥覺簞瓢之有味
頃闢上游之叢翳偶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
澄潭淺渚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之饒攀飛
雪而窺空窆度脩蕪而陟穹嶽雲峯虎闕根穴相呀斗折蛇行
巉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而山

至索家渴其遊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棲真
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為山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稚童牧豎
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為拂雲亭澄虛閣
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出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
洶歎雪月紗披烟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為
堂上百歲之妖霞菽水盡其歡先廬園在得護草植之昔別墅
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輿有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
百區種魚千里之基閭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
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閭之
瀟灑窓中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篤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
戶或通竹澗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

眼前突兀見此人生富貴須何時苟羨苟完爰居爰處謳吟
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瑤池崑崙閬風
女圖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放曷而環
端卻執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卧自謂羲皇之上不知
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為秘書外監他年全宅
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即行齊瞻也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繞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水不流

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與枝

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流江水

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窓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南或山

北

上

莫道青天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屋青山

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綠畫堂前福祿來崇更來

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顏兒童稚齒
昆崙瑤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遊蕨陰陽調而風雨
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數揮已定
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闕闕有相之道殫績于成主人未了書癡
願有山齋先人之故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以輕軒來亦愛園林
之近頃新蒼苔之地眇管護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
闔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來胥宇階庭所以行僎僎
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靈吉辰恭
燔於水端架燬壇於雲表然後奠之以靈承之以門移石而立
庭卑通泉而周戶外清湍峻嶺為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
然之丹雘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
卜穎水而非吾土余何為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
之宅河湏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

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

坡

茅屋柴門在半峰
荆風袂欲挹

浮女翁

南

水面沙邊綠正涵
荆道人為作小蒲庵
坡山上仙風

舞槍杉坡

西

雨過橫塘水滿隄
曾漁蓑背雨向前溪
荆水聲秋碎

入簾

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
夜深山月吐半壁
谷誰來共枕

溪中石坡

上

亂峰深處開方丈
歐風雨戶牖當塞向
谷五更曉色

來書幌坡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
坡鼓吹却入農桑社
坡翠浪舞細

紅欄初裝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俾昌壽毋
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永為安宅

代曾懣教秀峰上梁文

居香城初任懣教日永新歐陽
楚恭自其邑買見屋除折淨口西來

兒郎偉香城拔地為廬陵之名山大廈連雲新廣父之甲第結
廬在人境幽居道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號千言萬之價有廬
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
為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濬菴先生之望隔牆鍾鼎文昌兄
弟之家况方其何藩之在齊已有為戴公而起宅至人以歸之
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遠水到渠成而甚易移

彼置此換日添新疑半入之飛來忍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
曰用舊人丹雘塗墍地痛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
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功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膏洞八窓大
學館中飛黃騰去大出八殿下擇渴滯求安能鬱之居乎是以汲
汲如也向時茶壘魚鱉馬千方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
樣由柯山而徑上迤邐小天而橫何官不為餘地甚緒青山如
許聊且號工部草堂似野後來以此為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
舉脩梁

東

穹秀崢嶸五斗蓋峰卓

群霄天下獨曾劉班馬避詞

鋒

南

非羽翠英中地石玉簪一抹翠魚生畫色捕

氣象已潭

潭

西鄰有文昌池而色蒼乃徂紹興光價在重嘖真氣磔鯨

鯢

北山腰帶曳連用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金繫橫

玉

上一乃紅雲一乃大瓊樓高處不勝寒轉轉乾坤凌萬

象

下不是求田井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荒歸廣

廈

伏頭上梁之後閑閣曾高屋家鄉用堂前龜鶴親見金挑天上

麒麟聯輝玉樹大尉台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前脩用永傳於

佳話

公續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恭寇事宜劄子

某干紀師... 年去年... 死知縣... 而又破... 南此而... 旨與命... 此掃清... 經帥不...

紆司牒報賊以官授賊以職搗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
無不禪指自昔化賊為民固有補為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
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
念其為赤子姑惟安之勿庸昧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
橫行兩路嗚呼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錢印鼓人盈野
罪如丘山既非脅役又非烏合集賊能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
不受之科而况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設曰回鄉
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
刑政照章宜耳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名義而平名義
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感何宇宙
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又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

扶持人極網維世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
舉措未必不以驚遠動海之事自詭上惑聖聽今路冒然進兵
非惟蹊徑不熟之隔總總導之而有悔吝之慮亦恐隣國反以
本路為張皇壞其虎視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由審朝
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托諭本路只得撥兵後有結實廣西
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為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
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誰具公
申欲望簡申朝旨仍乞鈞軫與當於商訂之須計一例斷行下
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
永明縣見駐劄有使聞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陽官之義丁約
近千人日常與存誠德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竭薄亦為可

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
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同高節一行軍兵知營
聽候朝命某非敢違使閩約來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
此特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傳守

提刑節制司吳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疎乏相息適值寇發解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
相與廣西經略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為之督是行賊不足
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奉與聞悉令承教於閩閩自是無虛日
公移失幾家私積近文號求其財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
曆為使司存以紮袋後郵置性米去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後
其中而乞命馬庶幾昔人道二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某謹書

於眉首為序

十月十三日 某稔準牒報大閩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參王
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過五百
人以下去年呂帥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小將校氣勢單薄
不能為功今南寇調三千人以唐武軍督之以趙綱制絃之而
使閩與之犄角大作規模賊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
所嘉賴豈在兩路之所家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觀
尋釁有秦國數猶聞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某數月以來職
思其憂亦頗來取衆議請行管見秦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
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管

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
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
兵去則賊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
之始至也整觀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
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
秦孟四亦吞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關
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軍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
往往偵軍歟將大率坐此今兩關會兵鼓行而前寇
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
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其山重則復嶠連跨數州林

巖深密蒼蔚延袤山徑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暴
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諸山而鑿之則林木
疎曠無遮障之勢我軍望之遙口空駐山下而彼之
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
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
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別數豈不
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
年讓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
今兩關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
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躡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
界者然吾知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

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更藉夫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閩、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為之主而造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去人畏賊而不敢與為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鄉井間略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士人喜賊而不復與為仇者也今兩閩會兵而前若無士人嚮導是猶盲者索迷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

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為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為恩而不樂為我軍之役縱強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必須如狄武襄之於侬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閩有張虎者石壁營遺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更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

破賊膽之一也張庚者近為郭察所劾押下邕管効
用今以鈞闡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
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
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虜而去秦孟四下界
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
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
巢甚近今兩督捕先令商量行併附和諸賊此却宜
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
四女曹曾任在不移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
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

黨因常用之則擒秦孟四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
賊寨來時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攫拿
此法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
者以我為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聞所調不過戍寨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
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准將總統
不為嚴重故鈴東倍覺費力向嘗以素鈞聽乞賜改
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衛此來即當抽回桂文政盡
以其兵付王環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三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衛總統
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陽應平
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叅王環衛相會又
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
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二日所批畫如後

一乘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之帥
參計議其空明堂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諭張虎若使甚疑問其可用必詳審之矣但其人
為言路所動自謂已覺旬故本司若只求之桂

關惡其關亦必以申取朝首為辭且桂關若知其入
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
其能辨此賊則州未入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
也更進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今就節下決所
駕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
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然議然後聽使司
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候王
環衛裁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參計議等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轉途嘉瑞不宜載之於檣報次第所為對口占以授

替此筆者唐李必在所卷也 萬里

十月二十二日

一二十一日子文帥參王環衛至衡是日留議軍事至

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前此奉大開之命調成寨共四項共二百人令本司

擇將本司巡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經此一時也

今則大開調兵千人忽元僚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為

持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始台抽回佳終分意

以其兵屬王環衛又須令杜通判解督捕職事意以

空烟雨間修復舊臺遠今字宙歎傷猶記舊江山近來又報秋風

驟頗覺憂時長欲班

和龔史君韻 名奇知端州日

淡和心事為天民回首歸來清渭濱長憶昔孫子行道原義

仲止重流人一生受用忘非是萬事壯沈等故新近日貞元朝士

必必浦輪有命出楓宸

餞新班弟

送君天上去當九理瑤琴萬里白鷗遠千山著葉深江空行路

影日暮倚門心若見西湖雪語翻橋人正吟

別弟赴新昌

十載涉盜又諸盜誦切情天淵分理欲內外一知行立政須規

範脩身是法程對床小疏隔絕之弟兄情

和韻之逸軒劉民章庚午科名子後

少日屠龍事已勞送八千里發江濤蓬萊地近風方細閭闔門
開日正高春裏看花須款雨中剪韭且陶金吾已辦良安
月雙鳳扶雲上海鰲

題宣州疊嶂樓

初日照高樓輕烟在疎樹岷之岫出岷清江去聲際委淺
籬屋隔連宿莽蒼蒼底昂嘉微分散聚成郭諒非昔山川儼
如故童顏真已雪綠髮頰處遲晷沈浩思歸欲歸重回顧

題宣州推官廳覽翠堂前宣州推官蔡季君於其廳作
亭梅聖俞以覽翠名之而為之記今去之二百餘年碑

軍務備之字文即公任幾事權盡屬大閫司存不過

奉行高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大閫之體也而

文文之米清論約意顯其所以自處一切欲從其

置其以聯事而言則盜賊正偏司有固自無以

責心當如廣而意慮之所以自處者意也為其

司之所能為若軍事時是經聞任之責不與知也今

其自有重憲梓子宜故事事不與犯尚越之蘇而守

文文堅謂長沙去山前迺遊謀應不免遊心恐誤

機必欲九事後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由正如此

其舊出門墻先生待其如子弟其事先生如父師今

不自意以一節趨走閫部之內適門戶間有酬應以

子弟自命則所當為父師代勞豈所宜者然事固
有輕重大小難於既言今已與乎文大漸應山前文
字申到本司在某可以手決不從專輯者其徑自屬
處報山前却中大閱照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
則取鈞筆首輝如此不失門牆奔走之誼又不失大
閱宗重之體所有回與字文文講論數項今一一乞
鈞旨遵行

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創
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閭命而後事體歸一桂
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小鈞判中或加一權攝
名色在路分向上者必難之蓋既減其舊擬其

鼓舞之術也

一字文文白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苦不容
本司解杜通判督捕賊事以為杜文佳事數月論切詰
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同督捕處之又道州錢糧信
費支吾山前若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
其間則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
牌鈞判令杜通判充同督捕職事兼督發錢糧官却
望鈞筆交拂數句庶其樂於趨事赴功此一大節奉
也

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寨二百人錢糧已自斷續可息
今驟添千餘人券食支遣小節氣力何以堪之云下

念其痛痒先與處時未必坐困乏關係不細詳得
倉儲書亦閱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內
作一道理否先生寫意如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試焉稿為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
能出兩力問之字又文所携似少字文文子細應非
妄費者望更那期登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
用仍是庫中之物字之文於此甚以為憂而不敢請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營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其
不敢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九可以助時事好謀之態悉從大帥
琛嵩其道之不必以濟的體者皆不布於此乞鈞

照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一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寇同在兵力之強尤在心力之一前此或招
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一於
對笑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置回司
存於山前遠而使臺為近司而體探量度應酬惟使
司協一是望未示以廣西經憲為比非所願聞勉丙
為廣西憲激厲流入 世堅立功績罪卒擒劫賊
童憲果以是為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率以自效
往往南窓不以是勉童憲耳萬里舊見胡致堂函張

紫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桂柳之盜方作討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強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學崇其可徑于決者毋以逆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展不致久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杜通判桂路分各以屢之兼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懷字文亦請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善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數應副却與備中朝考出難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

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字文總督所勢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收恐支遣未較見議措置添管俟其申到便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九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至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為礙餘有誨曰候指示 萬里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擬於是適昭賀境暨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

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畫策以
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糧所牽無
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
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叅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
看申來如何

一秦寇實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
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
失了秦賊看來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
此等相挺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
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
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對酌

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闢以為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
是亦不免到一處又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
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兔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
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
闢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之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益田峒秦小
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
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闊所以秦小
九入而據之蓋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
後則不據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

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士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元為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皆難坐籌論制向已申諭帥叅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應變先使司一聽其不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貴乃海笑王事一家政不必

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廷高確者即表示如前所批則高明白
了了矣 萬里元不父親集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朋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驛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園平山白石山胸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親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采之南土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強則

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當畫一應徹鈞聽矣今果出
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
言進計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
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五伺催會合殆有所
激而云今已報山前豈回兵駐泊湖廣界上年西道
人開會唐督補探問秦孟四所因着實若為賊有的
所唐倖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賢境內則
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嗚呼或為賊所擾立見狼狽定
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愈愈載之
公文當必先徹鈞聽不致有誤也乞鈞察

廣西昨報本路茂丁生事可逆過人則殺過屋則燒

遇財則搶此輩素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
社督捕桂路分嚴與蘇嚴令續得廣牒以義丁楚界
深入肆行劫殺大不可令眾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
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今使
調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再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
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秋靈源打寨之舉如覺字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
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桂費等
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
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字文帥參點對二將覺已微
不和之義丁乃桂路分所強壓而廣西界有云云今

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
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成將兵成統之
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未流必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徵
一則以其不能銜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
權也乞鈞照

一道州世德委有可惡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刻
刷至近日覺運幹之術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內道
融文遣然苗雖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準
為券米亦無可繼之策石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
則十日三千緡其何所措置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端
自是擔心冬間無日不痛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雖

有

有數行焉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矣甚可痛念今幸
而王守已來數數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日得其肯往
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
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
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遠從軍
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矣今既抽回義丁約千
人既可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為留
竟上軍券不可謂少頃刻不容稽違方來者亦不知
所措使聞雖申朝廷從違司應辦然旨揮遑速未可
必令合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
道州必有一日之絕誤事此時嗟臍何濟於難此最

關係章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某不勝拳拳
一全州鹽田洞為秦小九所據其洞地形險絕未易以
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某
殊未以為然今得宇文帥恭公文果亦計其輕發山
前得宇文文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洞中百姓皆
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洞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
峒民元不隨從之為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某近
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盡為三說或誘或逐
或擒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矣柯倅赴全州迂道來
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是
九五也夫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二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手卷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
說此李想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
西督捕司休探為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談
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夫為之嚮導間探全在軍前
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
公移令使司因廣中文移撤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
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
則彼欲自取之以為功其肯先聞于我乎即軍竟上
以示持重厚募夫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

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
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
路分受欺於其黨社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
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
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
陳明見賊不捕遂為此說不欲本司兵在彼特此義
士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
我則欲害威或出于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
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道州缺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司已行

下總屯司於陸軍錢內移上一但所憂者朝廷科降
之命猝未得令曉又撥一項必赴軍前恐本州或有
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揆加之遣近又從司存刻
刷刑項窠名少應本州乏絕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
遣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論以詳以聞

一益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東一吸竹之勢談何容易同
官唐書記說益田雖號曰峒一實非峒其間多是富
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一揣秦小九一人政不須
如此鄭重今台論主豪三說一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闔易招安之一說為會兵之舉其名甚
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一應之桂去賊近兵又先

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
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付其要領使司檄回境
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士而桂倅自徑回春陵豈
逆料此賊為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
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幾以要早決若果不可以
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以之後賊復猖獗則本
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只亦可行也使司去山
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未幸細壽之 萬里不克親染
乞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叢積 一則道州以糧道為苦

山前諸處買穀便宜寄根於扶靈源口殊覺未便一
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伸家洞於秦賊不相
于而陣亡石殞者多恐攻擊不已或落賊彀非細故
也一則義士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屬西報得既
可畏而宇文格軍中來亦去然恐未流猖獗難制一
則道州以供億為病覺其差來不可當如人數可減
亦是為道州畧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管與路分
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差差兒之宇文文對對覺已有
稟昨與師參議以高成易之宜及此時奉行元說所
以本司一番區區事宣使諸軍駐界上欲義士且抽
回欲桂路分來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來

繼得督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為疑其退伏自念殊坐
專轉方議所以稟承鈞命今得字文即來申到則已
提兵越昭賀入靜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
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伏乞免洗蕩
自認投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
既認投出此即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
期目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團四路
匠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提其渠魁是機鋒相湊斷
有着落此又一時也即已飛報山前既是唐督捕有
明報秦賊有實迹西原機進取矣

一葉丁昨若抽回為止昭賀境生事巨前無秦賊可攻

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聚入靜江見匪往南
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已飛報山前盡
從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无行放散仍十
分丁寧豈日極意鈴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蹤跡撤桂路分赴司稟議面投方塔今
高成督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鈞意亦不欲抽
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已見秦賊蹤跡不妨乘
機集事如未離軍不煩稟議知已在首稟議後三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杳無風路我軍深入真有未便以
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投出秦孟四我軍又已得廣回
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有漸累月為此憂寔今

不得由爾耳

一仕通判聞徐守之計為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來云一見新太守即復往山前此時想已離春陵矣

一準牒報已借道州二萬支楮二千石米中流一壺為券不小鮮見道州申來謂山前一日支錢二百貫米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閩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覺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有從出使閩所申朝廷從運司應辦若早晚使得回降道州尚庶幾焉

一鹽田項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談以士豪誘之或誘

或逐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申來容受家印之

一伏準使閩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聞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來則去兵去則來極以為善若建寨更成有數百人常在取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模若留寨今日秦寇而已是議也王判官在嘗與董倉曹言之倉曹已見報會王判官到司已與面議見歸道州與王守蘇畫申來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閩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秦寇已獲未獲此一舉乃是為湖南永久保障之計公文申祈甚詳更在鈞

意裁處

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卷二十六日所批畫一千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吳大率兵難險處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東溥渠賊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不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審論山前所語提出熬寇者是真秦寇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在為須密不妨行下直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而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 萬里別已專布

後 先生授將技以計擒秦孟明 寇遂平道體堂謹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 彌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允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 展父老告語一次日記李飛 政挂簡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祝慶勸子弟為士為農仰事俯育

為忠為孝戮力以事曰時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
是所望也李參政去郡已久尚拳三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
父老方此相處適送去之其拳三又可知因取李參政之意衍
為勸農五詩又別為五詩以寓戒勸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
其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從吾勸而為善
矣也日太守在他所遇官人來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尚從
吾勸戒否爾等尚勉海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

落魄惟有鋤頭不誤人

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翁娘比

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

滴滴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
十萬莊田不禁使

道起若還飽暖不知書

第四勸爾常脩善羅米救荒極

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

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丁王租莫教人喚作

頑骨斗早納早收鈔

那有公人來斗呼

第一戒爾莫安狀項知官府難

欺誰從來反坐有專條

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

避得今朝經漕明朝倉

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掘道擔刀使棒欲

何為有事到官猶可說

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此人禍有天刑
害人不得翻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斫徒配此中采
能得幾錢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隆冬陳決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隆冬委官者州縣疎決凡情輕當放釋
者從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惡累經疎決及
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槌折臂力正自情強者與其逃囚於牢
柵之中暖尋而死不若驅於極邊以受執銳無幾死中求生此
一種人請所委官令項分別作一狀指實申來以憑喚上赴司

審視發往荆蜀注每古之強兵猛將得之於盜賊兇囚者正自
不少此亦推明國家忠厚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稟申

漸配典之任必除刑

近世以來天下以吏奸為病士大夫臨事惴惴然惟恐吏之欺
已馭之以求逞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以為不必立於
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怒為得之矣本司諸吏頗似謹畏從前
固有違慢者當職諒其不及每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敢欺
直不忍欺可也候必隆何為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套泥字於
行移之後撥撥公文顯然面違行其腹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
心而後動於忠乎送之有司自納為無他情轉殊不思情莫惡
於脫套弊之大於畏獄豈必計囑取受而後謂之情弊哉看崇

此吏於諸吏中頗驚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心有才不施之於
奉公而施之於罔上若以姓息行之留此人在案中將來必為
司存無窮之慮矧所犯關係甚細雖欲恕之不可得也侯必怒
決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軍本當更梃碎右指以為指紙筆作
辭者之戒姑以賊伏未明特免斬該長柳萱前五日押發仍
委命幕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辟事今日看楊小三身死一歎看頗不入不能
無疑一則當來無大緊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則殺人無
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妄知不是捏合三則捉發之初乃因楊小
三揣摩而誣三名何為三名恰皆是凶身似不入官信今文字
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一成而不可變矣今命合屬一

看此款盡夜入獄喚三名一問若問得果無翻異明日便斷如
囚口有不然只得又就此上平反文字是密封來忽然而柱人
所不覺則囚口得矣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又律故殺人者斬又律
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
又減一等至死者隨所囚為重罪今楊小三之死也施念一掉
其胸塞其口類小三答其胸羅小六擊其吭其膝甚矣再三差
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小三元無深忿持其積怨之深欲伺其
問而共毆打之則謂之同謀共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類小
三者施答於脇肋之間為致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

終而止以各擊行打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六雖不加之以
縊場小三亦必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殺之終也遂縊之是其
心處以必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下手論之顏小三之先
傷要害當得重罪以誅心論之羅小六獨坐故殺不止加功在
法皆當處死以該咸淳八年明裡需恩特引貸命顏小三羅小
六各次春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施念一於同謀為元謀
於下手為從合成一等次春杖十七刺配千里州軍牒州照錄
說中

門示林陵周上舍為訴劉權縣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此君子處已法度也子曰居是邦
也學其大夫之賢者子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君子居
鄉法度也今茶陵劉權縣中周監稅父子為豪強把持且謂不
法不可緩舉必非無故而為之辭者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
則曰我無是事何恤人言聞門遠嫌人誰得以瞞我如此則處
已居鄉皆得之矣今因權縣所中周上舍不勝其忿訐其短以
相攻擊一則曰劉某二則曰劉某自反之君子肯然乎不非其
大夫當如是乎抑大學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
諸人併備詞帖劉權縣果如所訴則宜盡與改更布過失於境
內洗手以勤公砥行以為政如此而盜賊不畏威豪強不屏迹
吾不信也仍門示周上舍宜知自愛



國立中央圖書館

